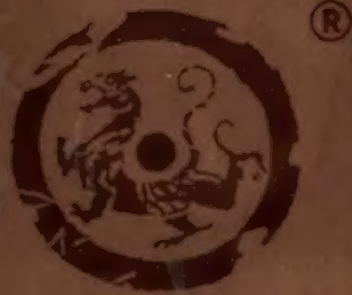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孔聖全書二(卷四至卷二二) 刁忠民 郭齊 李文澤 校點 劉琳 刁忠民 審稿……………

—



儒藏

目錄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四

後學蔡復實編述

書經題辭

今天書上古之書也。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雖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五海曰尚作之者雖古所以編而序之為千古不刊之與者則吾孔子之功也。昔孔子觀書周室也。得虞夏商周四代之文。其乃煩亂剪截浮辭取其足以垂世立教者與謨訓誥命之文上則斷自唐堯下則訖於秦繆凡五十八篇由是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出尚書傳序。所以示人主之軌範淑萬世之心者莫備於書矣。或者乃謂自古書契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學者之稱五帝三皇尚矣。出司馬遷史記。黃帝以前孔子何無一言及之邪。噫自三墳五典之說興而其事涉于渺茫按三墳伏義山墳神農吳興頤頤典典為自八索九丘之說出而其語失于不經所以斷事未易明而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宋儒亦曰前乎五帝為三皇而世尚洪荒後乎三皇為五霸而習尚權譎孔子討論墳典之時皆剛而脩之蓋謂此耳。夫以尚古之書向微孔子所剛定則二帝三王之道無以復明而霸術得以肆其偽三墳九丘之陋無以復正而異說得以亂其真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矣。是孔子之於書雖曰述而不作而其功實倍於作也。後學蔡復實題

書經衍義

善觀書者當論其大義而不當拘于微疑何謂微疑古文今文與夫小序是已。孔壁所藏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謂之古文古文則蝌蚪書也。伏生所授是錯所傳者二十四篇謂之今文今文則漢隸書也。伏勝為秦博士漢文帝問其治尚書欲召之年過九十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是錯往受之并序得二古文皆平易朱子以為潤色之辭易好是也然而必藏之中豈專存其平易者乎。今文多艱澁朱子以為紀錄之實語難工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專記其艱澁者乎。此先儒之所以不敢深辯也。或云古人多質實其文平小序百篇諸儒以為孔子所作者以其文必有乎經旨也。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者以其文之多矣乎今書也。此先儒之所以力辯也。雖然此何足辯哉。觀書者當觀其大義而已矣。蓋吾夫子之叙書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皆帝王之大經大法所在也。是故執中之論則堯舜禹授受之心法也。建極之說則湯文武相傳之要道也。務學則說命為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為經世之務。齊天運則有養和之歷定地利則有禹貢之篇設官分職則有周官制度而修己治人則有立政無逸。錄虞廷之賡歌所以示明良之相遇也。述夷夏之典禮所以示禮樂之當興也。紀皋陶之明刑所以示刑罰之適中也。此固孔子序書之大義也。若夫于唐虞而有粵若稽古之詞于商周而皆無之者非



謂其道德之不同也。亦非憂後之篡且亂者。與征伐之迹。而具爲之。故無其詞也。金文有詳畧。聖人無庸意爾。豈若後世之詞人墨士。拘拘而爲之者乎。十科策謂孔子憂後世有工其迹而具焉者。故商周二書無指古之詞非也。錄及贊誓者。蓋以伯禽爲周公之後。其賢有可稱也。况淮夷世爲魯患。義在所當伐乎。終以秦誓者。蓋知天下之勢。駁入于秦也。况繆公善于悔過。其亦思及狂狷之意乎。此又孔子之微意也。觀書者當自得之。

上卷書經

蔡沈書經集註序

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二帝三王。禹湯。文。武。治平。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于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于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声。下同。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合是書何以哉。

書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去声。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音專。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諧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贊

之以爲大訓。

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犧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音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去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王。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音音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其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上聲下並同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初術末術也。固亦當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籀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今

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不知耳。唐孔氏曰。安國是孔子十二世孫。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末。職方卽周禮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焚詩書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去聲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新安陳氏曰。按鮒騰兄弟。爾藏書必曰謀。謂鮒藏可也。謂鮒藏亦可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臨川吳氏曰。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於此。其後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去聲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音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音同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歷更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音浮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音浮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音蝦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唐孔子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爲傳也。聞金石絲竹之音，懼其神異，乃止，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而不廢禮樂之常，如漢兵欲屠魯，而猶聞絃誦聲，其王所以有感而不壞宅也。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音去于是遂研音研精覃音覃思音思，博考經籍，採摭音摭群言，以立訓傳，音去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音平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音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音浮以聞，傳之子孫，以貽音後代。若好音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臨川吳氏曰：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蓋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也。

孔穎達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音異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是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推詞易紕，故訓誥誓命有難易音異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音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音異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武，與經不

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頗安國之序而見。

董氏謂曰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于剛詩定書而已。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于此。所以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為。故惟自唐訖周而有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明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輕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齊治平

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虞書 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非謚也。朱子曰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堯典上無謚。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有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鳥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則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殷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殷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殷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殷民隩。于鳥獸氄。宅。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鑒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勳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上呼官反。曰都共。音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傷。音供。水方割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音餘。哉。帝曰吁。咈哉。方命。音。族。岳曰。音。異。音。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天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肖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鰥，降二女，嬀，俱為汭，如，如，嬀，嬀，宿。于虞。帝曰：欽哉。

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禹又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畧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初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求也。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于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于此。自義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一截。自情咨若時至象恭，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一截。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一截。又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讓之事。人君之職，以用人為重，以知人為難。一咨若時而得丹朱之頑，再咨若采而得其工之靜，言庸過三省泊水而得鯀之方命圯族，直至咨四岳舉舜為天下得人，命益命稷，命禹。

命皋陶，皆是舉舜以後事。人君以一身出而為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為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裁成之道，以立人極之則。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舜典言攝位亦只是此三事。首言璿璣玉衡，是理會天道。次言朝覲巡狩，是理會人道。次言封山濬川，是理會地道。此後不過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人君職外之大綱，不過如此。

舜典朱子曰：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曰：堯通古。若稽古帝舜，曰重，平，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程子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王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罔。岳群收，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猶如五器卒乃。



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潁。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晉無間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寺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流共音恭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上声帝乃殂落。有姓如喪考妣。三

戰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去任平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師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成

哉禹拜稽顙起有讓于稷契薛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補過反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音是寇賊攷汝作
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之帝曰疇

千羊反暨伯與音祭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拜稽首謏于斐龍帝

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果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和人以和夢曰于予擊右拘撫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
反讒徇威說殄徒典行胡孟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三考黜音出陟音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佩音佩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

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董氏鼎曰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夫子稱大哉堯

之爲君哉。舜也。尚不無異于一字。問何也。堯爲治無迹。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無爲。故謂之君。今讀舜

典一篇可見矣。自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先爲司徒。次爲百揆。次爲四岳。未爲君之時也。自受終文

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爲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卽帝位

至卽位後則惟責成于岳牧九官、寧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

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為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亮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哉。

大禹謨○ 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艱而德政。又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于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于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為先。而禹貢為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胼胝之功之上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音即此意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音捨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音淹有四海。

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音各任賢勿貳去上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遺道以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音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種朱帝曰。皋陶。惟茲在茲。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音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一徹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收一功臣，惟吉之繼。」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法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子禮，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逮。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招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于農，名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現，腎腹變變齊期，慄慄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禹拜昌言曰：

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憂乎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之小人？」皋陶曰：「都。亦行。」禹曰：「兪！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義而彰，服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當作。』替替襲哉。」益稷曰：「朱子曰：『此書伏生只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篇，故其叙如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十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帝曰：「兪！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帝曰：「兪！九川既濬，四海既清，予乘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兪！汝」



止惟幾幾音微惟康。其弼弼音必直直音直動動音動不應不應音不應後後音後志志音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音臣鄰哉鄰音鄰鄰哉鄰音鄰臣哉臣音臣。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左右音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藻音藻火粉米粉音粉黼黼音黼黻黻音黻。絺絺音絺繡繡音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且有後言。欽。四鄰。朕頑頑音頑讒讒音讒說說音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識音識之。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時音時錫錫音錫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敷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晝音晝。頌頌音頌。罔水行舟。朋黨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聚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呱音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度音度。達達音達。各土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薄音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憂擊鳴球。搏拊搏音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鼓鼓音鼓。合止祝祝音祝。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特特音特。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臣者也。鳥獸跄跄風俗通曰舜作蕭笙以象鳳蓋因其

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跄跄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竊已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詳召物見于傳傳音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簡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其盛德度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無遺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幾音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齔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欽音欽。禹省乃成欽哉。乃賡賡音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叢音叢戢戢音戢股肱肅哉萬事墮墮音墮。帝拜曰俞往欽哉。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刊音刊。木實實音實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

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寺虞以殺殺音殺介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



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單徒含反懷底績。至於衡漳。橫音厥

土惟白懷反汝厥賦惟上上錯反厥田惟中中反恒胡登衛既從大

陸既作島音夷皮服夾音協右碣巨列反石入于河。濟河惟兖州。子濟

禮父克音寅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離沮會同離音可沮下余反桑土既蠶蠶

是降紅宅土厥土黑墳音粉下厥草惟繇音遙厥木惟條音條田惟

中下砥賦貞作土有三載上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

湫許合反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嶧夷既畧。維淄其道。淄音緇。淄音緇。厥土

白墳、海濱廣井尚石反、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絢、海物惟

錯、倚畎綵泉鉛松怪石、策夷作牧、厥篚麋音緇絲綸抽還反象想理友。絃音緇。

浮于汶音問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音宜其又蒙羽其藝天

野既豬音朱東原底音抵平。厥土赤埴音燠埴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

駭賦中中。駭責惟土五色。羽畎夏反翟反。亭歷音歷嶧音嶧。亦陽孤桐。泗

濱浮磬淮夷蠙珠音簪厥篚玄纁思縞古浮於淮泗達

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音禮既諸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條音待簋符明既敷厥草惟天於稱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是學錙厥貢惟金三品璫音琤音昆祿錫茲

海連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

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楚他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

也。洞庭正存其西北。其派與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潯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也。

江。江。

汜音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夢平聲二音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

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批叔倫幹括音括石砥音砥

惟箇音格精音三邦底實厥名包廐音菁茅音厥隲玄

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

惟豫州伊洛澗既入于河榮互有反波既豬導荷暗澤被孟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音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臬締

紵音注厥篚織纊音曠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去聲陽。黑水。惟梁。

州。嶺南音既藝音沱音潛音既道音蔡蒙音旂音平音和夷音底績音厥音土音青黎音厥音田音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音求鐵銀鏤音求砮砮熊羆音孤胡音胡猩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過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

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音。渭音。漆沮音。既從。漕音。攸同。荆岐。

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

不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湟淪、拆支淩搜、西戎卽

叙搜疎導研音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
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嶧蒙至于荆山內
方至于大別必列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
弱水至于合黎必列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
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滎陽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海。嶧蒙導漾水沔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廬至于大別必列南入于江東匯音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音過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岳陽
巴陵東也音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沔水東流爲濟
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海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濟子禮反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
同四隩音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
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音
德先不距朕行去五百里甸服有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音三
百里納積音服四百里五百里采五百里侯服有里采二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音采三百里音侯服三百里音采武
衛五百里音采三百里音夷二百里音采三百里音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音流東漸音入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其言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音六四之人予誓告汝有危氏威侮
五行音怠棄三正天用勅音小子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新安陳氏曰商以前若果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皆建
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恭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音汝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音畋于有洛
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音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
母以從音獲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然豈在明不見音是圖予臨兆民稟
乎若朽索之馭音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
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
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閔石和鈞王府則
有音荒音廢音緒音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

予將嚆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女六怙。音弗慎厥德。維悔可追。

胤征

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選，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定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致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弒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何惟明明。每歲孟春，遘慈秋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反昌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鼈音大夫馳展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

上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虎。殲音殲厥渠魁，脅音脅衆從周，治舊塗汚音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音非台音台後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音捨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音曷喪，予及與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音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罔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勲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人，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音續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契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刈九莠，巢之



有批甲小大戰戰。周不懼于非事。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德懋之官。功懋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漢志葛伯在陳東征西夷。然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達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通曰亡國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新。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去聲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有恭。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詁

王歸自克復。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胡登反。性克。終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離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音其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予佑下民。罪人黜伏。音天命弗諍。爾若草木。非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音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反。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乃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爲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伐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上聲下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縱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音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音于耆德。比音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音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太。墜厥宗。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何人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去聲右厥辟音壁下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音夏自周有終相音去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音戒爾厥辟音辟不辟音辟忝厥祖王惟庸音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音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音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音儉德惟懷求圖若虞機張音機張維音維省音省括于度則釋音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一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音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弔于弗順音予弗弔于弗順營于桐宮密迓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音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音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音比度音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音天作孽猶可違音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音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肯音肯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音後我后後來無罰王音王懋乃德音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音無時豫怠奉先思孝音思孝接下思恭音接下思恭視遠惟明音視遠惟明聽德惟聰音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音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音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音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音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音天位艱哉德惟治音德惟治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音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音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音今王嗣有令音去聲緒音緒尚監茲哉音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音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音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音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音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音弗慮胡獲弗爲胡成音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音伊尹既復政厥辟必音必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音天難謀音謀命靡常音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音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音監于萬方故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音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音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要音要章夏正音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音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音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內不音惟吉內不僭音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音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音時乃日新任官惟賢音任官惟賢材音材左右惟其人音左右惟其人臣音臣爲音去聲三音三上音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音難其慎惟和惟一音惟和惟一德無常師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音主善爲師善無常主音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音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音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音克綏先王之祿音克綏先王之祿來底音來底

民之生嗚呼七十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庸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于居率爾命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子忍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音怡先王有服恪克各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隳牙葛反又天其求我命于茲新邑紂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音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攸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若汝訓汝猷黜乃心無敖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如鳩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懌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流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音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音惟汝自安不音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敷禍茲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音汝悔身何及相去時憊思庶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攸音通其猶可撲音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音遲任音有言曰人惟求舊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迄勳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音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藏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七到勿音變音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音鮮音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音比音于罰予若音爾音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音誠動予一人爾惟自爾自苦若乘音舟汝弗濟音其厥載音伐爾音忱不屬音惟胥以沈不其音或音脩音目怒曷瘳音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



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音以自臭，恐人侮乃臭。過于糾乃心，予逐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貢音六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罔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厥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罔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腎朕幼孫有比。前故有德，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舊民，汝有戕賊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音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貞辭，予乃祖乃父不乃肯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鳴呼。今予告汝不音易，曷求故大恤，無背絕遠音。汝分猷念以相從，各從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音茲究音我乃與音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音。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音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遷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予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未地于新邑，肆予冲音人，非廢厥謀，弗音由靈各非敢違。

卜用宏茲賁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去爾念敬我衆，朕不有好，去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音否音，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說命上

王宅憂音陰音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有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月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謂音面厥疾弗瘳，若音先弗視地，厥足用傷。惟賢乃儉，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上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

節惟千戈省反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反。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反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音音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予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音利。爾惟醴音曲。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圣王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李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牧音音。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怠。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成。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音勾。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主。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天有永不求。非天天音上。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刑。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朱子曰。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代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代紂耳。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音去。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廢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去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音音。至。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尹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去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音向。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故罔不小大。好音去。草竊音音。充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音音。罪乃罔恒音反。獲。小民方興。相音音。

敵備。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音殷遂喪，去聲。越至于
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入類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予顛隳。父，細若之何其。謀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
興沈酗于酒，乃罔畏。弗其耆長，上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如
反，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敵。
力合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音成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與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李太白比于廟碑曰：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
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
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
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王之喪也，乃觀
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上兩繫，豈不重歟？夫子
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
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
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
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周書 秦誓上

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秦誓。武帝時，偽秦誓出，與伏生今文
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

用偽秦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
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秦誓雖知剽竊，音切經傳，故所引
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秦誓按其文
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至
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誓始廢。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
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
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
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
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
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
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
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
以分，其端特在于此爾。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
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音冊上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音昌色
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殘害于爾萬姓。焚炙音石忠良，剝剔音剔嬰兒，孕婦。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于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



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流殃先宗。罔第
祀犧牲粢盛。成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
曷敢有越厥志。同力虔德。罔德虔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弗順天威。罪惟鈞。予
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宣于冢土。以爾有裝。底
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求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奏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循去聲師而誓。戊戊音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
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音溺罪
人。淫音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相滅無辜。孤音孤頑音頑
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去聲元良。賊虐諫
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
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力力音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奏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斯音斯朝涉之脛。形形音定下。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音痛四
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音屏棄典刑。囚音囚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降時喪去聲。爾其孜孜。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斯斫也。孔子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
記云。北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音心。士竅遂剖北于觀其
心。

古人有言曰。無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音殄爾衆士。
其尚迪果。穀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
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
克受非音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聞考有罪。惟予小子
受。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建音建古。秉白

旌以麾。曰：「送矣，西土之大。」王曰：「嗟我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國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北音：去，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北音：鷄無晨化鷄之晨，惟家之興。』」音各。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吝，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上音：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元軌。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龍，音：如熊如龍，音：于商郊，弗遷克奔，以役西土。昂哉夫子。音：胡，爾所弗昂，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依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曷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征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珍，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辜淵戮。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追亂略，登夏竇，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適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而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饒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庚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正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音：下民相去，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序。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音：音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弔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音：音則，殛擊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言，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獫狁保乃作。旅獒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孫。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慎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蓄。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音爲壇于南方止。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陳氏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史乃冊祝曰。惟爾元人。其遵信厲虐。若爾三王。其有不于之責于天。以日代某之身。予仁者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未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內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一簪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其罔害。予小子新民于三王。惟求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卜金縢之匱中。正翼日乃瘳。音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龜泉王亦未敢誦。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有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於爾。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聞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齋。音上。



殷小腆他典反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父鄙我周邦。今茲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救。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放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允寡哀哉。予造大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不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予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明。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獨我不不基。王曰。爾惟憐人。爾不克遠省思非反。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並音。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予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音。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既底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音。厥父舊音。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音。其肯曰。予有後。弗音。肆予曷敢不越音。王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勤。弗救。王曰。嗚呼。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喪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音。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音。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

知天命不易。予末念曰。天性喪去聲。厥音。若音。夫予曷敢不終朕。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音。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新安陳氏曰。文非獻不能修。宋物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文獻不足。微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嗚呼。乃祖。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脞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躋修厥猷。舊有令聞並去聲。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音。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康誥

康叔在武王時。非勿亦明矣。特序書者。不如康誥篇首四十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或問孔子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音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太誥。
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音祗祗、威威、音顯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二邦，
以修我西土。惟時怙音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音
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序。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
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音誥，乃文考紹聞衣
去聲。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音苟成人，宅
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
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誠，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音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音懋不懋，音姑還。反。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音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王曰：嗚呼！封，有暉，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勗音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

人非汝封又曰剝取音入人無或剝取人王曰外事汝陳時果
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蘇要
囚王曰汝陳時果音事罪罰蔽殷要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音事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究音究殺越人于
貨音敏不長死罔弗懲音對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子弟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
弟音弟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音亂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廢子訓人惟厥正人
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音譽弗庸豫厥君時乃引惡
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
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
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音時不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如瑕玼王曰

鳴。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而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放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無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去聲。德亦罔非酒。惟行去聲。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音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憂音洗。蘇音他。腆音天。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修。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音天。未覩音天。自音天。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伯。尹。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長相。去音天。惟御事。厥業。罔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音天。尹。伯。越在內。服百僚。朕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敢。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怨不易。誕惟厥繼。罔音天。非。彝。用。燕。愛。去音天。威。儀。民。罔不音天。盡音天。力。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下。取。不克。畏死。事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放。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音天。勅音天。八。庶。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有。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博。違。畏。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進。書。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放。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期。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恤。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志。勿。辯。乃。司。民。酒。于。酒。梓材

王曰。封。以。厥。厥。民。罔。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但。厥。敬。勞。肆。往。姦。允。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我。敗。人。有。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祭。至。于。厲。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辭。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蘇。惟。其。陳。脩。為。厥。疆。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其寄茨才資若作梓材既勤櫟斲其朴惟其塗墍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柔夷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澤先後迷民用澤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于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魯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服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遷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臧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籲天但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去聲下同古先民有夏天地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地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勉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音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音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音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音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珍音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顓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有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音永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服予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徂保大相去聲東土其基作民一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補耕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厥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親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舜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儉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讓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葵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衆民曩汝乃是不獲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矣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遜衡不迷文武勳教予冲子夙夜感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胤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授公功迪將其後監諸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補予來相宅其大典厥厥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乎先考政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慈殷乃命寧子絕以拒音巨二音旨音曰明禮音隨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音俾音啟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于懷德戊辰王在新邑丞祭歲文王音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音周告商王事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音于殷我有周佑民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音又殷命惟天不界允罔固亂音爾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不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音爾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滯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土誕罔顯



于天。引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音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音去惟天不昇，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畏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汝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入奉德，不爾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然。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成憲，成命。今爾又曰：夏迪，爾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音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_去。比_去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治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_音，爾厥有幹有至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言，爾攸居。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_去去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諂，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

聞以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音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_音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出乎天理之中，其壽因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卽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天，何其愚之甚也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微承_音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亥不遑_音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_音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_音皇_音，今日耽樂。

洛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罔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請爾張爲。幻音。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音。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音

周公若曰。君奭。弗弟。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難音。其隆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音。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主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伊陟。格于上帝。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

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有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音。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音。天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貌叔。有若閑音。天有若散音。宜生。有若奉鬯。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音。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音。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戍。時往暨汝。其濟小子。同未有位。乃無我責。汝罔最。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乃。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去音。大否。部。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棄我一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

不惠若茲多詰。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示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故用治。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郭也。郭以車七乘。去。降霍霍以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行。胡孟。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故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義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患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亳。衣。康友。今曲阜。縣。之奄至。郭是也。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不湊貨。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乃大降爾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

不克靈奉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勿憤。音。日。欽。劇。又。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下昇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事。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懼。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湮圖天之命。胥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去。去。有。邦。間。去。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罔罔。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頒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朱子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陳氏經曰。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堯舜而志就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爾厥顧天。惟爾多方用堪顧之。惟我周王靈奉千族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邦。改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冊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方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爾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于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音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息。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咨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條。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示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遠惟頗。音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賄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逐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隼人綴衣虎賁。音隼。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肆。哉。古之

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音競。後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胡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爾後亦越成湯陟不釐。黎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賢。音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音淹。也。旬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音趨。馬小尹左右。攝僕百司。毋府大都小。但藝入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允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一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教。音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音間。去。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永惟成德之考。以乂我受民。嗚呼予已。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而人。亦越我周文王文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音捕之茲乃俾入國則罔有立政用
 恤音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恤人其
 惟吉士用勸音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勤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
 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冠蘇公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民六服群群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未亂
 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周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人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今予小子祗勸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少失照友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下司宰掌邦治總有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
 掌邦禁詰姦慝音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音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音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無以利口亂厥官音黃疑敗謀怠忽荒政不恤牆面莅事惟煩戒
 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仁不期驕祿
 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音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
 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天
 夫歌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為無斁音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兼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
 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怠豫凡人
 未見耶君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
 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慶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綽
 爾有嘉謀音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
 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七恭容以和殷
 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有惟厥中音有
 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音九于茲允音

常亂修三細不有。爾怨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董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人好其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將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解于永世。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頌_{音清}水相_{音去}被冕服_音王几。

陳氏曰加朝服掩神孔子疾不敢以襲服見君也此即成王不敢以襲服臨臣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侯衛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_音群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其麗陳教則肄_音不遠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嗣_音時敬_音天威嗣守文王大訓無敢怠_音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朕言用敬保元子釗_音弘濟于艱難乘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施之也非幾舉其發于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于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于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

茲既受命還_音旋出綬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人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_{音去}命士須_音朴狄設黼衣綴衣_音滿間南嚮敷重黼席黼純_音文允_音王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黼席黼純_音雕王仍几西夾南嚮敷重黼席玄紵純漆仍几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_音遠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敬之舞衣大具_音鼓_音在_音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各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_音便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基_音并執戈上刃夾西階_音庇_音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_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垂一人冕執_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_音殿西嚮士邦君麻冕黼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宰皆麻冕彤裳太保率介主上宗

奉同瑣音由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皇后馮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天下。精燮和天下。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瑣。王三宿三祭三咤。陽駕上宗曰。祭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棄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卒。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秉去聲黃朱。賓稱奉圭。廉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各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音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音定厥功用。敷遺去聲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音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音平音。不務音。底音。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音。能音。之土。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暗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音。顧音。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音。不音。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音。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免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

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冠音。下音。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大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八哭于路。寢而見音。現音。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音。起音。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音。經音。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亂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王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葉氏曰。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王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義也。繼世以正大統，示天下之大義也。通義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義廢大義。而書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傳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推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早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音佐先王，綏定厥家，悲音殷頑民，遷于洛音。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暨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番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音鄭圻，其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音好音去音異。尚音俗音靡音靡音，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音士克由禮，以蕩陵德。賢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弗能音惟音舊音，音音後音滅音義音服音美音于音人音。彌音潘音矜音修音，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不德。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予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股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應名音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示有無窮之聞。音去音子孫訓其成式，惟音又音。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音在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音音虎音尾音，涉于春冰。今命爾音予音翼音，作音朕音肱音心音。膺音乃音舊音服音，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六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思民乃寧。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武王烈。佑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同命

復齊董氏曰：夫子何為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過意。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刑，休惕伯冏。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中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務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後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諂諂，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讒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罔以，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德。

呂刑

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教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上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肅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賄賂以傷治化，曾

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既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去民。則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耄荒，達各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音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虐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榜，箠，榜，箠，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勑，大泯泯，罔焚焚，罔中于信，以覆，復盟，虐虐，虐虐，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譽，齊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直容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辟后之建在下，明明，昧常，鯀，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明山川，精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有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故音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忌，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言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建各非及。所造到。其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音僻下。疑赦其罰有銀。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銀。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辟之屬十。剝罪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察非齊。有倫有要。

自經權之異者。觀之變法以求當于人情世變者。權也。自經權之同者。觀之法雖變而能當于理者。是即經也。理通則人情世變無不通。人情世變無不通。則法無不通矣。穆王訓刑。雖在堯荒之年。而拳拳及此。猶有唐虞忠厚惻恒之意。此夫子

所以猶有取于是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蔡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齊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並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百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諸于五極。咸中有應。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董氏曰。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流而有五刑矣。鞭扑之輕。然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肯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爲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銀則雖在。赦皆不免于罰贖。五刑盡贖。非齊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于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于孔子。則猶拳拳于哀矜畏懼。雖越于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歟。

文侯之命



呂氏曰此篇作于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会也。使乎生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于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于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于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此乃平王之年書平錫之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曹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始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作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新安陳氏曰幽王之過始于雙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于遂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于招申侯大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于隱公夫子始絕望于平王吾謂書終于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于平王云。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即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伯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弋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行文武用會紹乃廢追孝于前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齊來爾拒一音形暗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往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眾而為成甲戌許之舉其志親背附義得罪于夫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存之歟林氏曰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禁土使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美乃無一篇見于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于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于呂刑而于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于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遍而于晉得文侯之命于魯得費誓早秦得秦誓故以附于帝王書之末歟。蔡初王氏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于晉于趙得之也。不知林說何據董氏曰曰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

修杆我于鯀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昭德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不早。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當圖治之時而遣之往。資以鉅貲。錫以弓馬。果何謂哉。蓋眷于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請侯。文武之遺澤未泯。特乎主自不振耳。

費誓

孔子曰。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我征討之儻。蓋有悔過自新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事。猶詩錄商賁之頌。張氏震曰。是書詳于自治而畧于治人。有志于征守而無志于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

公曰。嗟。人無譚。聽命。但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教。乃申。胃。敵。舉。太。乃。于。無。敢。不。弟。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潘。舍。特。諸。牛。馬。杜。乃。獲。化。敘。乃。集。字。無。敢。傷。特。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連。逃。勿。敢。越。逐。我。復。之。我。商。賁。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越。逐。踰。垣。牆。竊。馬。牛。謗。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云。九。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植。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交。交。初。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董氏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于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于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誓。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李氏祀曰。春秋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非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謹為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在。陳氏賓曰。大子存二誓。子魯以著伯禽之是。于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祀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于報怨。夫子于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于胤征。商書終于西伯戡黎。而周書終于秦誓。其有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譚。于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遇。遇。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因。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謫。音。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

有技藝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藝疾以惡聲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邦之杞隍音元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乎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乎王道矣取魯秦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于平王春秋始于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讎莫大于殺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于安于為弒逆者所立事至于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中侯大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家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于平王也龜山楊氏曰或謂秦穆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一誓以志帝王之詰命于是絕也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有過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為足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于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

改李氏養吾平王之詰下檄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于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于秦毋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乎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董氏鼎曰此亦國史所錄孔子定書斷自周成以下訖于周而周又訖于秦蓋取其悔過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聽伊尹之訓成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敗度敗禮成湯之業墮矣內誚外訖文武之基墜矣悔過之功豈不大哉成康以後昭王以南征不而穆王繼之復拒祭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幽王為大戎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讎思小惠而忘大耻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主也心者人君之主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王輕信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固違蹇叔之諫至于喪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于見序之篇雖頗依文之義而識見



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无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得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於末。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克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樂飫。○帝釐下九州。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禹別經曰。大戰于甘者。其甘。○甘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邑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義和酒灌。厥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王。誦仲伯作典寶。

三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王。恐示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有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友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後。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臺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式。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齔。作仲丁。○河澗甲居相。作河澗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放民咨胥怨。作盤庚二篇。○盤庚五遷。將治亳。放民咨胥怨。作盤庚二篇。

以篇中有不常廢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

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勘

黎。○殷既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一年者十一年之謀也。

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

蓋謬中之謬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有惡之君一字之誤其

沉害乃至于此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

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受立武庚

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武王

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

放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

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陳天子之命作嘉禾。二篇成王既

伐管叔蔡叔以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父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

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可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又按書序以爲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而示出壁中其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攻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詔誥。○召公既相宅

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

以王命告多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

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

公陋哉斯言也。○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篇○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篇○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

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

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肯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

命。篇○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毫姑。篇○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

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

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



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瓊，作文侯之命。○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吳，東郊不開，作費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緄，還歸作秦誓。

歸軒鄉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校記

①必：當作「璧」。

②王：當作「一」，見《尚書正義》卷一。

③鮒：當作「騰」。

④則：當作「宅」。

⑤宅：當作「毛」。

⑥供：當作「河」。以上四條並據《尚書·堯典》。

⑦罔：當作「四」。

⑧但：當作「官」。

⑨白：當作「伯」。以上三條並據《尚書·舜典》。

⑩雖：當作「難」，見同頁引孔子語。

⑪縱：當作「從」。

⑫法：當作「汝」。

⑬達：當作「咎」。以上四條並據《尚書·大禹謨》。

⑭伐：當作「代」。

⑮秋：當作「秩」。以上二條並據《尚書·皋陶謨》。



儒藏

孔聖全書 卷四

①6 懷：當作「壤」，見《尚書·禹貢》。

①7 其：當作「甘」。

①8 四：當作「事」。以上二條並據《尚書·甘誓》。

①9 復：當作「夏」，見《尚書·湯誥》。

②0 縱：當作「從」，見《尚書·伊訓》。

②1 按：當作「接」，見《尚書·太甲中》。

②2 紐：當作「祖」，見《尚書·說命下》。

②3 秦：當作「泰」，見《尚書·泰誓上》。又其下按語

中之「秦」字皆當作「泰」。

②4 古：當作「右」，見《尚書·牧誓》。

②5 衣：當作「友」，見《尚書·牧誓》。

②6 國：當作「師」。

②7 曷：當作「名」，見《尚書·武成》。

②8 珍：當作「殄」。

②9 正：當作「王」，見《尚書·洪範》。

③0 四：當作「凶」。

③1 周：當作「用」，見《尚書·旅獒》。

③2 正：當作「王」，見《尚書·金縢》。

③3 明：當作「命」，見《尚書·大誥》。

③4 贊：當作「替」，見《尚書·微子之命》。

③5 如：據文意當作「知」。

③6 如：當作「汝」，珍：當作「殄」，見《尚書·康

誥》。

③7 珍：當作「殄」，見《尚書·康誥》。

③8 無：當作「元」，見《尚書·酒誥》。

③9 服：當作「復」，見《尚書·召誥》。

④0 珍：當作「殄」，見右引書。

④1 永：當作「末」，見右引書。

④2 一：當作「明」，見《尚書·洛誥》。

④3 佚：當作「秩」，見右引書。

④4 親：當作「視」，見右引書。

④5 佚：當作「秩」，見右引書。

④6 儒：當作「孺」，見右引書。	④7 政：當作「朕」，見右引書。	④8 周：當作「用」，事：當作「士」，見《尚書·多士》。	④9 父：當作「弋」，見右引書。	⑤0 界：當作「界」，見右引書。	⑤1 「其」上脫「我」字，見右引書。	⑤2 不：當作「下」，見右引書。	⑤3 汝：當作「洪」，見右引書。	⑤4 室：據文意當作「至」。	⑤5 天：據文意當作「生」。	⑤6 亥：當作「旻」，見《尚書·無逸》。	⑤7 天：當作「大」，見《尚書·君奭》。	⑤8 奉：當作「泰」，見右引書。	⑤9 成：當作「川」，見右引書。	⑥0 時：當作「予」，見右引書。	
⑥1 最：當作「勗」，見右引書。	⑥2 乃：當作「茲」，見右引書。	⑥3 「偶」下脫「王」字，見右引書。	⑥4 患：當作「惠」，見《尚書·蔡仲之命》。	⑥5 不：當作「大」，見《尚書·多方》。	⑥6 克：當作「宅」，見右引書。	⑥7 兢：當作「競」，見《尚書·立政》。	⑥8 毫：當作「毫」，見右引書。	⑥9 勤：當作「覲」，見右引書。	⑦0 群：當作「辟」，見《尚書·周官》。	⑦1 「邦」下當有「于」字，見右引書。	⑦2 「亂」字爲衍文，見右引書。	⑦3 周：當作「州」，見右引書。	⑦4 人：當作「父」，見右引書。	⑦5 勸：當作「勤」，見右引書。	⑦6 伐：當作「代」，見《尚書·周官》。



⑦純：當作「統」，見《尚書·周官》。

⑦爲：當作「惟」，見右引書。

⑦喜：當作「嘉」，見《尚書·君陳》。

⑧人：當作「攸」，見右引書。

⑧神：當作「紳」，見《尚書全解》卷三七。

⑧侯衛：當作「衛侯」，見《尚書·顧命》。

⑧人：當作「人」，見右引書。

⑧具：當作「貝」，見右引書。

⑧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⑧具：當作「貝」，見右引書。

⑧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⑧卒：當作「率」，見《尚書·康王之誥》。

⑧經：據文意及其下音注，當作「經」。

⑨王：當作「正」，見《五禮通考》卷一二八。

⑨色：當作「邑」，見《尚書·畢命》。

⑨尚：當作「商」，見右引書。

⑨德：當作「年」，見右引書。

⑨名：當作「多」，見右引書。

⑨刑：當作「后」，見《尚書·冏命》。

⑨中：當作「忠」，見右引書。

⑨後：當作「后」，見右引書。

⑨「以」字爲衍文，見右引書。

⑨冏：當作「利」，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

⑨賦：當作「賊」，見《尚書·呂刑》。

⑨徂：當作「詛」，見右引書。

⑨積：當作「稷」，見右引書。

⑨十：當作「千」，見右引書。

⑨百：當作「伯」，見右引書。

⑨姓：當作「姓」，見右引書。

⑨平生：當作「平王」。

⑨即：當作「集」，見《尚書·文侯之命》。

⑨行：當作「刑」，見右引書。

⑩交：當作「莢」，見《尚書·費誓》。

⑪天子：當是「夫子」之誤。

⑫奏：當作「秦」。

⑬遇：當作「逾」，見《尚書·秦誓》。

⑭「不」下當有「復」字，此蓋用《左傳》僖公四年

「昭王南征而不復」語。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五

詩經題辭

國風雅頌四詩乃上自王公大夫下達小夫賤隸之所作者

武正何以曰孔子之經也蓋古詩三千餘篇出選孔子周流四

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出注於是去其重複有更十君而取其

一篇者有更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出鄭康成語則刪其章

或章則刪其句或句則刪其字出歐陽修上采殷下取魯純取周詩

而取其可施於義理者凡三百有五篇出漢藝文志由是以雅奏之

於朝廷以頌奏之於宗廟以國風奏之於鄉黨閨門而使之各

得其所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按前漢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正之故其言如此

然又以四方之音萬有不齊乃取

所刪之詩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而協於自然故宋景濂曰

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成孔子刪詩

皆堪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夫以

一詩也重複之無義者得孔子而刪篇章之失所者得孔子而

正音韻之不同者得孔子而協是其有功於聲詩也懋矣然則

述而不作之言其諸夫子之自道矣乎蔡復賞題

按文獻通考曰篇刪其章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尼

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章刪其句如衣錦尚絺文之著也此

邠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思其盡飭之過恐其流而不返

故章刪其句也句刪其字如誰能東國成不目爲政此大雅

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凡刪去者皆此之類又按孔安國曰古詩三千餘篇則夫子

所錄者不啻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殊不知古者列

國皆有詩章王者采之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自考正也何

啻三千

詩序

按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孔子授之子夏或以爲國史

或以爲毛公衛宏之所潤益朱子以爲皆無明文可考大抵古

書未有無序者况詩皆紀先王之政與夫列國之事非見其序

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而人事之實亦安能臆

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魯史所不得

據則孔子亦不能彊筆而削之也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

序如今之題目然故太史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

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觀興而怨群其時在太史其職在

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于夏之徒爲之則於理

爲近矣出石林



詩經衍義

粵自虞廷有明良之詠而詩已胚胎矣。夏書有五子之歌而詩已萌蘖矣。周禮有大師以教六詩而詩已大備矣。古詩三千夫子刪爲三百而使之各得其所。夫豈無意乎。蓋里巷歌謠者爲風。風以道性情。故用之於閭中也。朝廷所作者爲雅。雅以正禮節。故用之於燕饗朝會之間也。宗廟所作者爲頌。頌以告成功。故用之於登歌薦祭之時也。其所以純取乎周者。以周爲時王之制。且其文郁郁而可從也。其所以上乘乎殷者。以殷之文獻不足。必有是而後庶幾可徵也。等王風於列國者。蓋以平王東遷。政教不及於天下。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也。况感時觸事。寧無宗周之思乎。存魯頌而不削者。蓋以時王賜魯重祭。於是有頌以爲廟樂。故其詩不爲風而爲頌也。况夫子魯人。又安得而削之乎。十五國之詩。豈風居變風之終者。蓋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正大如周公者而後可王也。四詩之首。皆以文王爲首者。蓋以治家治臣治民治神。必如文王者而後爲盛也。關雎爲國文王治家。鹿鳴爲小雅之始。言文王治臣。文王爲大雅之始。言文王治民。清廟爲頌之始。言文王治神。此四始也。大抵詩之爲經。有善有惡。有美有刺。美其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刺其惡者。所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故其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則孔子所以刪詩意也。蔡復賞著。

孔聖人垂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二

朱子序曰。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爲教。聖人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語釋云。風雅頌爲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朱子辨說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愚謂大序必孔子所作小序之失頗多首句或子貢毛公所作其下淮陰云云者朱子以爲後人所增廣是也。今依朱子所定經首之後以小序首句分註於下亦以備參考耳。

國風一 周南

關關雎音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音蒲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音此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音羽參差荇菜，左右芣之。音芳鍾鼓樂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之爲之配，官中之人於

葛之覃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音喈
叶居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音是漚音是渡音胡音郭
奚反爲絺音知音爲絺音去音逆音反音服之無斁音音音亦音叶音○言告師氏言告
反爲絺音知音爲絺音去音逆音反音服之無斁音音音亦音叶音○言告師氏言告
反言歸薄汚我私薄漚音害音石音方音九歸寧父母音後

反 葛覃三章章六句。后妃既成締綌而賦其事。小序云葛覃后妃牧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叶力反○陟彼在
鬼。五反我馬虺隤。頽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反○陟彼
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叶黃反○維以不永傷。叶黃反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七餘反
卷耳四章章四句也。賦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
詩。小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
南有樛_{居糾反}木葛藟_{力軌反}之樂_{音洛}只_{音低}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_{居糾反}木葛藟_{力軌反}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_{力軌反}紫之。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樛木三章章四句也。吳

后妃能速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云云

鑫音終斯羽說所中反。宜爾子孫振振音貞。○鑫斯羽說所中反。

益斯三章章四句。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益。

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小序云魯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反灼灼其華呼瓜芳無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牙古胡二反

柳之天天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豕室○桃之天天其

無義纂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桃夭三章章四句也文

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如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

與紀之所致也。

蕭蕭兔置余反與夫叶楊之丁丁反走起武夫公侯于城○

肅肅不置施異于中遠矣走走糾武夫公何去仇之友肅肅

男耳。愛於中。林走走。武夫公。傷朋心。免臣。華。四。何。出。

不任作書。乃多髯。外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厚。循玄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比之盛。因丁見

有謂曰。王莽之市。王莽在位之盛。因可見矣。小序云。兔置。

[illegible]

采芣苢。言採芣苢之樂也。○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有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掇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撝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雋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穡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攷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負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歸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徂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反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復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休之。○采芣苢，薄言采芣苢，薄言宿之。

言結音之。采采芣苢，言音結之。采芣三章，章四句。賦

... ..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采芣、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小序云、采芣、后妃之德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氏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兮以古美。

不可泳叶千思江之永叶弋矣不可方叶甫思○翹翹音錯薪

言川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求矣不可方思○剋剋錯新言刈其獲音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比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堯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

潘陽之作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

前日之功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誦歎之也

德應所及也。

遇彼汝墳音既伐其條音條梅音梅未見君子音未見君子憂音憂傷女音傷女謂音謂周音周○遇彼汝墳

任其自去異以見君子不執一隅魚考魚亦反尾王室女
 幾者佳川口幾父母也女讀三音重四前二章賦也

太毀頭見女州父母通 泣行三章章四句 後一章比也。

小序云汝墳

道化行也。

[illegible]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與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

皆化於善。小序云。積之既久。則雖之惡也。皆化於善。

三



儒藏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鵲巢三章，章四句。興。南國諸侯被文王之

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小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止反。上。○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風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采芣三章，章四句。賦。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

人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小序云：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嘒嘒于邁，草蟲趯趯。征征，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陟彼南山，采其蓂。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音悅。○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草蟲三章，章七句。賦。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小序云：草蟲，大夫妻

能以禮自防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符甫反。○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召伯

吁後誰其尸之，有齊則皆李女。采蘋三章，章四句。賦。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小序云：采蘋，大夫妻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折。召伯所稅。○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會。甘棠三章，章三句。賦。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會或處，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小序云：召伯，召伯也。

厭於燕泥，於及行露，豈不風夜。○誰謂雀無角，

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

不足。○誰謂雀無牙，何以穿我牖。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誰謂雀無尾，何以穿我衣。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

章章六句。興。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小序云：行露，召伯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三章，章四句。賦。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小序云：羔羊，諸

五三

殷音其音靈音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音君子，歸哉。
義也。歸哉。○殷其靈在南山之側。叶莊反。何斯遠斯，莫敢或息。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如音其靈在南山之下。叶後反。何斯遠斯，莫敢遑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靈三章，章六句。興也。南國被文王
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小序云：殷其靈

標反有梅其實之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
叶疏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音傾筐許器篚反之。求我
庶士，迨其謂之。標有梅三章，章四句。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

女子知以道自守，惟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小序云：有梅，男女及時也。

嘒彼小星嘒呼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所森。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寔命不猶。
小星二章。章五句。與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姜姜之如此。小序云。小星。惠及下也。

江有汜音非叶羊。之子歸，不我以。反音起。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反。○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反音起。不我與其後也處。叶虎反。○江有沚，之子歸，不我與。反音起。不我與其後也處。叶虎反。

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音見見江水之有汜。

而因以起興。小序云江有泥美饌也。

野有死麕。便儉反。鹿也。音同。白茅包之。音同。有女懷春。音同。吉士誘之。音同。○林有

樸音樸。速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音同。東有女如玉。音同。○舒而脫脫音同。

兮。無感我帨。音同。無使君也。音同。吁。音同。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此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小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何彼穠双容反矣音棣反之華胡瓜反。玁不肅音離反。王姬之車尺。
何彼穠矣音離反。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反其釣維音維。
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與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云何彼穠矣。春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於齊。新安胡氏曰。以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蒞臨。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大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宜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完。簡編之雜。耶。朱子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者。爲是。

彼華音劣者反。餒音壹發五羝有。于音嗟乎音騶虞音。○彼茁者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入於庶類、故其春田也、田獵也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小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



鄭氏曰：大師存鄭之名，置於衛前，亦如經氏先於唐之

汎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

五羊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

言往愬，訴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惴惴不安。○日居月諸，胡

迭待結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栢舟五章，章六句。首章末章比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

栢舟自比。小序云：栢舟言

豈城朱氏曰：莊姜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似若無害也。而夫婦

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

流於一國，怨生於杜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入

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於言乎？夫子錄之

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

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實獲

俾無訛。○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綠衣四章，章四句。此

失位，故作此詩。小序云：綠衣，衛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燕燕于飛，誼力結之。願力即反之。之子于歸，遠于

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

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之勳，任而令只。

終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燕燕四章，章六句。首三章賦也。莊姜無子，以陳氏戴媽

媽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小序云：燕燕，衛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

我傾。○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

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

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日月四章，章六句。賦也。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小序云：日月，衛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浪笑教音

且露。○惠然肯來，其往其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暴，

不日有暵。○瞻言不寐，願言則嚏。○終風且暴，

露解言不寐，願言則嚏。○終風且暴，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

暴為比。小序云：終風，衛

擊鼓其鐙，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師。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叶勅○爰居

爰處。爰喪息其馬。叶滿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死生契

嗟音關音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叶同

擊鼓五章章四句。也。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小序云

凱風自南。叶尼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叶音○凱風自

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覯音黃鳥。載好其音。有子

七人。其慰母心。凱風四章章四句。三章比也。後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

詩以自責。小序云。凱風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音○雄雉于飛

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後○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力不忮之

反。不求何用不臧。雄雉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刺衛宣公也。

豐城朱氏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

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彌爾。濟盈。有鸛以

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居佳反。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叶魚

反。

旭日旭許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照遙舟子。叶與人

涉。印音否。音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叶羽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第一章。第二章。四章。此刺淫亂之詩。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黷音敝同心。不宜有怒。叶後

非如無以下體。德音其違。交爾同死。叶想○行道遲遲。中心

有違。不遠伊迤。薄送我畿。音誰謂荼苦。其甘如飴。音宴爾新

昏。如兄如弟。待禮○涇以渭濁。湜湜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

胥以。母逝我梁。毋發我笱。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何亡。黷音敝求之。凡

民有喪。匏音匏音救音之。音不我能備。音許六反。以我爲讎。

既阻我德。賈音用不售。音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音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音冬。宴爾

新昏。以我御窮。有音光有音潰。音既貽我肄。音不念昔者。伊

余來墜。谷風六章章八句。音也。四章。六章。興也。五章賦也。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小序云。谷風。刺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式微二章章四句。也

傳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小序云。黎侯寓於

旄丘之葛。音今何誕音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反。



○何其處也必有以也何其久叶舉反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反素果兮尾兮沅離之子叶

里叔兮伯兮由故反如充耳施丘四章章四句首章賦也後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小序云施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俱俱反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音○左手執籥余若反右手秉翟事

反音推反赫如渥赭音署反公言錫爵○山有榛則中反隰有苓

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也賢者不得志而仕

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小序云簡兮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變力轉彼諸姬

聊與之謀叶謨反○出宿于泚子禮反飲饒于櫛乃禮反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待札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獎反○出宿于干叶居反飲

饒于言載脂載牽胡瞻反下還旋車言邁過市專臻于衛

此字本與適音叶今讀誤音外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思須與

漕叶但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泉水四章章六句首

章興也後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

詩小序云泉水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

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

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反憂心殷殷終宴其短反且貧其知我艱叶居反已焉

哉叶將其反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去益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讀如華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

何哉○王事音堆反政事一埤音夷反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音堆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章七句

首章賦也後衛之賢者處亂世仕暗君不得其志北門刺

志也○孔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音康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叶戶反

其虛其邪音徐反既亟只且音池反○北風其嘒音喏反

雨雪其雱音康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

狐莫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也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

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小序云北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音角反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音知反直諫

○靜女其嬈音角反貽我彤管音同管反彤管有煒音鬼反說懌懌音亦反

美○自牧歸荑音同反洵美且異音夷反匪女音女反之為美美人之

貽音同反異靜女三章章四句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新詩有訛此訛反河水瀼瀼音通反燕婉之求音通反不鮮音鮮反

叶韻○新臺有酒七罪反一河水流每罪反燕婉之求燕婉之求遂條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離音燕婉之求得此成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首二章賦也後一章詩也

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音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小序

堂刺衛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

亂之禍其報如也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右影字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音今請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賦也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

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戀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

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

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

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小序云二千乘舟傷伋壽也

朱子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禮

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

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

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

格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

為法於天下也○詩經疏義朱公遷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伋壽之死未盡善也然伋寧被殺而不忍違其父壽寧代死

而不忍死其兄則其志有可哀者孔子於此亦閔其不幸而

不忍刪去之也鄒陽張氏曰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

世子代位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

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

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

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霧殺懿公而滅衛嗚呼

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

召致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網

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杜康

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哉

也彼柏舟在彼中河音髮音彼兩髦音實維我儀叶牛河之

死矢靡他湯河反母也天音只音不諒人只音○汎彼柏舟在彼河

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興也

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小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

西山貢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

牆有茨不可埽也。叶音也。中藋音擗。古之言不可道徒厚反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藋之言不可詳也。所

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藋之言不可讀也。所

可讀也言之辱也。牆有茨三章章六句。也。

舊說以爲衛世子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

詩以刺之。小序云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污甚矣聖

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

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

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

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音危。音駝。音如。山如

河象服是宜。音河。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

翟也。音翟。髮如雲不爵先結也。也。玉之墳也。象

之掃也。音掃。也。揚且眉之昏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玼兮玼兮其之展也。音展。也。象彼繻兮綌是繼

也。音也。也。子之清揚揚且聲之頰也。展如之

人兮邦之媛也。音媛。子音反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也。

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美。小序云君子偕老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音沫。音鄉。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於淇我乎上宮。音要。音上。音宮。王反送我乎淇之上

矣沫之北矣。音沫。音北。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我乎淇之上矣。音我。音淇。音上。音宮。送我乎淇之上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此

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小序云桑中刺奔也。

朱子詩序辨說曰或者曰詩三百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

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

其則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曰不

然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

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

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

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

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曰然則太序

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太序指柏

舟、綠衣、象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邪？又曰孔子之稱思無邪，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

鴝音之奔奔音鵲音之疆疆音美音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音虛音王音反。○鵲之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

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小序云。襄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

人存此詩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使後世知所戒也。

舒爲狄所賊。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小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燭音燭計音計反音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朝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川○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人反也不知命叶稱也并反也

蟋蟀三章章四句前三章比也後一章賦也此刺淫奔之詩小序云蟋蟀止奔也

有皮有髮而無髮何及人有德而不死何益

阿反。○林。○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休。○反。○音。○恠。○○相。

尸有帶人而無禮人而無禮古不遯死止反

才月三章章四句也而刺無禮也。

二二反。三。於不。俊反。之。交高。素絲。絲反。之。良黑四。之。皮。朱。赤。朱。者。子。可以。尋。必。寐。之。竹。子。干。與。王。俊。之。鄭。素。系。

組音之良馬五之波音殊者子可以子音之。子子千旌、在駿之

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可以告音谷姑之。

千旌三章章六句。賦也。言衛大夫乘比車馬建比旌旗所以

見賢者。小序云千旋義好善也。

駟馬悠悠言至於漕。叶祖大夫蹇蹇

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誠。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采其蓂。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音芒許人尤之衆穉音芒直吏且狂。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叶說音貢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反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跋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言其意耳。小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音育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音育反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音育反○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育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育反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音育反○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育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音育反重音育反較音育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音育反淇奧三章，章九句。與衛人美武公之德。小序云：淇奧，衛地，淇水之隈也。考槃在澗，音育反碩人之寬。音育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育反○考槃在阿，音育反碩人之道。音育反獨寐寤言，永矢弗過。音育反○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告。音育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賦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

寬廣，無戚戚之意。小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

碩人其頤，音育反衣音育反錦音育反裘音育反兮。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音育反齒如瓠犀。音育反○手如柔荑，音育反膚如凝



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漸音尖。子傷漸靡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反。

士貳其行。卽及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至勞矣。夙

興夜寐靡有朝叶直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

友其笑叶青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

則有岸。叶魚。馱反。濕則有泮。音泮。叶四見反。總角之宴，言笑宴宴。叶伊反。信誓

旦旦叶得不思其友。叶孚友是不思亦已焉哉。叶將

垠六章章十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三章比而興也。四章比也。六章順而興也。

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小序云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永在右。叶羽軌反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滿被反音○淇水在右泉

源在左。巧笑之差，可佩王之儼。乃可。○淇水悠悠，音檜，松

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四章章四句。賦。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小序云。竹竿。

行在女方言作人身至而不可行在止言衛女思歸也
 之支重子風傳詐規佳則風傳能不我知答分遂分重

蕭季兮。○此「蕭」之聲。童子風蝶。失涉維則風蝶能不戎甲。叶古

卷八 賦類 其季 兮。 唯爾二意、意、句。與 協友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小序云。龍蘭。

以言不矢。言二耳。吾能刺惠公也。

謂河廣音不谷刀音唯謂未素音謂不崇明音之

可廣二章、章四句。賦宣姜之女爲采芣公夫人上變公而

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

重與祖爲體。毋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小序云。河

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今竭反今邦之桀反今伯也執反艾反爲反王前驅。○自伯

東省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音平客。○其雨其雨。杲

音稿古
老反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諶兒表，言

之背。音願願言思伯，使我心痼。所內反音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四章賦也三章七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

而你是詩。小序云作詩也。

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許。○有狐綏綏。在彼其則。心之憂

子無服。叶蒲反。有瓜三章，章四句。此

國亂民散喪其妃配屬有餘見諫夫而次家之小序云有

以木瓜叶攻之以重音匪報反上。

我乃以床非眼之口置。匪眼也。衣乃子之。要哉。父之

我所以才材幸之以珣玞匪報也。未以爲女也。○我所以木

報之以璫玦舉里反。匪報也。亦以爲女也。

齊國有狄人之貳，出處于濫，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

車馬歸服馬。衛人思之。微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翳去平王元十世。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

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作是詩。小序云：黍離，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晷至哉。叶將雞樓西于塘時日之夕矣牛

羊下來叶陵反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叶新衛反音○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佸。力括反叶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右音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反。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賦也。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小序云君子行役則平王也。

君子揚揚左執簣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只且音反于餘○君子

陶陶、左執翻、右招我、由敖。五刀其樂只且。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

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

而無欺美之皆可謂實矣。外序云君子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之子不與我戍申。藥叶胡威戕壞戕。

蜀月予族音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子不與我戎。靜。

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旁彼其之子。

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平王以中國近楚音朔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

戊者怨思作此詩也。水序云擢之。○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

云按邶邶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

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春秋作於隱公

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爲國風者。王自爲之也。平王

亡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實實焉曰趨於夷狄禽

毀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中谷有稚吐雷喚呼且反其乾矣。有女匹指離曉反其嘆矣。

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推。曠其脩。叶式反矣。有女叱

離條其猷叶息反矣。條其猷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猷其

濕矣。有女叱離。啜張列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雉三章章六句。興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

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小序云中谷有靜閑周也。

月兒愛愛難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_{反音}我生之後逢此百

有兔爰爰音手雉離于學音手我生之音手物

可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音而寐無覺音○有鬼爰爰音維

于音賤生之物尚無痛我生之後逢此百六尚寐無聰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

而作此詩。小序云兔也。

縣縣蒼藟反力執呼在河之許反五終遠反于舊兄弟謂他人父反夫矩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鯀鯀爲謫在河之渙。音侯川矣始二音終

遠兄弟謂他人母叶蒲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縣縣葛藟

在河之滸音厠着順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反謂他人昆亦莫我

開叶微
勻反
鵠音三章章六句。與也。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

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小序云荀無王族刺平王也。

彼采蕭叶居調反音國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叶踈反音國兮，一日

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

采芣三章章三句。此淫奔之詩。小序云。采芣也。

大車櫪櫪反。衣如綈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噉

噫他教反義衣如琉璃者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叶戶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大車三章章四句。賦也。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

如此小亭云大車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將反其來施施叶遮反○丘中

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

留之子成我佩玼叶舉反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賦也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小序云丘中有潛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

鄭

縮衣之宜兮。敝子又敗爲兮。適子之館。叶古反兮。還子授子之餐。

之。縑衣之。如。婦。子。又。既。建。早。又。安。適。丁。之。假。分。還。于。柳。子。

之藝。公結衣之者。鬻反。字助。于又。臣作。字通。于之。智公。還于。授

于之藝也。絳衣三章章四句也。舊說真桓公武公和絳衣

百物華於其耶。眉人愛之。故作是言。美武公也。

叶蒲
中丁裏
叶胡
之
下丁是
叶於
之
辭
中
之
公

母彼反。言慄威友也。父母之言亦可畏。非友也。○無佖于室。

無歸手增無托我林尋豈敢愛之畏我語允陽反但可懷也言

所之言亦可畏也。計在于寧無蹈我園無打我柱。柱法反。

將中子三章、尊人可比尊尊也。人之尊言亦可畏也。

非也。三章章八句也。此淫奔者之詞。于刺莊公也。

禾于田因及老無屠人豈無屠人不如耒也海美且仁○叔于
 手叶始美與次酉豈無次酉示口又人勿愛山好。叶許○又重

予九反。者無飲。謂其無飲。謂不女亦也。有美且女。厚反。○未滿。

男與女補反者無朋無補反才女才也洵美且武

未于田三章章五句也。既才難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小序云叔于田。

言判莊公也。

素昔人見且畏。應音易素羅暴。反二八斤。并反。且女九。公吐。

反音。少烈具舉。在祖在反。非虜。于公所。非無狂反。

其僕女也。生于田。乘乘黃。因用。上。某。所。駟。雁。行。反。日。指。在。東。門。外。且。易。又。考。村。云。音。又。是。耶。叶。魚。駕。云。印。空。鼎。旋。空。田。預。云。印。

烈具持亦善身思記又良位反音述思扣索反扣反思



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鸛。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叔在轂火烈具阜。叔馬慢半反忌叔發罕叶反忌抑釋棚水忌抑豐

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田制莊公也。

解頤曰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所以處

之者果得為盡善乎。仁人之於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教誨

之而已矣。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終則操之已

蹙而不怒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寵之者乃所以

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二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

惡而著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

戒矣。

清人在彭。叶音郎。馬介旁旁。補彭反。叶二矛重英。叶於郎。河上

乎翱翔。○清人在消。馬介鹿鹿。音鹿。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叶音。馬介陶陶。叶徒侯。左旋右抽。叶勅收。中軍作

好。叶許侯。清人三章。章四句也。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

之兵。御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云清人。刺文公也。○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

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

退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謝竟

上。坐視其離散而莫為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

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洵直且侯。叶洪始洪。彼其之子。舍命

不渝。叶容朱反。○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叶魚兮。

羔裘三章。章四句也。美其大夫之辭。小序云羔裘刺朝也。

慶源輔氏曰。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

亦以便便閭閻侃侃為常。至於系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

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

遵大路兮。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寢好也。叶起反。無我惡。鳥路兮。不寢好。市坎

故也。○遵大路兮。執執子之手兮。無我離兮。不寢好也。叶起反。無我離。鳥路兮。不寢好。市坎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攀其

祛而留之。小序云。遵大路。路。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

○弋言加兮。言既之居何之。與子宜兮。言飲酒與子

偕老。叶呂孔。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知子之來。叶大直

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叶

之。雜佩以報之。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也。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小序云。女曰雞鳴。刺不嚴德也。

輔氏曰。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滅哉。唯其鄭

風而有此詩。此聖人所以錄之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音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美且都。○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音顏如舜英。叶於良反音將翱將翔。佩玉將

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賦也。

此疑亦淫奔之詩。小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忽齊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恥。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音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山反音

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扶蘇二章章四句。賦也。

淫女戲其所私者。小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

揮他落反。今揮兮。風其吹女。音叔兮伯兮。倡反。予和胡計反。

音女。○揮兮。揮兮。風其漂漂。匹遙反音女。叔兮伯兮。倡予要腰。音女。

揮兮二章章四句。賦也。此淫女之詞。小序云。揮兮。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七冊反音。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賦也。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小序云。忽也。不能與賢人。國事推臣極命也。

○朱子曰。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

曰。鄭聲淫。華谷嚴氏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

忽爲鄭君。國人不得目爲狡童。又曰。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

得目君爲狡童也。

子思我。褰裳涉溱。則巾反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已反音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褰裳二章章五句。賦也。淫女語其所私者。小序云。案

子之半。芳客反音今侯我乎巷。叶胡貢反音分。悔予不送兮。○子之

日兮。侯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於既反音錦褰衣。裳。錦褰

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音○裳。錦褰衣。衣。錦褰衣。叔兮伯兮。

駕予與歸。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賦也。

婦人所期之君子。已侯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

之。而作是詩也。小序云。丰。刺忽也。

東門之墠。音者。叶如音。應反。在阪。音反。叶乎。甚至則通。其人

甚遠。○東門之采。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賦也。淫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小序

門之墠。訓也。

風雨凄凄。子西雞鳴。喈喈。音皆。叶君反音。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

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音。○風雨如

晦。叶呼消反音。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賦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頃。見所期之人

而心悅也。小序云。風雨。思君子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叶音。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反音。○挑他。刀兮。達

他木反。叶音。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他反。叶音。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章四句。賦也。

此亦淫奔之詩。小序云子衿刺李校廢也。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反○揚之水不流東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與

淫者相謂。小序云揚之水周無臣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音稿反衣襟巨基反中聊樂我食于雲反○出其東門有女如茶音稿反雖則如茶匪我思且平綿衣茹應聊可與娛與虞同東門二章章六句。賦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小序云出其東門周亂也公子五其室家焉米子辨說曰此乃惡淫奔者之詞○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露漙漙徒端反叶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音遁反邂逅相遇我願叶五遠反兮○野有蔓草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野有二章章六句賦也

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小序云野遇時也

漆與消方渙渙叶于元反今士與女方秉簡古類反叶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于餘反且往觀乎消之外詢訐于且樂反維士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漆與消音留其清矣士與女其

遇時也。

也。

野有蔓草露漙漙徒端反叶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音遁反邂逅相遇我願叶五遠反兮○野有蔓草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野有二章章六句賦也

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小序云野遇時也

漆與消方渙渙叶于元反今士與女方秉簡古類反叶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于餘反且往觀乎消之外詢訐于且樂反維士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漆與消音留其清矣士與女其

遇時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

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叶它捲反音兮。在我閨兮。覆我鋏叶反音兮。

今東方之日三章章五句也。與小序云東方之月刺衰也。朱子辨說曰此男女淫奔者所

自非有刺也。

東方未明叶謨反顛倒叶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妙反之自公名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典因反音之。自公令。力謹反叶力呈反音之。○

折音柳樊圃叶傳反狂夫瞿瞿俱具反音不能履夜叶羊茹反音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比也。此詩人刺其君興

居無節號令不時小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許氏曰雞鳴視朝之晚此

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

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若

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事爲然哉。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有瑤簪。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

懷叶胡威止○蒼纓五兩如字又冠委如誰雙叶所終止管直

有湯齊子庸止。既曰庸止，肩又從止。○藥麻如之何。麻音從子

其凶。莫後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父母。莫後既。告音。

止。曷又鞠居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

謀不得。既曰得上，又極止。南山四章，章六句。前二章北也。

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小序云南山刺齊公也。

世無言之合流子

無田音甫田維羊九反騶音有騶音有無思遠人勞心切音切○

無田市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恍反音○婉兮葉叶

春反。今總用冰。古患反。叶。今。未幾居且反。見今突而弁今。

甫田三章章四章也。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

徒勞而無功也。小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盧重音龍環其人美且鬋。音雁○盧重

聲平每音
聲金梅其人美且偲。
顯音
屢令三音章一句也。
賦也。

此詩大意與還略同。小序云：厲令剽荒也。蔡公好田獵，平七而不脩民業，百姓皆之。故東右以風焉。

敝筍在梁其魚魴鰓。古頑反叶。古倫反音。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筍

在梁其魚魴魚才呂反音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筍在梁其魚唯

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敝笱三章章四句也。

齊人以敝苟不能制大魚此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小序云

文美也。

載驅薄薄音各反。簞服朱轡音郭反。有蕢音圭齊子發夕音叶祥倫反。

四驥力馳
齊濟子禮
垂轡而滿乃植
實道有馮齊子宣
開改

第_{反音}。叶_音禮。○汶_{問音}水湯湯_{湯音}行人彭彭_{必土反}。曾道有湯齊子朝。

用○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僬僬未曉反道有湯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也。齊人利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小序云載驅
齊人刺襄公也。

荷嗟昌兮頡頏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



兮。○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兮。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叶音兮。○倚嗟變叶能兮。清揚婉兮，許願兮。舞則選兮。射則實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倚嗟三章，章六句。賦。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小序云：倚嗟，刺魯莊公也。○朱公遷曰：齊俗惟以射獵輕儇相尚，淫奔之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民間方穢未甚也，而襄公以一國之君，居萬民之上，禽獸其行，肆為元惡，其罪不可勝誅矣。聖人著之，而魯桓莊之醜，亦有不容掩者。蓋天下所同惡之人，雖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縫裳。要音之。揀紀力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其象也。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魏地陋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小序云：○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

彼汾沮洳，不與其也。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無度。美

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彼汾一曲，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謂之。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矢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行役思念父母也。十畝之間，言者閑閑。行與子還旋兮。○十畝之外，言者泄泄。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小序云：十畝，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兮。



遠條目。○椒聊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指序亦以為

沃也。小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猶子孫有晉國焉。○輔氏曰揚之水椒聊

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

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民之去就視上之人

何如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

乎民上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友求諸已

而已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為

綱直留繆辛侯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

兮今夕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叶側九三星在隅叶語口今

夕何夕見此邂逅口解近胡豆反叶子兮子乎如此邂逅何。○綢

繆束楚三星在戶反音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采旦反音者叶章與子兮

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三章章六句。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小序云

有杖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獨行踽踽反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扶兩反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叱志反人無兄弟胡不飲七利反

馬。○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桑反音獨行褻褻求章反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叶桑經反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馬

杖杜二章章九句。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

人之辭。小序云杖杜判時也。

羔裘豹舄起居起據自我人居居斤於升御豈無他人維予之

故。攻平古反音○羔裘豹舄徐救反音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呼報反叶羔裘二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表判時也。

肅肅鳴鵲集于苞栩况禹反王事靡盬不能執殳父母何怙

反侯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鳴鵲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

能執殳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鳴鵲行戶即集

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殳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鵲羽三章章七句。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

詩。小序鵲羽刺時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

子之衣安且煖於六兮無衣二章章三句。也。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

同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小

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辨說曰武公執召襄國大違不道

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救者以是為美吾恐其與奸諂而

為故也。華谷嚴氏曰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

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

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有杖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嗟韓詩作嗟適我中心好呼之

昌飲於鴉反音之。○有杖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嗟呼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葛生蒙楚蔭。蔭音廉蔓于野。叶上音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

棘蘇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目○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音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叶音姬御 〇冬之夜上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前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

不歸。小序云。莠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叶典因反音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音舍音

下旃之然
同旃反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

之下。叶後五反音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言胡得焉。○采薪采薪、有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含旃含

旃荷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刺聽讒之詩。小序云采芩刺晉獻公

秦朱公遷曰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楚無之不知

之先春秋久矣而見於詩者止如此蘇小如柳曹亡如師

廟瑟皆在其中。只是存者自有餘。若無此力。不而此。之樂官。亦非本有。而夫子剛之也。吳楚無詩。

無庸駭。石伯之。亦當以此例。以。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反音有黍、黑有栗。阮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近者其老

田結反吐地。○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

一、必審

逝者其亡。車鄰三章一章四也賦一章章六句。也興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

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小序云。卓鄠。美秦仲也。劉氏曰。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

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者。

駟田結反騶音鉄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媚莫子反子從公于狩叶

九反音字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常灼反音公曰左之舍。捨音反拔蒲末反則

獲叶黃郭反音○旂千北園四馬旣開叶胡田反輶音白車鸞鑣彼駟反載

飡力駿反 馭許竭反 馭許喬反 馭許喬反
 馭三章章四句賦也

此亦前篇之意。小序云。駟騫美襄公也。

小戎錢淺反收五音木梁音木輶陸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陰輶音木

黍音續。又辭屢反音。又如字。
 文茵音暢。較亮反音。
 轂反音。又去。
 駕我騏驎。其音鼻。之。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

皐反扶有六轡在手。騏驎音是是中。叶諸仍音馬向古花反。驪是驂。叶鍾音

音龍盾順允之合鑒以鰲古允內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

音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音伐駟孔羣在音予塗錚徒對反叶

象伐有苑。叶音虎。𧈧。乾亮鏤。音臍交。𧈧。二弓。叶姑弘竹。閑。緄。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

小戎三章章十句賦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

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

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

以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小序云小也。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蒹葭古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所路反。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黃鳥三章章十二句。與也。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小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劉氏曰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焚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小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

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此刺其君之待賢禮意薄，供

寢薄，不能繼其始也。小序云：權輿，刺康公也。

陳

子之湯，池即池，二反。今死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洵有惜兮，而無望

其驚羽。○坎其擊鼓，死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值，反。

其驚羽。○坎其擊鼓，死丘之下，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叶與值，反。

其驚羽。○坎其擊鼓，死丘之上，叶徒厚反。國人見此人

常遊蕩於死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小序云：死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死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枌，况蒲反。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反。南方之原，無韻，叶力制。不續其麻，叶

也。○穀旦于逝，叶力制。越以騶，音宗。視爾如荻，叶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小序云：東門之枌，疾

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會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

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東門之池三章，

憂懼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舒憂憂兮。勞心悄悄，

反兮。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憂兮，舒憂憂兮。受時

音倒反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

於表紹實照兮，勞心慄兮。月出三章章四句。

與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小序云：月出

胡為平株林從夏南。南，叶尼心反。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

乘，反。馬，叶蒲精反。說音于株野反。乘，平。我乘駒，朝食于

株。株林二章章四句。靈公淫於夏微舒之母朝夕

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刺靈公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他第泗音昔光反。汜，徒何反。○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古類反。叶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鳥玄反。○彼

澤之陂，有蒲與荷。反。荷，大感反。叶待。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檢。澤陂三章章六句。典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小序云：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

眉山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

尼有所不取也。朱公遷曰：詩之爲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

亂賊之事，豈教人弑逆乎。或謂宜取淫奔諸詩，悉去之，則善

有可法，惡無所戒，恐非聖經本意矣。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

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

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羔裘三章章四句。賦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

人憂之。小序云：羔裘大夫

庶見素冠，方棘人樂樂。勞心博博，分。○庶見素

衣，我心傷悲。分，聊與子同歸。分。○庶見素韞，今我心

結。反。分，聊與子如一。分。素冠三章章三句。賦

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小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傳曰：見毛。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

反。琴而弦，行行音且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

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

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

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萋萋，楚猗猗。反。其枝。天之沃沃，樂

子之無知。○隰有萋萋，猗猗其華。二反。天之沃沃，樂子之

無家。古胡古。○隰有萋萋，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長楚三章章四句。賦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

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小序云隰有長楚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陽反兮。傾瞻周道中心恒叶旦悅反

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漣反古愛反之釜符用反。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匪風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興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小序云匪風思周道也。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制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我叶輪反

蜉蝣三章章四句。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

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小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因小而

無所依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彼其之子三百亦節。音弗反○維

鷖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那。叶蒲北反

○維鷖在梁不濡其喙。音救反彼其之子不濡其脣。古近反

督烏會反兮音於貴反兮南山朝隲。子方反婉於反兮音變反方季

女斯肌。候人三章章四句。前一章賦也。中二章

此刺其君遠去聲君子而近小人之詞。小序云候人刺近小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

力反。方。○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

其儀不忒。音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通反○鵲鳩在桑

其子在梅。叶中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

鵲鳩四章章六句。與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小

云鵲鳩刺

列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懶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我寤嘆念彼京周。○列彼下

泉浸彼苞蕭。音懶反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先兆薄工反黍苗

陰雨膏音報反之四國有王音伯勞反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此而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

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慨然以念周京也。小序云

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

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

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吳師道曰鵲鳩匪風下泉等篇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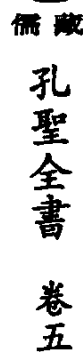
人本意皆主於思賢以爲有賢者作則反之之易聖人之意

深矣。

幽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戚音發。叶方味二

之旨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思叶許何以卒歲。或曰發烈得



九反音。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尾良反音。曰殺羔羊。音貴。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音光。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賦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簪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小序云七
 月陳王業也。
 鴉鴉鴉。既取我子。又叶入。無毀我室。又叶上。恩斯勤斯。鬻六反音。子之閔斯。叶屑貧反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音。綯予之指。音拈。居予所將。音落。及荼予所畜租。于胡反音。予口卒瘁。音徒音。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在消反音。予尾脩脩。素彫反音。予室翹翹。所消反音。風雨所漂。匹遙反音。搖予維音。嗷嗷。呼亮反音。
 鴉鴉四章章五句。也。比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于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三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鴉鴉而謂之。小序云。鴉鴉我徂東山。惴惴不歸。無韻。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反。枚。反音。蛸蛸。烏玄反。者蠋。音烝。在桑野。反音。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反音。五。○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蟪蛄所交反在戶反五下他頂反

他短反鹿場燭以執反宵行不可畏反非也伊

可懷叶胡威反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古玩反鳴于垤田餘反婦嘆于室洒掃穹室我征聿至

有敦都迴反瓜苦悉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望駿其馬親結其縡叶離羅九十其

儀叶宜俄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二音何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前三章賦也後一章賦而興也

成王既得鴝鵒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東

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

曰小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鉞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既破我斧又缺我鉞求音周公東

征四國是道在道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賦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去已之

勤故言此以答其意小序云破斧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音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我邁古豆反之子邁豆有踐踐反伐柯二章章四

句也比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今日得見周公之易小序云伐柯美周公也

九戔于通反之魚鱗才損反我觀之子衣衣綢裳○鴻

飛遵渚公歸無所音於女音信處音○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

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戔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前三章賦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小序云九戔

狼跋音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狼跋二章章四句興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

其常故詩人美之小序云狼跋美周公也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

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

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

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

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

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錫几几

德音不瑕其致一也○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

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

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

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校記

- ①也：當作「汎」，見《詩集傳》。
- ②「十」下脫「句」字，見《詩集傳》。
- ③戍：當作「貽」，見《詩集傳》。
- ④右：當作「兮」，見《詩集傳》。
- ⑤「乎」上脫「觀」字，見《詩集傳》。
- ⑥「終」字當爲小注，連上作「葉所終反」，見《詩集傳》。
- ⑦四章：當作「四句」，見《詩集傳》。
- ⑧鰥：當作「鰥」，見《詩集傳》。
- ⑨乎：當作「兮」，見《詩集傳》。
- ⑩「四」下脫「句」字，見《詩集傳》。
- ⑪「樂」下脫「兮」字，見《詩集傳》。
- ⑫此下有脫簡，當補「於我歸息，蟋蟀掘閱麻衣如雪，心之優矣」凡十六字。參《詩集傳》。
- ⑬三：當作「四」，見《詩集傳》。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六

小雅二

呦呦鹿鳴音呦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音瑟
吹笙鼓簧音簧承筐是將音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音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音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音昭視同與示音示民不
他音他君子是則是效音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音燕以敖音敖
反音反呦呦鹿鳴食野之苓音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音琴
和樂音和且湛音湛持林音林反音反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也音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音也燕群臣嘉賓

四牡騤騤音騤周道倬音倬危音危遂豈不懷歸音歸王事靡盬音盬我心
傷悲音悲四牡騤騤音騤嘽嘽音嘽駉馬音駉豈不懷歸音歸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音處翩翩音翩者騅音騅載飛載下音下後五集
于苞栩音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音父翩翩音翩者騅音騅載飛載
止集于苞杞音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音母翩翩音翩者騅音騅載飛載
反音反放驂音放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音諭駕彼四駉音駉載馳
四牡五章章五句也音也前二章賦也中二章興也

此勞使音使臣之詩也音也使臣之來也音也皇皇者華音華無音無與音與于彼原隰音隰馳驅音驅征夫每懷靡及音及
我馬維駒音駒六轡如濡音濡由二反音反載馳載驅音驅周爰咨

師音師我馬維駒音駒其六轡如絲音絲載馳驅音驅周爰咨
謀音謀我馬維駒音駒六轡沃音沃若載馳驅音驅周爰咨
音託音託我馬維駒音駒六轡既均音均載馳驅音驅周爰咨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也音也前二章興也

此遣使臣之詩也音也君遣使臣者也

常棣之華音華五各反音反不離音離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音兄弟待禮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隰裒音裒矣兄弟求矣音求○脊

井音井益音益反音反令音令在音在原音原兄弟急難音難反音反去音去有良朋音朋兄也永歎音歎反音反冊

七音七反音反兄弟閱音閱于牆音牆外禦其務音務海國音海有良朋音朋

烝音烝也無音無我音我○喪音喪既平既安且寧音寧雖有兄弟不

如女生音生反音反爾音爾遠音遠宜飲酒之饌音饌兄弟既具和樂

音且孺音且○妻子好音好反音反今如鼓瑟琴音琴兄弟既翕音翕反音反和樂

且湛音湛持林音林反音反○宜爾室家音室反音反胡樂爾音爾娶音娶婦音婦是究是圖音圖宜

其然乎音然字為韻音韻常棣八章章四句也音也前二章興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音也○吳師道曰中庸引此二章

之言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音矣今詩之所言不及父母者蓋人能

孝於父母自然能及於兄弟音及凡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

之同體故也詩雖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

之也

伐木丁丁音丁反音反鳥鳴嚶嚶音嚶反音反出自山谷遷于喬木音木嚶嚶

其



嗚矣求其友聲。相去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經反 神之聰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呼古反。醜所宜。酒有與。
音呂反。既有肥羜。血呂反。以速諸父。扶兩。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叶居五。於音。漿酒。所。端。反。陳饋八簋。叶已。反。既有
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伐木于阪。叶
音。醜。酒有衍。適豆有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音。餗
音。以。起。淺。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我。坎坎鼓我。蹲。音。蹲
七句反。舞我。追。音。我。暇。叶。後。五。矣。飲此。滑。矣。
音。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小序云。
朋友故舊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直。應。俾爾多益。以
莫不厭。○天保定爾。俾爾遐不作。○穀。聲。無。不。宜。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同如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音。古。反。為。音。志。反。是用孝享。
叶。音。禴。禴。音。若。反。祠。音。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
之。音。都。歷。反。矣。詒。音。以。之。反。爾。多。福。叶。筆。力。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徯為爾德。○如月之恒。胡。登。反。如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起。反。度。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
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小序云。天保。

采芣采芣。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叶古。乎。微。音。九。音。之。故。不遑。落。居。微。仇。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
反。音。○采芣采芣。微亦桑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音。載
載渴。叶。巨。烈。我。戍。未。定。靡。使。歸。時。○采芣采芣。微亦剛止。曰歸
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落。處。憂。心。孔。疚。叶。龍。力。我。行。不
來。叶。六。直。○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無。胡。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介。於。尺。我。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未。見。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珥
珥。氏。反。魚。服。叶。蒲。北。豈。不。日。戒。叶。訖。微。仇。孔。棘。○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音。于。付。反。雪。霏。霏。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饑。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采芣六章。章八句。前四章與
也。賦。此。遣。戍。後。之。詩。小序云。采芣。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召彼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召彼
僕夫。謂之載。叶。節。力。矣。王。事。多。難。乃。且。反。維。其。棘。矣。○我。出。我
車。于。彼。郊。高。叶。音。矣。設。此。旆。北。音。矣。建。彼。旆。毛。音。矣。彼。旆。音。旆。斯。胡。不
旆。旆。叶。音。葉。心。悄。悄。僕。夫。况。瘁。反。似。醉。○王。命。南。仲。往。城。千。方。
出。車。彭。彭。叶。鋪。郎。旂。旐。央。央。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微。狁。于。裏。○昔。我。往。矣。泰。稷。方。華。叶。芳。無。今。來。思。雨。反。于。雪
載。金。王。事。多。難。去。不。遑。落。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
趨。趨。也。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戶江反。叶胡。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許貴反。叶音。

木萋萋。上音。叶音。倉庚嘒嘒，音皆。叶音。采芣苢。音其。叶音。執訊音據。

匪薄言還，音歸。赫赫南仲，音其。猗猗于夷。出車六章，章八句。

此勞還卒之詩。小序云：出車。

有音大計反。杜之杜，有音晚。其音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音滿。檀車幝幝，音尺。四牡瘠瘠。音古。

古音轉反。征夫不遑，○匪載匪來。音立。憂心孔疚，音力。期逝

不至。音朱力。而多爲恤。卜筮偕音叶。止，會言近。音叶。征夫

通止。秋杜四章，章七句。此勞還役之詩。小序云：秋杜。

選役也。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皆詩中三詩皆有聲。

以養也。白華，華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魚麗音力。于音于。鰭音與。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音與。鰭，音與。君子

有酒，旨且有。音叶。○物其多矣，維音其。其音其。嘉音其。矣。○物其宜

矣，維音其。其音其。備音其。矣。○物其有矣，維音其。其音其。時音其。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凡

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小序云：魚麗，美萬物之多，能備饗

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苢以

下治外，始於燕饗，終於送樂，故

美萬物之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由庚，此亦送時。小序云：南有嘉魚，燕之承然，單單。張教竹卓。

南有嘉魚，燕音其。之承然單單。音其。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五音義反。義音音。南有嘉魚，燕然汕汕。音其。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音其。以行。音其。○南有嘉魚，燕然汕汕。音其。君子有酒，嘉賓式

有酒，嘉賓式燕音其。之。○翩翩者音其。騅音其。，音其。燕然來音其。之。○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音其。又音其。思。音其。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此亦燕饗通用之樂，同所薦之

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小序云：南有嘉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音其。北山有杻，音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臺，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邦家之

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杻，北山有李。樂只君子，良之

父母。音其。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杻，北山有

杻。音其。樂只君子，遐不作。○南山有杻，北山有杻。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杻，北山有杻。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杻，北山有杻。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以道

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小序云：南山有

由儀，詩也。小序云：由儀，萬

四牡，望華然後笙入堂下，簫南北面立。



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
 入立於縣平中。何伯善曰：縣，樂之中也。李氏曰：縣，南陔、白華、
 華黍。又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前樂謂鹿鳴、四
 華、黍也。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
 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
 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六書亡其詞者，
亡也。須溪劉氏曰：吾甚笑東晉補亡之無謂。○決邁曰：所誤
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閔昭以下是也。亡其辭
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
南陔至於由儀是也。

蓼蕭六。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寫，叶想。羽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如羊反。既見天
 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
 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喜弟。宜兄宜弟。待禮反。令德壽豈。
反叶去禮。○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反。同。既見君子，儔音華。冲冲
反。音起。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蓼蕭四章，章六句。與。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小序云：蓼
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盪反。夜飲不醉無歸。○湛
 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音厭。厭，於盪反。夜飲不醉無歸。○湛
 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
 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第

君子莫不令儀。湛露四章，章四句。與。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小序云：湛露，天

彤弓召反。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
 設一朝饗。反。音。之。○彤弓召今。受言載。
 中心喜。反。音。之。鍾鼓既設，一朝右。
 受言載。反。音。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朝音。由反。叶大。之。彤弓三章，章六句。賦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小序云：彤弓，天

菁菁者反。子丁者我。反。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我在彼中止。音。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我在
 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音。○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
 見君子，我心則休。菁菁者我四章，章四句。前三章，與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小序云：菁菁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音。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猷猷孔熾，我是用急。音。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音。○四牡脩廣，其大
 有頤。音。王客。薄伐猷猷，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武之服，以定王國。音。○猷猷匪茹，如。整居佳獲，護侵鎬

猷猷匪茹，如。整居佳獲，護侵鎬

及方至于涇陽。織音文鳥章。白旆央央。反元戎十乘。反

以先啓行。反戎車既安。反如輕如利。反四牡既

信。反既信且閑。反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反吉甫南征。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張仲友。反六月六章。章八句。反成康既沒。周室寔

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獫狁內侵。逼近

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

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薄言采芣。反于彼新田。于此留反。方叔率止。乘反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反簟第魚服。鉤膺反。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留反。方叔率止。乘反其四騏。四騏翼翼。

率止約軼。反鉤膺反。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留反。方叔率止。乘反其四騏。四騏翼翼。

帝斯皇有瑤瑟。反八鸞玲瓏。反服其命服。朱芾

天亦集爰止。方叔率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叔率止。執訊反。獲醜反。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

叔率止。執訊反。獲醜反。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

如震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采芣四章。

宣王之時。蠻荆背反。王命方叔南征。反宣王南征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龍驤。同反。駕言徂東。田車既好。

○之子于苗。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錫。會同有繹。○決拾既飲。○

方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黃既駕。兩騶

不備。○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八章。章四句。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

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塲土脩車馬。備

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

美之。反宣王南征也。

吉日維戊。旣伯旣禱。田車旣好。四牡孔

早。符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旣差我馬。

獸之所同。鹿麋麋。○之從天子之所。○瞻

彼中原。其祁孔有。○俶僊俶俶。或群或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旣張我弓。旣挾

我矢。發彼小犯。以禦寇。○旣發。以御賓客。且以酌



鴉。吉日四章章六句。此亦宣王之詩。小序云：言日，又

日車或則將于東柝。吉日則將于西柝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勞于野。叶上與。爰及矜

轉水。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之子

于垣。百堵丁巳，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

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鴈三章章六句。前一章與也。後一章比也。

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

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小序云：鴻鴈。美宣王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姜。○夜

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止言觀其所。庭燎三章章五句。王將起視。

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鴦飛集，載飛載止。

此憂亂之詩。小序云：汙水。規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叶上與。魚潛在淵，或在干渚。樂音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于相反兄音無咏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扶兩反黃鳥三章章七句。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

作此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小序云黃鳥

我行其野。蔽反必制音方味反其樗音昏姻之故。言就爾眉。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反音○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

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芣。

力反音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反不以富。亦祗音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卽故作此詩。小序云我行其

秩秩斯干。反音幽幽南山。反音如竹苞矣。如松茂反音矣。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反音矣。無相猶反音矣。○

似續妣反音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反音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椽反音之橐橐。風雨攸除。反音鳥鼠攸去。君子

攸芋。反音○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翼。

如翬斯翼。君子攸躋。反音○殖殖反音其庭。有覺其楹。噲

噲其正。噦噦其反音。其真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

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反音。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

去之。揚反音載弄之瓦。反音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詒反音以之。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

句。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小序云此詩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

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何反音或旌反音何旌。

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

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驚不

崩。塵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

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旆維旗矣。室家湫湫。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小序云無羊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反音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萬爲反音。莫懲反音。○尹氏大反音。維周之氏。

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



與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叶胡陵反音○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局反音音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井亦反音誰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時九反音。○瞻彼阪音田反有苑音其特反。天之抗音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叶力祭反音矣。燎力韶反音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似音威反威叶悅反音。○終其求懷又窘音求頂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音。乃棄爾輔叶扶兩反音。載如字音才月反。將七羊反音伯助予叶演支反音。○無棄爾輔音于爾輔反音。方六反。叶力反音。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音。終踰絕險音曾反音。意叶乙力反音。○魚在于沼叶青灼反音。亦匪克樂音洛反音。雖伏矢亦孔之音灼反音。憂心慘慘七感反音。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音殺反音。穀音未詳反音。洽叶毗志反音。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此此音彼有屋音速反。款音速反。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叶於遙反音。是祿音勝角反音。叶都哥秋反音。荷音可反。失富人哀此悌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正月父母憂心謂山謂天心之彼有。此此八章賦也。瞻彼中林阪田二章。興也。終其無棄。此詩亦大夫所作。小序云。正月大。魚在三章此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叶美後反音。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音。○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即反音。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音臧反音。燿燿丁軌反音。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音。百川沸騰山冢萃音祖。

次者。朋。南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于內史。踞。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牆屋田卒。汗。皇父孔聖。作都于何。○一老。俾守我王。○勦從。不致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匪降自天。○悠悠我里。亦孔之瘼。四方有。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獨不自逸。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此刺王者。以辟推之在。王。六不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此刺王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莫知我勦。庶曰式滅。出為惡。○如何昊天。○如彼行道。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戒成不退。○

作御。○答。○言。○則。○退。○不。○能。○言。○匪。○言。○是。○出。○維。○躬。○是。○瘁。○得。○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無。○言。○不。○疾。○音。○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小。○序。○云。○雨。○無。○正。○是。○天。○疾。○威。○敷。○于。○下。○士。○謀。○猶。○回。○通。○不。○滅。○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訛。○訛。○亦。○孔。○之。○哀。○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如。○匪。○行。○道。○謀。○是。○用。○不。○得。○於。○道。○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清。○于。○成。○國。○難。○靡。○止。○或。○聖。○或。○否。○流。○泉。○無。○淪。○胥。○以。○敗。○其。○一。○莫。○知。○其。○他。○小。○是。○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大夫以王或於



夫刺幽王也

反必列

召旻

者猶

蓋即用其舊也

翰 音漢 胡旦

三人

爾儀天

吟音有

04/0

夜寐無

瘕同瘳

木惴惴

六章章

兄弟相

期反音

罪何
六為

果求實

與梓叶

反叶音

○苑

星傳天

邊作。臨

つ！ 天

木。

和或

美所

多才多藝

獨音

八
新

詩

著者

怨死

之資！

之！

悠候堂

已戒

音例



黎蓼六音者我五何反匪我伊高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黎蓼
 者我匪我伊蔚音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以辭反○錡之音
 維息法反之恥上音鮮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矣音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我
 畜音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後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音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
 甫山律律飄風弗弗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我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音三章比也第四章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小序云蓼我刺幽王
 有音餘音簋音飧音有掾音棘音上音周道如砥音之音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音止音瞻音言顧之音潛音所好反馬出
 涕音○小東大東音都音即音杆音直音呂音反袖音其空音枯音即音糾音糾葛
 履音可以履霜音能音能音公子行彼周行音反音抗音既往既來音六
 直音反使我心疚音力音○有列音沈音泉音才音勻音無漫獲新契
 契音計音反寤歎哀我憚音丁音反人薪是獲音新尚音可載音叶音力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反音音西人之
 子粲粲衣服音叶音蕭音北音舟人之子能音羅是裘音叶音崇音之音私人之子百
 僚是音計音反音○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音翰音翰音六音反音備音璫音不
 以其長維天有漢監音古音暫音反亦有光音跂音反音彼織女終日七
 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音曉音華音板音彼牽牛不以服箱音東有啓明

有箕不可以簸反音揚反音維北有斗不可以挹反音酒漿反音維南有箕載翁反音其舌反音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反音大東七章章八句首章第三車與也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二章至末章賦也作此以告病小序云大東刺亂也
 四月維夏反音六月徂暑反音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反音○秋
 日淒淒反音百卉反音具腓反音亂離瘼矣反音爰反音其
 適歸反音○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反音○山有
 嘉卉反音侯栗侯梅反音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反音○相反音
 彼泉水載清載濁反音我日構禍曷云能穀反音○滔滔反音江
 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反音○匪反音鸛反音
 以專反音以反音翰飛戾天反音匪反音鱣反音又匪反音鰣反音潛逃反音
 于淵反音○山有蕨薇反音有杞反音稷反音君子作歌維以告反音
 叶於希反音四月八章章四句七章與也匪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小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此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反音偕反音偕反音士子反音朝夕從事反音止反音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反音○四牡
 彭彭反音王事傍傍反音嘉我未老反音鮮反音我反音方
 將旅反音方剛經營四方反音○或燕反音燕居反音或盡瘁事國反音或
 息反音偃反音在床反音或不反音已反音于行反音○或不知反音咷反音號反音或



求錫爾時萬時億。○禮儀既備，叶音北鍾鼓既戒。叶音力孝孫
徂位。叶音力入工祝致告。叶音古得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反且列，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音息
○樂具入奏，叶音以綏後祿。爾微既將，其愿具慶。叶音既
醉既飽，叶音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叶音考考。叶音孔惠孔
時，維其盡之。叶音之子子孫，孫勿替叶音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
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小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
君子思古，焉。○朱子云：此詩言農事，流亡，祭不享，故
平稱述詳，雖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
思古之作。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
古以見其爲表世之意也。序皆失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叶音之，叶音之。○上天同雲，雨叶音雪雰雰。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音○中田有廬，疆場有
酒食。界叶音我尸賓，壽考萬年。叶音○中田有廬，疆場有
之祐。叶音是剝是殖，叶音之皇祖。曾孫壽考，叶音受天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叶音○是烝是享，叶音良
茲芬芬。祀事孔明，叶音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也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人述公

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小序云：信南山，
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雖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

倬彼甫田，叶音歲取十千。叶音我取其陳，食叶音我

農人。自古有年，叶音今適南畝。叶音或耘或耔，叶音黍稷薿

黍稷薿，叶音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叶音○以我齊

明，叶音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音琴

瑟擊鼓，以御叶音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稌稷，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音饁叶音彼南畝，叶音田

夜至喜，攘叶音其左右，叶音嘗其旨否。叶音禾易長畝，叶音曾孫

長畝，叶音終善且有。叶音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音○曾孫

之稼如茨，叶音如梁。曾孫之庾，叶音如坻。叶音如京，叶音報以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音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也甫田四章章十句。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小序

大田多稼，既種叶音既戒，既備乃事。叶音以我覃叶音耜

耜，叶音俶載南畝，叶音播厥百穀。叶音既庭且碩，叶音不稂不莠。

曾孫是若，叶音既方既皂，叶音既堅既好，叶音不稂不莠。

秀，叶音去其螟螣，叶音及其蟊賊，無害

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音○有渰叶音緇叶音雨，叶音以

反與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彼有不穫穡

此有不斂。力檢反。穡才許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于畝莊田峻至喜來方運

四祀。叶透織。以其騂黑。饗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以介景福。叶筆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也。賦。

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小序云。大田刺

不恤自存焉。勸王也。言於農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叶良反。音央。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音棘

韞有與之。音力反。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韞有與之。音力反。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

洛矣。維水泱泱。三章章六句。也。賦。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

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小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音思反。今我觀之。我心寫寫。音叶想今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葉湑湑。今我觀之。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葉湑湑。今我觀之。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葉湑湑。今我觀之。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葉湑湑。今我觀之。我心

六句。前三章與也。後一章賦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

矣也。小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說。在野則怨。此詩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胥受天之祜。音古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

屏之翰。叶胡見。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叶乃多受福不

那。○兕觥。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觥求。有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張反

萬福來求。桑扈四章。章四句。後二章賦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小序云。桑扈。刺幽王也。

鴛鴦在梁。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乘。繩泥反。馬在廐。

推采叶反。之秣。音木。叶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音無蓋反。叶無之

○乘馬在廐。秣之。推叶祖為。朱。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音宜為。士

之。鴛鴦四章。章四句。也。興。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小序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音何反。為與女離。施以政反。于松柏。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為與女離。施以政反。于松柏。○有頍者弁。

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為與女離。施以政反。于松柏。○有頍者弁。實維何何。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為與女離。



彼雨于什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世反相

見樂洛音酒今夕君子維宴類并三章章十二句賦而興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小序云類并諸公刺幽王也暴虎馘

亡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牽胡昭反音兮思變力充反季女逝石例反音兮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反音式燕且喜依彼平林

有集維鵲音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時居反式燕且舉好反爾

無射音亦叶都反音○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敬式食庶幾

無德與女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音其柝才落反薪

其葉淅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觀爾我心寫反音今○高山仰

叶五剛止景行行叶戶反止四牡駢半非反六轡如琴觀爾新昏

以慰我心車牽五章章六句首章第三句賦也二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小序云車牽大夫刺幽也褒姒妖嬈無

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豈第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

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反音○營營青蠅止于榛上

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青蠅三章章四句也後二

章與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小序云青蠅大

賀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木詳後邇豆有楚殷反交按戶革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鍾鼓既設叶音舉觴

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簫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燕行

反烈祖以洽百禮有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于孫其湛

反叶持林其湛曰樂音各奏爾能叶奴金賓載手仇音拘叶求

室人入又叶由怡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賓之初筵溫

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適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

音舍其坐還晏無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

忸忸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平毛反載

女交反亂我蓬豆屢舞傲傲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

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僊僊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維其令儀叶牛何○凡

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既立之監音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太音息叶養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

醉之言俾出童殺音三爵不識叶失志矧失引反攷多又叶夷

音夷攷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賦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小序云武公初筵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音苦在反樂音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魚在

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音乃多反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此喜見君子之詩。小序。賦桑扈先生也。小人作君。
白華音花菅音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音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泥符免反音池北流，漫彼

此微賤勞若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小序云蘇蠻微臣刺亂也。

幡幡子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叶鎮卽反音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

兔斯首炮之。乾反音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叶

言反。○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音房叶昨反音君子有酒酌言醕之。音

反音。○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叶蒲郎反音君子有酒酌言醕之。音

之。幽王也。上雅札而不能行。十有姓中本條。此亦燕飲之詩。小序云。

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彼為廢。禮焉。

漸並士衛反漸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修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叶直高反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川悠遠。曷其

其沒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蹄音悉。波矣。

月離于畢俾滂音即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河反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將帥出征。經緯險遠。不

堪勞若而作此詩。小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

故作。是詩。

茗之華音花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其葉

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非子桑反羊羶扶

反音首三星在罽柳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前二章比也。後一章賦也。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小序云。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

起。因之以機。君子閔周室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

叶胡勾反。何人不矜。古頑反。轉詩作解。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

兕音義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

○有芄音工反者狐與車反。率彼幽草有棧上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首章次章末章與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小序云。何草不黃

與父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使民

如禽獸君子傷之故作是詩也。

孔聖金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小雅終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大雅三

文王在上音烏。昭于天。叶鉄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聖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工國。叶于通。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反熙敬止。假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蕭北。○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音古將于京。叶居良。厥作裸將，常服音甫。王之蓋音才。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音于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殷之未喪息，及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叶鉄因。○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鉄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文王七章章八句。賦。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天難忱音市林，斯不易反。繼王。

天位殷適，音使使不挾反于反。四方。○摯音至仲氏任，音自自彼殷尚音求。嫁于周，曰嬪音毗。中反于京。叶居良。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太音泰任有身，叶戶羊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施通。○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土。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莫礼。○大邦有子，倪音年。適反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音應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續音子女維莘。音所中反長音大。于維行，抗音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音音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上帝臨女，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音元彭彭。叶鋪郎。維師尚父，音甫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謀郎。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賦。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小序云：大明，武王也。

縣縣瓜瓞，音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音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音都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橋未有室家。○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率西水滸。音呼五至于岐下。叶後五爰及姜女，音來胥音。○周原膺膺，音武董茶如飴。音後爰始爰謀，音悲爰契音善。計音我龜曰：止曰時，音葉樂室于茲。叶津之○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音。迺疆迺理，迺宜迺啟。叶蕭彼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音。





留音持反其驛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權其柄音例啓之辟
 之其理音丑貞反其樞音居反其紀音紀攘之剔音它歷反之其歷音
 其極音章夜反帝遷明德音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
 命既音○帝省音息井反其山柝音蒲具反柝斯音徒外反
 帝作邦作對自大泰音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其兄音叶王則篤其慶音叶祛羊載錫之光受祿無喪音息喪反則反
 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音待洛反其心音貽武伯反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音丁夫反克君音如字或于此大邦克順
 克比音必里反比音叶于文王其德靡悔音叶虎有既受帝祉音
 施音以鼓反于孫子音叶樊里○帝謂文王無然音于願反無然
 飲音錢面反誕先登于岸音叶魚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音叶下攻
 侵音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音暖五豕豕其旅以按徂音叶以篤
 周枯音飯五反以對于天下音叶後五○依其音叶居良侵自阮
 疆陲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音叶徒河
 度音待洛反其鮮音力溪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
 之王○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音叶下夏以華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音叶胡負仇方音叶胡負同爾音叶胡負以爾音叶胡負鉤援
 與爾音叶胡負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音叶胡負閑閑音叶胡負崇墉音叶胡負言言音叶胡負執訊音叶胡負
 連連音叶古獲反安安音叶於肩是類是禡音叶於肩是致是
 附音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音叶於肩弗弗音叶於肩崇墉音叶於肩仇仇音叶於肩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音叶匪屈四方以無拂音叶分半皇矣八章
 章十二句音叶此詩叙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
 之事也音叶
 經始靈臺音叶田伯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音叶
 反庶民子來音叶六直○王在靈囿音叶音麀鹿攸伏麀鹿濯濯音叶
 反白鳥音叶王在靈沼音叶音於音叶魚躍音叶虞音叶
 維音叶鼓維鏘音叶於音叶鼓鍾於樂音叶
 辟音叶○於論鼓鍾於樂辟音叶鼓逢逢音叶
 矇音叶奏公音叶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音叶東萊
 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
 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音叶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叶居良○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音叶○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音叶
 服音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下武六章章四
 句也此章美武王能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小序云下
 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音叶有聲音叶適來厥寧適觀厥成文王音叶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音叶伐於崇音叶文王音叶



祺音以介景福。叶筆力反音。
行蒿四章章八句。蒿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小序云行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諫郎反音芒。○昭明有融。高明令終。

令終有傲尺六反音公尸嘉告叶姤沃反音○其告維何居邇叶豆靜嘉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音○威儀孔時。叶上止反音君子有

孝子叶獎里反不匱求位反求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善本反音。闕叶。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反○其胤維何。

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

士。鉏里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音

既醉八章、章四句。賦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小序云。既

亮音於維反在聖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鬼鷺在沙。叶桑何反音公尸來燕。宜。叶牛何反音爾。

酒旣多爾散叶。旣叶。公尸燕叶。歎福叶。祿來叶。爲叶。○鳧鷖

在者、公來燕來處爾酒无胥息息以反爾箴伊肅音音公燕飲

公尸來燕在宗
既燕于下

宗、攝祿、儀、降。叶平。攻公尸燕飲。攝祿來崇。○鳧鷖在寧。暗公尸。

來上熏熏叶眉貧昔酉次次潘炙芬芬叶豐勾公尸燕飲無有

愛眼。叶居銀。一洗所州。三。及世。一。三。八。六。

比祭之月曰澤而賓戶之樂。小序云兔野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叶韻保右音命叶彌丹之旨天申之○干祿有福叶筆力

子孫十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音夷

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

網○之網之紀燕及朋友反音羽石辟卿士反媚音味買備及千

天子叶莫里反音不辭佳賣反音于位民之攸暨音假樂四章

章六句也。
疑此即公尸所以荅魯驚者也。
小序云饒樂嘉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音易廼疆廼積廼倉廼褻音果餼音候糧音良于

秦也治反于囊乃郎思輯集音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叶戶郎反音杭。○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叶紛乾反音，旣順迺宣而

無求嘆他安反音陟則在巘魚輦反音復降在原何叶之何以舟通反音

之維王及瑤音卑必頂友瑋音華普丙瑑音必孔容刀叶徒招○篤公劉折彼

百泉音。彼溥音。原。迺觀于京。叶居良反音京師之野。叶上反音

音于時處處上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

斯依。叶於豈反。音倉。倉音倉。羊反。齊齊。予札反。俾倕俾几。旣登乃依。同。

乃豈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飽步咬反食音之飲於餽

之君之宗之就用之。○篤公劉既專既長既景既罔相息亮

其金易覩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變待治反其黑原敵

田爲糧。其父賜而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

有爲亂取。厲取。丁亂反。止基。西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夾其皇。

潤音其過音止旅音通密音栢音之即公劉六

章音十句音也。舊說召康公音以成王將蒞政音常成以民事

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音也。康公音成王也。

洞音酌彼行潦音挹音彼注茲音可以音儻音也。康公音成王也。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音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

也。豈弟君子民之攸歸音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以濯音也。豈弟君子民之攸歸音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洞酌三章章五句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音也。康公音成王也。

有卷音者阿音也。飄風自南音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音也。阿

以矢其音音也。伴音爾游矣音優游爾休矣音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音似先公音也。矣音爾土宇音也。章亦孔之厚音也。

矣音爾受命長矣音弟音爾康矣音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音純嘏爾常矣音也。有馮音有翼音有孝音有德音以引音以翼音豈弟

君子四方為則音也。顯音爾音也。鳳凰音于飛音也。其

羽音亦集音也。止音也。王音多吉士音也。君子音使音也。于音天子音也。鳳凰

于飛音也。翔音也。其羽音亦傳音也。于音天音也。王音多吉人音維君子命

于飛音也。翔音也。其羽音亦傳音也。于音天音也。王音多吉人音維君子命

于飛音也。翔音也。其羽音亦傳音也。于音天音也。王音多吉人音維君子命

于飛音也。翔音也。其羽音亦傳音也。于音天音也。王音多吉人音維君子命

聚音也。多音君子之馬音既閑且馳音也。矢音詩不多音維以逐歌音也。卷阿十

章音六章章五句也。四章章六句也。承上章之興也。舊說亦召

康公作音也。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

為戒音也。康公音成王也。

民亦勞止音汔音可小康音也。惠音此中國音以綏四方音也。無縱詭音也。

隨以謹音無良音式音遏音寇音虐音也。不音畏音明音也。柔音遠音能音通音也。

以定我王音也。民亦勞止音汔音可小休音也。惠音此中國音以為民述音也。無縱詭

隨以謹音也。無良音也。式音遏音寇音虐音也。無音俾音民音憂音也。無音棄音爾音勞音也。

為王休音也。民亦勞止音汔音可小息音也。惠音此京師音以綏四國音也。無

縱詭隨以謹音也。問音極音也。式音遏音寇音虐音也。無音俾音作音也。敬音慎音威音儀音也。以

有德音也。民亦勞止音汔音可小惕音也。惠音此中國音俾民愛音也。世音也。

無縱詭隨以謹音也。醜音厲音也。式音遏音寇音虐音也。無音俾音正音也。戎音雖音小子

而式弘大音也。民亦勞止音汔音可小安音也。惠音此中國音無有殘

無縱詭隨以謹音也。縶音也。式音遏音寇音虐音也。無音俾音正音也。王音欲音王音女音是用

大諫音也。春秋傳音也。民勞五章章十句也。同列相戒之詞。

上帝板板音下民卒瘁音也。當音問音也。出音話音不音然音為音猶音不音遜音也。靡音聖音管音管音不

實音於音曹音也。猶音之音未音遠音是用大諫音也。天之方難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

天之方蹙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

天之方蹙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無音然音也。



侯制應反作結爲韻侯祝周救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魚山交反休火交反于中國叶于通。歎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市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天不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旣愆爾止。靡
 明靡晦叶呼消反。式號式呼火故反。俾畫作夜叶羊茹反。○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如蜩音唐。如蟴音唐。如沸如羹叶厲當反。小大近喪叶平聲反。
 人尚乎田。行內音皮。于中國。單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叶巨反。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音是。是寡聰湯經反。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
 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綱去反。枝葉未有害叶許易反。本實先撥葉蒲。
 反叶方吹筆。殷鑒不遠。在叶始制私列。復后之世二反。蕩八章章
 八句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爲文王所以嗟
 嘆殷紂者。小序云。蕩召穆公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叶集二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下孟反。四國順之叶于反。護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叶音。興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
 荒湛新南反于酒叶于小反。女音雖湛樂音。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
 敷求先王音拱。克共音拱。明刑叶胡光反。○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

弓矢戎兵。叶肅七反音用戒戎作用邊。他歷反音蠻方。○管籥人民。兩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音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音無不柔嘉。叶居何反音白圭之玷。丁簞反音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吾何反音也。○無易以鼓。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爾謂朕言不可逝也。叶音折反音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音無德不報。叶音報反音惠于朋友。叶羽反音庶民小子。叶獎里反音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音桑爾顏反音不遑有愆。叶音亮反音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叶音剛反音思不可度。叶音洛反音思矧可射。叶音亦反音思。○辟爾為德俾爾叶音居何反音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音牛何反音不僭不賊鮮叶音淺反音不為則投我以挑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叶音戶工反音小子。叶音獎里反音○桂叶音而甚反音染叶音而漸反音桑木言緡之絲。叶音新夷反音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音言反音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音七尋反音民各有心。○於音呼音乎小子。叶音獎里反音未知臧否。叶音解匪手携反音之言示之事。叶音上止反音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叶音同民之靡盈誰風知反音而莫音成。○昊天孔昭。叶音昭反音我生靡樂。音音視爾夢夢反音我音心慘慘。當作操七到反。誨爾諄諄。音音純反音我音貌貌。美用反。匪音用為教。入獲用為虐。借曰未知亦幸既老。音音吳反音○於乎小子。音音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音虎反音天方艱難曰喪音反音厥國。叶音于通反音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叶音他得反音回過音音其

德俾民大棘。音音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十一華俱賦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音音小序云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白圭之玷四句朱子曰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音音去聲之三復謂每誦詩至此并三反也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音音芻蕘彼桑柔。音音與劉反音其下侯甸。音音持力活反音采其劉瘼。音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音物亮反音與音音兄音音與音音同音音填音音言音音也。方俾彼昊天。音音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旌旌有音音。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音音民靡有黎具禍以燼。音音於音音乎有哀。音音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音音靡所止疑。魚音音沈音音反音音如字讀如。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音音誰生厲階。音音至今為梗。音音○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音音。怒音音。自西徂東。音音靡有定處。多我覯瘠。音音孔棘我圍。○為謀為音音。亂音音。斯音音。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音音○如彼朔風。音音亦孔之僂。音音民有肅心。莽音音。云不音音。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音音。○天降喪音音。亂音音。滅我立王。降此音音。稼穡卒瘁。音音。哀音音。中國具音音。辛荒靡有旅音音。力音音。以念音音。○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叶側委反音東心宣猶考慎其和。息亮反音維彼不順自獨俾滅。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平聲音瞻彼中林姓姓。音所申反音其鹿朋友已播。
 于念反音。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音所申反音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已反音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音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方六反音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音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占口反音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瞻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孫反音嗟爾朋友予豈不知
 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音既之陰。于鴉反音女音反予來
 赫。叶黑各反音民之罔極。職涼。音善背。叶必厚反音為民不利如
 云不克。民之回遛。職競用力。音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
 可。覆背善言。音維曰匪子。既作爾歌。叶韻桑桑十章八
 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音章此也。瞻彼一章大風二
 舊說以為芮伯刺厲王而作。音小序云桑桑芮伯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音王曰於乎。呼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息亮反音亂饑饉薦。音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音維
 音圭壁既平。寧奠我聰。音早既大。音其音維音不殄
 裡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音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叶力中反音耗斁。音下土寧不我躬。音早既大甚。則不可推。
 反雷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音昊天

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音早既大甚。則不可
 沮。音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音大命近止。靡瞻靡顧。音早既
 公先正。則莫我助。音父母先祖。胡寧忍予。音早既
 大甚。滌滌。音山川。音早既。音為虐如慘。音如焚。音昊天
 上帝。寧俾我遐。音早既大甚。跽。音勉畏去。胡寧瘖。音昊天
 上帝。則不我虞。音敬恭明神。宜無悔怒。音早既大甚。散無
 友紀。音哉庶正。疚哉冢宰。音趣。音馬師氏。膳
 夫左右。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音與
 音無。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音我。以戾庶正。音與
 音無。瞻印昊天。曷惠其寧。音雲漢八章章十句。音舊說以為
 宣王承厲王之烈。音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音與
 欲銷去。上之天下。喜於王化。復音行。百姓見愛。故仍叔作
 此詩以美之。音王承厲王云云。音與
 音中反。高維嶽。駿極于天。音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音四國于蕃。音四方于宣。音與
 申伯王績。音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音王命召伯
 反音。定申伯之宅。音登是南邦。音世執其功。音王



顧之爛其盈叶音貧。○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姑
 其一反。相息亮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孔樂韓土，川澤訐訐。
 况而反。舛與甫甫，鹿鳴嘯嘯。音甫反。有能，有能，有能，有能。
 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韓姑燕譽。韓姑，韓姑，韓姑，韓姑。
 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韓姑燕譽。韓姑，韓姑，韓姑，韓姑。
 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母
 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敵實績，獻其貔皮。毗音伯
 赤豹黃熊。皮音。韓奕六章章十二句。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
 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小序云：韓侯，古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旗。音匪安匪舒。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叶音寧。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
 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音委。王命
 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干。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叶音里。肇敏戎公，用錫爾祉。○登力之反。爾主璜，
 才早反。和巨音。初亮反。一齒。音西。無。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于周受命。叶音并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音久。作召公考，叶音去。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音越。反
 江漢六章章八句。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

美之。小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大夫，同祖。大師皇父，南整我六
 師以侑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叶音力。惠此南國。
 尹氏命程伯休父。音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王謂
 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參。曰：○赫赫業業，叶音有。嚴天子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音徐。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
 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音五。進厥虎臣，關
 嬭。大交反。嬭，鋪敦淮濱。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叶音吐。升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音越。通。○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叶音六。直。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
 不回，王曰還歸。叶音古。回。
 常武六章章八句。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
 以美之。小序云：常武，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叶音界。反。叶音。孫音賊。孫疾，靡有夷屆。音成。叶音居。罪咎不
 收，靡有夷瘳。音抽。反。○人有土田，女反收。反有，二音。之人，有民人
 女懷柔。音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反有，二音。之人，有民人
 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集。音古。克反。為鳴。反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音居。亂。匪降自天。反音。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韜音人校之鼓反忮音諤音于念反

始克音背音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

婦無公事休其音維音○天何以刺音何神不富音叶方味舍拾

爾介狄維予音胥音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威音必沸音撫音檻音覓音反泉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音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下五藐藐昊天無不克

輶音無忝皇祖式救爾後音上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

章八句音前六章賦也

此刺幽王嬖廢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小序云瞻印凡伯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音息浪反叶桑瘠音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

戎居圉音卒荒音○天降罪罟音音音賊內訌音戶工反昏椓音丁

反音靡其音恭潰潰音同音實音夷我邦音叶卜工○卑卑訛訛音音音

不知其玷音丁陰反兢兢業業示孔墳音音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旱熯草不漬音音茂如彼棲音音直音七如反我相音音去聲

此邦無不潰止音音○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

疏斯粃音薄賁反音胡不自替職音音見上篇斯引音音○池之竭矣

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音音諸仍溥斯害矣職音音見上篇

戮我躬音叶姑弘○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音國百里今也

日蹙音音六反國百里於音音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音叶反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音此刺幽王任用

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小序云召旻凡伯

○止齊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

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幽雅之終繫以召旻

豈非化之表者必有思乎二公也此言所繫也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頌四魯頌次周頌後不可先天子也尊卑之禮也商頌次魯頌四先代不可先也也則疎之義也商頌五篇蓋亡失而

於魯頌清廟肅雝顯相也濟濟多士永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於人斯於人斯

清廟一章八句也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

以祀文王之樂歌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清廟不已於上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春秋

何以溢春秋傳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也此亦祭文王之詩小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

維清緝文王之典維清緝文王之典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五句也此亦祭文王之詩小序云維清烈文辟

烈文辟下同公錫茲祉福重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馬于音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

歌小序云烈文成王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文王康之彼徂吳岐詩有

此篇以公輔而後第一句與第六句七句相叶

第三句與第五句第八句第十二句相叶亦隔五叶韻也

夷之行叶戶郎于孫保之天作一章七句也

此祭大王之詩小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也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小序云昊天有成命

後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維牛維維羊維維天其右叶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音文王既右享叶音之我其夙夜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我將一章十句也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小序云我將祀文王亦明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寶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載載載于

戈載音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反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執競音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音鐘鼓音喤音喤音華音彭音反

反音馨音幣音將音將音降福穰穰音如音羊音反降福簡簡威儀反

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執競一章十四句也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小序云執競此昭王以後之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音我音烝音民音其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此篇以公輔而後第一句與第六句七句相叶



育。叶曰通無此疆彼界。叶訖力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賦也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小序云思文后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

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命。余於烏呈來牟將受厥

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持耻反乃錢子淺反鐸傳音

本觀。經於果反艾。小序云臣工諸侯臣工一章十五句。賦也

此戒農官之詩。小序云臣工諸侯噫嘻成王既昭假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綱。叶音噫嘻一章八句。賦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詩。小序云

穀于上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鳥路反在

此無斃。叶丁故殷幾夙夜叶羊茹以求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賦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小序云振

後來助祭也振鷺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

豐年多黍多稌。音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秣。洛優反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豐年一章七句。賦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

先農方社之屬也。小序云豐年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音

磬祝尺叔反圜魚女反既備乃奏。叶祖簫管備舉。以上叶嗶嗶

橫厥聲肅維和鳴。先祖是聽。平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

有瞽一章十三句。賦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于祖之詩。

亦同猗猗宜與漆沮七舍反潛有多魚有鰓有鰓叶于

潛一章六句。賦也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小序云

有來雖雖與公叶至止肅肅相息反維辟公天子穆穆於

烏薦廣牡相去予肆祀叶養里假音賈哉皇考叶音綏子孝

子叶莫里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鉄因克昌厥後綏

我眉壽叶殪酉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叶滿秩

雖一章十六句。賦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小序云雖

則歌難以餘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

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如稱文王則不敢不遂厥

其文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

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戰見賢通反下辟音王曰永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條

餘章有鴈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履良以介



眉壽。求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伊嘏
猷于純嘏。叶音載見一章十四句。賦也。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小序云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音有萋有且。七序反攸回反。罔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繫。陟立反以繫其馬。叶音罔其旅。

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賦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小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

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賦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小序云武王奏大武也。

朱子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曹氏曰。

孔子語賈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

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音嬛嬛其孤。叶音在疚。音嗚呼皇

考。叶音永世克孝。叶音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叶音維予

小子。夙夜敬止。於乎二字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賦也。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小序云閔予小子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音悠哉。朕未有艾。音將予就

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訪落一章十二句。賦也。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小序云訪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音命不易哉。叶音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音維予小子。不聰敬

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音佛與弗通。時仔音肩

示我顯德行。下孟反敬之一章十二句。賦也。

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及自爲答之之言。小序云敬之

也。

予其懲。直升反而後患莫予并。音蜂自求辛螫。音予又集于

摩。允彼挑蟲。折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

琴。音小瑟一章八句。賦也。

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也。小序云小瑟

載其載祚。各反其耕澤澤。音千耦其耘。徂隰徂

畛。音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音其疆。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叶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

其苗。縣縣其庶。音載穫濟濟。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

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嘏其音有嘏其音有嘏其音

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振古如

茲無韻未詳載芣一章三十一句賦也

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疏義曰或報田祖先農方社也小序云載芣春藉田而祈社

良耜楚則反良耜叶養里反又尺叔載南畝叶音播厥百穀實

函斯活叶音或來瞻女音載芣及官其穠式亮反伊黍其筐

伊糾叶其丁其糾音斯趙直丁反以蓐音蓐蓐音蓐蓐朽

止黍稷茂叶莫口止穫之桎桎珍果反積之粟粟其崇如墻其

北賦志反如桎則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

如純反牡有音其角叶音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賦也

朱子曰周禮籥章凡國祭蜡則擊土鼓飲吹竽頌以息老物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耜等篇即所謂頌者

小序云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其紕手汗反載弁佻佻音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鴉乃代反

鼎及爵叶津之兕觥其觶音旨酒思柔不具音不放音胡考之

休音絲衣一章九句賦也此詩或係休牛養桑正叶基前或基前正叶細韻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小序云絲衣繹氏也

王師繹氏也王師繹氏也時純熙矣是用大介音龍受之

王音王之造叶音載用有嗣音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八句賦也此亦頌武王之詩小序云酌音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昭于天皇以閑音之

桓一章九句賦也此亦頌武王之功小序云桓音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

繹思音齊一章六句賦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小序云齊音

於音皇時周陟其高山音山喬嶽允猶翕音及反河敷

天下音夏音時之對時周之命

終一章七句賦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小序

巡守而和四每河海也

魯音少音將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

子伯禽今音東平府音沂州音密音海

海州等州音山東音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

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廣氏曰越桓桓德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音思謂則商二頌是

告於神明乃美死者有頌是頌其君乃美生者於宋魯

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

宮一篇爲僊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

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

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

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同與也。况夫子魯人亦安

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

拈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着之於篇所以見其階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鉅門兩觀猶是意也。

刑之則沒其實矣蓋其
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
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

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

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

後是以天子處守不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鍊其詩所以遭之也

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曰無魯風者

其說不得通矣。

駟音古 榮反 牡馬叶蒲補反音 在音古 榮反 之野叶土與反音 薄言駟者

叶章與有驕戶橘反音有皇有驪力知反音有黃以卑彭彭叶鍾郎反音

思無疆。思馬斯臧。○駒駒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駒者有騅音佳有

駢音匹符反悲反有駢有駢以車伾音匹伾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驂。徒河反音有駟。音留

有與以車釋釋叶戈恩無敦思馬斯作○馬駟壯馬在

圻之野。薄言駟者。音駟有駿。音退叶洪反音。有驥。音魚以車棧。起音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

遠故美之。小序云。頌僖公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蘇氏曰、貴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舍

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安城劉氏曰。夫子獨稱思。

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有駢音必反 有駢駢彼乘然能反 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謀郎反

首振振鷺。鷺下。叶後五反音。鼓咽咽。烏玄反與淵同。醉言舞。于胥樂兮。音洽。

○有駟有駟彼乘_{音壯}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鷥鷥于飛

鼓咽咽上同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有駉上同彼乘上同駉音駉呼駉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反音君子有穀。詒孫

子。叶奚里反。有。于胥樂兮。有駉三章章九句。興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小序云有駉頌僖公豐臣之有造也。

思樂音泮。水薄采其片。其片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叶

其旂音伐音荼音害音天音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音君表反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叶之繞反音沼載色載聲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叶諫九反音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叶韻駘反音
 順彼

長首叶徒吼
去反音 屈此群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允武昭假烈祖。雁不有孝，自求伊祐。伏五反明
明曾侯，允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音北矯矯虎臣，在泮
獻猷。古獲反淑問如臬，叶音周在泮獻囚。○濟濟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叶音心彼東南。○濟濟
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叶音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東矢，叶音
戎車孔博，徒御無數。叶音既克淮夷，孔淑不遊。
式閔爾猶，淮夷卒獲。叶音○翩彼飛鵲，叶音飛于泮林。
食我桑黹，叶音懷我好音。叶音○彼淮夷來獻其琛，叶音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叶音泮水八章，章八句。叶音
車賦也。未。此飲於泮宮，叶音頌禱之詞也。叶音

闕事位反。官有恤。叶音實實枚枚。叶音赫赫姜嫄，叶音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叶音無災無害，叶音彌月不遲。叶音是生后稷，叶音降之百
福。叶音黍稷重叶音穰，叶音稂莠不穰。叶音稂莠不穰，叶音稂莠不穰。
力反。奄爾下國，叶音俾民稼穡，叶音有稷有秬，叶音有秬有秬。
奄有下土，叶音續向之緒。叶音○后稷之孫，叶音實維叶音六王，叶音居岐之
陽，叶音實始前商。至於文武，叶音緒大王之緒，叶音致天之屬，叶音于牧之野。
耆無貳，叶音無虞上帝臨女。叶音○商之旅，叶音克成厥功。叶音
王曰叔父，叶音建爾元子，叶音俾侯于魯，叶音大啓爾宇。
周室輔。叶音○乃命魯公，叶音俾侯于魯，叶音錫之山川，叶音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叶音莊公之子。叶音龍旂承祀，叶音六轡耳耳。
秋匪解，叶音享祀不忒。叶音皇皇后帝，叶音皇祖后稷，叶音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叶音享以騂犧。叶音○周公皇祖，叶音亦既福
女。叶音○秋而戴嘗，叶音夏而禘。叶音○白牡騂剛，叶音犧尊將將。
毛魚叶音，叶音載叶音則叶音吏叶音反。叶音○天叶音，叶音盧叶音當叶音，叶音邊叶音豆叶音大房。叶音
萬舞洋洋，叶音孝孫有慶。叶音○俾爾熾而昌，叶音俾爾壽而臧。
東方魯邦，叶音是常不虧。叶音○三壽作朋，叶音如岡如陵。
公軍千乘，叶音朱英綠縢，叶音徒登反。叶音○二矛重叶音反。叶音
青公徒三萬，叶音貝冑朱綬，叶音徒登反。叶音○桑徒增增，叶音戎狄是膺，叶音荆舒
是懲。叶音○則莫我敢承，叶音俾爾昌而熾，叶音俾爾壽而富。
○泰山巖巖，叶音俾爾耆而艾。叶音
五計反。萬有千歲，叶音眉壽無有害。叶音○泰山巖巖，叶音俾爾耆而艾。
邦所膺，叶音奄有龜蒙，叶音遂荒大東，叶音至于海邦。叶音○淮夷來同，叶音莫不
率從，叶音魯侯之功。叶音○保有龜繇，叶音遂荒徐宅。叶音○至于海
邦，叶音淮夷蠻貊，叶音及彼南夷，叶音莫不率從，叶音莫敢不譖。
○天錫公純嘏，叶音眉壽保魯，叶音居常與許，叶音復周公之宇。
魯侯
既多受祉，叶音黃髮兒齒。叶音○徂來之松，叶音新甫之柏，叶音是斷是
度，叶音是尋是尺。叶音○松栢有隰，叶音路寢孔碩，叶音是
新廟奕奕，叶音奚斯所無。叶音孔曼且碩，叶音上萬民是若。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

句也。僖公脩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小序云

僖公能復月

公之字也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

中宗大戊也高宗武丁也也。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

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

西及豫州盟諸之野爾雅作孟諸孔氏曰宋之封其後

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孔氏曰自微子

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得詩而又亡其七篇正考甫生孔

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生

仲尼則正考甫是仲尼則正考甫是商都亳宋都商立皆在今應天府亳州

界應天府今改歸德府河南也

紂紂與音邪與音置我靴音鼓音鼓音簡音簡音行音我烈祖湯

孫奏假音綴我思成音靴音鼓音洲音洲音嗥音嗥音管音管音聲音既和且平依

我啓音啓音赫音赫音湯音湯音孫音孫音穆音穆音厥音厥音聲音聲音有數萬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湯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那一章二十二句也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小序云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候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音既載清酤

反音五音我思成音亦有和羹音既戒既平音駿音駿音中音中音

今從音假音格音無言音時靡有爭音綴我眉壽音耆無疆音然音然音

折支反音錯音錯音衡音衡音八鸞音八鸞音鸞音鸞音以享音以享音

受命薄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來假音來假音來假音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烈祖一章二十二句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小序云烈祖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音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音在武丁

孫子音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音龍旂十乘音

尺志反音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音四海來

假音假音來假音來假音維河殷受命咸宜音維河殷受命咸宜音

侯是何音侯是何音玄鳥一章二十二句也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小序云玄鳥

禘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音禹敷下土方音

此外大國是疆音大國是疆音方將帝立于生商

○玄王桓桓音受小國是達音受大國是達音率履不

越遂視既發音相音相音土烈烈海外有截音帝命不遠

至于湯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音昭假音昭假音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音受大球音為下國綴音為下國綴音

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

○愛小共音泰此居大共爲下國駿虬音虬何天

乏龍叶丑勇反音流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終反音不懣如願反音解不鍊

小勇反音有祿是總子孔反上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越音如火烈烈

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過。阿曷反音。苞有三蘂。五苟反。叶五莫遂莫

叶他悅
 九有有截。常顧既伐。叶房越反音
 昆吾冀筮。○音任中莖

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聖反降于卿士。叶錡里反實維阿衡。叶戶反

音質左 音右 音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賦也。

此祫祭之詩。乃合祀宗廟而以伊尹配食之樂也。川序云長發犬楠也。

彼殷武奮伐荆楚桀音面燒反
 入其阻音褒音侯反
 荆之

旅有載其所錫孫之緒音呂。○維女音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

成湯自彼都帝反莫敢不來享叶虛良莫敢不來王曰商

是常。○天命多辟，音設設于禹之績，音歲歲來辟，音同勿于禍適。

○天命降監下與監下民有嚴刑叶五

音不替不盤不敝葉。命于下國。叶越通討建厥福。○

不伐不勝不取。這是一口死龍。我這月不死龍。

商邑翼翼四方之林叶所補公百七叶胡貫是斯音是畏

下千咳補反上之公簡音有延五曉反衣盈音羽胡旧反安補

是處和角不相音

殷武六章三章重六句二章重七句一章五句也。

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

三稷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Table 1

100

14

1

.....

校記

①「如」下脫一「日」字，見《詩集傳》。

②「今」下脫一「我」字，見《詩集傳》。

③「近」下脫一「止」字，見《詩集傳》。

④天：當作「君」，見《詩集傳》。

⑤「仲」下脫一「孝」字，見《詩集傳》。

⑥「從事」下脫「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八字。又其下小

注「普天之下莫非王」七字，應作正文。參《詩集

傳》。

⑦「子」上脫一「君」字，見《詩集傳》。

⑧「爾」下脫一「極」字，見《詩集傳》。

⑨「之」字爲衍文，見《詩集傳》。

⑩「駢」下脫一「駢」字，見《詩集傳》。

⑪矣矣：衍一「矣」字，見《詩集傳》。

⑫「食」下脫一「之」字，見《詩集傳》。

⑬「川」上脫一「山」字，見《詩集傳》。

⑭其其：衍一「其」字，見《詩集傳》。

⑮尚：當作「商」，見《詩集傳》。

⑯「弗」上脫一「鼓」字，見《詩集傳》。

⑰「十」下脫一「六」字，見《詩集傳》。

⑱不：當作「丁」，見《詩集傳》。

⑲邦：當作「拜」，見《詩集傳》。

⑳「緝」下脫一「熙」字，見《詩集傳》。

㉑此下脫「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凡十二字，見

《詩集傳》。

㉒「有」下脫一「掾」字，見《詩集傳》。

㉓曰無：當作「無曰」，見《詩集傳》。

㉔向：當作「禹」，見《詩集傳》。

㉕天：當作「羹」，見《詩集傳》。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七

春秋題辭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非孔子所自名也。杜預曰紀事者以日繫年有四時故錯然魯史之舊文不過載當時之行事未嘗以爲所記之名也。然魯史之舊文不過載當時之行事未嘗加筆削於其間也。孔子乃筆則筆削則削。出胡立天下之大義定天下之邪正或宛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出隋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以是非而代賞罰之權此前古所無之事也。而孔子始創爲之。出姚但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於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論本事而作傳特以明夫子之不以空言說經耳。出隋至於經文固非左氏所夏之徒所能贊一辭者也。出史故歐陽氏曰春秋者夫子既老而成之書也。春秋既成論再歲而夫瓊山丘氏曰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出大學而孔子亦嘗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則春秋一經皆出於聖心之所獨裁者。文學如游夏猶不能贊一辭而況其他乎。蔡復賞題。

春秋衍義

春秋何爲而作也。孔子憂王道之衰而作也。蓋自平生東遷之後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刑賞不復施於列國王迹熄而詩亡矣。王子之志在於尊王然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雖欲尊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繼詩亡而作春秋以伸吾之志。詩有美刺春秋亦有褒貶。詩紀一十五國之風春秋亦紀一十三國之事。孔子春秋時周魯齊晉秦魯陳鄭宋衛秦楚燕吳本十十二公內凡所書者無一而不寓吾尊王之志焉。是故以別嫌疑以明是非興滅繼絕而撥亂反正者春秋之義也。孔子爲尊王而書也。以大一統以正三綱內夏而外夷貴王而賤霸博五典而庸五禮命有德而討有罪者春秋之義也。孔子爲尊王而書也。以正次王以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至於繫正於王而繫王於天則其尊之也極矣。其托始於隱公者非謂隱賢而居春秋之首也。蓋著王者之道至此而始變也。其絕筆於獲麟者非謂文成而致太平之瑞也。蓋傷王者之道終不復行也。然豈終於不行徒託諸空言而已哉。誅亂賊於既死所以懼生者於將來。遏人欲於橫流所以存天理於既滅。傷王綱之不振於一時所以立百王之大法於後世。後有王者起

焉。取春秋而法之。則必禮樂征伐出自天子。政教號令及於天下。而王者于是乎尊矣。王一尊而王道行。則邪說暴行之不作。而天下於是乎治矣。此固孔子所以作春秋之志也。後世不知孔子志向之所在。而徒拘乎春秋之義例。或謂春秋有褒而無貶。或謂春秋有貶而無褒。或因一事而各為一說。或因一字而各為一義。則拘泥瑣屑。而聖人之志意。于是乎晦矣。惟吾孟子受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之所在。故為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則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而紛紛之說。可以一洗之矣。蔡復實著。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嚴。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傳。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滅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貴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若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程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



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先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致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侯。夫。弟。叔。弟。年。兄。祭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舍則。塋。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納幣。送。媵。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

分。○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推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爲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諱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其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僭。書歸賁。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其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莒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與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紀兵則以救人爲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爲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



綱領曰李春卿者必知綱領者殺凡士家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云云
○莊周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溪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曰。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殊未可學。○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

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刑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

總論

程子曰此伊川作春秋傳自序也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

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千。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又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撥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泳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而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大決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孔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諱之。○上古之時。自伏羲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春秋謹華夷之辨。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姦。

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極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馬。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涕泣欲立長居。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當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

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天王之會，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墮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受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初問王政不行，天下

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遺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盟，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巽不好。○春秋大槩自成義以前舊史不全，有外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漏。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箠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惧而今者惧，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



之人倉侖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痼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舉以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漸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元城劉氏曰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足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魯隱公 各息姑惠公子姬姓。

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 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曰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胡傳曰以後不書胡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世祚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反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論造



端而纂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與隱公，以明六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朱子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汪氏曰：或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其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為千百年不決之論。○程子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然皆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又曰：夫子

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失。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三月公及邾儀父音盟于蔑，並作味魯地。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音順，鄭地。七月，天王平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方鳳反。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僉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賵而書名以見音宰之非宰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獎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

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繼。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敘。凶禮則五禮之二也。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賄賂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公羊傳曰。車馬曰賄。貨財曰賂。衣被曰賂。

九月及宋人

盟于宿。

名。○冬十有二月。

祭伯來。

非王命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明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時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携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朝耶。又於肅叔特書朝公。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隨事

觀之。其義不一。肅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公子益師魯大夫卒。

東萊呂氏曰。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平生五十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魯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

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繪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昔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晉人入向。

音向

○無駭。

侯皆切

帥師入極。

附庸切

○秋八

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魯地

按費音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父居中國，在魯之東。

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

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

旨也。而與戎執血以約盟，非義矣。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

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

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

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中，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無遠矣。

九月，紀履緌音須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魯女，裂繻者。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見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嚭歸，謂以幾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

左作帛

莒子盟于密。

仲子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仲子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夫人之義，從夫者也。邦

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

葬，以明順也。○張氏曰：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

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陵，蓋

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小伐衛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緣其城

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

說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

而蹕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



儒藏

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平王五十二年辛酉崩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平崩。

桓、莊、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穀梁傳曰。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周天子大夫卒。

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天子大夫來求賻。附○八月庚申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則周是王者所以

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死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

冬十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齊地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傳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弔。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桓王元年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音杞取牟婁。杞邑○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杞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疑，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穆遇于清。衛邑，清，北東阿縣有清亭。

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穆陳侯、桓蔡人、宣衛人伐鄭。

秋，青鞏大夫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鞏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鞏，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寓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音上，濮地也。

伐鄭稱人，音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于濮者，憫衛國之人善諸侯之罪也。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桓公弟，宣公立。

桓王二年五年，春，公觀魚于棠。魯地。

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音成，小國。○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音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賄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賄，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辭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則稱號，沒則稱謚，卑舉名字者，妾也。凡官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伐宋。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蠹。旱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螟螽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祈。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愆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驅告侯切卒。○宋人殤伐鄭，圍長葛。鄭絞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父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苞人患。汴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邾人來輸平。○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息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異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桓公四年○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妹。○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偏小乎？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攜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

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凡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齊侯信使其弟年來聘。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侯愛其弟聘魯致女定政鄰國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篡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信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篡弒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牙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凡伯又作汎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聘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地魯以歸。
平王五年○春宋公衛侯宣遇于垂地衛。○三月鄭伯使宛宛音阮來歸枋音枋則枋泰山之邑。○庚寅我入枋。

鄭伯欲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蓋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蓋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枋近於魯許邾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能巡狩矣。用是見者枋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汪氏曰鄭雖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枋蔡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鄭雖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音甫凡人名地名倣此卒。○癸亥宿男卒。

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



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彙赴不以名而仲尼韋之必以名蓋

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羗丘。地周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

盟。盟詛煩而約於外。則亂然。後有交質。音子。至是傾危之俗

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

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

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

末至於交質。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誓質命。美蕭魚

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

亦繼周制矣。

八月癸亥宣公。宣公考父卒。桓侯封人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年丁卯。九年。○春。天王使南季天子大夫來聘。○三月癸酉。大雨

震。庚辰。大雨。○去。○雪。○挾音叶。卒。○夏。城郎。音。○秋。七

月。○冬。公會齊侯。于防。宋

年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莊于中丘。○夏。擊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切。宋

地。○辛未。取郕。音。辛已取防。二。防。宋。○秋。宋人。衛人。宣入鄭。

○宋人。齊人。衛人。宣伐戴。小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

齊人。鄭人。入成。○年。已。已。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周禮

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

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

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

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

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

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

三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倂然受之。

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地。斯。○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

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

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

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

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

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

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如占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子懼○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王爲春則知立度制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懇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謂仲子而蒙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妻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表榮不可愆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

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允正秋也以允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又曰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書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逐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爲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又曰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哉

魯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也自立

桓王九年
年庚午元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



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其又稱元年可乎。考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聲。使記注繁然。多勝平聲。夫歷世無窮。而義名有盡。豈記父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父。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升是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群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教正民彝之大指也。○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宜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三月公會鄭伯。

莊于密。

即大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魯朝宿之邑。

魯山東之國。與邠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聲。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聲。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挾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

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見音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近音。○秋大水。○冬十月。

下辛未十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作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公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遇而致難於君者。可謂義形於色矣。左傳以為女色之色。遂云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疏誤矣。蓋孔父之見弑。非以妻故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欲禪位而憚孔融。故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是孔父之見弑。以君故也。非以妻故也。且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

矣。安得在路而見其貌乎。胡安國曰：孔父義形於色，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故死於其難，斯言得之矣。或曰：若是則左氏妄為此說乎。愚曰：督殺孔父之後而納其妻，則有之矣。孔父未死之先，則非以妻故而死也。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若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怒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莊公穆地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雩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音廟。臣周。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上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其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者其黨惡



附蒧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盡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臨川吳氏曰：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令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桓王十一年壬申 三年○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音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問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魯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音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

景公問政于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僖于蒲。齊地。夏，齊侯衛侯會于蒲。

公羊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晉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夷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晉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迎女。

娶妻必親迎。去聲。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獲綏音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強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逆姜氏於譚。○公會齊侯于譚。○夫人姜氏至自齊。

汪氏曰：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姜氏，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志之者，所以垂戒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

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于經。若舊史

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

穀，同雨而喜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

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

於天，宜得水旱凶荒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

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

有年，他年之歟，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

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

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

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

端之門，至程氏發明與否，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

者也。

桓王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

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

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爰舍，遂以苗。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

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

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疴

感額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

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渠糾，王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

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

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

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

者，合上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戕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

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

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

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

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特

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

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

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

桓王十三年○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陳侯鮑卒，陳侯鮑卒，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



也。齊在東州，專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設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傳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絕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天王桓使仍人叔之子王來聘。

伊陟殺豷，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疑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反以豎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齊陳桓公。○城祝丘。齊○秋，祭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

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緡音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

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

大雩。音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鳴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魯音○冬，州公如曹。

桓王十四六年。○春正月，寔音公也。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

郕。音○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何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蔡人殺陳佗。音

齊桓殺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音殺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

與奪道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
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
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
為義之塗也。○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
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奈何曰
如殺賊書人是也。噫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惟自任而又寄
之人人備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九月丁卯子同註桓公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
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
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
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
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
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
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
者普於天子然後為世子。○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
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
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劉氏曰穀梁曰
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

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為齊桓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若
為齊侯之子乎。

冬紀侯來朝。

桓王十五年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
網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
木裕無涇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程子曰
古者昆蟲蠃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
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
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
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
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
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
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
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
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殛之。桓弑隱公
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
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



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告。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去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鄆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鄆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桓王十六年丁丑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則急急則忘。

天王使家父來聘。

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磨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賄仲子，會葵成風，則宰嚭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傳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通，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桓王十七年戊寅九年○春，紀季姜歸京師。姜紀國姓季姜周桓王后。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正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夜姑來朝。桓王十八年己卯○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于莊公射姑立。○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衛地。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信衛侯宣鄭伯來戰于郎。

桓王十九年庚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曹地○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是為昭公○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于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檀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諱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

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釋兮。君弱臣強。不喝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

魯大 會宋公 莊 陳侯 厲 蔡叔 桓 盟于折 地名 ○公會宋公子夫
青鍾地 狀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苦浩切
魯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現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桓王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
年辛巳

子盟于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屬公卒。公林立。○公會宋公。莊。于虛。宋地。○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莊于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屬盟于武父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未戰。宋

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

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即是也。往戰者罪在由，戰于宋是也。

桓王二十一年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屬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於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癸亥，衛

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桓王二十二年癸未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屬于曹。○無冰。

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

為常事而不書，書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為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矣。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魯公卒。○宋人、邾人、齊人、萊人、杞人、衛人、陳人、伐鄭。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引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晉以之也。

桓王二十三年甲申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聘，求車求金，皆書曰求，書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無，執事據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隆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于尤不義，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于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和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昭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莊公。○公會齊侯襄于艾。齊人羊人，魯人之世子也。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厲入于櫟。音歷，魯之世子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于袤音昌。切鄰。伐鄭。

莊王元年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惠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桓伐鄭。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地。○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得罪於天子也。

莊王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齊地。○夏五月丙午及齊哀師戰于奚。齊地。○六月丁丑蔡侯桓封人卒。桓侯卒。○秋八月蔡季蔡侯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

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據，邇而不迫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其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蔡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忘其失禮之失，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莊衛人桓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王三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襄于濬。音洛，又音二音。○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朱子曰：孔子直



書義在其中。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離在外也。○穀梁子曰：離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離，在齊則外也，隱公之離，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知之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弟文姜。

莊王四年。○春王正月。○五月，夫人文姜也。孫音于齊。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思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擁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永嘉呂氏曰：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母乃瀕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弑，而莊

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

夏曆諸伯之野逆王姬。○春，葬王姬之館于外。

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葬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葬之于外也。葬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葬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義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吉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葬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子宣立。○王莊公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

啖助曰：不稱天王，龍墓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王姬歸于齊。○齊師還紀邦。齊音部。音部。此齊。

莊王五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餘丘。音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地。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舊法如此。則以孔子而

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

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義方有王姬

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涵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

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

乙酉。宋公馮卒。音卒。公卒。子。

莊王六年。三年。○春王正月。溺。音溺。大夫公。會齊師伐衛。○夏四月。

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穀梁曰。傳曰。改葬也。高氏曰。桓崩七年。乃克葬者。夫以天下

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

葬。則聖人明書之矣。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季。紀侯。以鄆。音鄆。入于齊。

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

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鄆為

附庸。以肅祿。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藥

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

書以魯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

宗國為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

冬。公次于滑。音地。

莊王七年。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季齊侯于祝丘。音地。

○月。紀伯姬卒。○夏。齊侯。葬陳侯。鄭伯遇于禚。音地。○紀侯

大去其國。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護其儲也。大無者。志倉庫之

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

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

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

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

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

所擇如何爾。然則。據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

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

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

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

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來狩于

禚。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共鄉



當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

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者。夫狩者馳驅田

獵其爲樂。諸下主乎已。一爲乾音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

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者其罪

切附庸。黎來名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哀

伐衛。

莊王九年○春王正月。○王人。莊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

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填。○冬齊人。襄。歸衛俘。

莊王十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

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

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

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王十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宣。蔡人。哀。

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憤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

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

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

俟陳人蔡人是也。

甲午治兵。

汪氏曰莊公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非禮

也。蓋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由久役不得已而治

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

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秋師還。

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

尤爲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

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年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

讎圖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

其惡。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王十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當立也。

秋七月丁酉齊葬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齊

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

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之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音殊。洙。水名。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城。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音殊。洙。水名。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汪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徒恃於守者。春秋書城下陽。書城虎牢。責號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責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癸丑。十三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音勺。魯地。

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穀梁曰。善為國者。至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三月。宋人遷宿。國名。此遷之始。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羅。道塗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圍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音去。魯地。○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音申。魯地。以蔡侯獻舞歸。

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屬若甚矣。楚人滅麇。以麇子歸。獨不名者。麇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畏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音談。譚子奔言。此滅國之始。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莊王十四年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音城。○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賓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敬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六許反下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王十五年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鄭。音年已亥。崩。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鄭，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嫫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桓公御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音捷，公說立。

夫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然徒弑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杜榘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冬十月，宋萬出陳。



周傳王元十有三年○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表邾人
公會于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桓滅遂國名齊之後○秋七月○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齊地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
狩于樵會伐衛同圍郕納于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
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
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
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
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
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
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傳王二十有四年○春齊人桓陳人宣伐宋桓○夏單
伯周大會伐宋○秋七月荆楚文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于野齊地又其地

傳王三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厲會于野齊地
○夏夫人姜氏文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地○鄭
人侵宋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
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術故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傳王四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
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厲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宋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
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
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
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穀梁曰同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邾子充卒邾侯父卒

傳王五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之侯人○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
殲焉衆殺戍者也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
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以
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胥三尸
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
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音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
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平乙巳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咨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間暇而明政刑

秋有威音威又

威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威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王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宣之婦于鄆遂及齊侯桓盟

媵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

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識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識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誅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齊○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魯之邑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齊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戰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於甚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樵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齊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齊大災天火○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惠王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公
公捷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年已四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音

肆青者湯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青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屠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御殺也。○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音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要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惠王六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蔡叔天子來聘。內臣○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楚文公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

舉者惡其循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恭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變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循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恭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齊蕭叔附庸之君。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音

公羊曰何以書。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卒子。僖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桓公夷立。盟于扈。音戶。齊地。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

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危，要結姻好之也。娶夫人，奉祭禮，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惠王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音覺○葵甯莊公。音覺○夏，公如齊迎女。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親迎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親迎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零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降，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音秋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

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執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覲，而致哀姜通共仲弒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莊氏曰：蓋

惠王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子終公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音門

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寧祭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救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惠王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自至伐戎○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也

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師冠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秋公會宋人在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惠王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音陶女已音地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與訓一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公陳侯宣公鄭伯文公同盟于幽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簡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

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殺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葵原仲陳大夫也

公子友如陳葵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褻音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夫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葵齊高固莒慶以大

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音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未

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殆亂備書中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迎叔姬莊公女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地○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敗績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石伯膠力影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



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從自歸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以允矣。今不微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晉曰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去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文公達○秋，荊成伐鄭。文○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秋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郕。音有，音邑。

郕，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郕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父者，莊公惟宮室葺樹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

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子賜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即臧孫辰。文仲告糴于齊。糴音

惠王十二年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音

穀梁曰：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卒，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郕，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繕多矣，不必書也。延廡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修繕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廡者，天子之廡，非諸侯之廡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廡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扶味切。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劉氏曰：蜚，非中國所有，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鸛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蜚而一至，故不

言多而言有。殲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累。故不言有而言多。殲中國之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滅諸及防。

惠王十三年丁巳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公羊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

鄆也。齊王十五年卒。

秋七月齊人降鄆。齊王十八年卒。

降者脅服之詞。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

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

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

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周王三十五年。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

鄆。音音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

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者得書所以為後世

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桓遇于魯

濟。上声水歷齊魯界魯地也。○齊人伐山戎。

夫北戎病燕音音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

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

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

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

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

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後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

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

服遠人之意矣。

惠王十四年戊午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於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

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

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魯地。○冬不雨。

惠王十五年己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齊管仲私邑。○夏宋公桓齊侯

遇于梁丘。地名在昌平邑縣。○齊人伐山戎。○汪氏曰何休



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傳叔卒。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酈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七秘。○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太子。莊辛。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此伐刑伐之始。

許氏曰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魯閔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莊公子。

周惠王十六年庚申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矣。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矣。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慶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季子來歸。

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惠王十七年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朱子曰春秋言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五宰胡氏曰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厘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非周公之衰乎。○茅堂胡氏曰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掃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掃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掃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又曰：「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紉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託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子武闡。」

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國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焚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焚，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之，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君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犂卜齒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魯閔公故。是為孟氏。○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高子，莊公薨于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今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在



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鄭棄其師。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校記

①平生：當作「平王」。

②失子：當作「夫子」。

③幾：當作「譏」，見《春秋胡氏傳》卷一。

④「臣」下脫一「賊」字，見《春秋胡氏傳》卷二。

⑤「臣」下脫一「賊」字，見《春秋胡氏傳》卷二。

⑥王：當作「正」，見《春秋集義》卷五。

⑦度制：當作「制度」，見右引書。

⑧端：當作「瑞」，見《春秋胡氏傳》卷四。

⑨「詔」下脫一「王」字，見《春秋胡氏傳》卷四。

⑩告：當作「敢」，見《春秋胡氏傳》卷五。

⑪違：當作「遠」，見《春秋集義》卷一三。

⑫自至：當作「至自」，見《春秋胡氏傳》卷九。

⑬刑：當作「邢」，見《春秋集義》卷一六。

⑭「高子」上當脫「何賢乎」三字，見《春秋胡氏傳》

卷一〇。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八

上卷春秋

後學蔡復賞 編述

魯僖公名申莊公

惠王十八年壬戌○春王正月

承國于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蕭立地也救邢。

三國稱師見暗兵力之有餘也。蕭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地邢○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救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夫人姜薨于夷地齊人以歸而殺之也。其曰齊人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

以行乎諸侯也。自文姜氏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

國三十四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

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伯政之有

功于世道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音魯欲拒而受乎則

子無離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

紊矣故特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成先書州伐鄭。文○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文曹伯昭

邾人文于禮○九月公敗邾師文于偃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知獲莒。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姜之喪至自齊。

惠王十九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也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

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

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葛為美之報者天下之利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又曰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

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

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

大節春秋之法也。故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會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綢繡，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肯君子猶譏其沒于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也。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劔閣，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義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惠王二十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年甲子。

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又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見公不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義。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樂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謀伐地楚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楚人伐鄭。

惠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許男、僖曹伯、昭晏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楚地。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去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計男新臣即許叔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音陵，潁川。

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續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青包茅之不貢，則諸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矣。古竟與同好，去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去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委粉反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音濤塗。陳大。○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棄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叔牙子，即叔孫戴伯也。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文許人、穆曹人，昭侵陳。宣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怙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博養國之信，按丘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有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莊莊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濫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兩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惠王二十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曰：殺世子毋弑，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說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侯斤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原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亂之本也。驪姬寵，翼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斤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素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道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臨川吳氏曰：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



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孫次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倍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國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諸侯，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前者，則將翼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君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音支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愛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有中

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文逃歸，不盟。

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潰貨無厭平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惠王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鄭新也。○秋，楚人成圖許，信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王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門實為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

惠王二十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緡母。魯地，無音。○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公子友如齊。

○冬，葬魯昭公。

惠王二十五年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士、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曹地，鄭伯文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誼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也。成風也。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泰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濯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孫，遂事之而歸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居襄王元年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卒。桓公卒，子襄公立。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曹伯、共于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更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

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丑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會，書美之大者也。○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于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甲子，進侯詭諸卒。獻公卒，子里克弑其君卓，晉惠公夷吾立。○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天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戒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成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瘠者。

襄王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秋，滅溫，中國之狄也。蓋溫子奔衛。○晉里克殺其君卓。今春書者從趙也。及其大夫荀息。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甲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下，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子奚齊自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

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伐，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兒，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試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為鳥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兒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



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見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諛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家世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難，許死奚齊之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語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死矣。既不能正諫于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于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也。

兩去雪。

襄王三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浦悲切鄭父。里克之黨○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俱會齊侯，參譏之也。○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姜為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家氏曰：桓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雖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為之一掃，庶千古方仁乃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張氏曰：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

秋八月大雩。○楚人伐黃。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也。

襄王四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滅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頊作即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美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音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去聲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因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禍，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春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音卒卒。

襄王五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音其行去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且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其儀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

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蔡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地。衛。○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案王六年乙亥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魯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城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山名。晉地。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昔年必有大谷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崔嵬，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秋，侵鄭。○冬，蔡侯、許男卒。許乙卒。蔡侯卒。子莊。

襄王七年丙子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齊地。與。遂次于匡。衛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于憑陵之罪著矣。徐



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盡盟于杜立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魯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人○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

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止之豈絕之哉。魯人為國諱醜雕斲止之之說以求掩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氏之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故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公羊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享也季氏之乎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

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宋人伐曹。共○楚人敗徐于夷林。徐地○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晉地獲晉侯。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為于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襄王十八年丁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鵲鳥五歷反。退飛過宋都。

此宋異也。何以書。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鵲退飛下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原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襄王九年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楚之與國○夏滅項。

國名。

聖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郭襄公取郛昭公取郕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倍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地也。○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襄王十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郕。音猷音考齊師敗績。○秋救齊。

伐齊之役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書秋救齊者許秋也。許夷秋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曰諸侯伐齊不道如此秋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秋之不若。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

狄稱人進之也。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天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袵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襄王十一年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即宣公。夏六月宋公會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郛。○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用之者即其血以緦社也。○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及其



仁治人不治及其智。魯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成。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
其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
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于除姦而訓注
用故子夏為首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
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避焉
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鄭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
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
楚。經亦書人。于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
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
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
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
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子見乎人。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
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
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
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梁姓伯禽伯禽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
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
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政其國職。
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
荒度土功者。禹也。懷。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
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
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于政治。則
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
力。涵于酒淫。于色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哀王十二年。○春。新作南門。
年辛巳。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
門。天子皇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
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孔
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
于策。以見音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
公嘗修泮宮。復閔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
者。當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
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鄆子姬姓來朝。○五月乙巳。酉宮災。

公羊曰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

東宮矣禮夫人居中西宮少在前有膳居西宮少在後魯子曰以有西宮方

知諸侯亦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其也○宋氏曰小寢

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

蒞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鄭人入滑魯國○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隨姓

襄王十三年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

盟于鹿上地○齊○夏大旱

高氏曰言夫者父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

年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

在會而繼義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

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公羊曰

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公伐楚○楚人使宜申楚大夫來獻捷

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捷書我捷楚顧獻捷書人不

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

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況以重夷累虐中國而可愛

其捷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史記作薄宋公

襄王十四年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地切魯○夏宋

公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

升陘音刑○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成戰于泓水宋

師敗績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之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

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秦少奪長使

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

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

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

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受重傷

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

母居于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飭小名忘大德者春秋之所

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者以深貶之也

襄王十五年二十有三年○春齊侯孝伐宋襄圍緡音民忙巾

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

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

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

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公姑密立。

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也。○張氏曰：杞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也。

襄王十六年乙酉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氏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籍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襄王十七年丙戌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卒。

衛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及思，而遷怒于邢，又遭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于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即位。○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也。宋大蕩氏妻。○宋殺其大夫。

劉氏曰：文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公羊之說非也。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譁其祖名哉。穀梁之說亦非也。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世尊之也。○汪氏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印則書官。此及史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秋楚人子圍陳納頓國子于頓。

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于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夷狄行其義正諸夏。開中國之無霸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文、莒慶盟于洮。莒王十八年丁亥。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戶圭及。弗及。

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識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識其深入追齊。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

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識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則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

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

夷殘中國也于義可乎。其責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麇。楚同。以麇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麇何以獨不名。按左氏

麇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先君熊摯有疾鬼神

弗赦自竄于麇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麇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辭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可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齊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昭公卒弟。○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

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入土地耳。

公子買戍。戍。衛不卒戍刺之。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殘骨肉強仇強夷書以著其罪矣。

惡胡氏曰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會諸侯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

己巳

己巳

己巳

己巳

己巳

己巳

己巳

己巳



已晉侯齊師昭宋師秦師及楚人成子戰于城濮地衛楚師敗績。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夷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感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袵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子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矣。楚殺其大夫得臣。王

子王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王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典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求鑒矣。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地鄭許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文公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

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然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叔梁傳曰：「謀會天王也。」張氏曰：「聖人于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于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于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大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王氏箋義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孫氏曰：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朝天子于踐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朝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不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六月。衛侯自楚復歸于衛。元咺齊大夫也。出奔晉。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及也。于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彞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則稱

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
陳侯欽卒。春秋公卒。子。公。秋。杞。伯。姬。女。非。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成。蔡侯。鄭伯。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人。穆于溫。溫。魯。內。國。為。○天王。棄。狩。于。河。陽。地。也。晉。
按左氏。皆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寔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致之辭。君臣無欲。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順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來。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何所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醫侯
儒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于是及曹伯。夫以賂得國而
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
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襄王二十一年庚寅二十有九年。○春介。○冬介。○公至自圍。

許。○夏六月會王人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洛陽城內也。

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不稱者此正其本之義也。○虞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太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宴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群然最聚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約言既非踐土子虎蒞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寔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

秋大雨。于付。○冬介葛盧來。

襄王二十二年辛卯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

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而圍鄭。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勸民曰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黨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冬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春王正月三十有一年。○春狄濟西田。

公羊曰取之曹也。復吾人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辭易亂。○高氏曰凡取人之有其西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其罪難知。聖人亦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宋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濟皆近魯之境魯之故田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曹謹龜陰謹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小邾。小邾其曰古否也。

楊子曰夫子之制諸侯節義莫差于僭莫重于祭莫重于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書之乎則歲事之常

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曰。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若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于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三山林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廢卜之責。養牲之慢。求小禮而昧于大札。不知聖人惡其非禮之大者也。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三者可以已之詞。○汪氏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新海在魯。

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公羊曰。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濶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于天下。將唯泰山爾。河海濶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猶三望。汪氏曰。猶三望。猶釋。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為而為者也。美惡不嫌同詞。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地南

狄嘗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秋封之。而衛國志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襄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晉侯重耳卒。晉文公卒。子襄公驪立。○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公薨。公薨立。

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惡。去告，鄰國相望，而情志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

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汪氏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充奔燕，陳陀殺太子免，鄭弒昭公，及太子廔子儀，衛成公弒叔武，曹公子負芻弒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于魯，魯史不書于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襄王二十五年甲午，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姬姓。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之戎敗秦于殽。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過葬期，忘親背恩，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

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太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子斯妻邾。邾地。○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地名太原。陽。○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寝。○預霜不殺草。

李梅實。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預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況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盡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預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晉人，夷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僞。

晉人，夷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僞。

晉人，夷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僞。

晉人，夷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僞。

晉人，夷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僞。



魯文公名興、僖公、子、母、懿、姜。

周襄王二十六年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于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有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紀成王之崩其君臣皆見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祇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諸諸侯而後釋冕及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毛國也伯爵也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故是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上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故見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祭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

之路車乘焉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形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方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又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求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求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昔侯夷伐衛成叔武得臣叔才如京師衛人伐

晉○秋公孫叔敖會晉侯于戚衛○冬十有丁未楚世子商臣弑

其君頹俱倫切商臣弑王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

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

也唐氏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

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干

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

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儒

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各鉞加

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于爲惡豈

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孝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

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

察于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誠死

之罪也。則世子弘而問此，必將僂音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于奉請佛旨而見配。

公孫敖如齊。

梁王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秦師敗績。○丁丑，作僂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青僂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汪氏曰：今考檀弓云：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教。竊謂祔廟則當曰祭，苟卒哭而遷廟，適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姓陽，晉世卿盟。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又國不至，為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重離鄭地。○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言，惡文公怠于國政，不懼旱災之甚。○汪氏曰：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諱災。

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齊音齊僂公。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于大廟，升僂于閔之上也。閔僂，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彌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范氏曰：僂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子而喻。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齊王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成陳人鄭人，穆伐沈，南音南沈潰。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也。蓋舉其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眾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于國。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可下移也。

夏五月，王子虎王朝卒卒。

王子虎不書爵，諱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



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于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公羊曰：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秦人伐晉。

汪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惡媚疾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為念，諄諄懇惻，誠可為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繼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用孟明，報服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

秋，楚人圍江。近楚小國。○雨去，各歸于宋。

公羊曰：雨，金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曰：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災甚，皆非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處音特。

當是時，楚有慶戰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整罪致討。命秦申出武關，齊以東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

必震怒，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代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襄丑二十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禪反，制未終，思念聚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志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貳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貳？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仇，僂違禮而行，使國亂于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于魯，皆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汪氏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最略，既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于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有素通喪之禮而然歟。

秋，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有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諸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妻亂矣。諸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尊者也。春秋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汪氏曰：朱子于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為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卑某氏為后，蓋取法春秋議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不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襄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榮叔地使字也周大夫歸含且賵。珠王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于天下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使之為大夫，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

謂弗克若天而惇其道非小失耳。故不稱天以謹之也。○陳氏曰：昭常事不書，惟昭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汪氏曰：王臣含賵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掩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召伯也天來會葬。風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郛。秦人入郛在秦之界。○秋楚人滅六。六國名在秦之界。

襄王三十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季文子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驪官卒。襄公卒明年子○冬

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音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眾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与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

閏月不告音谷月猶朝音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易為不告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丹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書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管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機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庚典也。以記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其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張王三十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音俱魯封城
二年辛丑○夏四月宋公王巳卒成公卒昭○宋人殺其大夫○
鄭音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音力孤音地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音戶○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音利盟。

襄王三十三年壬寅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使本盟于衡雍鄭地○乙酉公子遂會維音戎戎之閭音戎故曰維戎盟于暴鄭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維戎何詞之贅乎曰春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維邑天地之中

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自其會正其名于地以深別之者亦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与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伯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朱子曰文定只貶他從已氏之過。○張氏曰國君為天子斬衰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赦之罪。況懷喪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無政刑也。○汪氏曰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葬命之譴于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况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在都之側者閭閻知徐徐遣敖方共弔事又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慮而勉然忘情不趨秦越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維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來奔。
嗣頃王元年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王者○夫人姜氏齊昭公女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

穀斤木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秋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襄公卒于九月癸酉地震。

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于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于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言于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劉氏曰：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

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于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並襚也。亦猶平王來賜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妻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苟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外曹共公。

頃王二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仲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周卿盟于女栗。地名。○冬，伐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交，地名。頃王三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音君，水名，在均州鄖鄉縣。○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地名。○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昭公。○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咸，晉地。公羊曰：狄者何？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大之也？其地何大



之也。穀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詞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伏宥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有見于軼，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刻，不禽二毛，故不言戰焉。內諱也。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項王四十年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國伯來朝。國伯，未詳。來奔，○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來歸。文公女許嫁，杞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邑近于莒。

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邑近于莒。

項王五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邾子貜卒。○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棠。○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壞譏久不修也。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壞譏久不修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名。○秋，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棠。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棠。

項王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彭叔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成鄭伯、許男、曹伯晉。

然西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字者，慈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伐之，後齊晉方伯，中國紀綱，華者所以除舊布新也。預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弑。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兆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霸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于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食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



○齊人執子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此齊人所爲，而以

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

彰聞人駢去聲施去聲于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

惡也。齊人懷簡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

執其母而篡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

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去。其君与執其母而不之顧乎。

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与而治之也

其討罪之有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父季文如臂。○三月米同焉。

自來朝。齊人歸公孫放之妻。

公孫敖慶父之後門又醜矣出奔也國止立并喪歸皆謂平

策者註許翰以爲文伯惠叔二子之養誠無可也故魯人從其

請國吏配其罪。申是因而。不筆箴。以致著友。上。召。自。有。上。豈。

周公命蔡仲曰爾尚羞而公之行○王代曰此謂文侯

今命不當承其卒之不量之上也。安效賈充國之卒文。其

無可歸之義。而惠又哀救以請。恩乃之。示亦以歸。示里之。

思之千春矣。以問其子之孝。以請二面所換之刀。其

以開其子之孝一以著二杜冲弘之世昭在

月辛丑。月有冬。要計生。安。置。自。三。日。下。辛。不。失。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蓋用特于燕（單作美）齊（單作美）穀（單作美）

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齊

人侵西鄙。○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十有二月，齊二來歸。

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音

年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地齊侯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年

視朔。公辛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

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卒昭公。

如晉之事比矣。又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不

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泊民之怠也則其心

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月侯蒞盟于鄭音西又介葬地也○秋八

月辛未夫人姜氏僖公夫人薨○毀泉臺即○楚人莊秦人

○冬千有一月。求水試廿五日。昭公薨。

臣王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伐宋。○夏四月。癸

年卒亥一石一公（尋音）徐／四／期／一／石（尋）／人／參
以／其／戔／小／書／卒／集．文公）春／庚／戌／而／部／六／月／癸／未／公／及／蘇／疾

○顯子殿○諸侯會于魯○狄公孫穀○冬公子遂盟于齊○

王十四年八月，秦主苻生二月丁丑，公薨于堂下。薨非時，寢省。

年壬子下有八年（春秋三十一）主公薨（魯）不（正）也（穀）弱

非正也。春秋公弑。其公立。春秋公弑。其公立。

商入惠公元立。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而歆之使歆僕糾圖職之吏而使職駢乘。一夫者實弑懿公然則于法宜書曰盜而特錄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皆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貨于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援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賊北面稱臣而歸之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于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汪氏曰此季存孝之叛其養父而歸朝廷君手不予以徒義豫讓之不肯委質為臣而報讎者所以見稱于史策也。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有

子紆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與書姜氏則知其非妾媵不同故知其正。
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

臣子殺適立庶。敬嚴宜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家世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頽伯政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為慨嘆矣。○汪氏曰文公已葬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役于弑而不容于魯也。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于是而知于惡之所以弑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庚其。

魯宣公。名倭又作葵一名接文公名倭又作葵一名接文

宣公五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隱者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覽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左傳曰稱姑何有姑之詞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左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後世矣。○高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俾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家氏曰季友受托孤之寄醜叔牙弑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天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故地僖公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兌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懲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也。○張氏曰桓公

篡立求援于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秋祁子來朝。○楚子莊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晉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揆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于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素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鄭地。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小國在京兆。○晉人宋人伐鄭。

甲寅朔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趙穿手弑其君重孤歸獄于盾其斷斷也。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書是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去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弑不于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



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亦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注伐鄭。義

定王三年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齊大夫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

人伐鄭。

定王四年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冬十月。

定王五年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東

小○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昔及郊。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至。即師行之危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

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

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膏者。或不雪。或雖雪而不雨。

也不雪。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雪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齊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晉地。一于黑壤。晉地。一

定王六年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齊地。仲遂卒于垂。齊地。○壬午。猶繹。萬入去。

上籥。齊地。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蓋肅敬之

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

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

馬則廉隆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

至以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

也。○穀梁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

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

也。○張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宣公以

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擅返。不正其罪。其喜樂

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

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

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

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罪。所謂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

貶矣。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夢。晉名。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

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

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



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夢聖人悲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信治治當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始之間遠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青見于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于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日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其于終事雨不克葬著外微焉而謂無天道乎雨不克葬幾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漆車載養登

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于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亦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于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定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

師○齊侯伐萊從齊之小國○秋取根牟東夷○八月滕子卒

公○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危地晉荀

林父師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晉子卒成公卒子○冬十

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

師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治。音治也。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洩治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城陳之端以垂後戒。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又曰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千乘魯叔躬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躬善矣。○茅堂胡氏曰。諫而死傷于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貶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微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歸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治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狷矣。○劉氏曰。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治知之然則非能知君臣之爲賢以能止君淫之爲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爲智以能去國亂之爲智也。○汪氏曰。洩治之失在于不能早諫以蓄止其君之惡然其指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爲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于耳淫危之君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矣。

定王八年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謹及聞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費二邑故書曰歸。三者順辭也。推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齊惠喜于始已而歸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故書歸我。二者私已之謂也不惟異于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乙巳齊侯元卒。惠公卒于頃公立。○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洩治所爲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陳靈公君臣通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即劉來聘。○公孫歸父伐邾取釋音亦。○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即國來聘。○饒。

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蟥之災多矣不以飢饉爲意。今大水之後特書飢者



着宣公蠲于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象山陸氏曰：威之飢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勢孰重于此。春秋書飢蓋于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楚子伐鄭。

定王九年癸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與討少西氏之逆。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與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距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于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乎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于為利距之徒矣為善助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高氏曰：徵舒弑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及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弑君者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宜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義殺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說辭存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墮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二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猶諸徵舒之官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諸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張氏曰：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真能修之也。

定王十一年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必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定王十一年壬午十有三年。○春葬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殺其大夫先穀。

定王十二年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宣公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定王十三年丁卯十有五年。○春公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陵茂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長簡書。援夷狄存先代之
後。嚴兵固圍以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子乘之國。謀
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
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秦人相伐。晉○王札切。人子王臣。乃王殺
伯毛伯。

茅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意。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
罪挾王命專殺耳。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

書初稅畝者。議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耿。者
藉也。周因其法為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
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
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
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
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
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更
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
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
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螽。○生。

始生曰螽。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
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大災
而不惧。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威之。國之危無
日矣。

饑。

定王十四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年。成。後。○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本成王
所定名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
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
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
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賁。威權。移大臣。而天子不
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左傳曰。人火
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飢饉存臻者。災也。山崩地
震。雪。雩。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
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屢祥。皆人為所感而
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弑。立
逆理亂倫。水旱。螽。飢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

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言。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定王十七年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昭公卒。昭公卒。

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子景侯固立。○夏葬許昭公。蔡文公。○六月癸卯。

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定同盟于

斷音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矜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于叔矜。宣弑而非之也。非之

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過恩也。論情可

以明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

稱字其表之也。

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郕。○甲戌。莒子旅卒。莒子旅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

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

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

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

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歸父還自晉。葬

魯。遂奔齊。

魯成公名黑風。宣公子。

定王十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

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

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

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而雪冰雪何以悉書。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現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

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

矣。○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二月之上。則二月也。○

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穀梁曰。作為也。丘為甲也。○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

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

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

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

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



禁之。番易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轡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其散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之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秋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忽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定王十八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於斷，而後怨隙成，再盟於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後，非義矣。魯人為牽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於表裏。○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又公卒于。○唐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按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愆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悵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鄆人盟於蜀。

定王十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弑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衛孫良夫伐厲。○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聘。○衛侯使孫伋夫來聘。丙午及而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之者此類是也。○何氏曰惡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覆相疑也。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鄭伐許

定王二十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葬公卒。悼杞伯不來朝。○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郛。前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天伐許乃復稱鄭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葬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定王三十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齊魯公女來歸。○仲孫蔑即孟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梁山在陽縣北也。崩。

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摧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天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

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視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子簡王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宣鄭子定杞伯桓同盟於蟲牢。鄭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還宮。即遠有毀而無立武宮。玄孫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傳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毫釐之差綴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

取。○齊侯取。○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傳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毫釐之差綴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

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綠季氏也。其出奔因無柁也。王章殺身忤王恩也。鄭侯寄館避元較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常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鄭君抑臣以辨上下。每事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貜來朝。○公孫墨齊叔勝如晉。○壬申。鄭伯費卒。音成。公倫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王二十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范氏曰。有司展祭牛而即知傷是展祭之道盡矣。不能防災禦患。以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改卜牛。至此復食。乃知國无賢君。天災之耳。非有司之過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其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

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羣而害周公之祀也。

吳伐鄭。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名實者。謨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公曹伯。公莒子。公邾子。公杞伯。公救鄭。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人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王二十八年。○春。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墨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古羊切。○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媵。又音。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婦從。二國來媵。亦以



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滕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家氏曰諸國之來滕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於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滕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滕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

簡王四年已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於蒲。衛地○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滕。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滕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

禮賓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忌妬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男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晉人執鄭伯○成晉藥書

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宮潰楚人入鄆。宮之○秦人曰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中城○郭之內宮之

簡王五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

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宣伐鄭。

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

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

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

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

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

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之左傳而為是說

也。

齊人來滕○丙午晉侯孺卒。景公卒太子州蒲○秋七月

公如晉○冬十月。

簡王六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棼尺由來聘已丑及卻棼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簡王七十有二年○春周公天子出奔晉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於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定於瑣澤地名○秋晉人敗狄於交剛狄地○

冬十月

簡王八十有三年○春晉侯厲使卻錡魚綺來乞師

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然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者也劉氏曰公子遂如齊乞師此內接外之詞也晉卻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詞也內外同詞者以其為重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完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美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於師宣公卒成○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簡王九十有四年○春王正月邾子朱卒即朱公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



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定公卒，子伋伯立。○秦伯卒。穆公卒，子襄公立。

簡王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鄭伯、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

佐，重邾人。定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殺其大夫山。

即蕩魚，公子目夷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音秋，邾人。會具於鍾離。楚邑。

○許遷於葉。音攝，近楚之邑。即南陽葉縣。

簡王十一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君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公原立。○鄭公子嘉。即子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戰於鄆陵。鄭地。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厲衛侯、鄭伯、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重邾人。定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殺其大夫山。即蕩魚，公子目夷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音秋，邾人。會具於鍾離。楚邑。○許遷於葉。音攝，近楚之邑。即南陽葉縣。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易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問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底於禮，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鄭人、伐鄭。○曹伯成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萇。○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

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問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底於禮，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鄭人、伐鄭。○曹伯成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萇。○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

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問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底於禮，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鄭人、伐鄭。○曹伯成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萇。○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

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問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底於禮，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鄭人、伐鄭。○曹伯成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萇。○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

樂盟于虐。○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簡王十二年。十有七年。○春衛侯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于平。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力之。服。示彰切。地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魯公卒。宜。○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姓之國。

閏王十三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所公殺也。州蒲立。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而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樂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實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樂武子澗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

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王氏曰。經不罪樂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弑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臨川具氏曰。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徧得罪於一國。樂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變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弑。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樂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共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宋邑。○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鹿囿為。○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隄標同盟于虛。虛下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八



校記

- ①「而殺之」二句涉下而衍，當刪，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 ②故：疑當作「何」。
- ③婦：當作「歸」，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 ④氏：當作「弑」，見張洽《張氏春秋集注》卷四。
- ⑤持：當作「特書」，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 ⑥也：當作「邑」。
- ⑦葛爲美之：當作「曷爲善之」。
- ⑧號：當作「號」。
- ⑨僖：當作「喜」。
- ⑩青：當作「責」。
- ⑪「予」下脫「」字。
- ⑫「目」下脫「」晉「字。
- ⑬道：當作「逆」。
- ⑭朱子王戚：當作「朱干玉戚」。

- ⑮下「未」字衍。
- ⑯「之」下闕「義」字。
- ⑰進：當作「晉」。
- ⑱天：當作「年」。
- ⑲天子：當作「太子」。
- ⑳大戒：當作「犬戎」。
- ㉑甲生之傳：當作「申生之傳」。
- ㉒試：當作「弑」。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 ㉓家世：當作「家氏」。
- ㉔方仁乃：當作「方伯」。以上二條見胡廣《春秋大全》卷二三。
- ㉕君：當作「故」，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 ㉖滅：當作「例」。
- ㉗因：當作「困」。
- ㉘祠：當作「詞」。
- ㉙春：當作「冬」。



藏書

③⑩ 漕：當作「曹」。

③⑪ 立：當作「丘」。

③⑫ 下：當作「卞」。

③⑬ 「一」字當作小字，在上「十」字之下。

③⑭ 鄭：當作「陳」。

③⑮ 於見乎人張：當作「於是乎大張」。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二。

氏傳》卷一二。

③⑯ 夫：當作「大」。

③⑰ 糈：當作「邾」。

③⑱ 愛：當作「受」。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四。

③⑲ 氏：當作「以」，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二。

④⑰ 關：當作「閔」。

④⑱ 「齊」下闕「師」字。

④⑲ 强：當作「苟」。

④⑳ 大：當作「不」。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五。

④㉑ 曰：當作「動」。

④㉒ 夫：當作「天」。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三。

④㉓ 「猶三望」緊接上文，不當用圓圈隔斷。

④㉔ 秋：當作「狄」。

④㉕ 告：當作「若」。

④㉖ 免：當作「克」。

④㉗ 「太」字衍。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六。

④㉘ 狄：當作「秋」，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三。

④㉙ 姪：當作「經」。

④㉚ 有：當作「月」。

④㉛ 臣：當作「成」。

④㉜ 濟：當作「躋」。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四。

④㉝ 忠：當作「患」，見《春秋大全》卷一七。

④㉞ 以上二句，「以東」下脫「兵」字，「兵方城」當作「軍方城」。

④㉟ 代：當作「伐」。

④㊱ 聚：當作「娶」。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四。

⑥⑩卑：當作「婢」。

⑥⑪大夫：當作「夫人」。

⑥⑫食：當作「含」。

⑥⑬湯哉：當作「錫我」。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七。

⑥⑭以上二句，「潤」當作「閏」，「丹」當作「乎」。

⑥⑮庚：當作「唐」。

⑥⑯王已：當作「王臣」。

⑥⑰春：當作「聖」。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四。

⑥⑱喪：當作「桑」。

⑥⑲下「在」字當作「王」，「者」當作「若」。以上見

《春秋大全》卷一七。

⑦⑰言：當作「嚴」。

⑦⑱麋：當作「麋」。

⑦⑲伐：當作「代」。

⑦⑳「爲華督」句：當作「爲華督孫，幫稱華孫」。

⑦㉑事干：當作「書於」。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五。

⑦㉒傲：當作「敖」，見《春秋大全》卷一八。

⑦㉓二：當作「人」。

⑦㉔「及」上脫「弗」字。

⑦㉕月：當作「齊」。

⑦㉖即書臺：當作「即郎臺」。

⑦㉗綃：當作「納」。

⑦㉘夫：當作「人」。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五。

⑦㉙季：當作「李」。

⑦㉚「遂」上脫「秋、公子」三字。

⑦㉛有：當作「月」。

⑦㉜世：當作「氏」。

⑦㉝役：當作「沒」。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八。

⑦㉞嗣：當作「詞」。

⑦㉟覽：當作「鑒」。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六。

⑦㊱弑：當作「戮」。

⑦㊲天：當作「忝」。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九。



儒藏

孔聖全書 卷八

⑨書是：當作「是書」。

⑩去：當作「云」。

⑪之：當作「昭」。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六。

⑫大：當作「犬」。

⑬薨：當作「薨」。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七。

⑭亦：當作「以」。

⑮「帥師」上缺「卻缺」二字。

⑯徵：當作「微」。

⑰臣：當作「淫」。

⑱螟：當作「煩」。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二〇。

⑲「父」上闕「孫婦」二字。

⑳此：當作「比」。

㉑奏：當作「秦」。

㉒使：當作「侯」。

㉓三月：當作「二月」。

孔聖全書春秋列傳大全上卷之九

魯襄公名午成公

簡王十四年已丑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叔蔑會晉欒黶宋華

元衛甯殖曹人莒人比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

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宋字聖人所增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

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食不得受之楚

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剽切來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周靈王元年庚寅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葬公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古固切卒成公卒子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叔蔑會晉荀躒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

宋○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地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城皋今為汜水縣巖險聞于天

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

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

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

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

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

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

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

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

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廉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靈王二年辛卯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公如晉○夏四

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地○公至自晉○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傳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

雞澤衛地○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躒帥師伐許

靈王三年壬辰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

千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襄公之世襄公表公之皇考

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

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

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

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



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晉。以音氏，成公妾，襄公薨，如氏紀姓。○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來圍頓。

靈王四年癸巳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何氏曰：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具於善道。吳地。○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也先、吳人、鄆人于戚。衛也。

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亢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靈王五年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即位。○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諡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宿乃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音來，姜姓，子孫國于東夷。

靈王六年乙未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音秘。

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遑，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

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優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于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叔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鄭地音委。又音為。○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郕。七報切。鄭地。

按鄭僖公三傳。疾赴也。公羊則曰為子偽。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三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

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瑒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於夏氏。楚庚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其餘蔡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郕。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郕。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不地。鄭鄭邑也。其曰卒于郕。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殺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蔡鄭僖公。○鄭人。蔡獲蔡公子變。○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故邢。○公至自晉。○晉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句來聘。晉王八年。○春。宋災。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為為王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

夏季孫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

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滕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

亥同盟于戲音義鄭地

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

牢肆菁園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楚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

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制也乃許鄭伯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

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

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

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共伐鄭

宣王九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具于相音義楚地○夏五月甲午遂滅

偃音福又陽城國即彭城傳陽音通陽此吳晉往來之道○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

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騫音義鄭公子騫公孫輒盜四於此

按左氏鄭公子騫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騫與尉止有爭

及為田洳司氏渚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辭不逞

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

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

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

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

官失職者之鑒也汪氏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一

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

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藺相如從趙王會

秦王於滎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

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此皆談笑

而卻敵國之兵者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宣王十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晉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於

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成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



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富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析三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音城鄭地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小信不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足恃也納斥候也。禁侵掠遣叔旂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積不越是矣。廬陵李氏曰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春秋之文也。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詳伯有公孫之孫也○冬蔡人伐鄭。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音能會○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諸樊子○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人易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仲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乘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晉人侵我東鄙○秋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

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晉人邾人于戚孫林父邑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成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成

盟于劉夏劉夏地名也夏名也天子大夫官師也非卿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

天下之母儀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

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音靖靖公

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昏姻得禮者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

十三王書逆王后者三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魯地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郕○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古渙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聲伯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曰齊侯圍成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郕見壞而

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故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音平宣公卒卒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石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桃魯地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藏乾○九月大雩○宋

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臂

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

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自作尊不可追。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討哉。

曹伯負芻卒於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晉王十八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齊邑○晉人執

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邾齊水。○晉人執

季孫宿如晉。○葬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

卯。齊侯環卒。晉王卒于○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

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齊地

○城武城。齊邑

晉王十九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句。齊地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市然。衛地。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

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

也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

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使

息災。○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晉王二十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音

邑。間丘邾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姓氏，微也。其以事接

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首廢以大夫，即魯而國昏，接我不以

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

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

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丘

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

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

從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

以爲不可受。如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

荀吳圍鼓，鼓人而况邾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

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喪。○秋，晉欒黶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不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

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高氏曰：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

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五

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數之

常，聖人必以爲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梓于商任。音壬地名。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于叔齊也。○冬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

侯、鄭伯、簡曹伯、莒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地宋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即子南也。

靈王二十二年辛亥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句卒。孝公卒弟又公姑容立。○夏邾界我來奔。○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樂

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烏鵲切。○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己卯仲孫速孟莊子也。卒。○冬

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

廬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

齊侯襲莒。

靈王二十三年壬子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鵲房切。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

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本州地。

○冬楚子康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陳鍼其庶宜咎。陳大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穀梁曰：一谷不升謂之嗛，二谷不升謂之饑，三谷不升謂之饑。

饑，四谷不升謂之康，五谷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也。古

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

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

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

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

如此其至。是年秋有沴音災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汪氏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

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

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靈王二十四年癸丑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弑弟景公并曰立。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即稱何

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貴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

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

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

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也。晏平仲

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王。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



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教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

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

重丘。齊地。○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城舒

鳩。居求切。僂。○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

楚，門于巢。吳楚間小國。卒，諸樊卒弟餘祭立。

巢，南國也。是時巢服屬于楚。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

巢，入其門，巢入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也。吳子之自輕

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修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

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也。巢之輕以一

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汪氏曰：春秋書過門于巢卒，兩譏

之也。

宣王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剌。剌，四反。甯公弑獻公後歸衛。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

爵稱於義未絕，而剌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

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况置君乎？於行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剌則殖也，立之喜

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

為殺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

私意耶？范曄桓彘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

秋之旨矣。張氏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使弑昌邑，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恩不能及此也。劉氏曰：穀梁云：此不

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

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夏，晉侯使

荀無來聘。荀僂之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近戚地。○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

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

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

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

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

者，春秋正其本之意。高氏曰：晉獻公惑嬖姬之讒而殺申生，

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產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諍人之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况臣下乎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甯公卒于楚○冬楚

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靈王二十六年乙卯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

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鮒鮒音甫出奔晉○秋七月

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靈王二十七年丙辰崩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

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羯即孟孝伯○冬齊慶封來

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景王立○乙

未楚子昭卒康王卒弟昭教立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

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發見

之非禮也

周景王元年丁巳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楚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焚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

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又云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

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顧咫尺坐見於

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

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董

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衎公卒于衎公惡立○閏音弑吳子

餘祭音積餘祭卒弟餘昧立

穀梁子曰閭門者也詩人也不稱名姓閭不得齊於人不稱

其君閭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

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

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閭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

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閭使守舟吳子觀舟閭以刀弑之亦通

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

必親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

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

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亂

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公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闕



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後。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至也。汪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則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晉平治杞而滅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晉侯使士鞅於兩切。即范獻子。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杞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養養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失廉。

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繼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滅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側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賂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

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高厚出奔北燕。公與之謀。召仲孫羯如晉。

景王二十三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子來聘。○夏四月，葬世子般，弑其君固。

公般立。○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

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者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

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其

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

能全其節，守死而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

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倭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

深痛其所為，過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

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

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

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

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

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過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

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能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約、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於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首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仁

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戊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又矣。是以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景王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年已未○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已亥仲孫羯卒。居竭反○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官人殺其君霍州。此

公弒子展與立。

魯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襄公妾也。夫人孟子。

景王四年元年前○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平庚申。○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音紹蔡公孫歸生鄭突虎許人曹人于號。鄭地○三月取鄆。音運○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入奔晉。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之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愛愛猶沒身敬之不哀況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稱公子而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邾公卒。莊公卒。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音音。

晉地。○秋莒去聲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子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官設服離陳也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莊氏曰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華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堯則書堯卒則書卒弒君書弒焚則書焚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堯或不堯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教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又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亦不傷乎。若華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縱橫而不能遏也。是

故察微蹟權輕重而略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茅堂胡氏曰見弒之君有書殺者弒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槩以一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爲春秋矣。圍弒郊敖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推矣。雖承其偽赴是以疾赴而故曰偽赴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庚弒君之罪亦著矣。楚公子比出奔晉。

景王五年辛酉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叔老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還前季孫宿遂致服焉。夫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茲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經書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意亦可見矣。

景王六年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欵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譏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楊更立郭弘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奢夷儀父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賊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景王七年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疾氣。疇露雹戾氣也。陰陽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也。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連大雨雹。



夏楚子實蔡侯實陳侯鄭伯簡許男仲徐子滕子頃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平佐淮夷會于申楚縣○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頃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曰靈王使王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固貴於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罪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賴小國公○九月取鄆邑○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景王八年甲子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國人晉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

楚殺其大夫居居勿甲○公如晉○夏呂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吳邑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讓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蚡粉泉地○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頃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具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具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景王九年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葬秦景公

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淫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

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

鑒覆音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遂罷音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景王十一年丙寅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蒞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哀公卒子靈公元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

有一月癸未季孫宿文子之子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侯公

景王十一年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音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上之禮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上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上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滅陳○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

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音于紅○陳

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古禾反○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

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恐吳○葬陳哀公

景王十二年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

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成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变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章者蓋與滅國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邠邠二國既爲衛所并聖人還存邠國邠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

秋仲孫纁音如齊○冬築郎囿

景王十三年己巳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

意如仲弓仲孫纁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必由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又作叔孫姑姑音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月甲子宋



公成卒。平公卒于元公佐立。

景王十四年庚子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癸未平公○夏四月

月丁巳楚子虔音誘誘蔡侯般音班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

楚子伏甲縱般于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凡與問乎弑君父之故者皆殺之而不赦非謂在官者盡誅之也殘其身。猶其官室謀於蔡。聚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徒亥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惡之。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五月甲申。夫人歸氏昭公母胡姬薨。○大蒐于比音蒲蒲。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

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惑。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

仲孫纁會邾子莊盟于禚七林祥。○秋季孫如意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辛亥。衛北宮佗鄭突虎曹人武杞人于厥魚親天。○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高氏曰。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絕。諸侯莫敢救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

書誘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景王十五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葵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景王十六年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崩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與溪同楚地。○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

侯重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丘。

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號之會

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

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音士

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

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

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園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軟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有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聞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詞疑恐喝恣行陵暴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也。二國自平丘公獨見辭。



不得與盟斯亦可耻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泄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於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歸于陳。

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虜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葉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言
景王十七年癸酉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
平公○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武去濞卒。若丘卒子
頃立○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武去濞卒。若丘卒子
頃立

年奔齊著丘之弟○冬言殺其公子意恢。言
與立是為共公○冬言殺其公子意恢。言
景王十八年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頃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魯人叔弓卒。上樂卒事

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而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而入而卒於其事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開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息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景王十九年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

書誦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頃公去夷立。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景王二十一年丙子。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

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虜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

闕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王三年，有

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如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獲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楚先勝，吳後勝。

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諂賤貨，使費無

極，以諂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

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諂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

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景王二十一年丁丑。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天火。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

謂所焚之戶數。

而甯其征

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謹，罕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

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



儒藏

言蓋以象推非矣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念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郕。音。○秋。葵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楚邑一名折。

景王二十二年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莊。○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質。悼公弑弟元公斯立。

子止弑其君質。

按左氏許悼公癸亥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刀而殺與不躬進之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闕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議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葵許悼公。

何以書葵。殺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

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交午剪髮成童以上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與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資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問以禮有司端見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齋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反。莫公由奔來。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其善焉。斯達之矣。此辨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懿之驕暴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



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蓋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燔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蓋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太子朱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景王二十五年，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魯。○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

八佾舞於庭，旅大，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

諸侯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

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

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

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蕙帝王之道，

可公也。則以違節為推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

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

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

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

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

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

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導

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

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

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師敗績於茅戎，以

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為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

出居於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議可與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于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上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王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金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齊鄭之城

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非王無以定尊位也名不當稱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周敬王元年壬午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叔鞅之弟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也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九結切○天王居於狄泉地名○尹氏尹文公圖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狗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魯地也

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楊州之孫天

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疢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敬王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矣卒○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至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戒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敬王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五計會晉趙

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地即有鵲其具鳥音次來巢

傳曰鵲鵲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亢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鵲鵲宜穴處於下而巢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兩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鵲鵲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刻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問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會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辱公不從叔孫氏之司馬隔西北



隅以入孟氏殺師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如墓謀先君且奔也遂行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念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

齊侯景公于野井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札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二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言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收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公頭曼立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然則宋公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也其賢於

當時諸侯之惡者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持書其地以別之也公羊曰諸侯卒於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愛內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郕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郕使居之也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穀梁曰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敬王四十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郕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郕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郕齊地公至自會居于郕○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敬王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郛○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楚昭殺其大夫卻死○秋晉頃士鞅宋景樂和犇衛衛靈公○鄭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郛

敬王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癸亥葬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定公卒子卒○六月癸亥鄭定公

卒○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亥滕悼公卒○冬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郛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男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公如晉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郛四年民不皆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咎獲陷阱之中其從者皆父兄殺其民視如

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來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敬王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邾潰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秋八月癸亥晉頃公

卒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敬王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秋于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晉侯

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癸亥獻公○冬黑肱古弘以濫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敬王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廩○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世叔鄭國參子曹人曹人如薛人杞人杞人悼公卒子杞人城戚



周京師地名○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雖失國然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郕公圖成郕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圖成郕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魯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

敬王十一年壬辰○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得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

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

故不書正月見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謂定公習其讀而

問其傳林也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音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使

三國伐宋為去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

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挾掌凡囚執人之

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九卿大夫之獄訟斷

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

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簒弑之萌履霜之漸執

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

日命仲桓南宮毛仲夷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音奔百人逆

王世子釗音昭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王不待崇

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墻先入

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于兩楹

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廟先定則

变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

窺伺音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

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以為後

法見現諸行事為永鑒耳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

季氏之制也孫氏曰故書以著其惡。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

臣子無愆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

恩盡忠愛之義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臣下者。

九月大雩。

啖氏曰按雩者以祈雨也君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

正煬半讀切去聲官。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
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昭公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
祀典以立父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
嘆乎番陽萬氏曰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
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
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
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
冬十月殞霜殺菽

殺梁子曰其曰菽舉重也

舉菽豆則餘物可知矣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劉氏曰周十月陰氣未至

敬王十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

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偕天子也魯之僭禮

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義矣若不

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懸治象

天子五門雉門之外爲庫門庫門之內爲廟門殺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

加其度也謝氏曰延廡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

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

敬王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二月辛卯
邾子穿卒莊公卒子○夏四月○秋焚邾莊公○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魯地公

敬王十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公卒子○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昭伯許男

曹伯昭莒子邾邾子邾胡子滕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接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恣陵諸夏爲一表

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

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蔡行天

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

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齊書曰侵楚

陋之也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

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狄之功也晉定以十

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廬陵李氏曰上

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不無召

惡也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由又切鄭杞伯成

卒於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地名○秋七月公至自

會○劉卷音奉又音捲卒

東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魚孔圉乃馬孫

○蔡劉文公即劉○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即子出奔鄭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晉主夏盟中國所仲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優

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率師晉師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

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辭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音矣

庚辰具入郢楚地以楚地切

及楚人戰則稱晉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君其君之室而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大大居其大夫之室秋道

也吳蓋有欲娶楚王之母者故曰秋道聖人誰毀誰譽平救災恤鄰則進而書

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

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

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茅堂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特

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輪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於王常事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

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以書歸皆為美辭則

歸舍且贈亦可以為美乎

於越人越入吳

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杜氏曰於發聲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登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



與盟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音定
公不討。豈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
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辭。意如何以明君臣之義。
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
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蜀杜氏曰。於桓之年。書公子瑩。所以貶桓
公也。於宣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
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婦之子即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敬王十六年丁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即太叔子。歸。斯挑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和。○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劉氏曰。公羊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讓二名。二名非禮也。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况其他乎。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据。

敬王十七年戊戌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濰。○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孫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汪氏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做。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冬十月。

敬王十八年癸亥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定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公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獻盟于曲濮。衛地。昭公從。○從祀先公。昭公從。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豈欲著季氏之罪。以取

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歸。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至王大王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汪氏曰：陽虎雖附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信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論其意。

盜竊至王大王。公羊曰：盜者孰謂？陽虎也。杜氏曰：盜微賤之稱。至王大王，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

敬王十九年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鄭公卒立。○得至王大王。○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秦伯卒。秦公卒○冬，葬秦哀公。秦公卒

敬王二十年辛丑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于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于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于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

意。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至自夾谷。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眾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而威重於三軍，利加于萬衆，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強，以其逆而奔；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家氏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彊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至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闕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倖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貴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貴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意，百



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
音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音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音音予何。是以天自音音矣。而亦何嫌之
 有。○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
 不言歸也。以其伏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誰及。閭
 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
 鄆誰音音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
 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
 道化所感。疆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
 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
 載。茲無還之對陋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
 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
 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
 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
 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
 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音音○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
 再書二卿圍郕。則疆亦可知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
 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
 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將
 會于安甫。音音○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弟也。非同父之弟也。有白馬四。公以與
 桓雅。地怒。執音音雅。奪之。雅懼。將走。公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雙魍。故以
 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
 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音音仲佗石彊見脅於
 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家氏曰。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
 此一書而並貶也。
 敬王二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音音○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
 及鄭平。叔還音音如鄭。泣盟。
 敬王二十有一年。○春。薛伯定卒。音音○夏。蔡。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音音帥師伐曹。○季孫斯

孫何忌師師墮音費。

公羊曰：曷為師師墮？師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師師墮師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強國勢也。胡傳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邑角反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何氏曰：邱費叔孫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上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止也。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城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者相踵，豈為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邱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氏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教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爲司寇公鉏出爲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汪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記雖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二年南蒾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司馬吳氏曰叔孫武孫毀聖人者也。王懿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郈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爲魯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爲可惜耳。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朱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粟田則必畜養番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園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并皆爲十二年事也。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十有三年○春齊侯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園。

汪氏曰昭九年郎圉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自暑矣。○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以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比音蒲地

高氏曰：圍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圍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圍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

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則於鞅奉行

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

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人，吉射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

可得而脅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

臣稱兵向關，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如漢董卓是也。則

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食亦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

弒其君比比音蒲地

敬王二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公作辛巳，楚公子結、鄭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音

子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音

興縣南有。吳子光卒。夫差立。

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檣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

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稽。

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

差初佳使人立于庭，荷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叔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韋。衛地，諱救。○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

孔子已去魯，故魯齊衛合謀救患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

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來公會于泚。地音。○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汪氏曰：成肅公受服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

賜齊侯昨，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

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

社之肉，非緣助祭于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

賁於仲子，寵妾媵而賁三綱，春秋之終，石上歸服於定公，輕

宗社而賁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故書

以示貶焉。然歸賁為禮之變，故啗以冢宰而稱名，歸服乃禮

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高氏

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

事于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舉，雖

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拳拳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



與號而已。○廬林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至季孫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表中國，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機會也。奈何孔子以爲膳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厭之意，何足以感誦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厭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劉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請行厭於魯，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爲榮耶。

衛世子蒯音怪反 賁音怪反 出奔宋。

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已之意，太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賁於戚，則以罪蒯賁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邑名及霄邑名。

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夏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五年丙午，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雋，魯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祫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曰：夫正月改卜牛，若在祫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汪氏曰：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膳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壬申，公薨于高寢。官名

季氏曰：會於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雋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實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政歸疆家，此定公有聖人

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於末年，會澤兆城，言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卒達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濶。○邾子來奔。

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四歲即位。

六年丁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昭、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使疆於江

汝之間。楚欲使蔡侯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以自安，蔡侯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

則是降，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

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據平王之墓矣。

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

見蔡宣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起也。聖人本無怨而怨

出於不怨，故讎讎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

及宗廟，辱建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朝洒之，則不可以

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楚之罪詞也。

○縣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縣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非

禮五，下強上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

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

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者也。聖

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

矣。○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不

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郊之祭也，養者不敢哭，凶

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歲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

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敬王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七年戊申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渚。

曷為列書三卿？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

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

著其罪。國春秋未嘗有伐邾者，又取田者也。三人伐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

得也。○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猶不免難，以魯之所

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邾東沂西田，邾之分

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衛侯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讀之謂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子不得有父之所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鐵地在鄭城南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太

夫公子四音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馬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

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敬王二十三年。○春齊國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人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

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公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誡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不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茅堂胡氏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為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為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三軍將也。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秉君之禮我不可為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威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善精矣。其先國憂者誅子之黨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尊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僖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



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蓋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災加之。蓋桓公篡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賢之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郕陽。青邑○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敬王二十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于成侯立。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良及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廬陵李氏曰殺梁謂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不以禮義為

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展奔齊。○蔡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音生。又公孫霍。虛郭。○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作蒲社。

公羊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辟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程子曰說曰我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孔氏曰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杜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子隱公廢母立。○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敬王三十五年○春城郕。郕夷反。○夏齊侯伐宋。○晉定趙鞅帥師伐衛。以衛助范氏之。○秋九月癸酉齊侯將曰卒。景公弒于。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弒國亂魯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

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遂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也。劉氏曰。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謂大功以下。以閏月為數也。

敬王三十一年。○春。城郭瑯琊。

高氏曰。是年久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弄人土也。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治免氏。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差于相。地名。在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惠王立。○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音徒。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

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者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之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細說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王而使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真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傳。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允殺身之刑。陳乞獻說。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景向景向帥師伐曹。

敬王三十七年。○春。宋景瑗于春帥師侵鄭。○晉魏曼多二年癸丑。

帥師侵衛。○夏。公會吳。差于節。是年吳來微。百朱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太宰嚭召季康。

子貢辭。○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景圍曹。陽。○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敬王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伐我。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汪氏曰。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其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實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廬陵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通我國也。獨此與明。



年國書伐我爲特筆。蓋曲在我也。又曰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爲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爲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厥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譙及闕。又善反。齊地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

何氏曰。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遫卒。○齊人歸譙及闕。

敬王三十一年。○春王二月葬杞伯遫。公卒于閔公維之。○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地。○夏楚人伐陳。閔公維之。○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敬王三十一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閔公卒于立。○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彌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惠公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閔公維之。○救陳。昭公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公九年夏伐陳。十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楚之不通如此。

春秋惡反。故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比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秋救齊。其救陳是也。其雖惡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于矣。救而果善。易爲獨

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實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而具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與其書其救陳之意乎。

敬王三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多奔陳。○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具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敬王三十一年。○春用田賦。

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地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

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皆

之意矣。○臨川具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

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

用田賦。而民財力竭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

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又曰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重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讓其老幼於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粟二百四十斗生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者子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廬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論語公問於有若曰年飯用不足如何有若對曰盍徹乎云云正在此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同姓也。○臨川吳氏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况其夫人乎。一音卒而二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甲而季孫不絕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公會具子桑。音卑。其地在廬州。託。慎縣東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子魴。音。其地在廬州。託。慎縣東南。○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永嘉呂氏曰左氏以為失閔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閔。○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煥也宣十五年冬螽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敬王三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陶。音。有。八年已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陶。

○夏許男成卒。元公。○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于黃池。

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偕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者盟會之實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音差音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長。兩。孟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清之策失矣。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則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音。又音于東。

公羊曰字者何。彗星也。其孛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汪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亡之徵也。盜殺陳夏區。音。夫。○十有二月螽。



敬王三十
九年庚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書蕭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於

同。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下見天而天弗違後

天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宣之動志也。

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

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下見南

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下見

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下見

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

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

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克殷啓金縢之策天乃反

風出罪已之言下見感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

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下見

之同。於行事以遺下見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

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

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為作春秋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知下見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

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論九法數下見如天下

無復下見又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

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

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下見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

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未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下見何

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下見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

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

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

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程子曰。始隱周之衰

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

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

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

中國夷狄之廣大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

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

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

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

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

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

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



乎此也。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謂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况麟乎？○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張氏曰：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為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然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家氏曰：杜元凱以為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况聖心之妙，貫乎三極之中。

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就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王氏曰：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時，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為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為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尊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為一治，豈不信哉？○孔子曰：麟，屬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進必擇土，翔必有序，不履生蟲，不折生莖。○杜氏

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因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

春秋列傳大全九卷

校記

①叔：當作「孫」，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及本書多處敘述。

②同①。

③先：當作「光」。所據同上。

④「子」上闕「夫文」二字，「玉」下闕「無」字，見

《春秋胡氏傳》卷二一。

⑤「孫」下脫「宿」字。

⑥也：當作「地」。

⑦摘：當作「犒」。以上三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⑧試：當作「誠」，見下文所述。

⑨成：當作「戌」，下句同。

⑩「成」上當有「曹」字。以上二條并見《春秋左傳正

義》原文。

⑪書：當作「諸」，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一。

⑫喪：當作「晉」，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⑬人：當作「人」，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二。

⑭苟無：當作「苟吳」。

⑮如：當作「在」。

⑯突：當作「罕」。以上三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⑰王：當作「人」，見《春秋穀梁傳》卷一七。

⑱固貴於賤：當作「用貴治賤」。

⑲罪：當作「死」。以上二條并見《春秋左傳》原文。

⑳晉：據文意當作「盡」。

㉑居甲：當作「屈申」。

㉒于：當作「干」。

㉓恐：當作「孔」。

㉔仲：當作「叔」。

㉕一：當作「二」。

㉖突：當作「罕」。以上七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㉗戊：當作「戌」。據經文及本書多處所述。

㉘武：當作「子」，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㉙泣：當作「莅」，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五。次行同。

㉚比：當作「北」，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㉛乘：據文意當作「乖」。

㉜獻：此字當是衍文。

㉝「至」上當有「公」字。以上二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㉞疆：據文意當作「彊」。

㉟泣：當作「洫」，見《春秋胡氏傳》卷二六。

㊱蔡：當作「葬」，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㊲孫：當作「叔」，見《論語》卷一九。

㊳朱：據文意當作「未」。

㊴此：據正文當作「比」。

㊵介：當作「奔」。

㊶舊：當作「田」。

④②侯：當作「權」。

④③「桓」下當有「公」字。以上四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④④面：當作「而」，見《春秋胡氏傳》卷三〇。

④⑤「東」下當有「方」字，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④⑥然：據文意當作「後」。

孔聖全書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母無通下不敬儼若思安安民哉敬敬不可長上欲不可從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狎而愛之愛而知其惡如情而知其善精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去聲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足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鸛鵲能言不離聲飛鳥能言不離聲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絕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去聲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同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驕人生十年曰幼

學學字自為一句下二十曰弱冠去聲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老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謀於長者必操正聲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音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去聲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告反必面所進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於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音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音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不苟笑孝子不服闇音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素音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幼子常視母誼童子不衣采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音咈音詔之則掩口而對從去聲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音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禮之載於記中者。程子又何為而表章之邪。程朱二子以各篇之在今日者。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者。朱子又何為而建議止四十七篇。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者。朱子又何為而建議於朝邪。朱子晚年。起例于朝。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如冠義。昏禮。之類。則附于冠禮。昏禮之中。如射義。聘義。之類。則附於射禮。聘禮之中。噫。夫。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孔子垂世立教之意。亦莫先於禮。禮之一經。固聖人日用雅言之所及。精神心術。身教模範之所寓也。豈可盡以為漢儒之所附會哉。蔡復賞著。

孔聖全書

禮記題辭

按漢劉向考校經籍時。檢得禮經一百三十一篇。而又得明堂陰陽之記。孔子三朝之記。王氏史氏之記。合五種。而為二百餘篇矣。戴德刪其煩。而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其書。而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以月令樂記與明堂位焉。故禮記之傳於今者。凡四十有九篇也。或曰。若是則禮經乃漢儒說也。何以謂孔子之所定歟。噫。非也。先王制禮損益不同。及周之衰。諸侯惡其害已。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矣。出所孔子乃追迹三代之禮。觀夏殷之損益。而曰。後雖百世可知也。於是孔子弟子乃述所聞於師者。錄成一百三十一篇。而名之曰禮記。是禮記之全經。固孔子之成書也。出司馬遷制定之晁氏。朱子曰。或謂禮經乃漢儒之說。予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文之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數言。仲舒安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觀此。則知禮記一書。雖出於漢儒之所刪。而非漢儒之所能作。乃其所傳記於孔門者也。其有附會者。不過什之一二耳。孰謂禮經非孔子之成書哉。蔡復賞題。

禮記衍義

昔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冠婚喪祭之禮。朝聘射饗之儀。謂之儀禮。儀禮者。固禮之經也。所謂經禮三百是也。孔子弟子各述所聞。或錄舊禮之文。或述變禮之由。謂之禮記。禮記者。固禮之傳也。所謂曲禮三千是也。夫何秦火之後。孔壁之遺書雖出。而漢儒之好尚不同。舉一百三十一篇之全經。刪而為四十九篇焉。於是疑禮記者。始紛紛矣。或曰。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山堂考索云。漢行禮於曲臺。而後蒼記之。故曰曲禮。其言似實矣。然蘇氏以孔子衣服飲食之節。多見於雜記。曲禮之中。則孔子時已有此禮也。而豈可以為后蒼之所記乎。或曰。王制著述於博士。而多非先王之制。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之。其言似是矣。然程子以王制一書多傳古意。是設官雖不與周禮合也。而豈可為盡失先王之意乎。蔡邕謂周禮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篇。儒以為呂不韋之所作者。以其叙秦世太尉之官也。李氏謂儒行一篇。雖時與聖人合。而非孔子之所言者。以其有豪士高世之節也。至於燕居閒居。表記坊記之類。則又何害其為孔子之言乎。緇衣謂作於孫尼子者。疑其改魯論之文耳。經解數句之可疑者。疑其用易緯之文耳。至於禮運禮器之篇。則獨存古意。學記樂記之篇。則亦有至理。又何可以輕議乎。若曰。禮之為經。盡附會於漢儒而未合乎聖人之道。則鄭玄何為而注之。孔穎達何為而釋之。大學中

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長者而上。上聲丘陵。則必鄉去聲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去聲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僮。言聞。聲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上聲筵。反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階音階席。振音振衣趨隅。必慎唯上聲諾。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音闔右。不踐闔。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級級聚足。連步以上。上聲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音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凡為去聲長者之禮。必加帶音帶之於簪上。以袂拘音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音鄉而扱音扱之。

此章所言羹之理。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理。
奉上聲筵如橋音橋。如衡。請席何鄉。請任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音間設音設。



①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微重平聲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母與無通作兩手扼衣上齊音又衣無撥半末足無蹶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音前坐必安執爾頰長者不及毋僂仕鑒言正爾容聽必恭母初交說母雷同必則古音猶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嚴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女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音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噓止則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須充杖屨視日晷其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音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侍母側聽母嘯應母淫視母怠荒音遂母偃音立母跛音坐母箕音收母伏飲髮母髻音冠母免勞母袒暑無褰裳侍坐於長音上者音獲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本之屏音於側鄉長者而獲跪而遷履俯而納履音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門男女不雜坐不同音施音桀音不同中桀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音裳外言不入於相內言不出於相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

弗與同羈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彼列也取音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音焉弗與為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音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音殺右音載音側音更音食音居人之左音羹居人之右音膾炙音處音上音聲音內音葱音漆音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音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去聲祭所先進音飯之序音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音殺音上音主人未辨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音夫母放飯音上母流音歡音母音吃音食母音鰻音魚音列音母及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母揚飯音上音黍母以箸音母音嚙音黃母音絮音母刺音七音齒母歡音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音客歡醢主人辭以羹音其音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母音最音楚音怪音食客自前跪徹飯音去音齊音反音以授相音去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醺音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



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罷之。既者不馮其餘皆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威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挾。音狹其無菜者不用挾。音狹天子削爪者。副。音副之中以絺。音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絺。音絺大夫累劬。音劬之士。音士之庶人。訖之。音訖。豈恨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音情。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哭不至矧。怒不至詈。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拂。音拂其首。音首。六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鷹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音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音齊。歲。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音遺人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音附。尊卑重。稅。音稅若主人拜。則客還。音還辟。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音附。鄉。音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音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音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音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音使之容。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音行而不怠。謂之君

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不盡人之歡。若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兩具於子夏是矣。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音几。齊。音齊者不樂不弔。居喪之禮。毀瘠。音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音創則沐。身有瘍。音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勝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音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音與數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音弔長。音長下。同。弗能。問。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音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壘助。壘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音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音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人。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音綏。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音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音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

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走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如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喪不愴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卒入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治兵巡狩朝聘盟會之類外事也故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皆內事也故用乙丁巳辛癸之柔日九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去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龜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去聲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如子之君車將駕則僕執轡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音零效駕奮衣由右上上聲取貳綬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

車驅而騶音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之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音之。客車不八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八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音之。介者不拜爲音其拜而笏音。于肘手。笏猶言有所持。祥車曠左。祥車謂生時所乘。左以疑。乘君之乘。去聲。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仲也。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音。奇宜反。車車上不廣欬。音。開代反。不妄指立視五竈。音。音據。規也。車輻一周爲一規。式視馬尾顧不遏轂。國中以策彗。音。音下。蘇淡。勿音淡。以策彗微近。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音。牛式宗廟。音。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齋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音。蹙路馬芻有誅。也。齒路馬有誅。

曲禮下第二

凡奉^{音捧}捧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音衡}衡國君則平君
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音示}君喪未葬讀喪禮既
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君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
婦女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下罰也}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筴
几杖席蓋重^{平聲}素^{音軫}紕^{音紕}絺綌不入公門抱^{白表反}屨^{音履}授^{音授}柩^{音柩}枉^{音枉}厭^{音厭}
於^於淺冠不入公門書方^{方板也條緝送死物}衰^{音催}五服^{音催}凶器



鴈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不對而仲尼私於冉有
 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冢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去聲。羈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音育祭器。雖寒，不衣去聲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大夫寓祭器於人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音善鄉音向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微緣去聲，鞶音低履，素纚。音莫曆乘髦馬，不蚤。音斬不祭食，不說音子。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大夫士見音現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音旋辟，音音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大夫士相見，雖貧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音現國君，無不荅。衛大夫則綏。音讀日之下音於。綏音下士則提之。音提又在音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羈，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啓折，衡佩。主佩倚則臣佩重，主佩重則臣佩委。音微僂則倚於身，小僂則委於袖。執玉，其有藉者則音楊替，無藉者則襲。國君不名鄉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音弟士不名家相。音去聲長妾。音妾之有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覯

言卿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君臣之義也。

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敢麇。音群。兔卯。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饔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音玄。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音玄。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言何所得。彼物。行拜稽首而後

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友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友必告君。
勞之則拜。勞去聲。問其行。則問其進。歷拜而後對。國君去其國止
之曰。奈何去杜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
也。國君死杜稷。大夫死衆。謂計罪。衆殺。士死。則無命於君。難君。
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
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吟音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
甫。甫者。大夫。謂之。美稱也。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招呼死者之鬼。令還。
之。謂。告喪曰。天王登假。讀曰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
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有后。有夫人。三有世婦。十二
人。有嬪。九有妻。八有一妻。未聞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音曰大。
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
馬。司空。司士。司冠。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金。司石。司木。司
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
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上聲曰伯。是職方。其
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
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
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
不殺。於外自稱曰王老。音天子之老。臣也。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
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諸天

子曰。親。天子當珍音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衆
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音肯隙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
聘。約信曰誓。並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
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丁歷反。子狐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
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但云某甫者。稱
義。既葬見天子曰類。見音謚曰類。諸侯使人使音去聲於諸侯使音去聲
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稷諸侯皇皇。大夫躋躋。上聲士踧踖。
七年庶人僬僬。子妙反。進退趨走不爲客之貌。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
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
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
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
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
惡。諸侯失地名。戚同姓名。
疏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
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
○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居
於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戚邢
以其戚同姓也。夫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
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然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



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城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
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城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
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
不能親親而至於城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
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
否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述雖不同其趨一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
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擬人必於其
倫。擬比也。不得以貴
比賤為不敬也。

方氏曰禹稷禱雨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夷
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
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
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
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
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典謁者主
賓客告請之事。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
曰不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上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

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上對問庶
人之富數上對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
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
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謂天子之大夫皆用牛也。
則用豕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黃犬雉曰鷩
音趾。虎曰明視脯曰尹祭。祭音乾也。魚曰商祭。鮮音魚。曰臠音
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音香。合梁曰薌其音稷曰明粢音
稻曰嘉蔬音豐。黍稷曰鹹醢音何。正曰嘉玉幣曰量幣。天子
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殯在
棺曰柩羽鳥曰降。如四足曰漬音自。死冠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
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音辟。生曰父曰母
曰妻死曰考曰妣曰殯音考曰卒短折音折。曰不祿天子視不
上於棺不下於帶國君綏音綏。安視大夫衛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
面則教音下於帶則愛傾則茲音視。傾則必存不正。君命大夫與
士肄音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
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問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大饗不問卜不筮。富。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大饗日月素定。故不饗。凡擊天子龜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鷄。童子委桴而退。野外軍中無桴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桴。同。柷音。棨音。脯脩要果。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於大夫曰備掃。去。所。價。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音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應氏曰。檀弓然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爲非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喪去聲。下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張氏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

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遠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

季武子成。復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音。姬命之哭。于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也。伯魚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亦就其出母以定汚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使于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禮。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以爲不敢處權。惟循禮而已。學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孔子曰。拜。拜。而後稽顙。以頭觸地。哀。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類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此言從拜也。



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後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唯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也故孔子教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其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為塋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窀穸無定居也識記也為塋所以為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友門人後雨甚句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去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陳皓曰雨甚而墓崩門人修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句愚謂古人不修墓者非不修也封築之堅無圯崩之患不俟於後修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運命覆遂命覆芳服醢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聞使者之言而復棄家醢遂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句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也於五父之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言為引也蓋殯也殯則引歸棺以轉葬則引歸殯也問於鄒曼父音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又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証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感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雖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音子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昔獻公將殺其世子音生公子重耳音耳音靖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傷我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持也。使人辭於孤，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力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晉晉侯以明晉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申生之時，臣弑其君，子殺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怨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爲不孝，而以之爲恭。猶詩不以伋齊爲不孝，而以之爲不殺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爲孝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朝祥暮歌，固爲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于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

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晝，呼反。大夫之筭與？音與。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筭。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翫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音殯。而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音陘。始也。曾婦人之壘也。而弔也，自敗於臺，音臺。始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音誨。曰：爾母從從，音從。爾爾，音爾。母也。爾爾，音爾。蓋榛以爲笄，音笄。長尺而總八寸，從從，高也。榛，廣也。言爾髮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孟獻子禫，音禫。反縣而不樂，比畀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後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禮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衣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友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纓組纓。

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李氏曰。設而不樂。此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絲纓組纓。不及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則非禮矣。孔子篤於仁。克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於其中。死而不弔者三畏厭。子路有妙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禭。出母則無禭。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束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

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有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結乎哭。諸兄。諸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于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所有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于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彌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昔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閭閻。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援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矣。夫。盡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不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高子暴



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音。荀子以爲難。哀與其不當去物也。寧無哀。齊衰不以造生。大功不以服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甚哀。出使子貢說。既而贈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駭。說駭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也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舊說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感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傷感之情也。長樂陳氏曰。祥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嚮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張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又手以右手在上也。以

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俄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爲之耳。如喪出。每亦夫子自制。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面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上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縱自適之貌。泰山爲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爲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殯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

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殞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為楚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為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全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搖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忽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也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諱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罌，故披衣義周也。設崇盤也，綢練設施夏也。

喪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為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之喪孔子，則飾牆置罌，以至周披殷崇夏練，而三代之禮莫不周兼。豈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無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為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為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為過。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楮棺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記曰：掘中雷而浴，毀窆以綴足，及喪毀宗，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赤之喪孔子，則哭於此者，蓋厚孔子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趨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嘗去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及兵而鬥。曰：請問君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君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易者，非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升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其聲若鴛子，無長短焉。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如姊妹之傳也，蓋有愛我而厚之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應氏至公，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也。



又慮其志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父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去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篳篥成其曰明繩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死死欲速朽有子曰是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去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賁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食之愈也喪之欲速食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聞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冠將之荆孟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食也。

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四寸五寸厚薄

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思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士以爲治古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馬氏曰弔者在小歛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子游楊衰而弔既小歛乃襲衰帶經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歛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亡字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去

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歟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

豈有非之者哉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長樂陳氏曰知生者贈知死者贈贈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

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

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

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之爲盡善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君君之母與妻之喪何如之居處言

語飲食衽席曰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

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之立封之度，與其槨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_平來觀者，會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_平人之葬聖人也，于何觀焉。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譏辭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母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况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_防者矣，見若覆_反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

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_去于位焉。嗚呼哀哉！尼父作誥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誅。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笑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与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誡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惟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檀弓下第四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_平哉？

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与哉。劉氏曰：曾子嘗聞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



不然也。

殷既封而弔周友哭而弔孔子曰殷已瘞音義吾從周。

殷之禮寔畢宿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

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求親於

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若弔

於來者之情文為兼盡故欲從周也○周人弔於家示民不

惜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葬於土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

循虞尸既反哭主人有司祝虞牲有司以几進音義舍釋其音義墓

左及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音義也。是月也以虞易其卒

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柩於祖父其變而之吉

祭也音義比音至於柩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

而柩周卒哭而柩孔子善殷。

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柩者以不急於鬼

其親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表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

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蕘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蕘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為車也東草

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蕘似人形而已亦明器

之類也。中古為木偶人謂之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

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芻蕘者及服古乎。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

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子思曰聞諸夫子主人

未改服則不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

曰晏子一孤喪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

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為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盪

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昭子之母死問於

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

男子西鄉音義婦人東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

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

在衆婦之南禮也。

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去聲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焉。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慮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喪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譌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旨足形還玄葬而無惇稱其財斯之謂禮。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縗萬入去。上簪。仲尼也。非禮也。鄉卒。

不繹。

戰于郎公叔馬遇人遇。曰使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孔子善其惟禮之當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役童昭公之童心足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錡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子手弓子射石諸射之斃一人。張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之未決而不忍殺人也。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_平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許政。夫子曰。小子識_音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華_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喪不處居。毀不危身。喪不慮_音。居。毀不危身。喪不慮。毀不危身。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_音。去。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如_音。廣。去。輪。掩。坎。其高可隱_音。反。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_音。平。者。三。曰。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為疑辭而不為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者。使人由辭以得意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家。齊大饑。黔敖為食_音。如。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桴。輯。集。獲。質。質。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_音。平。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_音。平。頌。以。從。先。太。夫。於。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稱。仲。尼。之。畜。反。群。六。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去。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音。也。亦。子。聲。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為。聲。君。在。弗。內。音。也。曾。子。與。子。貢。入。其。廬。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音。主。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閭。人。辟。避。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覩宋者。友_音。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音。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覩。國。子。詩。云。凡。民。有。喪。扶。音。服。音。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昔仲尼在衛趙鞅析謀于木處魏素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

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侯而畧於喪歌者。夷侯禮之倨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司之末世。有喪。竟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有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與。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襄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襄。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表。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臯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爲襄者。而今爲之表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如何。

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斟妻之。民陽縮相而有戚。駟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耳。

孔子曰。衛人之柩也。離之魯人之柩也。合之善夫。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

王制第五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用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仞。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仞。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欽。孔子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



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正。

庶人縣封。葬不為葬。而止。不封不柩。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魯葬定公。與敬。藏以兩不克葬。而春秋說之。則不為兩止者。不特庶人而已。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音餼。跛。彼我。躄。斷。段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屬之。

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村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止而於西階南。大祝裨皮。虎執東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婦無哭。祝聲三。去。告曰。某之子生。敢告。什。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

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皮。少。去。師奉。上子以喪。推祝先。子從。去。宰宗人從。去。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去。下。同。曰。某之子某。從事敢見。反。向。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禩。三月乃名於禩。以名徧告。及杜穆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杜穆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制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禩。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礼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有遂修禭。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礼也。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而後父。其則。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上主婦。非宗子。雖无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將冠。去。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徹饌而婦。去。即。



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喪，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雖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去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形句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言喪日除喪之後不更改冠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易而行吉冠之禮乎？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七弗舉，禮也。昔者魯哀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陳皓曰：饋奠莫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曰：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曰：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大輕已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莫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其。天子諸侯

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莫。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莫。士不以齊衰者莫。避大夫也。故朋友莫人，不允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衰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此問與祭之祭，則是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服喪與莫非禮也。以擯相去可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婿取上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物？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備拾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形同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稱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祔不葬不祔不葬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五舉兵作僞主以行及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齊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必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陳澧曰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訛為靈公實出公也

曾子問曰古者行師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去以遷廟主行戰於齊側皆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晉閔諸老聃貪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辟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去奠焉而後就舍去聲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王燕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喪平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去聲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去聲之服是違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去聲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去聲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同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上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去音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簠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上不侑音又音醕音不酢音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祫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杜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暗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音。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諸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大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脩，醢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為之辭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如當春祭時，或以事廢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也。如當春祭時，或以事廢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遂

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誅音。黃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誅之為言，果也。果者，其平生之行，為誅而後定其誅，以誅之。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禪音。從音。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經，䟽衰菲音。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去音。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去介于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虛音。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音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七幼則使人抱之，無

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言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音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垣，^音反。古葬曰有食之，則有變乎？且^音不^音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音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音，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請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音。莫^音。大夫使^音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音，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音疢^音反。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為^音君使^音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金通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音？去^音。下歛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

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辭，喪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音。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音也者，禮與？^音初有司與？孔子曰：反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音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音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文王世子

文子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音去。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音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音，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音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音冠帶而養。文王一飯^音，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音何憂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物。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去聲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並音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音大。秋冬學羽籥音於東序。小樂正學音於大胥贊之。籥師學音戈籥師音承音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音秋學音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音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音學音辨千戚語說音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音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穎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進德。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誓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知人。

句遠去之。絕於成功。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既青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於束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惇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音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將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師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師傳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音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師保疑丞四輔也。疑字曉不之意。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焉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莅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燕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与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省名在則禮然。然而衆者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君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同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禮運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旨大同小康之說則實非夫子之言也。

昔者仲尼與音同於蜡音同賓事畢，出遊於觀音同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興，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孔子在魯，爲魯國蜡祭之賓，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嘆聲也。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爲之辭也。將氏曰：古者歲時蜡禮

之講終於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析祝禱饗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今也聖人傷世偽之隆，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於觀上之遊，喟然爲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天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事者去，衆人以爲殃，是謂小康。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將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運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

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實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其時。無異道。聖人因時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曾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扶又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周易》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二書觀之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會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挹飲。黃耆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

曰。皇其極。然後飯土腥而直反。孰反。故天望而地藏也。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飲水。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廟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采反。醴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醢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執其觶。與其越席。布反。以爲薦。其力去聲。其幹戶管。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遷豆音。饗音。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周道。幽厲傷之。吾舍反。魯何適矣。魯之郊。掃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石梁王氏曰。此一祝嘏其敢易其常言。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祀也是謂幽國。醢則服。卑反。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免升兵。葬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



引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
有會者。期不使。以表。有裳入朝。與家僕。維居齋。齒非禮也。是
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出。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
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令其
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
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
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
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
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士不事則刑肅而俗敝。則民弗
歸也。是謂莊。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
天。教以隆命。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
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
其所樂。俗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
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
則也。非明人者也。君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
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
如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去
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
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先之知。史之勇。又父之仁。言為治則仁

知先之仁。又父之勇。又父之知。今以勇聞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
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辨。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
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反。於其義。明於其利。
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
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德。讓去。爭奪。舍
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大。落也。美惡皆
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
地秉陰。綴於山川。播。上。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
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一作結。相。竭也。五行四時。
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
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也。故人
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皮。列。聲。被。色。而生者也。故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
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
為田。四靈以為畜。詳。六。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
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



先去^上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金之仁而不安。去以樂。備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大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音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滌而通。茂而有間。運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色介}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去年使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一作露}。地出醴泉。山出器

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音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
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信以達
順。故此如之實也。

禮記上卷終

校記

- ①本卷前數頁有錯簡，說明如次：首頁當移至第三頁下欄「之言」之上，第二頁上欄當移至第三頁上欄「大學中」之下，第二頁下欄《禮記題辭》當移至卷首。
- ②足：當作「定」，見《禮記》原文。
- ③攝：當作「攝」，見《禮記》原文。
- ④十：當作「年」，見《禮記》原文。
- ⑤偉：當作「韋」。
- ⑥不：當作「下」，見《禮記》原文。
- ⑦王：當作「主」，見《禮記》原文。
- ⑧與：當作「興」，見《禮記》原文。
- ⑨走：當作「左」，見《禮記》原文。
- ⑩龜：當作「筮」，見《禮記》原文。
- ⑪「平」以下一段文字錯簡，當移下頁上欄第十四行「衡」字至下欄第十三行「至也」一節於此。
- ⑫貧：當作「貴」，見《禮記》原文。



無藏

⑬「答」字以下文字錯簡，當接下欄第十三行「拜」字，見《禮記》原文。參校記⑪。

⑭啓：當作「磬」，見原文。

⑮疾以辭：當作「辭以疾」，見《禮記》原文。

⑯敢麋卵：當作「取麋卵」，見《禮記》原文。

⑰梁：據文意當作「梁」。

⑱行：據原文作「再」。

⑲「一」字爲衍文，見《禮記正義》。

⑳冠：當作「寇」，見《禮記》原文。

㉑試：當作「弑」。

㉒「婁」上闕「邾」字，見《禮記》原文。

㉓禪：當作「禪」，見原文。後案語同。

㉔禮：當作「制」。

㉕昔：當作「音」，見《禮記正義》。

㉖委：當作「萎」，見《禮記》原文。

㉗故：當作「設」，見《禮記》原文。

㉘喪：當作「長」，見上文。

㉙生：《禮記》原文作「死」。

㉚弔：當作「冠」，見上文。

㉛聞：當作「問」。

㉜叔：當作「菽」，見《禮記》原文。

㉝也：當作「曰」，見《禮記》原文。

㉞員：據《禮記》原文作「負」。

㉟「孔子」至「當也」原文無，當爲節引後人評論。

㊱據《禮記》原文，「反」下當脫「報」字。

㊲人：當作「入」，見《禮記》原文。

㊳「從」下脫「執」字，見《禮記》原文。

㊴莫：當作「亦」，見《禮記》原文。

㊵必：據《禮記》原文當作「入」。

㊶異：當作「英」，見《禮記》原文。

㊷言：當作「古」，見《禮記》原文。

㊸慈：當作「辭」，見《禮記》原文。

④右：據《禮記》原文作「左」。

④藥：當作「藥」，見《禮記》原文。

④如：當作「順」，見《禮記》原文。

孔聖全書禮記十一卷之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指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長樂陳氏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亮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事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杜祿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有稱也。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平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所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准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去器皿之度。棺槨之厚。立封之大小。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奉觴。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正門內堂。君尊瓦甒。武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爲貴者。至敬不壇。禘。丹墀。去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於。禁。此以下爲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圭不和不。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匱。友。檀。



儒藏

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
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
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若
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
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
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
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
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管仲饗蓋朱紱，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
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
禮也，不可不慎也。喪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嚴陵方氏曰：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
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謹，則得其
道可知。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麇，不樂，不禱，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品。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
而弗止也。

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于文公立二年
八月，祭太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

是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
孔子以其為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為知禮乎？

燔柴於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
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
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
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而文，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介也。有經
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撝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
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
尸而卒，祭散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曠與？君
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
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變。故
曾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曾人將有事於河，必
先有事於惡。呼池。從。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將有事於配林。
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損招，樂有相步，溫
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
聘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薦刀之貴，先。曾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一

徒點之安而棄反。下老。江八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親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朝音夕。夕必放放音上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達音。登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因地事。地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格音。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疊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去音。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邇伯王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

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枋枋音。有反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平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滫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納音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形音。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音。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親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去音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族。大族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音。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平室事交乎戶。室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子路權禮之宜。思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子路行之。乃能盡而

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_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

郊特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_{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歷_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嚴陵方氏曰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_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

鄉人揚_音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說楊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象以

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必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言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_音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直言之諱也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_如市之於西方失之矣_七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_七闕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_去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



單音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音丘音乘音供饗盛音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專賦而歷其卒伍音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音諸利以勸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音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祠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音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破凶服音泥音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音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文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音八伊耆音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畮而祭司畮也。祭百種音以報畮也。享農及郵表畷音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音其食

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音與水庸音也。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音蠡音母音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音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黃屬焉。草笠而音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音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恒豆之音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醢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遷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音也。卷音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音也。宗廟之盛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莞簞之安而蒲越音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音之美素車之乘音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且爵組音而遷豆偶陰陽之象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前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玉藻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去聲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南而啓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興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不道則不克其服焉。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紫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譙不佩王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慈胡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爲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載火殺至有乃飽而殮。孔子

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爲食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應源輔氏曰此所謂不脩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樂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逡奔走追王去聲大王王季文王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禘尊尊也。下治子去聲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音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去聲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物紕繆音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便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者而男女有別其夫屬音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殺色音介同姓也六世而屬竭矣其庶姓別音於上兩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音之以姓而弗別綴音之以食



親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行。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養。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列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者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敵於人。斯此之謂也。

少儀

事君者重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

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註云。馬氏曰。古之人有能。必入。而後量者。莫如孔孟。

為人祭曰致福。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言告其事也。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學記

發慮憲。求善長。足以諷。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允。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困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教學半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蠅起。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

業也。夏古牙禁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魂而弗語。去聲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石梁王氏曰。此不躐等字。如字讀之。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句不學操縵。夏半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上聲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去聲不學先王之法。不能安樂。五教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允命曰。敬孫去聲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音畢。多其訊。音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音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利其此之由乎。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蕪。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去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音而不勝。音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壞音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音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音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上聲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父也。相說音以解。下介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音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去聲之語之而不知。

雖舍之可也。言上良治之子必學焉。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如
馮馬者反之。直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
之學者。比此物。醜類。鼓無當。去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
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
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
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
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一之音。比。此至音而樂如之。及
于戚羽旋。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
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音焦以殺。色介其樂音心感者。其聲
嘽。音展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
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
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
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去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音逆。

昌制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惑。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勦。化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故治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
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
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
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脩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
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方氏曰。凡聞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
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匏巴鼓琴。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
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
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
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音之禮。非致味也。清石之瑟。朱絃
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享之禮。尚玄酒而粗腥。
魚大泰。羹不和。音去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音去而反人道之正也。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
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



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弱。弱者暴。疾者苦。病者憂。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餼。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平聲。政以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人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音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

升降上下。周還音從。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書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三王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嚴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音執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愛。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禮。禮飾而不備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夫尊卑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



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議之以置靈寢，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德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及遠而測深厚，樂著焉。太始而禮居成物，著如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舜在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變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芳者，其舞行抗，綴遠其治民玩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重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也。學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去衆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音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

當應感起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嗙音殺色介反之音
 作而民思去聲憂聲昌反。諄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
 厲猛起奮末廣勇反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
 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反好去聲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反敬懋成滌盪之音作而民浮亂。是故先王本之情
 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去聲使之陽而
 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寺廣其節奏省悉井反其文
 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去聲比反。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
 尊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音現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
 則草木不長上聲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
 戾而樂緩上聲不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
 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
 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而應回邪曲直
 各歸其分去聲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褻褻不接心
 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
 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節以羽旄
 從撓肅肅春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

象天覆大衆地終始象四時周還音衆風雨五色成文而不
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
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
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友情以和
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音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
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
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
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
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成三步以見音方再始以著
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音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
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音而義立樂終而德著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音大焉樂也者
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理反其所自始樂重德也
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青黑緣音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
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
禮辨異禮樂之說管子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音
僞禮之經也禮樂負音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

而疑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
將爲昭焉天地訢音合陰陽相得音順音於音可音覆音於音育音萬
物然後草木茂區音萌達羽翼奮角觴音生發音昭音羽音者姬
伏音又毛者孕音胎生者不殖音而卵生者不殖音則樂
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手揚也樂之末節也故
重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
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故後尸南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
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
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聞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
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
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文洎亂以相音去音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譁於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
俯發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音僇音乃刀與雜子女不知父
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音去音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
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
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



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順克俾。讀今比。俾於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祉音施。異音。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
 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從音煩志，齊音敖上音辟。反。喬音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溺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
 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
 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焉，軌音鼓，控音楊，立音八，墜
 喧音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等瑟以和之，干戚旌狄
 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次貴
 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音以
 立號號以立橫音，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音以
 立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
 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
 上聲。濫，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瑟簫管之聲則思音聚
 之臣。鼙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以合之也。
 賓牟賈待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倫，戒之已
 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
 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
 出戰，今欲衆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要言衆武
 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於是太公之志則
 此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音，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
 足仰之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
 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
 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其
 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
 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
 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記也。若
 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
 有允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

而謂其言與襄弘相似也。

賓牟賈起。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龍皆坐。周召同之治也。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克席而請者。蓋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

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方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

夾振之而駟讀爲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去聲夾而進。事蚤濟也。又

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

反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荊音計。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聲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

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許斬反與與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上聲。建讀爲。

音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音石。射音

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音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音。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

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三老五更音平。爲音大音學。天

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音諒音之

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

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成。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靜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而敘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其

列，得正焉。進退得濟焉。故樂者，天地之行，中和之紀，人情之歸，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飾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天下服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言。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者，人識之，故謂之商。有者，三代之遺聲也。有者，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雜記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室，宿矣而有齋，長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室以待事，禮也。孔子曰：「有君是而出卿大

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官則雖臣妾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昨也才細之祭賓兄弟則皆昨又之大祥主人昨之祭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衰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去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慘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戚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固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音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夷則損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垂義者不可以札戮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異俗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追去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平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享乎夫大享既享卷

上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享乎去非為人喪問與平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今按檀弓鄭氏以拜而後稽顙為敬之喪拜稽顙而後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如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曰身有殤音則浴有創平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樞與反哭無免於垣音凡喪小功以上音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紼音唯父母之喪不辟音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曾申問於曾子曰與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音喪氏曰孔子不取升人殯子泣而此取嬰兒失其母者此泛問哭時故舉嬰兒始死時也後在喪飲水與飲酒有節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官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音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音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音三音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音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



則不可。凡奔徑其後。袂父有照。官中子不與。去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亦。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多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孔子曰。伯母叔母。踊衰。備。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孔子曰。管仲。簞食而朱紼。旅樹而反站。店。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系。此敬仲君子以為濫。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勤勞。而荀子弟其優劣。言其德。則曾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差有失哉。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

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嚴陵方氏曰。雖然。孔子嘗謂師。夫事。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師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即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耻也。此所以為異。

孔子曰。凶年則乘鵝。為祀以下牲。恤山之喪。哀人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饒之。為一日飲酒之飲。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本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為器。又張而不弛。則力必絕。父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父勞苦而不休息。



儒藏

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司中、司雷、司國門、司國行、司泰厲、司戶、司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司中、司雷、司國門、司國行、司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司門、司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戶。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適士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太常，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音恭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音帝帝嘗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句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能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音恭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宜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上民之菑，此皆有以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音帝，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而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音去齊者。祭之日，入室，僂音去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去於戶外，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音去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養，養存不忘乎心，夫安得而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鸞能享親，享者，鄉音去也。鄉之然後能享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音去君，命婦相夫人，齊音去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享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譴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音平。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享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愀音去其行也，趨音去趨以數音去。明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音去。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悅。此悅音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為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延平周氏曰。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懇而敬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音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廬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享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及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及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音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音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

子如執王如奉。上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平如將失之。敬威儀。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貴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於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渠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養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若君。卿大夫序從。去既入廟門。趨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齋刀以割。音取膊音臂乃退。燔及。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音般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日出赤。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配。

如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苛反，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告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聲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悽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馬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神見而上下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醑肝肺，首心見間，讀爲覲維也。以薦蕭，維脾而燒之，以俟饗，齊武神以所加以饗，以報魄也。教民故曰報以蕭光，以俟饗，齊武神也。加以饗，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反亦于畝，是而朱紘，宏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見而青絃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音齊音盛音成，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

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書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官，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音之歲既單，音矣。世婦卒蠶，奉音繭，以以示于君，遂獻諸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音還，繭繡而受之，用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音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音反，曰：三盆手，遂布於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人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上，音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音良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父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得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流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戰兢兢，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音執。曾子曰：而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音去。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音去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義者義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論語曰：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故何以別乎？故曰敬爲難。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溲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四海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濟衆，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疾，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音音步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不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弗違，乎朝廷矣，行有而不侖，音反，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音班，自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弗違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幼



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羈。旬徒。頒禽降諸長者。而弟達乎狹。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音音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音音也。祀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以音音是而摠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音音子齒。天子巡守。去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宰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君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音音見北面。雖有明知音音去之心。必進斷音音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祓。莊之心。以虛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

顏色必溫。行必忍。如懼。不及愛然。其真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音音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遺身。耳目不遺心。思音音慮不遺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音音與音音省音音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經解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興。志音音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興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註云。石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則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者。藏

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鴈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音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_音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_音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_音之器也。有治民之慧而無其器。則不成。

註云。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故衡誠_音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_音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_音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礼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註云。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_音。所以使諸侯相_音。

敬也。喪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礼。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樂亂之所由生。猶坊_音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禮坊。為無所用。而壞_音之者。必有水敗。以禮坊。為無所用。而去_音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_音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問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_音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_音從善遠_音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所引易曰。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書之言也。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_音疏數_音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_音。節有_音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_音所相。設其_音豕豕。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醢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_音。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



胡氏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去淫德不倦，荒怠教去。慢固民是盡年，去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其爲禮也。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去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道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聞之矣，平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而以去。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太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

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平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衆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悅乎天下矣。者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食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事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己，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蠢而愚，冥煩子志，如之心也。孔子曰：然，者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事後日過乎物而有罪。此

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丘之仁。王氏曰：仁人盡親如事天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仲尼燕居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山陰陸氏：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於禮。子曰：居女。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旋，無不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是恭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耻乎足恭，正此意也。

子也過也。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敬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手禮笑，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敬，亦爲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爲問。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謂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度，暑熱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享，祭祀得其義，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失其聲，失其節，失其度，失其制，失其和，朝廷官得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喪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祭祀失其義，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馬，大享有四馬，苟如此矣，雖在畝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饗揖讓而升堂。

升堂而樂闋。音下管象武夏禴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去聲規還音中矩和焉中采齊音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此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與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大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焉車之和焉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獻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然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綴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

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斐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音平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斐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貢之意謂斐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意。言斐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后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爲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扶又問。子曰：師爾。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音北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音洛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音泰平也。諸侯朝萬物服觴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



若發矇矣。

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問居

孔子問居于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父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音音基音音舍音音有音音無音音聲音音之樂也威儀逮逮音音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札而后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邶風采芣之篇言凡

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正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如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羞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施音音及四國無聲之樂日聞音音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子孫。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音音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私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无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遠至於湯齊音音湯降不遲聖政日齊音音昭假音音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圖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音音青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高高維嶽峻極如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音音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曰然而起

子貢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音則坊音與平聲。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所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慙口簾反。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音。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上聲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札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_上彼盍_音旦尚猶思_音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

五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任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譴不讓至於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后已則民
經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
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后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
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平無告。子云有國家者
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
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泣百姓則民之報礼重。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
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下爾上獲無咎言。子云善則
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小惟王度及是鎬京惟維
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維
君之德於音手音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
作孝。人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者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三不應孔子自言因知

後人為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綢繆有愾。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使子云。於父之執。可以垂其車。不可衣去其衣。如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孔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宴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人飲三。聚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親乎室。堂下親乎上。詩云。禮儀卒。屢笑語卒。獲。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札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上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筵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墳。上。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

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非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子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夫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有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躬。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獎。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



魯春秋猶去^上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音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麻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音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音遠^音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音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音聲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在此皆以遠嫌而已。子云：昏禮，壻親迎^音，去見^音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遽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廣，不言而信。

虞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觀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爲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威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禍與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濟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避^音禍，篤以不捨^音恭。以遠^音耻。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傷^音。如不終日，子曰：齊^音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音。君惡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音，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音荷^音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子曰：無欲而好^音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音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我也。屬^音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經者人所避，有不安而致焉。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

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禮而其仁可知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子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七感。恒。多。八憐。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上之。資仁者也。詩云。豈水有已。武王豈不仕。詭厥

孫謀。以燕翼子。數上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後

身之仁也。

聖人爲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

安翼輔其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爲數世之仁。豈

中心憐恒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奉者莫能勝音也。行者莫能致也。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待格

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

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

山甫。學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去聲行止。子曰。詩之

好仁如此。鄉去聲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

足也。僂焉日有享上。蹙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

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

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美之

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

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

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

其言。礼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音其氣。之朋

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

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

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

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去聲是故君子

裘經則有衣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

鵠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

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謂

侯動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

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從

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

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施音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

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

謹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

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

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維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平，教之弟以說安之。樂音而母荒有禮而親，成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舍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仁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懸尸而愚，驕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石梁王氏曰：夏道尊命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

子曰：「夏道未濟，解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上民未濟，神而賞罰，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無厚。

其子于民如父母，有憐憫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虛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貨經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虛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賞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曰：先儒謂利爲祿賞，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上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調，非孔子之言。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聲亂也。子曰：「事君三諫而不



出竟^上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平吾弗信也。

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書，蓋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音難^音，朝廷不辭^音賤^音，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音一^音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違命。詩曰：鵲之^音美^音，鵲之^音貴^音，貴人之無良，我以爲^音歸。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音有^音枝^音葉^音。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音賻^音焉，則不問其^音所^音費^音。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音饋^音焉，則不問其^音所^音食^音。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音小^音人^音甘^音以^音壞^音。小雅曰：盜^音乳^音甘^音，乳^音甘^音是用^音餒^音。子曰：君子不以口譽^音人^音，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音之^音，問人之饑，則食^音之^音。稱人之善，則爵^音之^音。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音子曰：口惠而^音不至^音，怨^音將^音及^音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音諾^音責^音也，寧有^音已^音怨^音。國風曰：言^音矣^音，憂^音矣^音，信^音誓^音且^音旦^音，不思^音其^音反^音，及^音是^音不^音思^音，亦^音已^音焉^音。故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音子^音同^音。

慎微信，辭欲巧。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

書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廢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音盛^音，成^音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當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云：后稷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太人之歸威，敬^音天子無筮，諸侯有守^音去^音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宅寢室，天子不卜處^音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襲於上。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音緇衣^音，惡惡如^音巷伯^音，則爵不濫而民作^音忠^音，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音格^音心^音。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音逃^音心^音。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立之，則民有^音孫^音心^音。甫刑曰：眚^音民^音匪^音用^音命^音，制^音以^音刑^音，惟^音作^音五^音虐^音之^音刑^音。是以民有^音惡^音德^音而^音遂^音絕^音其^音世^音也。

石梁王氏曰：微論語爲此言，意便不足。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一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其
 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
 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
 人有慶也。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則
 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
 行已以說其。其上矣。詩云。有枯德行。去四國順之。子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
 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
 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侮于儀。子曰。君子道
 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
 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反。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
 有章。行歸於周。萬邦所望。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
 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
 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
 輝丁但。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
 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去。不重辭。不擾其
 所不。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瘼。

丁但。小雅曰。匪其止共。音維王之中。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
 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罰。
 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
 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反矣。故
 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通臣不
 疾。而遠臣不蔽矣。失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
 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
 其所賤。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君已弗克見。既
 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
 皆在其所襲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
 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於人而有節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音命曰。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
 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告曰。惟尹躬先舊本作天。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
 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
 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音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資與各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立，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士則不可奪志，臣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臣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去聲如小人毒其正去聲。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反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如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音射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飭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輿曰：在昔上帝周音周田音田，觀音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矣，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政。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婦人吉，夫子凶。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去聲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平聲鉅者其日久，痛其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丁亂反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去聲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平聲焉，踰音踰有六焉，踰音踰有六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音啁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去聲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音夫患邪淫之人與？音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音夫馬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馬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馬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

爲終色介期九月以爲間。平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平縫。平縫去半下。格者，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膚，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其父母大者，父母衣純音去緣，緣各一寸半。父母小者，父母衣純緣，緣各一寸半。

儒行

藍由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

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天性之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誇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日，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爲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爲儒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克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覘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恠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也。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居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知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



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者居處齊難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久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卷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呂氏曰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久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惟敬與恕則忿慾欲室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得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得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五教見利不虧其義却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義雖撓搏不程勇者引重萬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短其威不習其諫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力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言且將受之况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門圭齋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客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之稱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去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窮樂於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恭野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平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而位相先也患難去相死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而而翹之又不為急也不臨深而為而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紂不退沮若孔子應聘於諸國非特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編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去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有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去積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人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與薄議有如此者。

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

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

儒有不預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謝困君王不累累於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尙儒也妄如字常以儒相詬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困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餘十有五然皆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誇大以挫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方氏曰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至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阼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其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礼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事。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去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音古冠布反。則緇之其緇也。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緇。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礼。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緇。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適音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如。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重音甫殷道也。母音追。推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爵音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後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醴子而命之迎。男音先音去音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一。蓋親受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受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音反。所以合體同音。尊音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礼之本也。夫婦始于冠本于婚。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御。此礼之大体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見音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音。棄音栗音段音。丁音亂。修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礼。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音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音去音積音。蓋藏音。是故婦順備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音去音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立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去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日月。為去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与后。猶月之与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猶父之与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辨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与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去聲。男先。去聲。于女。剛柔。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去聲。男帥女。二從男。夫婦之義。出

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去聲。師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子恤。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明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其羞。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主必三揖而後至階。賓必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志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於。開辨矣。不聞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克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方。主人共。恭之也。酒當東。主人之

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齊才又肺皆禮也。陸取內酒成醴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當非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其門。

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矣。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一作賓入三終主人獻之一作主人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音履升坐修爵無數。一作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背歲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

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去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騶虞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者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儀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儀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幸。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樂也。天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孔子射於矍圃相去聲矍圃地名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責責與值同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去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同之喪序點揚解而語公同之喪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一作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使死者句不音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礼不變音期稱道不亂者句不音不在此位也蓋勵音有存者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去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工毒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巳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官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地地進爵絕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音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音食音謂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巳巳正而後發上



儒藏

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及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食。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竟音去大夫郊勞。去聲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札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饌。吁既反還旋。音旋圭車賄贈饗食。謂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耻。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

也。此孔子所以責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良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思曰。饑客反。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曰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啗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礼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礼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

多數。孔子曰：非為磬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如尹字，如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休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繁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搶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復生也。喪不過三年，首一作齊衰不綳，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瑟，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與孔子家語大同小異。

禮記終

校記

- ①禮：據《禮記》原文作「理」。
- ②「諸」下脫「公」字，見《禮記》原文。
- ③據《禮記》原文，「心」下當脫「者」字。
- ④專：據《禮記》原文作「車」。
- ⑤交：據原文作「之」。
- ⑥胡：當作「湖」。慈湖楊氏即宋楊簡。
- ⑦使：據《禮記》原文作「始」。
- ⑧行：據原文作「者」。
- ⑨者：據原文作「世」。
- ⑩學：據《禮記》原文作「敦」。
- ⑪一：據《禮記》原文作「謂」。
- ⑫固：當作「商」，見《禮記》原文。
- ⑬化：當作「羽」，見《禮記》原文。
- ⑭故治：當作「無日」，見《禮記》原文。
- ⑮平：當作「民」，「以」下當有「行」字，見《禮記》。



原文。

①6在：據《禮記》原文作「作」。

①7綏：當作「淫」，不，當作「是」，見《禮記》原文。

①8情：當作「情」，見《禮記》原文。

①9執：當作「以」，見《禮記》原文。

②0以：當作「心」，見《禮記》原文。

②1理：當作「禮」，見《禮記》原文。

②2與：原文無，當衍。

②3匕：當作「磬」，見《禮記》原文。

②4聲匕：當作「磬聲」，見《禮記》原文。

②5爲：據原文作「於」。

②6成：據原文作「威」。

②7孔：當作「亂」，見《禮記》原文。

②8則以：當作「賜聞」，見《禮記》原文。

②9多：當作「夫」，見《禮記》原文。

③0備：當作「踊」，見《禮記》原文。

③1人：當作「穀」，見《禮記》原文。

③2宜：當作「冥」，見《禮記》原文。

③3仲：當作「仰」，見《禮記》原文。

③4沒：當作「設」，見《禮記》原文。

③5「之」上脫「敬」字，見《禮記》原文。

③6下：當作「蕭」，見《禮記》原文。

③7人：當作「文」，見《禮記》原文。

③8匕：當作「斯」，見《禮記》原文。

③9不：據《禮記》原文當作「出」。

④0連：據原文當作「進」。

④1子也過也：據原文當作「師爾」。

④2如：當作「知」，見《禮記》原文。

④3父：當作「民」，見《禮記》原文。

④4蜜：當作「密」，見《禮記》原文。

④5建：當作「逮」，見《禮記》原文。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一

④⑥私：據原文作「斯」。

④⑦所：據原文作「斯」。

④⑧任：當作「衽」，見《禮記》原文。

④⑨偕：當作「偕」，見《禮記》原文。

⑤①不：當作「子」，見《禮記》原文。

⑤①孔：當作「君」，見《禮記》原文。

⑤②人：當作「尸」，見《禮記》原文。

⑤③偕：當作「偕」，見《禮記》原文。

⑤④有：據原文作「在」。

⑤⑤謂：據原文當作「諸」。

⑤⑥一：當作「天」，見《禮記》原文。

⑤⑦晏：當作「姜」，見《禮記》原文。

⑤⑧此字不清，似「選」，據《禮記》原文當作「實」。

⑤⑨此字不清，據原文當為「法」。

⑥①授：當作「援」，見《禮記》原文。

⑥①臣：據原文當作「陳」。

⑥②居：當作「孔」，見《禮記》原文。

⑥③知：當作「如」，見《禮記》原文。

⑥④辦：當作「辨」，見《禮記》原文。

⑥⑤「死」下脫「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一

段」，見《禮記》原文。

⑥⑥一：據原文作「雁」。

⑥⑦掃：當作「揖」，見《禮記》原文。

⑥⑧婦：當作「禮」，見《禮記》原文。

⑥⑨所闕一字，據《禮記》原文當為「婦」。

⑦①立：當作「以」，見《禮記》原文。

⑦①須：據原文作「洗」。

⑦②歲：當作「遂」，見《禮記》原文。

⑦③皆：據《禮記》原文，當作「偕」。

⑦④殯：據原文當作「繁」，即繫也。

⑦⑤天：據原文作「是」。

孔聖全書大學上卷卷之十二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朱子大學章句序曰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小學大學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三記弟子職見管子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綱指三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指八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去声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焉乎於止以下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孔聖全書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中庸章句序曰。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此字指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此指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後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此指互演此指行此指釋此指亦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授受者。亦此中也哉。東陽許氏曰。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承者耳。以上皆程氏遺書曰。中庸之書。是孔門付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來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便遺却單說本便遺却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右第一章朱子曰。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黃氏曰。謂堯舜禹孔子所傳。饒氏曰。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而無忌憚也。右第二章胡氏曰。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朱子或問曰。此其稱仲尼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况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諱。



其孚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
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
尼。而何以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右第三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去聲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上聲能知味也。右第四章子曰

道其不行矣夫。右第五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去聲舜好去

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右第六章子曰人皆曰予知。去聲。驅而納諸音罟音獲音也。削

之中。而莫之知辟也。音人皆曰予知。去聲。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月守也。右第七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右第八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右第九章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也。與

北方之強也。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

子居之。右第十章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德。不繫焉。強

哉矯。國無道德。至死不變。強哉矯。右第十一章

朱子曰。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

德義之勇也。

子曰素音行音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右第十二章

朱子曰。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格如者。正

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又曰子

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

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舜知也。顏淵仁也。夫子告子路者。

勇也。或問曰。此書非孔子一時之言。安得有次第。曰。子思

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

陳之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音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

治人。政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

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也。右第十三章子思曰。中庸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音去聲。顧言音去聲。君子胡不慥慥爾。右第十四章

史氏曰。四者未能。自責也。聖人不自聖。謙詞也。庸德以下

自勉也。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意矣。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右第十五章○君子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節子思之言。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詩作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也。○右第十五章。○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反側皆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詩作教，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第十六章。○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詩作樂君子，憲憲。當依詩作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右第十七章

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者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朱子曰：侯氏謂舜得其常，孔

子不得其常，善矣。然又以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孰製焉。天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以培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愚謂孔子有聖人之德，得聖人之名矣，不得祿位與壽者，此則天之未定也。所謂聖人所不能也。至於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天之已定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續大。音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右第十八章○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案其

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掃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與視諸掌手。右第廿一〇哀公魯君名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扶政也者。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去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去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音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則皆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上諛遠去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在重其祿同其好去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去所以勸百姓也。日省音省月試音試既音既讀音讀日音日稟音稟稱音稱去音去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音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音其切事前定則不困行音去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信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去不思而得從容中去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上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右第二十章

朱子曰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許氏曰誠者中庸一篇樞紐大舜誠者也顏淵誠之者也強顏音強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

乎中庸亦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去聲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災及其身者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見右第二章

朱子曰：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非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諸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尚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耕報反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耕報反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右第三章

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黃氏四如曰：帝王一中庸也，天地一中庸也，孔子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雙峯饒氏曰：祖述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四如又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成，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虧，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或

問小德大德之說，朱子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始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去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見第三章



孔聖年譜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德盛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次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仁山金氏曰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則鳴反邑。

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已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具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二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孔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平王一月為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已酉而世家遂節所記歲數省以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舜陟編年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

與朱子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已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轉寫之誤明矣。

為兒孺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為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許又音蕃音息。○職音見周禮牛人讀為撤義與棧音同蓋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秉去聲畊音田音胡氏曰此以後以經證史也此二句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

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使無憂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弒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釐定公會將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陰之○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以計規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子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郈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郈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將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

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其於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替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邪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通考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邪又不致膾頰頰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鄰家○孟子作顏辭由○適陳過匡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夫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邇求司馬桓雅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員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年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蓧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歡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員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失涉○有葉公問於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耒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

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魯季胡氏曰：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及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朱子曰：聖人豈有逆料？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乃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彖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按文簡石室圖七十二人之言，謂孔子弟子凡七十七人，然參與顏何不載於家語而參生陳亢不歸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參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凡七十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真我知之語。○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五月十一日。杜氏謂是月無巳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之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柳宗元曰。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李延平曰。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孔聖全書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道千乘註去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程子曰。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或問曰。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何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爲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朱子曰。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又曰。此子貢舉夫子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幾好德之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去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末若貧而樂音音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七多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音音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又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又曰更加數十歲也只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重住了。○或問大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說具于大學之篇矣。謝氏以爲聖人爲童子時已知從心所欲

不踰矩之妙特行之未熟故必由志學而漸進。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沒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或問三家僭禮於其夫子之可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以雍徹則其祭而不以禮也。其生事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僭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存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自能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陰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道焉耳。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列子

或問父母至尊親。大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若是不倫乎。
曰。此說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若言之所以。
著乎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耳。曾氏引孟子愛而不敬。獸
之也。亦其明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請先生饌。曾
是以爲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或問曰。言之終日。非聖人陰以告顏子。而不欲使衆人
得聞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
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
楊朱墨翟。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
楊朱之前。或謂孔子時無楊墨。其考之亦不詳矣。
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殊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辯耳。或謂孔
子不關異端。非也。如憐德悻禮之訓。已是關墨。繫身亂倫之
訓。已是關楊矣。陳氏曰。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則鄉原亦異端
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
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爲則
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
服。

胡氏曰。使公復問。執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
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於旅死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
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朱子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新安陳
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
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又曰。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
虎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
不仕者。以陽貨也。○或問曰。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爲政。而
其言如此。將不爲獨善之私耶。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
求仕也。况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
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而爲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
措之。則優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軻。其何

以行之哉。○于張問十世亦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或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豈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繼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也。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其異乎漢，而漢不能有其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儻與民休息，亦皆損其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為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范氏曰：「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胡氏曰：「聖人量同天地，以恕待人，惟於亂臣賊子則治之甚嚴，其法備於春秋，所以扶大倫立人紀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

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通用○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欲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曰：「張敬夫以為當冉有為宰之時，始有是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其說幾是。楊氏以為昭公時誤矣，冉有為宰自哀公時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夏間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南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或問子夏所引之詩，蓋衛風碩人之篇。今去素以為絢，一句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句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者，何哉？決非碩人之詩，蓋不可知其為何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者，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坤乾》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又曰：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

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爲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廢祭。如不祭。

朱子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外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憲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子曰謝氏曰我寧媚於奧直求福於天者固非楊氏以媚憲爲逆理則是以媚奧爲順理亦失之矣。聖人事君盡禮者天理之公也。一有媚之心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豈聖人之所爲哉。以爲順理誤矣。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于文哉吾從周。

朱子曰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又曰周禮之文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

也。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三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問之曰是禮也。

朱子曰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或曰繼此而後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因將必問焉。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必復問而後從事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去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華之射但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華子貢欲去去聲告古音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誥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程子曰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誥。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楸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及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朱子曰夫子之小管仲正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楊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

子語去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大音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又曰翕將

正樂而語之之詞。

儀封人請見。儀通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音也從去者見。通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朱子曰儀衛邑。天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又曰喪謂失位去國。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又曰諸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予獨以為失位之喪。蓋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君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而得仁。如去聲。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子曰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我未見好聲好色者。惡聲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劉侍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放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為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丁歷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必二。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於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當其理。又曰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或曰孔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萬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若未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爲辭則固同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又曰考史記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其聞道之早蓋如此可畏也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綏力追綫息列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之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或問曰楊氏不累室家之說失之奇且而不及聖人之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濫計求全之惑也。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已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弊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一人之性行也可勝慨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謝氏曰曾多君子夫子之力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少也。胡氏曰胡氏力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譽僞於人不知其仁。



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平聲桴音從之者，其由與？平聲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音

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嘆，而卒不可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辟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子貢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曰：「或謂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又告以知我其天矣。則不可謂未嘗以告之。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疾之嫌大計。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之，乃疾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人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

于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爾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執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去乘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去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朱子曰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又曰夫子初心欲行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難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此言蓋廢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自衛反魯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魯魯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朱子或問曰孟子所謂道取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執謂微生高直或

乞醯焉西馬乞諸其鄰而與之

厚齊馮氏曰人謂申枨剛夫子以慈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察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幾好之而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朱子曰先友鄧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去聲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程子曰夫于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真西山曰二子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上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進步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焉上可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于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焉故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曰雍之言然。

家語記孔子見伯子不衣冠而處，談其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固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表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之請，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遂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道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鄉黨乎。」

朱子曰：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僕也。又曰：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上諸。

朱子曰：仲弓父賤而行法，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時，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子謂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或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朱子曰：舊注以為惡，不欲見人，未必然也。雖聲以為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欲使君入而視，以南而視已也。時孔子視伯牛疾，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蓋與之未訣也。理或然矣。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未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音賢哉回也。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朱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顏子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將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滅焉。」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子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亦何之佞而有宋朝美維手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上可以語上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材而篤焉

樊遲問知去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去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乃祀典之正者也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

子曰知去者樂反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音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曰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實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又曰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者不觚觚哉○宰我問曰仁者推告之曰井有仁

當作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子曰見南子子路不說音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又曰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真西山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政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或曰仕於其國而見小君於禮無所見殺榮子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贊之說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

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施去聲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音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朱子曰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爲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朱子曰老彭周賢大夫見大戴禮尹氏以爲老聃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罔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又笑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又曰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爲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戴少望曰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

朱子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初未嘗夢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

子曰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音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不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或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

子之所慎齋戰疾。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默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以三月不知肉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曰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蒯五怪反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嬖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子曰反扶疏疏食飲水曲肱而枕去聲之樂音洽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水飲而其樂亦無以加矣。謝氏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失乎聖言之意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爲言若聖人與世之富貴者較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揅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爲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曰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舒涉反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于不語怪力亂神。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推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詬而反以惑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朱子曰：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

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己者？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又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

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

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子曰：子見文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反食亦宿。

洪氏曰：孔子少去貧賤，為去養，去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張南軒

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為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如蔬，殞身飼獸，而於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熱，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反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朱子曰：人潔至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反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朱子曰：人潔至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朱子曰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雖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張南軒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問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七仕^七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厚齋馮氏曰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吳氏曰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去之。

朱子曰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晁^音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反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立之禱父矣。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追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得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父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朱子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胡氏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冥仰無所愧俯無所作豈疾病而後禱哉。

子曰泰則不孫^去去^去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音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反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反曰君子以下^下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去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朱子曰：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莖盛如此。又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爲定公時誤矣。

新安陳氏曰：子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愚按：摯適齊次之，自衛反魯又次之，此章則追嘆之詞，諸儒皆未詳考。

子曰：「往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朱子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人當脩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患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二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館繻陳氏曰：孟康云：達巷黨人，乃項橐。

新安陳氏曰：惟聖人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爲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爲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子曰：「宋之入，吾能言，杞宋宋禮，吾不能言。」



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母何也。朱子曰：絕非并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馮厚齋曰：匡家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冠時與虎俱。

夫子適陳過匡，顏冠御匡人識冠，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五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大音審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杜氏曰：疑此大宰即詔也。具與曾會，曾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具大宰問，亦當在此年也。洪氏曰：宋大宰也。列子稱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宋商後又都商丘是也。朱子曰：列子多寓言，恐不足據。杜氏說是。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情

新安陳氏曰：天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

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嘆也。麟出似矣而踏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音齊衰音衰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音衰反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朱子曰：楊氏謂於賢者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失之過。蓋聖人愛敬之誠心，無適不然，何獨於此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蓋實加敬焉，非但不欺而已。蓋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

顏淵音若位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曰：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子或問曰：謝氏謂博文約禮求於所性之中，似亦贅語。夫天下之事，莫非所性之內者，故聖人謂學，但有為己為人之異，而無性內性外之殊也。

子疾痾，子路使門人為之。病間曰：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問如

朱子曰：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致仕之前也。若魯真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儻致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憐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朱子曰：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子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得浮海之意。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厚齋馮氏曰：天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國中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所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朱子又曰：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或問九夷之說，朱子曰：邢氏以為九夷蓋多荒僻，浪高騷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猶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

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又曰：程子所謂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張子所謂忠信篤敬，樂難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肉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音上晝夜。

或問曰：荀子曰：孔子見大水必觀焉。孟子謂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與此章未必一時之言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南子不翟，弟自蔽，翔過市，無耻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音反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音去之而不情者，其由也與。音平○子謂

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子曰：後生可畏，焉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焉
言唯謹爾。朱子曰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朝與下大夫言侃
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似子六跽子亦如也與
平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必召便攜必召如也足躡
聲如也。此一事上接下之不同也。揖所與必召立左右手必召衣前後必召反必召如也趨進必召翼如也。寢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與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于退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
不足者攝齊音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平聲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六反
如有循。平禮有容色私覲書愉愉如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
聘於隣國之禮也。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厚齋馮氏曰是
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焉得疑孔子絕無朝聘往來之事或曰
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說者以為非禮何也朱子曰胡
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
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

君子不以紕古暗反緇緇側由反。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聲。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去聲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朱子曰。君子謂孔子。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輔氏曰。若未致仕時。則朝服而朝。乃常禮也。有不必記。

齊側皆反。必有明衣句布。句必有綻。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食音嗣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饅音饅而

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唯酒無量。謂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不食。雖疏。

食謂菜羹瓜。

瓜字本齊。論瓜作必。

祭必齊如也。

此二節。此孔。

子欲食之節。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體不以傷生。當如此。吳氏曰：或問聖人譏耻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爾。非謂腐敗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朱子曰：食以飢飽為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時不食。自不待言。惟胡氏以為王制五穀未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釀養強熟之類。最為得之。或曰：瓜之為必何也。朱子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成辭矣。曰：必祭則明聖人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聖人無不敬之祭也。

席不正不坐。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朱子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鄉人飲酒。挾者出。斯出矣。鄉人饋。乃多朝服而立於阼階。此一

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此一節。此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朱子曰：具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邢氏曰：孔子家疏也。具氏曰：家語云：國既恐非。國既則路馬當問矣。或曰：既焚而不問馬。何也。朱子曰：退朝聞之。一時之聞。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曾氏以不字自為一句。恐未然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此二節。此孔子事君之禮。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履。我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此孔子事君之禮。

或有問於愚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君召之。固不俟駕。假如孔子致仕。君召應否。愚問之。朱子曰：士之未仕。雖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於他國之君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一節。此孔子交朋之禮。

具氏曰：殯於堂曰殯。殯於野曰葬。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胡氏曰：古者二日而殯。三月而葬。但



儒藏

曰殯而不自殯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朱子曰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塋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自殯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啓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韞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此一節記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此一節記孔子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九用反。又之三喚計又而作。

蔡氏曰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危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雉同意。

校記

①記：當作「語」，「家語」即《孔子家語》。

②執：當作「孰」。

③爲：據《論語》原文作「謂」。

④因：當作「固」。

⑤謂：據《論語》原文當作「問」。

⑥飄：據原文當作「瓢」。

⑦合：據原文當作「舍」。

⑧夏：當作「耳」，見《論語》原文。

孔聖全書論語卷之十三

後學蔡復貫 編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朱子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

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清室

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夫子

稱周曰都都乎文即文質彬彬之文也周才文勝乃文勝質則史之文也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子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

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平聲於患難去聲之中也弟子因孔

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

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

賢者固不止此十人也或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也朱子

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

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皆以

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考之不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悅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其精微是亦助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去聲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需參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

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

子所以稱之歟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

之誤

南容三去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季康子問弟子

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為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

朱子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孔子時已致仕尚

從大夫之列言後譙詞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

以賻音助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槨駟

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音六

反諸市也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音上以副其意豈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去聲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扶音人之爲

去動而誰為。

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頽子而後發於誠心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之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勉齊黃氏曰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反，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音洛。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成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乎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去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朱子曰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柴也。萬參也。魯師也。辟音僻由也。彥五旦反。吳氏曰。此章之首。虎子曰二字。○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聲○子張問

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如君子者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

由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張敬夫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
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_音爲死矣曰子在固何敢死或

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顏路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問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不當先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平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厚齊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也。朱子曰：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胡氏曰：應答之頃，可以沮潛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音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音夫佞者。○子路嘗替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詩足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祀，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音去點爾何如？鼓瑟希，音希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音上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音平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張存中曰：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口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其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



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預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又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非以仁與禮為二物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訕音音曰其言也訕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訕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子以半多言而驟故告之以訕言。何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不憂不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朱子曰豈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乾闥衛之野齊衛逐奔齊。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殺宋公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頽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其為亂將死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音音膚受之愬音音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上○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或問景公果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音音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若何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議。是此聽訟吾猶人也。大李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如欲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事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善哉言乎。○樊遲有疑於衆舉卓陶選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重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季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路奚先。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子曰衛君謂出公轍也。是時魯哀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出公不殆其父而稱其祖名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馮氏曰時轍已立十二年矣。胡氏曰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轍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皆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饒氏曰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朱子曰出公用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諒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轍有意改過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做方与他做。若做不能然，則夫子必不為之臣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馮氏曰：子剛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到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耳。胡氏曰：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又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孔子舉詩以例其餘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故孔子嘆之。卒之哀公孫於鄆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公西赤：「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朱子曰：愚按史記

蓋為去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或曰：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魯齊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礼折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強矣。至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達之時也，而必

正卯已誅，男女已別于塗，商賈已信于市矣。邱魯既墮，圍成，具充於伯子，聽公伯寮之譖，受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膳，殂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圍大蒐，若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則為魯大司寇，總歷三時，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舉國以聽，而又及於基

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何如哉？朱子曰：愚按胡氏所記年數，與周紀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爾。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饒氏曰：從政是大夫事，為政是人君事。夫子此言為大夫而發。

子曰：「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

朱子曰：冉有時為季氏宰。吳氏曰：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謂耆老之意。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友魯年六十九，明年為耆老之年。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音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去聲。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喪去聲。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俊，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歟？

樂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吳氏曰：夫子入楚，接與華交，讓之，樂公雖不議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子貢為魯父南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樂公語去。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攘羊，而子證之，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所交之人，何足算乎？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音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音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音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音也。○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事聞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
不足以爲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去聲邦無道危行言孫去聲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具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持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南宮适古活反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五報反力能士港反舟楫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音扶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
爲命音婢之謀音林反裨音庇諶音沉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問官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音食疏音疏餽音餽無怨言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君
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夏未、當國，無大可稱。楚宣王
其亂被誅，相去又遠，皆所不論者。為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
讓國，故以此為公子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
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所以豐財足
用，禁奸保良。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
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
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
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去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音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義平要聲。平聲。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朱子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增
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武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
不能以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
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
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
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新
序之而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闕三覆甲

昔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可以觀勇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夫子之疑之何也吳氏曰文子請立靈公也史鮒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肯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聲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路曰桓公弑公

子糾_{居照}召忽_{召暗}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_{春秋}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

仲非仁者與_平桓公弑公子糾不能死又相_去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_{反皮寄}

左衽而_{音忍}管仲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後漢應邵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愚謂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皆有可取者孔子必不以召忽為匹夫匹婦之諒蓋定言耳朱子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之君子有不幸而

此者有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執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楊氏又以忽之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從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嘗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又曰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雖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_{土免}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_{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陳氏曰文子身後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非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謚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_去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舉奉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敢也。君曰告夫。音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主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厚齊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或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度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為哉。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音皆○蘧伯玉使子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音皆

朱子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及魯故曰玉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音去○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音去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音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音平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朱子曰聖人之意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子曰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實害其為公平忠厚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人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讐哥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真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子曰莫我知也夫。謂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魯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誅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平聲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平聲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豈肯陷其朋友哉。又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捨無從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此三都出臧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

子曰賢者辟去聲世一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平聲

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乎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六字既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已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朱子曰聖人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誅誅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胡氏曰子張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或云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召則可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終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去聲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去聲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其定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躄音躄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朱子曰原壤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壞當絕叩其箕踞之

脛則壞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范尹皆以
為壞非可言論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又曰。禮六
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及魯之後曳杖而出
而適見壞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
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敲
之哉。

關黨童子將佞或問之曰。益者與。平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
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
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儀也。朱子
或問曰。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比。每
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執筆記事於后。見子畜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
見。音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曰。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
可見。按史記去衛適陳是威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齊
氏曰。考春秋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
見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黃氏曰。夫子對靈公

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
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齊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
之而齊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特以
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
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
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
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
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
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
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敗事
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
語。見蘧廡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
以禮際之不善而矣。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
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子曰。賜也。女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音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謝氏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
也。故曰予一人。貫之。胡氏曰。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
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朱子曰。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
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



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又曰諸說皆有以博為病之意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朱子曰自第一章至此皆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覺軒蔡氏曰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朱子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愠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為未知德也與。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平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七南反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七南反於前也在與則見

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去聲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人而有殺身以成仁○子貢問為仁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長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為

邦子曰行夏之時乘音乘殷之輅音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

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程子曰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

之兆耳。兆猶準則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

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

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音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聲矣○子曰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去聲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

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

舉人不以人廢言。

陳氏曰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

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音譽者其

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或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朱子曰。有毀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怒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平之。今亡。無矣。夫。朱子曰。此必有為。去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朱子曰。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如得此意。嘗言孔子然嘆。幸苦來。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也。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礼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

子曰。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張南軒曰。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去聲。○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賢遠反。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聲。子曰。然。固相去師之道也。

朱子曰。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朱子曰。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為不使至於有過而已。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平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列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去聲夫且爾言過矣。虎兇徐無反出於柙，尸甲龜玉毀於楨，音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音上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朱子曰：「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冉有季路見於孔子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使仲由為季氏宰。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來。明年，孔子自陳徙居左。傳：『哀公十一年，冉求帥左師戰于郊。』此二子仕季氏不同時之證也。趙氏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子衛十一年，季氏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季桓子死，季康子之母欲殺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子欲往，則子路在。』音中也。必是此年從之。衛大夫死於孔，音中之冉求見於孔子之証也。洪氏曰：『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職，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其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朱子曰：『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范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諂，損矣。」

吳氏曰：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穀損者三樂。樂即禮樂，有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驕。○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平聲。朱子曰：意謂有孔子曰。○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立。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礼乎？對曰：未也。不學礼，無以立。鯉退而學礼。聞斯二者，陳亢猶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礼又聞

君子之遠其子也。

朱子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子其子。潛室陳氏曰：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于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新安陳氏曰：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其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若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孔氏正義曰：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南軒張氏曰：此夫子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聲。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去聲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公五年



桓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又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萌也。過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訕也。也。胡氏曰：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屈。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是亦諷使速仕也。朱子曰：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焉。去出與屈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愚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與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爾。○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子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

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石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饒氏曰：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曰：公山弗擾不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改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蘓氏曰：孔子之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其齊論與。佛肸^音肸，衛大夫也。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而結
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朱子曰。佛胎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胎之說。
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輔氏曰。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
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盡心。小者盡面。之不
暇。何至有免於聖人。若夫昏愚之至。不可以當聖化者。則聖
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
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胎亦豈能免於聖人哉。張敬夫曰。子路
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
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胎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
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
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又曰。
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
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辯之。亦可謂善學
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昔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好知並。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
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子謂伯魚曰。女音為周南召音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平

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
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
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
他說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色
厲而內荏。而審。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平○子曰。鄉原
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平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

蘓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鄙夫止於管私。其害
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立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
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于亡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通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
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
已矣。○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惡並。○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時必有以得罪者。

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鄭氏曰於絕之之

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朱

子或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惟不有故未有卻之如此。

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

軍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說既沒新說既升。饋相官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_{音扶}稻衣_{音去}夫錦於女_{音改}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_{音如}不樂_{音若}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幸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馮氏曰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幸我門人高

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斯世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

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方下同唯惡。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微。去古亮。以_{音知}一知者。惡末孫。去以為勇者。惡許

反以為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

去遠去之則怨。

朱子曰何以知小人為僕隸下人也。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

遠之惟恐不嚴怨之亦非所恤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_{音去}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終

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

所囚者近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去上同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直道二句。枉道

去魯而適他國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及之之言而亡之矣。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奉命。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朱子曰三黜之後雖不肖去然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魯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曰此言必非面語音。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反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問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朱子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焚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之意。

長平沮七徐反桀溺乃歷耕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平沮七徐反桀溺乃歷耕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平沮七徐反桀溺乃歷耕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生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皆世人而言易者。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下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朱子曰時孔子自楚平乎蔡津濟渡處知津言數音周流自知津處。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惡聖人

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惡聖人

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鄉。朱子曰楊氏謂夫子非
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群為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詞則
矢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
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
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群矣。故夫子所謂
鳥獸不可與同群者乃所以譏樂溺之辟世而與人絕耳。非
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
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大子焉。明日子路行以
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
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子曰：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又曰：聖
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而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
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靈峰胡氏曰：接
與沮溺丈人童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夫子於此
四人有憐憫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
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
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下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音師摯適齊，並飯。扶晚千道
楚三飯。繚子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乃武入
於漢。少音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
工，譏樂之正。及魯哀公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
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儀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
月而已。豈虛語哉。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
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
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
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其深有感也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氏釋文：施，元五經文字皆作弛。其親，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人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
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鳥氏
勢拳、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同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
孔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愛，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恐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也，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近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朱子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曾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季武子同朝，宿父季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

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

衛公孫朝音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馬李馬不李焉字皆於虞反。

朱子曰：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苻弘、鄭子師、秦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

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此夫子指武叔之云，不亦宜乎？

旣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如傳教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從入之門。張敬夫曰：武孫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朱子曰：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去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朱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謝氏曰：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



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黃勉齋曰：子貢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故，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德備博，厚高明，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及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竊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也，至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去聲，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首

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應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孔子定書時語。南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

業。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大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禹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或問曰：范氏之意，若以治曆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謝氏以曆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識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朱子曰：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又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往乎。鼻音丙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者謂之有司。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

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附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明曰讀書者。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畫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開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便行下手處。如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礼勿視。聽言動之類。又曰孟子說心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上卷孟子傳註大全

趙氏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常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

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魏惠王二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門里志云年及百餘歲。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廖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程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尹氏曰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子容連衡以攻伐為賢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上篇。以上見序說。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太史公司馬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謝疊山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惡其不仁，而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此孟子之言。○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通則王乎？

董子仲尼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杜疏云：孔子之門徒，遠近必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必賤薄之。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音而傳命。○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去聲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雖由至異矣。字微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壯官伊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撻，寬博亦不受於萬衆。

去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無辱至必及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謂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官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衆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死。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於夫子也。

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持其志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思乎？」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朱子曰：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孔子言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若知言，便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



從吾言矣。

乃學而垂聖者也。

盖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幸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也。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註疏曰：見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雅頌之樂者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賸善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朱子曰：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武虎。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子讀詩而贊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張氏頴曰：天命謂性，性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骸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以下孟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

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註疏曰：悲不，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之祭，祀壇場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謂子貢也。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謂木之皸皸，音乎不可尚已。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又曰：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音弗也。趙氏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周幣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去聲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同贊。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配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音音夫人饗練音練，素刀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失位三月，便發一祭，故可弔。出疆必載，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有荷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去疆舍去聲而耕乎？
耕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而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胡氏曰：論語不仕無義，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
雖仕亦有不可苟者。○註疏曰：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
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為壇
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微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
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開門而不內，同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去聲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陽貨賜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關

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

曾子曰：有誦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朱子曰：聖人禮義之中正，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

淪于汚音賤而可耻。汪氏廷直曰：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
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也異矣。

必俟其禮之至而往拜之，拜之必關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
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註疏曰：豚豕之小者，蒸
豚熟豚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正義曰：孔子不見，知其非
賢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

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
曰：洧音水警衆，洧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
蛇龍而放之菹，魚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去聲又作園囿，汙池，澤多而禽獸矣。及紂

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去聲武王，誅紂伐奄，平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去聲有通字通用。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去聲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去聲我是無君也，墨氏惡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之懼。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以立後王者也。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又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有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胡氏曰：禹與周公之功，當時之治也。孔子春秋之功，萬世之治也。三聖以真西山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陳氏曰：當時倫紀亂矣，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也。又曰：聖賢及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輔氏曰：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

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註疏曰：禹稷臯臯，周公仲思，仲尼皇皇，正義曰：凡此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音扶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因禮以詩而高○有孺子歌曰：滄浪音清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朱子曰：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音去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此言強戰者為孔子之所深惡也。

范氏曰：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倫可不重哉。○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楊氏曰：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

記不加毫末。朱公遷曰：此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居已甚，孔子自言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上；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上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上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下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去過情，君子耻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饒氏曰：論孟二不^上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去旨酒而好^去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又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尹氏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輔氏曰：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新安陳氏曰：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饒氏曰：思兼三王，王以施四事，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到孔子之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朱子曰：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以辭雖謙，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又曰：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張子曰：孟子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得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猶有能傳其本者，故我得竊取其善於人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自今觀之，



孔子之澤為所浸灌萬世不斬也。蔡氏曰：孟子之生去孔子之卒方七十一年之后。

○禹稷當年時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其進則顏子當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有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

孔子賢之。其退則○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威。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反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知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則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

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去聲去堯禹之相去聲去舜

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去聲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平聲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朱子曰：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伊尹相去聲湯以王去聲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去聲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音前

過自怨自艾音於桐外音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使

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

唐虞禪音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禪繼皆奉天命而已矣。○萬章問

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音疽七余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雝由音子路之妻與

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

馬音將要音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王若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朱子曰：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音瘠環音也。侍人

奄音掩與人也。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又曰：聖人以義處命，不特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無義無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史記謂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朱子曰：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難迫待人之事乎？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去聲政之所出，橫去聲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去聲後覺去聲。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音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底，接

折先聲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成也。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朱子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曰：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又曰：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孔子必不肯怠



地做。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樂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樂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長死，凡民罔不譟。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夏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去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音角孔子亦獵較。趙氏曰：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上之仕，有季桓子音卿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衛侯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音山公養之仕也。輔氏曰：或謂是字誤，或當公養之仕也。輔氏曰：孔子亦獵較，見聖人同物之仁，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三年之淹，見聖人制行之勇。○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是以孔子此時失了幾會，不曾做得成。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正去。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工外計當都音都而已矣。嘗為乘音去田矣。曰：牛羊茁音壯壯長音上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朱子曰：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音去也。又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陳氏曰：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富，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觀此，則知卑官雖無可受之理，為貧而仕者，當以孔子為律令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同為臣，不致見於諸侯。



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去聲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然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去聲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欲猶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召之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是故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潛室陳氏曰：孔子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就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又曰：孔子是謙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所以錯了。如程子之性有三品之說也，是但不曾說是氣質之性，把氣質作本然之性看了之類。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曰：孟子嘗澤。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膾炙肉，不

至不稅^稅而見而行。不知者以為^平為^去肉也。其知者以為^平為^去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朱子曰：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孔子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發明矣。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汪氏曰：不能用聖人而曉聲色，君之大罪。膳肉不至，君之微罪。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朱子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孔子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

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朱子曰：接，承也。淅，清水也。清水，將行不及也。}○孟子曰：君子之厄，^{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朱子曰：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輔氏曰：陳蔡之厄，是亦聖人氣數之否也。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當作}增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於于也。}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愠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其志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火交}反，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之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其反，涼涼生斯世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三

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然猶於世者也。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去聲，似而非者，惡莠音有，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音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仁山金氏曰：留子經世之書，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又王爲兩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末，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趙氏曰：孟子之生雖不可考，然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

則孟子必生於魯穆公之末。蓋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合之凡一百四十年，是百有餘歲也。

慈賞曰：按孔孟事蹟，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孫子思仕魯，穆公爲臣，則既老矣。孟子在子思之後，則其見穆公雖當其末年，亦必三十餘歲矣。觀此則孟子之生在穆公之初，不在末年，而親受業於子思之時，子思亦近百歲，而孟子年亦四十五矣。

孔聖全書卷之十三終

校記

- | | | | | | | | | | | | | | | |
|--------------------|-------------------|----------------|-----------------|-----------------|-----------------------|-------------------|--------------------|-----------------|-------------------|----------------|------------------|----------------|--------------------|----------------|
| ①爲：當作「吾」，見《論語》。 | ②「敢」字上，《論語》有「曰」字。 | ③齊：當作「奔」。 | ④感：當作「惑」，見《論語》。 | ⑤路：當作「將」，見右引書。 | ⑥「則」字上，《論語》有「禮樂不興」四字。 | ⑦「食」字上，《論語》有「疏」字。 | ⑧「被」下當有「髮」字，見《論語》。 | ⑨敢：當作「告」，見《論語》。 | ⑩愛：當作「憂」，見右引書。 | ⑪一：當作「其」，見右引書。 | ⑫詠河：當作「諒陰」，見右引書。 | ⑬人：當作「以」，見右引書。 | ⑭列：當作「力」，見右引書。 | ⑮出：當作「世」，見右引書。 |
| ⑯「如此」下原文缺損，當爲「其」字。 | ⑰一：當作「爲」，見《論語》。 | ⑱耕：當作「耦」，見右引書。 | ⑲矢：當作「失」。 | ⑳恐：當作「孔」。按，即孔子。 | ㉑謂：當作「畏」，見《孟子·公孫丑》。 | ㉒「百」下脫「世」字，見右引書。 | ㉓門：當作「聞」，見《孟子·萬章》。 | ㉔之之：當衍一「之」字。 | ㉕據正文所述，此「王」字當爲衍文。 | ㉖據文意，「此」字當爲衍文。 | ㉗據文意，「以」字當爲衍文。 | ㉘資：當作「賢」。 | ㉙知：當作「如」，見《尚書·舜典》。 | ㉚則：當作「天」。 |

孔聖全書卷之十四

上卷孝經

後學蔡復貫 編述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燕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此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胸卷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

之所記也。其下則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

子曰。昔者明王父孝。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傳之首章。釋先王有至德要道。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死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不軌。

右傳之二章。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右傳之三章。釋德之本。

曾子曰。其教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去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傳之四章，釋教之所由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
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兄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
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傳之五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
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
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右傳之六章，申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其大焉。君親
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以養去聲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敬，敬因親以愛，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情德。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情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其所因者本也。

右傳之七章，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去聲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
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於。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
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猶為不孝也。子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
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右傳之八章，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思
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
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右傳之十章，釋終於立身。

曾子曰：若夫去聲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
令，去聲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去聲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去聲
於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
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
為孝乎？

右傳之十一章廣經中五孝之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簣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事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右傳之十二章廣經末終始之義。

孝經

刻先聖大訓序

秦燔經籍。漢初不事詩書。而先聖人之述作猶藏於山巖屋壁之間。豈天地之經緯。固神物所護持。終不得而泯沒者存焉。邪。迨後獻書路開。而文學彬彬爭言文。藝其聰明才辨者。則又駕言偽撰。附會已意。各務其勝。隋唐而下。擷菁撷華。遂得炫能列戶分門。類書種出。先聖人之格言正論。散見龐雜。莫知適從。誠猶珠玉之混沙礫。不有隋和。孰能辨之。有宋淳熙。慶元間。理學諸儒。竄出而易簡支離。尚費論說。唯象山陸文安公得孔門遺旨。以題堯舜精一之傳。而慈湖楊文元公尊信陸學。以悟本心。為世大儒。於是旁搜遠紹。凡吾夫子之言。自魯論外。其諸見於群籍者。精研慎擇。彙而編之。題曰先聖大訓云。余嘗訪求是書而未得。今年春過昆陵薛子寓所。語間及之。方山謂余曰。是書吾親學兩湖時訪文元公裔孫得其原本。有公註釋。將刻以示諸生。繼往延緩。止錄其大文。實諸行囊。其原本因宋刻珍重。留於家塾。俟錄註釋。乃歸公裔孫。不意寇至。被投水中。今幸存者所錄大文也。余取至臺中。時一讀焉。真不啻珠晶玉瑩。萃于一櫝。而燦然星日。嘗論之所未備。家語之所未詳者。咸在矣。信六經之樞紐。群籍之指南。而理學之統宗也。因校刻。與學者共之。公所註釋。藏書之家或有存者。更願同志君子訪刻以傳。則速貧速朽之說。當不待有若而可知也。



儒藏

皇明嘉靖戊午秋九月望後學休寧何其賢謹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祇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
散落隱伏雖聞見于雜說之中而不尋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
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覲無覲明告其諭是無惑乎聖言
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于大乖也夜光
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貴有知焉而不
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証群記聚而為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
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
正慶元三年春二月四明楊簡序。

先聖大訓

宋大儒慈湖楊簡敬仲編輯

蜡賓第一同禮記禮運不重出。

哀公問第二同家語不重出。

哀公問禮第三同家語不重出。

五儀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問魯國之士與之為治。至若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言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公曰善孔子出公送之。同家語不重出。

孔子燕居第五同禮記不重出。

孔子閒居第六同禮記不重出。

入其第七同禮記不重出。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同家語不重出。○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言

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政第九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至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允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至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至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弗違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而弗違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弗違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句徒，頒必略諸長者，而弗違乎彼狎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弗違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彼狎，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問冠第十

詳見家語。

廟制第十一

詳見家語。

曾子問第十二

同禮記，不重出。

檀弓第十三

詳見禮記，不重出。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夫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將塋，子曰：古者不祔塋，為不忍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塋矣。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合塋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孔子彈琴而不成，數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周公第十四。子夏問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



著成王嗣立。幼未能莅。昨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至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問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凡禮記。○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寗以祀焉。夫寗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非所崇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孔子觀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騶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辨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辨爵。辨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与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規者如堵。牆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舉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枋。枋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

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餚。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初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餚。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言樂第十五

同禮記樂記周賈牛賈篇。又同家語子路鼓琴篇。不重出。

少連第十六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孔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子夏問曰。凡喪。小功以上。虞制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簿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度而對曰。敢問變其窮乎。子曰。占之人。与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指之而已。子張復問。

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作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主言第十七

與家語大同小異因重錄之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捫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可

以守三至行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祗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修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欣然揚席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天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異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開闢而不征市鄣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隱慝上好食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巧商慈女婦空室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窮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惧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賢舉能此七



儒藏

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遷者悅，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數，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歛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懷恒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夏秋冬其博而萬民也如饑而食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敵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敵而天下

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祿親彌衆，此之謂祿席之上乎選師。

君子第十八

與坊記多同，不盡錄。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子云：君子鮮貴不鮮賤，鮮富不鮮貧，則亂益亡。○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懷於上，故亂益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子云：善則稱

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中庸第十九 與中庸同。不重出。

隱而第二十

孔子曰。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亡之。子曰。事君子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死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死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使為死。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死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不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一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

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明日內事用。祭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罷上不責於民。下不責於上。
入官第二十一 與家語大。同小異。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情。已過勿煥。失言勿跽。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詎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畧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日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通。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通。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大平。平乎心。歲乎志。形乎色。履乎教。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治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



儒藏

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願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不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遇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據。表弊則百姓乳。通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其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通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在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紕塞耳所以人日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撓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者治民之統也。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同家語不重出

喪禮第二十三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捨義。門外之治。義捨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禭。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母死為妻。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嫌。

甚悲哀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顏淵死魯定公吊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付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若吊其臣非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筴也。○公西華問曰大夫以罪免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子罕問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尸者出力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而問孔子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歛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齊晏桓子卒平仲薨衰斬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魯子以問孔子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恐辭以避咎義也夫。○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璣璠歛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于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女何吊焉。琴張乃止。○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生吊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接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轍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毀窆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季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也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鮑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前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儒藏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然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帛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疾可也○衛公使共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稱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闕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投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其則不絳絳不盡飫而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倫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孔子為大司寇國旣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采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其來者亦相吊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碣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駭如孔子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與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可得復言假也

子產第二十五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超施惠哉子曰夫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齊景公第二十六

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初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趙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半來。」昔叔向適鄭駸獲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女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子少不歸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以是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矢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足以能尊其貴貴足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怨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棄之守貴賤無序何以

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中都宰第二十七 同家語不重此。

始誅第二十八 同家語不重此。

五刑第二十九 同家語。

仲弓第三十 同前。

樂山第三十一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他日子張問曰：「仁者何樂乎山？」子曰：「夫山者，歸然高而子張曰：『高則何樂乎？』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宜而無私，陽與味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成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孔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孔子觀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之，以化絜，此似化。○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齊流涕而行。孟子曰：『去魯遲遲，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流涕，去他國之道也。』」

千乘第三十二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

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廢嬪嬙則節上靜斯寧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明顯見辦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加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家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母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之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成孝弟而安讓此所以然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蕪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四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全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歲貯以及山

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心牧會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葉虞章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游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利萌本以安間作起不敬以期惑懂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娼誘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諛以財授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罔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歛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餽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特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官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老疾用財壯佼用力於茲民游薄事

食於茲民憂古者殷之。父戎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民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賜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殪日。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時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饒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玁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民以覲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興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敗盧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黍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夫人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況強敵在前有君長正之正者乎公曰善哉。

四代第三十三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

而以觀開也。四代之政刑若君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斷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仰此以數喻而棄法也。失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音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三帝之耿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牀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與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維三統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于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子曰卿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耿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矣然而與民一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善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



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親是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能。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父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龍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威然，順然蹇然，蹇然枉然，杻然首然，倉然湛然，淵然淑然，齊然節然，穆然然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徑徑，吾恐憊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魁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華。公曰：嚮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耳聞此矣。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勸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為味，味為氣，氣為志，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履一曰失統，恐不長享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歲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

執事無益，五官有差，喜吾並發，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相權機，機實為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乳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為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吝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太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圖殺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微勿與事。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臣聞之，弗用以死厥德。臣將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親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親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修國修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三十四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立無以吏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循之，曰：明法于天明，則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於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也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



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如面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福而名不寢禮失則壞名失則愾是故上古不諱正天明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璽諸侯御祭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欽此三者而一舉之誠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分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監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敬使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萬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貧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終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昏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侃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

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制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矣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諸志第三十五

公曰諸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絮上下禮祀內外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矣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毋憂此以怨省而怨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丘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儉民財儉以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由民衆非以為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不由人則九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幻也明幽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澤發蟄百草權輿瑞氣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次順四時卒于

東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歲歷再闔以順天道。此謂虞計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載。地曰作昌。日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純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因。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軌。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處。深淵不涸。龍至不開。鳳降忌翼。鸞獸忌擾。爪鳥忌距。蜂螫不螫。嬰兒蟹蟹不食天駒。洛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亂使來往。地廣畢抄。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敬。仁賓也。

小辨第三十大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是故昔者先王學舜大道。以親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達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大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十枹之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嘗辨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改善則民說。民說則婦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忠。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備。而又倦其居。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為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丘聞之。忠有



九知知忠必知忠。知忠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以乘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用兵第三十七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時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觀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憚憚而無厭者也。何罷之能作。蚩尤撲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之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充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仁。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豈其年也。夏桀商紂。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詐貸。處教。法言。法行。處辟。秋。

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璽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薄。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然皆。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殒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問第三十八

公曰。今日少問。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变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感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一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術。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

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親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氣，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米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瑣，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豆菴米服。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互菴米服。禹崩，十有七世，有桀。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官高臺，汙地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慘焉幾亡，乃有商履。

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難子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後夏桀，散其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摠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互菴米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官室高臺，汙地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慘焉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難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互菴米服。君其志焉，或優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歲必周密，被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間觀也。時天之氣月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夫，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被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殺，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王，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維祺，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適周第三十九

夫子適周，見襄弘，言終退。襄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其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礼樂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轡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豈好已

乎。夫以一綫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陳郭亥色戰而晚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相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昌銘曰：一命而偁，再命而偁，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其口。其恭儉也若此。滅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子思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堅子侍御。故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說，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訖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



以惡已為人臣。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親乎明堂，觀四門墻有堯舜之容。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褒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人，人主不務聖迹，所以安存而急速，所以危亡，是猶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永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管仲第四十

子路問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觀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東縛而立，功名未可葬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匿餓，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然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為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不已則女之見罪必矣。○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知者第四十一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僂僂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尔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女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女。衿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日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斷獄第四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哀麻直

扶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黜黜衮冕者容不。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壯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奸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損君子所以知。○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止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慈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存焉。

諸史第四十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晉邢侯與雍子于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獎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魚叔魚曰三奸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糾也。○魯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默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焉。端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焉。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焉。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孔子弟子有宓子

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報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之。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臣臣肘書愚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死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還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故施至仁懇誠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報之。齊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有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聲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畏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



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鮠，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必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必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必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自吾第四十四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桀以恕，是以日蹙也。○子貢言所對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孔子，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不彛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某行如何？祁奚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闕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

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敬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華君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誣也，不內亂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亘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不棄義，約貨云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視於四方也不亡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子推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孔子適衛，顏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耻之，子驕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讀詩第四十五

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過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義一，不敢不



購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哀公問曰：寡人聞忘之甚，若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先祖之道，壞其曲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安臣諂諂，道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於衆，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其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至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子至，公問政焉。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孔子見宋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憾，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憾；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而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臣諫第四十六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謂是歟？○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有言，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于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子祺忠臣也，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也。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世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于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十

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子貢問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及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以賢代賢，謂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辭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瑟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

子路問第四十七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于泰，諸夏之禮有女而嫁，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

非清節之義也。蒼梧燒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子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啻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孔子見羅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趨，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視，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中人第四十八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有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所由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朋，可必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齊高庭問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穢而提弊，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交，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敬以避難，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主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王季、文王，致以德，談其樹根，置本備豫。

遠矣。初，大王都西，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遂獨與大姜去而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季桓子穿井，獲如玉正，其中有羊。凡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蜺蜺、蚺水之就，龍罔象，王之怪，犢羊。○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定公執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視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事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辜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晏子第四十九

晏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魯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麋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



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焉能
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
與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
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
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
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
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傳其道而行
其化之善也。○季康子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蠶
何也。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
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令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
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
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
伯。景伯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襲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
曰。具實然。詔言于夫差。婦之子貢聞之。見于孔子曰。子服氏之
子拙于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具子爲夷德可欺。而
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顏淵問曰。臧文仲武
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

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文仲
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
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乎。
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閔。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爰居。
王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
有戒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
天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
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
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子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
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子第五十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察也。孔子曰。君子以
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于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以
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
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
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
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
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路初見孔子。
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



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入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不反策。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殺仁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子路將行。辭于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而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事。而無犯。其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我進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蘧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孔子侍坐于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如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

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開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敬。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治王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姦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楚昭第五十

楚昭王聘孔子

同家訓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

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音著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女志

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餓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乎。子路悅。援箠而舞。三終而出。○孔子適衛。其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謂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闔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哉。靈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五帝第五十二詳見家語。

命性第五十三詳見家語。

孔文子第五十四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孔子舍蘧伯玉家。就訪焉。孔子曰。蘧盛之事。則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孔子之始至衛也。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顙。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斐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罪人。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報。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衛孫文子得罪于獻公。居戚。



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于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曰。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南宮說仲孫何患。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囑家老使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世。公許之。二子學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僖子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是類也夫。○楚靈公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上王心。王是以獲歿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中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

民之力。而無辭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食。克以及于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謔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宣猛第五十五

吳伐陳。楚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及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諸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昭王攻大豷，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政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開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訪於孔子。孔子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觸商獲獸，如麋而肉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冉有以告曰：豈天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魯人聞之，乃取之。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心憂。○齊陳恒弑其君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客，弱矣。夫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孫桓

乘之新築人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為衛人以爲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許之。及任三官，手略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威。孔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之政，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子貢問曰：晉文公實曰：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子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辛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子張問曰：禮三十而室，晉舜二十徵庸，而書云有縣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最者師問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縣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其能圖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縣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臣，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縣，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季桓子問書曰：寧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唐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于民



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定公問：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仁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德、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則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衆之有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攝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

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請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子三王，不亦可乎？○季桓子以粟千鍾氣一于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之財，不以成言，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泰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子曰：然。同寮有朋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替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于婦人之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可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子使宰我使于楚楚，昭王

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為此也。」至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遠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行，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竊窺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我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顏擊喜事親，子路義之後，譬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辜。」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女之所知也。○孔子適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

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遠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匱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賊，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為政，與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子張問曰：「書云：『茲殷罰有倫。』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其於恕寡矣。能遠于獄，其于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威」



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于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魯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仲弓問書曰：哀敬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有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不經。○子張問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

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憚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子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前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蔓延，惟以永歎。涕洟漚漚。○孔子弟子梁鱣，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嬰謂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毋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嬰過四十當有五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子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斑年相比，執筆記事于夫子，一人達傳

左右孟武伯見孔子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齊太史子與適齊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貴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諡明易道垂後為法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欲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始知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之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何與焉。○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同禮記。不重出。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子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孔聖金書卷之十四終

校記

- ①父孝：當作「事父」，見《孝經·感應章》。
- ②「天地明察」二句，《孝經》原文在本節「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句上。
- ③義：《孝經·三才章》作「利」。
- ④困：當作「因」，見《孝經·聖治章》。
- ⑤于：當作「爭」，見《孝經·紀孝行章》。
- ⑥度：據《禮記·仲尼燕居篇》作「席」。
- ⑦修：當作「教」。
- ⑧「進」字上當脫「難」字。
- ⑨一：當作「者」，見《禮記·表記》。
- ⑩慮：當作「忠」，見《孔子家語》。
- ⑪此條《家語》所無，且本節首條已言「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此處又言獄事，顯然重複，當屬衍文。
- ⑫城：當作「域」，見《孔子家語》。
- ⑬存：當作「在」，見《孔子家語》。



- ⑭曰：當作「得」，見《孔子家語》。
- ⑮言：當作「若」，見《孔子家語》。
- ⑯木：當作「本」，見《孔子家語》。
- ⑰治：當作「至」。下同，見《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
- ⑱人曰：當作「掩聰」，見《孔子家語》。
- ⑲哀：當作「恩」，見《禮記·喪服四制》。
- ⑳付：據文意當作「對」。
- ㉑稱：當作「稱」，見四庫本《先聖大訓》。
- ㉒棄：當作「業」，見右引書。
- ㉓疆：當作「疆」，見右引書。
- ㉔違：當作「違違」，見《大戴禮記·千乘》。
- ㉕之：當作「知」，見右引書。
- ㉖全：當作「令」，見右引書。
- ㉗蜚虞草：當作「蜚征庶虞百草」，見右引書。
- ㉘義：當作「不義」。

- ㉙之久：當作「書爲」，見《大戴禮記·千乘》。
- ㉚日：當作「者」，見右引書。
- ㉛音：當作「昔」，見《大戴禮記·四代》。
- ㉜于：當作「淳」，見右引書。
- ㉝茲：當作「慈」，見右引書。
- ㉞「由」字下當脫「德」字，見右引書。
- ㉟貸：當作「貳」，吾：當作「無」。均見右引書。
- ㊱諸侯：當爲衍文。
- ㊲「曰」字下當脫「樂」字。
- ㊳澤：當作「泮」，見《大戴禮記·誥志》。
- ㊴因：當作「國」，見右引書。
- ㊵禮學：當作「學禮」，見《大戴禮記·小辨》。
- ㊶寶：當作「實」，見右引書。
- ㊷忠：當作「中」。下句「知忠」同，見右引書。
- ㊸「以」字上當脫「德」字。
- ㊹觀：當作「顧」，見四庫本《先聖大訓》。

④⑤感：當作「咸」，見《大戴禮記·少閒》。

④⑥氣：當作「器」，見右引書。

④⑦「有」字上當脫「乃」字，見右引書。

④⑧「宮」下當脫「室」字，地：當作「池」，見右引書。

④⑨「有」字上當脫「乃」字，見右引書。

⑤⑩月：當作「用」，見右引書。

⑤⑪未：當作「木」，見右引書。下句「未成」同。

⑤⑫「臣」下當有「者」字，見四庫本《先聖大訓》。

⑤⑬所闕一字當爲「桀」，見右引書。

⑤⑭永：當作「求」，見右引書。

⑤⑮哀：當作「衰」，見右引書。

⑤⑯此字不清，又下闕一字，據右引書，當作「褻慢」。

⑤⑰不：當作「叔」，見右引書。

⑤⑱義一：當作「蓋厚」，見右引書。

⑤⑲曲：當作「典」，見右引書。

⑥⑩愉：當作「偷」，見《孔子家語·賢君》。

⑥⑪此處三字不清，據四庫本《先聖大訓》，當作「然非禮」。

⑥⑫視：當作「使」，見右引書。

⑥⑬主：當作「土」，見右引書。

⑥⑭正：當作「缶」，見右引書。

⑥⑮凡：當作「焉」，見右引書。

⑥⑯就：當作「怪」，見右引書。

⑥⑰王：當作「土」，見右引書。

⑥⑱執玉卑：當作「受玉卑」，見右引書。

⑥⑲「得」下當有「聞」字，見右引書。

⑦⑰王：當作「三」，見右引書。

⑦⑱其所：當作「毋以」，見右引書。

⑦⑲代：當作「伐」，見右引書。

⑦⑲天：當作「失」，見右引書。

⑦⑲辛：當作「宰」，見右引書。



儒藏

⑦⑤ 吾：當作「君」，見右引書。

⑦⑥ 唐：當作「庚」，見右引書。

⑦⑦ 則：當作「可」，見右引書。

⑦⑧ 氣一：當作「餽夫」，見右引書。

⑦⑨ 「患」下脫「茲」字，見右引書。

⑧⑩ 嬰：當作「瞿」，見右引書。

孔聖全書家語十五卷之

柳陽何孟春注其王肅所注家語附續各章後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一作無}詐價。^{已上養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封，不樹，已上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居東，故云西方諸侯}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墜周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通水}而令諸墓焉。謂季桓子曰：「君以彰已罪，非礼也。今令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其職客不求，言如歸家無所之也}。○定公與齊侯^{景公名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

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揖讓而登，厭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今黃縣有萊子城。以兵鼓諺。^{鼓，口諺，切，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慙。^{左傳：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優，雜子女為戲弄者。}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桀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夫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是時孔子以}其事要盟，不書。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景公}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稗也。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龜陰也。今此丘縣有鄆、博、陶、濰，有龜山并附皆在汶北。}柳陽何孟春曰：「朱子謂田之來歸於君，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

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為說聖人手。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卿大夫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凡二百八十步二尺公侯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名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一作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季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敗遂墮三都之城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何孟春曰按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無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名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此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又曰按春秋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居無幾齊饋女樂而孔子行矣使久其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孔子當時止墮師費二節成不墮師費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聞君子禍至不

懼福至不喜今天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政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闕之名兩觀在門兩傍懸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天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讀如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振創為反一作操聚也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一作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累不及之史中間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狴音反獄牢也執之三月



不別不辨其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名斯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棄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一作非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而猶不可從民不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有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有似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有似之山而墜子馮音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然顧之潸然出涕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至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

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破池也今世俗之陵池父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何孟春曰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孔子相魯魯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正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也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高門城門名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倫道路遊行因出急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常禮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音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敢可夫敢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切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至于君子之言希希於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言言之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



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間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搢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道德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什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礼不

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孔子閒居至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瑋瑋瑋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猶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黜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

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增埒，三而矩。此說理數非井自方里。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求焉。恤行者有仁，是以德義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置網弋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至可得而用。曾子曰：敢謂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令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至則民悅矣。是行施彌博，得祝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妥而無憂也。

本云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如固陋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不為正，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廢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為親，舍親則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一作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一作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何謂已重焉？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正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大化慊也猶豈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以上見禮記哀公問大同小異孔衍所說世小儒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也後同此

○孔子侍坐於哀公至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物耻則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要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慊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無緣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

故曰太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合乎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月

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闕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物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作階階孔子賓階西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掖大也肘掖之處裁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也章甫布冠也以表明大夫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求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

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此一句尚氣好勝。先儒請于義理有未全。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而進達之。一作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不知也。默一作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禮記儒行十有七條。餘家語止載七條。○孔子在衛。在衛故曰。儒。余人之名儒也。矣。常以儒相詬疾。詬。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殺吾身。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一本孔子對哀公曰。儒之自立有容貌之美。儒之豫備有近人之德。儒之特立有剛毅之存。儒之不更無患失之心。儒之憂思有寬容之量。儒之舉賢有任重之公。儒之澡身有規爲之大。儒之交友有尊讓之全。溫良仁之本。敬慎仁之地。寬裕仁之作。遜接仁之能。禮節仁之貌。言談仁之文。歌樂仁之和。分散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哀公聞此言。不敢以儒爲戲。

此篇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間人所爲。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開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否。吾子言之。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婦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桴豚。汗罋掘地爲坎盛水。而以手掬飲也。而飲。而後以手掬飲也。耆耆梓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蕞苴。草也。蕞。小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醕。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是巴。禮運篇但記則孔子告言禮家語則云告哀公。○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至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

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列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幾、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其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前，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敬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段同禮記禮運不重錄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章甫綯綯一作紳帶，搢紳搢紳一作紳，旁者此賢乎？孔子曰：不必然。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絕而乘路一作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一作志。斬衰帶履，杖而啜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今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等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

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耳欲聲，目欲色，鼻欲臭，口欲味，心欲外物，所誘而惑，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善，何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必一作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必一作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必一作必。審其所由，故智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一作貧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死音死，貧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



君入廟門如右登自阼階仰視之桷一作俯察機筵其器也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君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禮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去聲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君綢繆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至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然也至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見前不重出○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安對不無取取多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噉噉誣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上下既覲止我心則悅說之好善道也如此公曰

矣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善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詳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主大則國家必亡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已逆天時說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太戊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說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籍魯穆公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寢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門主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以化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共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善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曰

⑧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何孟春曰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一作戎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聲上震于天旌旗纓纓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鉞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橫橫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泅泅期泅泅期泅泅期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共凶事故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雖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回對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不深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

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擇也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孔子北遊於農山至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云云不重○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微而衛有崩墮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隱不隱其非正路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首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季羔為衛之士師至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按此在魯聞之言也韓非子載子墨子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墨從門出此安也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



儒藏

六年矣其夏孔子卒。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而萬人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生文王以王季為父至周公戰已行化戰亦行也言行已以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子路為蒲邑名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音音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一作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粟以賑之而以爾私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至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食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音音日累細而

坐列鼎而食雖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養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政不難矣。○魯有儉嗇者尾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牛羊豕之饋子路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饌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何所鬻也思慮棄之棄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將以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孔子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文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始運弟子四孔子車馬孔子獲觀如朝問禮老子自問而方來來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

既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者



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魄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異人焉。擁鐻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

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其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飭類宜為貌不莊無類失親。後親愛可久。失親不忠。情不忠誠不忠失禮。信為本失禮不立。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蓬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學水潦注於池而生蓬草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乎。○孔子之郊。少吳之後。鄉子連。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其相親也。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始介也。兒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于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于河梁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謂梁言事者通謂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二十四丈。圓流。謂水也。水。九十里。魚鱉不能導。龜鼈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度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况於人乎。○孔子將行。兩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於財。吾

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一作死莫有而不施，貧無與也。一作窮莫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曾子曰：入國是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矣。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座右也。或曰：宥與右通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孔子顧謂諸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一作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魯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則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洗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也而勿強，見法而已，不陳道而勿怫。說也，陳不與世相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



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物必得水而後生。水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德也。必脩其理。似於清。清乎無屈。蓋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重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于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宮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盡責矣。尚也。必有說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過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向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矣。疑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

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云。同前。

○子路盛服見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嶢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子言者。華奮子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王。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劔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劔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矣。」

楚恭王名出遊亡鳥鳴之弓，戰志結之矢，以射郢都，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一作失，示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馬邑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上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也，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齊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婦人曰：「子何不納柳下惠然嫗不建名門之女，國人不知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只可吾固。」

不可行，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昔哉，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闕雉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雌之固不可行也。」

何孟春曰：「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也。騶虞，不嗜殺也。鸛鳴，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蕭蕭，霜露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九臯，誠不可揜也。鸞飛魚躍，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疲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鸛鳴，行常見忠信也。葛藟，樛而荒，哀忘也。蟋蟀，儉而蟬，游者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菁菁如飴，惡不可為美也。黍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簞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贈我握椒，芳香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莖，憂思之深也。柞棘，斯拔，侯新侯蒸，盛衰之義也。鳳凰於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諷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關雉，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舉其餘耳。世有微一事察一辭，審一枝也，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微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而陳亡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莊王從之遂復陳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在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其美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褻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其以為何君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問漆雕愿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

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執謂參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乎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首枳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襲漫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好市肆不能為廣而長言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慙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末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存焉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封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數以

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幽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千何患乎無吾。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郁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儻。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六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罕旄之忠告至矣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讖議人者也。博辯閎遠一作宏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寡矣。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南宮敬叔告于魯君曰。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道。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堅其衛御。敬叔與俱。至周。好幾人之

商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千百川。以其卑也。大漢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孔子親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至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惠哉。

按皇覽記。時漢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

曰。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提提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

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所見。殆即黃

帝所為金人之類歟。又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王應

麟謂金人銘即黃帝六篇之一也。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令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沉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述文子滿平也。按左傳乃才芳也。彌牟為衛氏才芳始為將軍氏。皆公子之字。以諸同姓相

問。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

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戒之以文德。文即詩書禮

上金。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蓋升堂入室者。上

學于太卜。春秋傳。掌三史之法。皆無通之。蓋升堂入室者。上

不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下同。子貢

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佐。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用雍之行也。不慢。不侮。不侮。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驥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幼。不忘賓旅。如學博覽。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邱孫則惠。恭則近。禮動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雋雅而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哉。言于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如彼以其富等。浩浩之氣也。是魯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黃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應于行。已是清室臧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縉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人于戶。未嘗越履。德來過之。足不履影。皆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求省見。是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



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王、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中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有土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使之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仲由長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為下，國駸駸，荷天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動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則

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齊莊而能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脩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于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及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怒，苟利于民，矣庸于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助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公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唇不殺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而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親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與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也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查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謂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以爲人矣。言爲知人之人。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思，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甯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誣，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宜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履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其身，臣不可

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其君而事之，有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親于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已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是其正也。其爲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其爲客也，溫良而好禮，傳問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于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以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名平。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

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饋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
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
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子乘至以此取之雖火之賢不亦可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導其心忠士折口以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名卓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哉則則于思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眾信則人任之動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顏淵將西遊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為身至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親而比于疎不亦遠乎。

不脩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夫位也其死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在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一作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構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過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正月六此言上下畏懼無所自容也。

○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名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聚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有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問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錐伯華。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云。前。同。○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稅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天。孔子曰。詩云。惶惶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編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夫子此意矣。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各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諸。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降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

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或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賢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論教。教。勸也。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果。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舍平。其樹漆乎。苑囿五宮。妓一作樂不懈。千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荆其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斯瘼。憂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仁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相死。不入得。活於曰。禍福爲福。

王肅曰。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以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亡至邊。

從者曰：謂此齋矣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青以子遺吾琴，好佩子遺吾玉，是以不報吾過，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問文子之所右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而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為宜，然後得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于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遂。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一作十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子產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取也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或曰：子產晏子孰優？奇子云：子謂子產賢，則晏子功則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晏子。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子產可謂至矣，敢問二天

夫之所為自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云。同

○孔子謂音露通子賤曰：子治單父，音南，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一作可之一日教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子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此子有矣無教字。昔堯舜應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孔子謂音露通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曰：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同前。○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為州屬河南。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夫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未之詳也。天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已，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



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為信陽宰。至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非竊財之謂也。云。同。前。

○子路泊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治蒲夫子三數其善即此段也。

何孟春曰時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蕪而不休雜糲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識晉者則

知吾天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

○楚昭王名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有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適問群臣莫能識之。一作使使問于孔子。一作王于魯問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羹。一作子游問曰夫子可以知其然也。子曰吾昔之鄭今華州北過一作平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旌之使使聘魯問孔子。一作齊使遣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膝振肩而跳一作有屈其一足且誼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也治溝渠修隄防祈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何孟春曰夫譌之後未嘗不有應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為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人千天之本生財有時而力爲本一作無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本固本不固無務學求一作無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一作無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聞記不喜無務多談一作無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脩遠一作無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是以反本脩通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一作而亡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已夫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一本無夫無爭婦夫失之婦得之三句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諃諫二曰懇諫文三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一作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其從諷諫乎。

謹按鮒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浮蓋其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孔子曰唯度主以行之蓋欲度君之能容與否當慙直則懇直可諷降則諷降非專主于諷諫而已也。

○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

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故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讀易至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至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與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軾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驪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八謂弟子曰吾聞君子賞功受賞今吾言于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從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達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冕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

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嗣，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嚙螻而難得，黃口食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警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類，而有危亡之敗也。○子路問于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魯有姘婬，娶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物，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

子之意，庸知于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父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于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曾皙有子，曰：舜，舜之事，曾皙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桻則待過大桻則逃走，故曾皙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于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于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辟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友，友信也，君子言不賜，能敏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無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



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遊于泰山，見榮聲期。新序以爲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跣而歌。新序作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祿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于受諫，休于待祿，危于治身。」史鮑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而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也。史鮑也。○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麝醢，既成，戰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言也。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執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駘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弗。孔子曰：

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貴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所由之令。」教令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植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兩之。」言立也。非其人如會葬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庭人不曠，臨山不直。」庭，人名。曠，不曠也。臨，地名。言不以山而求，不曠于衣。衣，衣也。而提，提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地而遠求也。衣提，提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思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遠已之憂，終日行不遠已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

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郊者魯縣。今山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于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鷹鳩氏司事也。五鳩鳩聚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吏民者也。九扈為九龍正扈民使無滯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時年二十七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天子失官二句蓋古語。

王肅曰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郊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郊子故孔子發此言。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商。子姓。鉏。採薪于大野。今在平鉏。大澤在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及扶杖而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

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吾是以傷焉。麟者聖人之瑞也。子貢曰蓋自感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王鉤。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罔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

○吳伐越。噭也。會稽獲一節車馬。吳子使來聘于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于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孔子爵之。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于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重車馬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諸侯社稷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為神。諸侯社稷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注其守封嶠山。山者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氏。今曰丈人之時其名為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負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楷木矢貫之石磐。其長尺有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至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公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



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
饋如之。○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王高其
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以禮所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
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
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法度。心以亡
矣。嘉事朝聘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
近疾若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
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官名。災及宗
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
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
可矣。未若尊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
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于齊。
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
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僉何也。

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
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
失閏也。○吳王失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子
與晉侯會于黃池。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侯
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
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
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敬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
伯自襄已來之改之。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託
言于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說矣。
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
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
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尊賢之教。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哀公問政于孔子至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至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難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諂遠色賤貨而尊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至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体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于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中取同中痛故不主聲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欲聞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與魄非二也，充于四肢百體為氣，形者，氣之聚也。魄，精氣之屬也。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鬼之為歸也，也。魂氣升天而亦曰歸者，八索陰陽之氣以生，自死而有也，死而氣散後自有而死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桃，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近，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思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記作享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欲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鬼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葬于下，化謂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桃，遠廟為桃，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立魄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禮也。建設朝事，燔燎膋蕭，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

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忘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嚮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以畢，不知親享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莊子呂氏春秋作魯莊公問顏回。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諷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駢裂，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指責，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顏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

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詐懷詐，以爲智，卑人之有過，耻辱而修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君子，至，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盡慎諸馬。」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蓋曰：「思也夫。」

○叔孫武叔見于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國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其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桓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識音矣。」

○魯定公問於顏回，至，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駢裂，兩服入于廐，公聞之。」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五

越席而起。至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云。同。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性情之理。通于物
 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
 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微。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
 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
 所害。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于邾。夫
 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是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
 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
 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
 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劬。子曰。吾非此之問
 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
 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去。御狂馬不
 釋其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此章句。受學重
 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敢
 受教哉。○子路初見孔子。至。毀仁惡仕。請毀仁者。必近于刑。云
 云。同。子路將西行。辭于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車一作贈。汝以
 言乎。子路對曰。請以言。子曰。不驢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
 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一作謹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
 由請終身奉之。一作終身奉之。
 ○子路將行。至。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前在五者中矣。親
 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觀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但有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子伯長言耳。

何孟春曰：史記載澹臺威明狀貌甚惡，欲害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子第三百人，設取與去，取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于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欲求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盪于宰予，世主之聽眩于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爲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矣！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言子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子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爲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朝相論曰：仲尼之問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

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于宰予，以貌度性失之于子羽。聖人之于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擗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于前世，而書傳記其效驗之于後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孔幾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患而弗憂。孔幾曰：行己已止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一作備其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宜爲警前，學焉得習，言不得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孔子又見之

宰父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

之子司寇也日少謂在官而屈節數矣謂數見不可以已乎孔

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

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聘我在官其為治人聞之曰聖

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子曰

違也山十里蟬蛸也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蟬蛸

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棰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

而後食棰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也棰非為食之

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

盛菓屬有六而棰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

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

臣以為妨於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嬀于朝靈公與嬀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

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

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

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治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嬖昏死而無

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孔

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

綵而舞容璵容璵及文馬四十四馬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

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

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五猶可

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

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

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

敗故可出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

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

取勝焉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

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

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

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

與發徒兵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

糝一作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

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為至于此子路



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
 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
 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
 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
 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閼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
 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孔子赴楚時史。料哀公六年吳殺。年數是時子胥未見殺也。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
 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
 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
 心。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左傳哀公元年吳滅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焉。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故居
 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
 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
 不能爲順。不能。順人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
 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
 出。頽而入。告亦如之。頽曰。夫子之道至大也。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
 吾醜也。夫道旣已大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

集夫子何病哉。不答。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桓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楚昭王聘孔子，至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至，吾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律主財者為汝主財意志同也。

○孔子速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人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懣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于莒，齊無知秋其君，小自出奔莒。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晉獻公驪姬之讎，重耳出亡，遇衛衛文公不禮，馬及曹曹共公問其耕角，飲觀其裸，潰澤而觀之。故又曰：『霸心生于會稽。』故君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乎？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夏臺，文王困于羑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羑里城。秦穆公困于殽，左傳：晉及秦成，敗秦師于殽，故糾即今函谷在殽池西。齊桓困于長勺，魯莊公敗齊師于長勺。勾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肅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餽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塋屋之下有塋墾墾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嘔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相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弔以疑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嚙昔子華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壘甕飯中欲置之則不潔飲棄之則可惜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乳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其弗忘矣孔子曰惡何也通言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痛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

入官第三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遇勿發失言勿摘觸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

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寡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適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適臣便辟則群臣汚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撻而變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以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子張問入官當官治民之職於孔子至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大域猶津數也而公治之精智而寡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使從周民之詞度量而施也養之無優于其時愛之無寬于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通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通謂所求于



運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察。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大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簡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衆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子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過臣便僻者群僕之倫也。僻宜為僻。倫紀也。爲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過臣便僻則群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及道。察里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美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親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馬。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于堦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有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未修事而能建業。父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第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欲民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踰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撓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瀛。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死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魯子啟衣而耕于魯。三君聞之。而致邑焉。魯子固辭不受。使

子曰先生非有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曾子敝衣至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示云同前

困於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于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率如也頃也高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貢問於孔子至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至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墻率則畢如也視其高則頃而塞實也如也察其從則墻如也

言其隔而不也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由居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至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孔子自衛入晉公五年至河聞趙簡子殺嬖姓名鳴犢字及聲華一作慶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天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嬖一作鳴犢齊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一作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隳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也。尚知避之。况於人乎哉。遂還息於陬鄉。此鄉非魯之陬。作繁操琴曲。以哀之。○孔子自衛將入晉。至君于進也。傷其類者也。還息於鄒。作繁操琴曲。以哀之。○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讀。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何孟春曰。史記云。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首有五六十。年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上下匡隆頤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曩然不。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會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

見夫子。仍與於難。寧我聞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肩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遇之。源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五

用之。退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校記

- ①周公：當作「昭公」，見《孔子家語·相魯》。
- ②「是」字下，《孔子家語·王言》有「故」字。
- ③不過合乎：《孔子家語·大婚解》原文作「不過乎物，合」。
- ④已：當作「記」。按，即《禮記》。
- ⑤之：當作「懷」，見《孔子家語·五儀解》。
- ⑥上下：當作「止亦」，見《詩經·召南·草蟲》及《孔子家語》。
- ⑦門：當作「明」。
- ⑧曰曰：當衍一「曰」字，見《孔子家語·五儀》。
- ⑨疆：當作「疆」，見《孔子家語·致思》。
- ⑩自：當作「曰」，見右引書。
- ⑪「其」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 ⑫「子」下當有「巧」字，見右引書。
- ⑬「速」下當有「之」字，見右引書。

⑭人國是也：《孔子家語·三怒》原作「人其國也」。

⑮聞：當作「問」，見右引書。

⑯宮：當作「官」，見右引書。

⑰君：當作「若」，見《孔子家語·好生》。

⑱蕞：當作「臻」，見右引書。

⑲「之」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⑳堅其：當作「豎子」，見《孔子家語·觀周》。

㉑「守」字下當脫「此」字，見《孔子家語·觀周》。

㉒敢：當作「敦」，見《孔子家語·弟子行》。

㉓「宮」上脫「南」字，見右引書。

㉔人：當作「人」，見右引書。

㉕中：當作「子」，見右引書。

㉖助：當作「耻」，見《孔子家語·弟子行》。

㉗「之」下脫「行」字，見右引書。

㉘謂：當作「請」，見右引書。

㉙焉：當作「爲知」，見右引書。

③⑩足：當作「是」，見《孔子家語·賢君》。

③⑪靈公弟：當存「公」字，餘二字爲衍文，見右引書。

③⑫政：當作「正」，見右引書。

③⑬政其：當作「其政」，見右引書。

③⑭偷：當作「偷」，見右引書。

③⑮「此」字上當脫「以」字，見右引書。

③⑯此下一段文字，與《孔子家語圖》所記差異甚大，不便一一出校，讀者可參閱。

③⑰夫：當作「失」，見《孔子家語·六本》。

③⑱鉢詢：當作「蘇洵」，東坡之父也。其下引語見《嘉祐集》卷九，而「浮」當作「姪」。

③⑲賞：當作「當」，見《孔子家語·六本》。

③⑳鼓：當作「敢」，見右引書。

③㉑不：當作「可」，見右引書。

③㉒「嫁」字上，右引書有「不」字。

③㉓「以」字上，右引書有「是」字。

④「明」上當有「不」字，見右引書。

④五沽：當作「沽」，見《孔子家語·辨物》。

④六玉：當作「土」，見右引書。

④七牘：《孔子家語·辨物》作「牘」。按，牘即「櫃」之異體。

④八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④九不：當作「能」，見右引書。

⑤〇失：當作「夫」，見右引書。

⑤一之改之：當作「未之改」，見右引書。

⑤二謂：當作「爲」，見《孔子家語·哀公問政》。

⑤三於：當作「其」，見《孔子家語·子路》。

⑤四人：當作「人」。

⑤五「之」字當衍。又「泉」字下當有「渥」字。均見

《孔子家語·困誓》。



孔聖全書家語上卷卷之十六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曆舜反側皆莊
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
擾馴猛獸以與交帝帝也戰于阪泉之野今上谷地三戰而後克之
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
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
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
生萬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
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理四時之氣
行之以教衆衆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
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
不於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
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
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
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皞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
天下服其信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輶一作所及莫不夷

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
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
于二女履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十二臣也率堯舊職
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
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與孟子
可考者曰氏春秋載舜葬于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
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舊之紀成去鳴條不甚遠此
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而葬于江
南九嶷是為陵焉則司馬子長之說而啓後學之疑者也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后啟給克瘳其德不喪其仁可親其
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聲靈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
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敷九天拜
耳目治天下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
民莫敢不服○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桀伊曰黃帝三
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
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
言之故乎上世黃帝先生生長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終
采也之辯也聞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
曰可也吾嘗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至考
日月星辰勞耳目動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
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
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五帝久遠三王有度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六

三王近則汝欲一日編闡遠古之說讓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問即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實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至底歸。宰我曰請問帝嘗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至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至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趙視四時務元民始之。務先民事。流四凶而天下服。至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至敢不服。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至真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曰吾欲以類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政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收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收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尚象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弗及顓辛。大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者其不可從明矣。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金火水及土分行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五帝者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後世說者皆為之名字。如東方靈威仰南方赤熛怒等殆近於妖妄矣。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有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如以木德王則其次以火。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大皞配木。少皞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已上五帝又與前章宰子問者言之。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木正戶火正祀於龍金正祀於門水正祀於井土正在家祀中雷在野則為社。此則五行之主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即是五祀不得同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經之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殷人用水德王

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木之次火，火之次土也。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至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持化育，至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政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木，在火家而尚火，在土家而尚土，在水家而尚水，在金家而尚金。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德次火，火德次土，土德次金，金德次水，水德次木。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飲用昏。昏時亦黑。我事秉鬯，馬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大事飲用日。日出時亦赤也。我事秉鬯，馬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青，見以水家，土家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配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大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魯宰。據論語，閔子騫氏使爲魯宰之召，則閔子騫嘗爲魯宰。子未嘗言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

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之爲政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步驟相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責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一作成智。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一本云：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故善御馬者，正銜勒，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步驟相應。

○閔子騫爲魯宰，至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其民爲衆，所稱事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匹，感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飲，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其德法專用刑辟，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歸，民無歸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戕，其



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獨降之以禍罰又降生用於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宗伯之官以成仁祀官所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征伐所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以通天下也。六官在手以為總均仁以為納糾舉馬總在執前司會周知四方之治家宰之副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用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義平也刑罰此遇政之術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家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飭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

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皆合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之德及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孟行反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丙丁戊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為月子丑寅午未申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魁衡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一作其餘各從其類矣。鳥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鼈者八竅而卵生。禽鳥類。鼈者九竅而胎生。人獸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經之類。如山海經。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曰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得時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壙土之人瘠，填土之人美。毛蟲三百有六十，而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至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蚌游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鼈吞者八竅而卵生，壯所勝疾雀反。鱗反。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齒無後齒者脂。羊屬。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角者脂。有角者脂而無後齒者膏。其小者也。膏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至，丘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盈虛。月盛則蚌蛤之類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壙土之人瘠，填土之人美。

細緻。毛蟲。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殺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至，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之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何孟春曰：麟鳳龜龍各為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也。一人之身為骨片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腋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是人者，豈獨長保蟲而已哉。禮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脈理常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藏齋

孔聖全書 卷一六

四八九

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燕又揚觴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
不在此位也在此位則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子路進曰
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脩
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
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所中於辭爵酒者
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
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雙相之
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謂
之者曰奔軍之將云同前

何孟春曰或問盛德者不爲婉人之舉孔子溫良恭讓於鄉
黨似不能言者雙相之圃之射不已甚乎曰與叔管疑焉謂
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爲此說將以推事
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也得我心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
聚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至飲酒之節反不廢朝不廢朝不廢朝不廢朝
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同此記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
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月索群神而祭之今之臘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
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
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
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新
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去
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
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
角豐粟必在祿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一作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
瓦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
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
命於祖廟而作龜於櫛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于

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上獻命于庫門之內。戒百姓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則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埽反道。鄉爲田疇。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象天也。服裘以臨燔柴。故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記上規此加詳。

○定公問於孔子曰。至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上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報白也。王風與朝服以。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通掃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大裘爲被裘象天之文故彼之通。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春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群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裕祭。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二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墨劓剕劓。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

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教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教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獄而無陷刑之者。禮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禮也故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有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舉其源而輒絕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穿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中固之山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廢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誅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簪帶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

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所以愧耻之也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則君不使人摔抑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觀之大戴禮之相同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紂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罰也制者成也壹戎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



○仲弓問

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野合也。就天倫謂合天意。

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古行反。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得過人罰之。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小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疑獄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汎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反。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

不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言，法也。遁名改作，變言與，揚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淫，亂也。令省也。遁名改作，變言與，揚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淫，亂也。令省也。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行，下言詐而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晝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弼於市。命服，大夫以上之服。也。於市，珪璋璧琮，不弼於市。宗廟之器，不弼於市。兵車旂旗，不弼於市。犧牲牷烝，不弼於市。戎器兵甲，不弼於市。用器不中度，中，度也。仲反，不弼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弼於市。姦色亂正色，不弼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弼於市。衣服飲食，不弼於市。賣成衣服，非後必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取也。果實不時，不弼於市。五木不中伐，不弼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弼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在魯與爲蜡祭之賓徹州而享故以賓言也。事畢出遊於觀。兩喟然而嘆。記仲尼之嘆。喟嘆魯也。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

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記蓋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幼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禮，有封爵者，父子相傳為世，兄弟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以勇知為賢，故謀是用，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野者去，在室者殺，是謂小康。言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後於地，列其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周道幽厲傷之，吾嘗聞道矣，夫禮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杞入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正之後，周公攝政致太

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夫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其端，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會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彼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盈三五而缺，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元氣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為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齊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齊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飾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齊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而事畢平賓客乃出遊於觀之上觀者謂象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至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德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至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未有不謚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息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至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減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是謂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大嘉幽國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臣危至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至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食言君者鳳以為畜而鳥不食言臣者麟以為畜而獸不食言民者龜以為畜而人精不食言神者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令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

民必順此順之實也與衆善之也以上同前宋語古者

何孟春曰周公相成王而得其政與二王不同則賢之難同於杞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但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亦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然則此所稱天子之云非成王也。

冠頌第三十三一作冠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于州縣城也隱公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議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遠而勿

多也。祝雍辭曰：使主近於民，遠於佞，當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裘藏，欽若異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蓋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升啟，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章甫啟道也。母追推夏后氏之道也。邾隱公既即位，至與人君無所殊也。與天子蓋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至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薨，冠成。王而朝于祖，而說者謂武王崩後五月，周公攝政，冠成王，痛哉。以見於諸侯，至遠於年，長當於時，當愛也，不惠於財，至此周公之制也。蓋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鄉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攝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要朝服素畢，服朝而畢，公冠四加，加玄冕，祭加玄纁，其醴幣于賓，則束帛乘馬，謂之人幣，乘馬謂之馬幣也。主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冠，皆天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蓋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緇，夫古之於古，今則冠而幣之可也。幣之不變，蓋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升啟，夏收一也。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

甫啟道也。母追推夏后氏之道也。邾隱公既即位，至與人君無所殊也。與天子蓋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至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薨，冠成。王而朝于祖，而說者謂武王崩後五月，周公攝政，冠成王，痛哉。以見於諸侯，至遠於年，長當於時，當愛也，不惠於財，至此周公之制也。蓋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鄉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攝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要朝服素畢，服朝而畢，公冠四加，加玄冕，祭加玄纁，其醴幣于賓，則束帛乘馬，謂之人幣，乘馬謂之馬幣也。主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冠，皆天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蓋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緇，夫古之於古，今則冠而幣之可也。幣之不變，蓋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升啟，夏收一也。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公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而祭之，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父曰王考，祖曰皇考，廟祖曰顯考，廟高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享嘗以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構焉，祭之無構乃止。去墀為祧，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壇墀有構焉，祭之無



禘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
 皇考廟有一壇考廟自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
 顯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廟內士也士二廟曰王
 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禘焉為
 壇祭之去壇為鬼廟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
 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其制皆不毀也○衛將軍文
 子至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
 下之親皆月祭之遠廟為祫祫遠親也祫為祫二祫者高祖及
 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祖有德者謂之宗宗者不毀之名其
 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祫享嘗乃止四時諸
 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享嘗乃
 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
 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庶人無廟四
 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禮典皆有七廟之
 王者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
 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
 之言亦之凡四代帝王之所謂祫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
 年大祭之所及也啟周禘嘗五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
 不為太祖雖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
 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周文王武王是二廟自有
 可謂失也○子羔問曰祭典二晉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祖顓頊而宗禹啟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
 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共考祖之有功德且廟可也若有虞宗
 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
 善如汝所聞也如放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
 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
 伯所憩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
 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舊本作琴今有北鄙之聲論語由之瑟與為孔子聞
 之謂冉有曰其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
 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
 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乃
 所謂治存之氣安樂之爲也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
 爲基故其音凡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載
 於心也溫儉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以爲亂亡之風奔馳
 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
 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今王公大人述而不釋故射好爲
 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大人以爲笑夫舜起布衣積

德合和履中行善而終以帝。紂為天子，好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下，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配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爾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由喜聞過於此，可見其未。○子路鼓琴，至後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琴，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下，至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謂然思焉，有所畢反，然高望而遠眺也。見曰：丘追得其為人矣。近辨物感而黑，頤然而長，曠志廣如望羊也。登有四方，非天玉其熱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拱手，曰：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

王操。○周賁年買得坐於孔子，至敢問遲矣而又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至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公右。六成而後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齊濟。後事又立於綴，至車甲則繁之而藏之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至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作二句意以重疊。食三老五更云。同禮記樂記。

問王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王之棄而珉之多乎。孔子曰：惡。珉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智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垂之如璣，禮也。折而不撓，勇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王之章章。詩云：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與記大。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此四字竊疑在下。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之者失也。務於溫柔敦厚而不知以意逆志。學而不不知以意逆志。務易良而不知以意逆志。務易良而不知以意逆志。務易良而不知以意逆志。書之失誣。務於直道而不知其治亂。知和之有節。易之失賊。務於靜精微而不求其治亂。知和之有節。易之失賊。務於靜精微而不求其治亂。禮之失煩。務於恭儉莊敬而不知其治亂。知和之有節。易之失賊。務於靜精微而不求其治亂。春秋之失亂。務於屬辭比事而不知其治亂。知和之有節。易之失賊。務於靜精微而不求其治亂。非此六者之失。善學者之罪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霆流形。萬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參。○孔子曰。入其國。至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注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矣。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王之德也。

德底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擇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曰：巧之室，則有噢室而階也，言曰巧作室，南階，下必自與阼之位。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噢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門屏之間謂之著。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一作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夫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反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孔子在衛聞孫武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高國鮑晏齊大夫高強國伯高父鮑國晏嬰國族也田欲以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

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兩

彊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勇有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子貢曰：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勾頸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遂聞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句。今本不知何人所增。殆非小司馬之所見者矣。是情子胥未死而吳越相仇，非有子不義之謂好事者，雖執事而為之也。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能伐士卒佐之以微，勉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



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具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焉。其威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頗有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四兩寶劍一。良矛二。只越春秋。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散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具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頻首言於具王曰。東海役臣。勿踐使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三千人。孤請自披堅銳。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藏器甲二十領。鉄屈盧之矛。先之劍。以賀軍吏。具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具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具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使兵不先辯。不可勝敵。今夫齊與具將戰。彼戰而不勝。越配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具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具晉卑盟。晉人擊之。大敗具師。越王因之涉江。

襲具。去城七里而軍。具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具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晉擊具。敗具師。事是年。越人具歸。與越平。越未滅具。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具。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初願。若強晉以收具。使具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至。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伯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天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具。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越王頻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頻首言於具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具王。子告子貢。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具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幣。具晉遂會於黃池。越王襲具之國。具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云。同前。

何孟春曰。則言吾欲屈節於田常。又言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此記者之陋也。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豈孔安

國之所撰次者乎。蓋節當礪不當屈。孟子所謂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孔子云。亂齊存魯。夫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哉。以存父母之國爲初。顧可也。而必亂人之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爲。則子柳之謂窮人之母以塗其母也。無不可爲矣。○又曰。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爲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答。未必然也。好事者蓋因子貢之事而妄爲之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其真也哉。好事者爲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絕書。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吹聲飾事以諸多耳。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之徒。何以爲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爲列國之禍。而許之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爲孔子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具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辨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責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具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具以哀公二十二年滅時具未滅也。豈通

知其將亡而言之乎。

○孔子弟子有宓一作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宓音密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報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遂發所夢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向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退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楚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身損反之。不加強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時年三十齊侯出田在昭公二十年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
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覩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
官君子韙之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盾趙盾從兄弒靈公名夷。趙盾亡未及山而還。盾即宣子以難出奔未及齊境上山聞紂而還。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鄉。云同左傳云不重出。

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云。同左傳。云不重出。

何孟春曰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不與聞乎故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即免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亦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濟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不與聞乎故者歟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之所以積憾於盾有不在於盾之驟諫者盾蓋覺之而私樹黨焉穿之成乎弑將誰爲哉而謂盾不與聞乎故其可乎今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鑿說而記者之妄傳也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明融反字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吾聞爲國。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譬是若防水也。大

央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樂之也。釀明曰然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宣噫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按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校子產時在位故爲是言。○鄭有鄉校至授子產政明年穀明欲毀鄉校故爲是言。○鄭有鄉校至授子產政明年穀明欲毀鄉校故爲是言。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云。同前。○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左傳載此在昭公二十年。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眚盜取人於萑苻澤之澤。古之遺愛也。見左傳。不重出。何孟春曰聖經無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爲主夫子不曰施之紂之云乎實則可施也而猛不可施則少紂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及之于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則暴酷戾之爲不過欲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屹然其不可脫耳。子產而尚猛如後世之爲則亦不得爲惠人不得爲簡仁不得有遺愛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

御爲命也。

按淮南子云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乃以問其傅宰析睢曰吾欲益宅而更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析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析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土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耳。注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季氏曰須也弱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前有溝也。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孫德不素請三刻而踰之。要信三刻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一作大聖無不通求也。通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又子擊鍾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②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危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亦似重有愛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虜吾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削之其爲至闕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蓋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疾子食於淫亂之朝齊慶姑通於夫不人故云淫朝道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則是智之不如蔡蔡猶能衛其足蔡頗素隨日轉以衛其足。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乃雍雍有諸孔子曰胡
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殂
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將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借，力以治公田。

而底^也其遠近^{平其遠近俱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丁夫任其長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米芻粟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欲從其薄若是其已^{丘六井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季孫若已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足愛無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又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有而不並不錯則隨^{隨行也}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君鄉以齒而老弱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竟得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後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竟衍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況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志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如配胡公而封于陳}介恃楚衆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爲陳所侵}未獲命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也有之^至非文辭其爲功小子慎哉^{見左傳}○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如淫亂故也}宿於康宗之邑康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牛穆子返魯以告爲內豎相家牛謂}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乳大從順殺嫡立庶又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至四國順之昭子有焉^{見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叔魚攝理官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繫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施宜爲與}可也

至叔魚之罪不為末也。薄或左傳云。見左傳。曰義可謂直矣。云不重出。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承所

重也。曰昔日天子班貢。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云不重出。

○晉魏獻子計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欒滅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周有

之亂。賈辛師救周。吾是以舉汝行乎。故之哉。母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

子之舉也。近不失親。云不重出。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三十斤謂之鍾。四以鑄刑鼎。至

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慶也。文公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晉文作執秩之官。以為盟主。今

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神而徵於何

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貴。見左傳。云不重出。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河。王曰。三

代命祀。云不重出。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

婦。為之立宮。與文子女。知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會

伯玉之家。文子執而訪焉。孔子曰。簋豆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子

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

曰。夫子播之百姓。諸鬼神而無憾也。用之則有名。季康子言

於哀公。以幣迎孔子。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見左傳。

○齊陳恒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陳

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云不重出。

○衛孫桓子。孫良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

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

曲懸之樂。諸侯繁縷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司馬書。司空書。子路

仕衛。聞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云不重出。

按子路之問。乃後仕衛時聞其事而問也。事在魯成公二年。

子貢問第三十九。一作曲禮。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

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

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按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溫。河陽也。欲率之朝。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十八年冬。壬申。遂率諸侯朝

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

春秋諱之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

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

不豫也。先備。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定而卜。筮既葬而



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
罪於定公，奔衛，衛侯公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敬叔位也。行賂夫
子聞之曰：「君憂其貨也，喪去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
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弗敢敗，吾懼
將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也。而後循禮施，去散焉。
何孟春曰：「禮檀弓篇記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
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
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
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
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爲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
民制，孔子何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
凶年則乘鵠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不作
祀以下牲，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用特豚。賢君自貶以救民之
禮也。」○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君
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
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
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又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古而頽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

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使車牝馬，編餅菜，徒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此論與此同。

○子游問喪之具，送終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
烏乎葬？」齊者，齊中之義。記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有亡矣。歛手
足形還，旋塋，蓋畢即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
一作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
一作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孔
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
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
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
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孔子爲大司寇，
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火
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
司故拜之。」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
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龜
以祀焉，夫龜者，老婦之所祭，祭龜報其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
柴也。故曰禮也者，由禮體也，禮不循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有之教則無討。○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以是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具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具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若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瓊伯王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甯力救反，而浴毀龜而綴足，襲於牀，及塋毀宗而踣行也。時不復有事於此也。縱足不欲令僻，長也。毀宗廟而出行，神位之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敗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萊夷仲卒。壬子，猶繹子游屍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鄉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綽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與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過人入保，保小也。賁枋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任之雖重，謂時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雙重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乎？

○魯昭公夫人具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授經而不拜。以季氏無終，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節。上謂夫下謂子，章別也。○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塋，則曰：爾母從

從爾母也。爾蓋捧以爲舛，長尺而總八寸。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殯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殯乎其順，啓殯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土也。」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至。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凡禮記

○十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至，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孟獻子禫慙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爲之孝。歛手足，形旋也，葬而無槨，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視其葬焉。其歛以時服而已，其塋掩坎，深不至於泉，其塋無罌器之贈，既掩其封，廣輪并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土，命也。若鬼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伯高死，子衛至。今於野則已踈，至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再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繫之。孔子聞之曰：「異哉！使我不成禮於伯高，殆是也。」

見禮記不重出。

○子路有姊之喪，至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見禮記不重出。○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祢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作，周公相踐作而治，抗行也。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昔者周公攝政踐作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曲也。』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相爲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李平子卒將以君之積璆獻贈以珠玉璆璆君佩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策

君乃止。

真。

助既身死於衛獲
不食何補益乎曰吾何忍食此

地若此者由文矣哉

有瘠則浴，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

毀則死者君子爲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節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食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苑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一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契而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旼人旼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長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旼以愍吾從周旼人旼練之明日而柩于祖周人旼卒哭之明日柩于祖柩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

也。猶吾從旼。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稱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以贈之子貢曰所於識之長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吾聞魯大夫練杖而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杖而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旼小斂斂戶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祖

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飲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正事。

○齊晏桓子卒，平仲處喪，斬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首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駭人之非，繩解以避咎，義也夫。』」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齊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信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司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司，以背蔽之，斷肱。中孟司，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同，不以回邪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邠人子章卒，哭之呼戚。舊說以戚子蒲名人少名戚者又哭名父不近人情疑形窮自謂亡戚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故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歿，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請無瘳色無揮涕不哭也。無瘳也，瘳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之。

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新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故主重焉。」重人作主而重周人徹重焉。就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者廟而後行，啟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徇死，謂子貢曰：「路馬。」常所死則藏之以惟徇則驗之以益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有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一作曲禮
公西赤問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葬之以仕士之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蕘，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蕘者善矣，為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子戶，堂事當子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執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一方氏曰：「君子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禮以敬為主也，孔子所以善之。」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也，考長子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立其弟，行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葬，將立塋焉，曰：「古者不封，塋為不忍先死者之從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刻公以來，相塋矣，故衛人之柩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柩也，合之黃夫，吾從魯，遂合塋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絲不成文，而瓦不成器，陶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絲不成文，而瓦不成器。」

勝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中和，有鍾磬而無簫，先尹其樂，其可以懸。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殺人以從之謂之殉。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祭，奉薦而進其親，親之奉也，慤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容止若也，今夫子之祭也，夫各有所當也。」見禮記祭義不重出。

本始解第四十二

一作本始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為啟後，與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宋，立為宋公，以奉湯祀。今睢陽地。弟號微仲，仲思所立，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一作煥，公熙是為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一作煥，公熙是為微仲。熙生弗公何，何當嗣。一作當，有宋。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世為宋卿。勝生正考甫，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一作五世以孔為氏焉。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親。嘉一作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一作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



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鄉士然先聖王之裔也。成湯聖人之後今其人身長九十一尺武力絕倫。一作之。接左傳。秦公十年。唐門諸侯之士門焉。驕人計其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紀之武力絕倫可知。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已上史記。索隱引家語。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山在魯。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壘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駟曼父之母。史作駟人。然後往。得合葬於防。季氏饗士。季平子。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娶之。年。魚之生也。魯昭公。名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哀公十二年伯魚卒。伯魚卒年六十九。

○孔子之先。子爵。初武王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為啟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啟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世。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子雖遷。將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魚。與生

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鄉。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梁紇。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云。同前。

何孟春曰。史記。濟公子鮒。祖弒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無何。讓立之事。又曰。家語。以弗父何為濟公。鮒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共。又作哀公。本多不同。疑必有誤。按史記。載。濟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濟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濟公子鮒。祖弒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祖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何之後。家語曰。世為宋鄉。若其與鮒祖有父仇。何與無為鄉之理。而鮒祖亦決無使得在位之理。然則何必共之。適子。當嗣而讓也。明矣。○杜預注左傳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遷史與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注。○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比史後一年。殺羊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差一月。賈逵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杜預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殺梁而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辯載于後。○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注者謂顏氏笄年適涼紇無幾死以寡寡為嫌不從送葬不知其墓處故不告。其言近誣矣。○記注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柩行於路皆以為塋然以引視之殯引飾棺以輶塋引飾棺以柳襲此則殯引耳。是亦曲說。○按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塋於防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時孔子則既有門人從事矣曾無與防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塋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泣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前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索隱引家語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或云嘯學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結於陽虎之言又因是

而緣飾之誣益甚矣。

○孟僖子病將死。昭公二十四年仲孫閱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世祖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孔子六世祖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宣公名力三命茲諡其故其賜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偁三命而俯位有為下而曲躬有義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謂指入公門饋於是鬻於是餬余口言已位益高而心益下不敢奢後故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指孔丘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又字容又字适一名緡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

何孟春曰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年少達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之所言若則在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將卒之時時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

事而為年少知禮以求合於年十七之說誤矣。

○齊太史子輿公孫捷也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易卦伏羲所作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曰周易世更三代是為三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東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興當作素王素王有德無位之稱夫何其盛也。

○齊太史子輿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輿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又矣而求知之實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作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至夫何其盛也敬叔曰始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作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摧乎其其壞乎其詰問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若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也子疇音昔之夜昨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主所由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賓主相夾之地孝子不忍死其親賓之於楹則與賓主夾之也東西之階則猶以為主以賓故曰猶夾之故曰與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即殷人也以殷人而夢較時坐奠於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一作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七日天時年七十三矣。

○孔子蚤作起負手至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何孟春曰公羊穀梁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

○哀公誄音孔子曰昊天不弔不勸遺一老孔子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氣無依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言我不沒於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也。

也。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



而綦緋色也組綬桐棺四寸。桤槨五寸。飾桐一作廣一作置一作設披肩也。設崇殷也。綢切練設旒夏也。燕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

○袁公誄曰至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責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徒結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華殯，甕焉，塋以踈米。稷米也。記曰：稻曰嘉薦。三具。至塋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塋，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塋，聖人非聖人之塋，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今之藏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發，伏焉。功馬賦封之謂也。俗間之名。今徒一日三斬板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縮斬土也。尚庶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自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為孔子之友。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不肖，不賢也。之父。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德足以長人，任諸侯之治也。宰予魯人字子我。有口才。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仲由字子路。魯邑名。一作弁。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言偃魯人。史記作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史記孔子以子游為習學於文。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今河內汲縣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已上十人即論語四科之所列者。而著名之顏、孫、師、陳人。鄭云：亦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之。噲其泥矣。器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資質寬重。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當時有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高柴齊人。齊敬仲高儀十代孫也。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史記子羔長不盈七尺。孔子以為愚。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四十九歲。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



姓不忍欺孔子大之樊須魯人鄭玄曰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也仕於季氏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驪識好古道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開賓客一作之儀原憲宋人鄭玄曰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有守貧而樂道公冶長魯人史記作字子長范甯曰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公皙克史記作齊人字季沚次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公曰季次原憲史記作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史記作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磨此可以知會點史記作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當作乎沂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風乎舞雩之下顏淵史記作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史記孔子嘗各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之傳之志焉孔子之傳易於漆雕開蔡人鄭玄曰字子若一字習尚書不樂仕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秦商魯人字不慈顏刻魯人字子騫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發皆取而傳觀之注云顏高魯有力人豈即此顏刻司馬黎一無與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為僕字子騫者此人足也司馬黎一無耕宋人字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宋司馬向魋出自桓魋行惡牛常憂之巫馬期陳人鄭玄曰字子期史記作馬少子三十歲梁鱣一作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琴牢一名

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冉儒史記作魯人字子魚一字少孔子五十歲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伯虔魯人字子楷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一作衛人鄭玄曰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卹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子子禽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孟懿子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矣咸史記作魯人字子哲一作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廉潔衛人字子庸公西與一作魯人字子之上一作罕父黑魯人字子黑一作公西藏魯人字子尚一作穰駟赤秦人字子從當作冉季魯人字子產薛邦魯人字子從一作后處一作齊人字里之一作縣音夏魯人字子象左郢史記作魯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哲之一作商澤魯人字子季一作子季任不齊楚人字子選祭祈魯人字子祺顏會魯人字子聲原亢一作魯人字子籍公有史記作魯人字子仲一作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史記作魯人字子文燕伋一作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魯人字子乘句井疆衛人字子界步叔乘魯人字子車石子蜀史記作成紀秦人字子明史記作魯人字子飲史記施之常魯人字子恒一作申續魯人字子周史記魯人字子聲顏之僕魯人字子叔孔弗史記作志孔子字子茂漆雕脩史記作魯人字子飲縣成魯人字子橫史記魯人字子襄右七十二弟子

皆升堂入室者。

○顏回至言偃同。○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諸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曰。問諸

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

魏文侯師事之。而諸國政焉。○顏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

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

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子張不備。雖有德。然

以爲未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二歲。志存孝道。故

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

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

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

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

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潛臺城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三一作十九歲。有君子之

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

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高柴齊人。高氏

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三一作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

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至公西赤同。○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

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

後。原憲退隱。居于衛。○公冶長至南宮鞮同。○公析哀齊人。字

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之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

歎賞一作之。○曾點至南宮同。○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

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

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此書意。孔子悅焉。○公良孺陳人。

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秦商魯人。字

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顏

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

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婦。以慰我

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司馬黎耕同。○巫馬期

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

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

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

知之。○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

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

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

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

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



孔子弗許曰非義也。○冉儒陳亢問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秦祖至顏之僕同○孔弗字子蔑孔字○漆雕修顏相云同前何孟春曰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淮南子冉伯牛為癘先儒從之或謂夫癘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未可執矣。癘之說非是。○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鄆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耻且格同超者也任察畏罪與孔子所謂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辯治者其以子賤為最賢乎。○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事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謂其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為能忍耻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記載季武子之喪魯昭公其門而歌若是乎敗禮甚矣何脩之有家語云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歌之

脩禮也。○史記孔子傳易於商瞿楚人瞽子弘弘傳江慎人矯子庸庇庇傳燕人周子家暨暨傳子人光子乘孫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手中同傳四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問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獨存者恐不然也。○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春按不慈當作丕慈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晉董重如福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孫藏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即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并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蓬伯王林放申枨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松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正德政元曾奏為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祀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增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

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鄒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之所無者，杜石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枏、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縣豐，今家語作縣豐，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徙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鄒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堂季，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黨爲黨，以續爲續，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愆，是以枏爲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今圖有黨無枏，是以黨爲枏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枏俱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鄒國，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曠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尤祀事之大者也。況其親炙之人，而可曠之。欲乞今日補增縣豐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

氏之可信，真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事覆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議復，今摘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爲斟酌考定，而條陳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噫，先臣何氏此疏，可謂確論矣。至嘉靖中，我世宗肅皇帝從輔臣之議，釐正祀典，果存枏去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俱罷從祀。蘧伯玉、林放各祀於其鄉，一一如何氏之議，所謂事必有時而遂者，其誠有時也歟。

孔聖全書家語十六卷之

校記

①安：當作「定」，國義：當作「國父」。均見《孔子家語·執轡》。

②飭：當作「失」，見右引書。

③出：當爲衍文，見《孔子家語·本命》。

④「耆耄」以上，原闕《論禮》、《觀鄉射》二章。

⑤迎：當作「拜」，見《孔子家語·觀鄉射》。

⑥之：當作「不」，見《孔子家語·五刑解》。

⑦「自」字下當有脫文。

⑧慈：當作「辭」，見《孔子家語·禮運》。

⑨命：《孔子家語·冠頌》作「天」。

⑩三：當作「主」，見右引書。

⑪聞：當作「問」，見《孔子家語·廟制》。

⑫曰：當爲衍文，見《孔子家語·辨樂解》。

⑬熟：當作「孰」，見右引書。

⑭伐：當作「發」，見《孔子家語·屈節解》。

⑮銳：當作「執」，見右引書。

⑯向：當作「尚」，見右引書。

⑰「而」字上，右引書有「三」字。

⑱人：當作「入」，見右引書。

⑲甚：當作「與」，見右引書。

⑳抄：當作「掠」，見《孔子家語·正論解》。

㉑子：當作「之」，見《孔子家語·正論解》。

㉒「并」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㉓禮：當作「位」，估：當作「格」。均見右引書。

㉔欲：當作「歛」，見右引書。

㉕已：當作「以」，見右引書。

㉖已：當作「欲」，見右引書。

㉗「年」上脫「高」字，見右引書。

㉘告：當作「牛」，見右引書。

㉙謁：當作「讒」，見右引書。

㉚人：當作「子」，見右引書。



- ③①其：當作「罪」，見右引書。
- ③②將：當作「謂」，見右引書。
- ③③不：當作「傳」。按，即《左傳》。
- ③④知：當作「如」，見《孔子家語·正論解》。
- ③⑤在：當作「左」。按，即《左傳》。
- ③⑥敢：疑爲衍文，見《孔子家語·子貢問》。
- ③⑦古：當作「鼓」，見《韓非子》卷一二。
- ③⑧璩：當作「遽」，見《孔子家語·子貢問》。
- ③⑨蓋：當作「盍」，見右引書。
- ④①工：當作「至」，見右引書。
- ④①「之」字下當脫「服」字，見《孔子家語·子夏問》。
- ④②定：當作「寔」，見右引書。
- ④③所於：當作「於所」，見右引書。
- ④④建：當作「逮」，見《孔子家語·公西赤問》。
- ④⑤子：當作「於」，見右引書。
- ④⑥立：當作「合」，見《孔子家語·公西赤問》。

- ④⑦刻公：當作「周公」，見右引書。
- ④⑧「有備物而」句以下，當爲另一則文字，見右引書。
本書將其合并爲一則，顯誤。
- ④⑨由：當作「申」，見《孔子家語·本姓解》。
- ⑤①「梁」上脫「叔」字，見右引書。
- ⑤①是：當作「而」，見右引書。
- ⑤②穀羊傳：當作「穀梁傳」。
- ⑤③之：當作「以」，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 ⑤④「魯人」上當脫「樂欬」二字，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 ⑤⑤「魯人」上當脫「顏相」二字，見右引書。
- ⑤⑥曰：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 ⑤⑦「字」下當脫「子」字，見右引書。

孔聖全書春秋左傳中卷卷之十七

春秋左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小竹曰簡，木版曰牘。孟子曰：楚謂之檣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經禮也。邴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上之人，孔子也。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也。其典禮，上以導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寄，則刊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辭，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去聲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鑒而飭之，使自勉之。若近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凡猶條目也。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祿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隱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張說曰：孔子卒後而爲，或人所謗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至孔子卒，安何也？蓋問之，所以何爲也。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



意也。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至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西狩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者也。攷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手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強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隲。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遂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其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君。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以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証。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鄭則不在三版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林堯叟解曰：孔子制作春秋，正以文王之道自任也。又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爲獲麟所感，所以作春秋也。又曰：先儒

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作春秋，後三年而獲麟。其實獲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文成致麟，是其說之妖且妄也。又曰：公羊傳稱孔子問獲麟，反袂拭面，泣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預以爲聖人樂天知命，豈復有沾袍之泣？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孔聖全書春秋左傳

魯桓公 宋華 父南 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而送之曰美而黠 魯桓公 宋華 父南 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魯桓公 宋華 父南 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晉侯召王 周襄 以諸侯見 現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智 者三不展禽 柳下

惠 廢六關 塞陽關之屬 凡六 妾織蒲 家人販席 言

虛器 居蔡山 縱逆祀 公 祀爰居 海鳥似鳳凰 止於魯東門之

三不知也 魯宣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宣子 趙盾 未出山而後太史

也書曰趙盾弑其君 以示於朝 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鄉亡

不越竟 竟 境 反不討罪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

伊戚其我之謂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為 法 受惡 惜也 趙竟乃免

魯宣公 陳靈公與孔子儀行父通於下夏姬皆棄也其相 肅服

九年 陳靈公與孔子儀行父通於下夏姬皆棄也其相 肅服

且聞不令公其納之 肅所聞非令美之事 公曰吾其能改矣公

告二子二子遂弑洩治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肅

子處民多邪僻之世不其洩治之謂乎 言治不知此詩之

自立法危行言遜也 其洩治之謂乎 言治不知此詩之

魯成公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 向禽將侵齊 衛師敗新築

人仲叔于奚 繫大夫也 收孫桓子 良夫 桓子是以免 齊師之難

既 卒 衛人賞之以邑 仲叔于奚以邑 辭 請曲縣 音玄 縣

繁 纓以朝 音朝 繁纓 馬飾 許之 仲尼聞之 聞其 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 信

以守器 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 與人政也 國家之政與他人也 政亡則國家從之

弗可止也已 魯成公 九月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舍族

僑如 故云 舍族 尊夫人也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 去 秋 稱 僑如

推重 微而顯 志而晦 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 紆 懲惡而勸善 非

聖人誰能脩之 魯成公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之母 與婦人蒙衣乘輦 慶克亦

一筆 而入于閔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 孟子 告子 曰國相 請我 夫人怒 國子相

去 靈公以會 會 國 高 鮑 處 守 音 付 高 無 校 鮑 及 還 將 至 靈 公 還

也 閉門而索 音 客 鮑 鮑 以 君 將 至 故 閉 門 孟 子 訴 之 曰 高 鮑 將

不納君 將 不 納 靈 公 而 立 公 子 角 國 子 知 之 國 公 子 與 秋 七

月壬寅 月 鮑 牽 鮑 牽 公 信 孟 子 之 而 遂 高 各 仲 尼 曰 之 曰 鮑

五二七

莊子之知，不如葵藿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藿，足之槁也。知，智也。

孟獻子以秦董為右。孟獻子，魯大夫。秦董，秦之大夫。以秦董為右，以爲車右。生秦不茲，孟父生茲。事仲尼，孟父以力相尚于仲尼。

齊侯將為滅紀。紀，武田。滅紀，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也。』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允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鼠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武仲，魯大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鼠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比使怒而止，庶幾能避齊禍。可見武仲之有智也。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施，長也。作，事也。不順而施，不怨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愆施也。』愆，施也。

鄭子產獻捷于晉。入陳之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問于產。以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後爲三恪，則我周之自出。陳乃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陳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公，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陽，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馬陵我敝邑，不可德。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後。當陳之

者，井堙也。木刊也。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來，疆場日蹙，千里而後至。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王桓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侯，晉爲諸侯之長。鄭入陳，非文辭之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于產曰：『毀鄉校，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魯昭公五年，叔孫穆子龍用堅牛，穆子田於丘猶，由遂遇疾焉。堅牛欲亂其室而有之，乃弗進食。穆子三日絕糧而卒。牛立昭子之於外，而相之，復射殺仲子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堅牛禍叔孫。』



孫氏使亂大政殺適仲王適子也立庶謂立已罪莫大焉。
不知堅牛能殺其必速殺之堅牛懼奔奔孟仲之子孟丙仲殺
火故但言見罪諸塞關之外授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其子為父仲尼曰叔孫昭
報仇也子之不勞為功勞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覺德行四國順之

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去禮以不能相禮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召其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孔丘父為宋華督
湯而滅於宋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何厲公之適子當立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乃宋之三君三
命茲茲共命受爵言考父受三命而益加恭敬矣故其鼎銘云
考父廟之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必莫余
敢侮於是謂於是謂是以餬余日其共也如是滅孫紇有言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遷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音悅即南宮與何忌即孟於夫子仲尼使事
之而學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曰能捕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魯昭公十二年楚子靈王伐徐次子乾路王與子華語左史倚相
去趙過之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義神
書之五典少昊顓頊高八索九丘九州對曰臣嘗聞焉

昔穆公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甫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低支官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
通相王曰子能乎重王問倚相能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其義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王揖而入重王感悟揖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及於楚靈王能如是若楚靈王能如是其辱於乾谿
言也楚靈王能如是其辱於乾谿

丘及盟于產爭承承者貢賦之火曰昔天子班貢班貢賦輕重以列列
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
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請侯靖兵好聲以為事以和行理
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
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目以爭
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國
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仲
尼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魯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韓宣子命叔魚
斷獄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殺叔魚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

邢侯叔魚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鯀也。鯀
雍子三人。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鯀也。鯀
獄而實欲。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
愚。不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
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也。滅也。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歸魯叔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
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前後而除三害。晉國無貪暴酷虐
者。加三利殺親益榮。雖殺弟而猶義也。夫以直傷善故。
魯昭公秋郊于來朝，公與之宴。昭子欲殺季孫，問焉曰：少師，臯氏
以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
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
鳥師而鳥名。鳳凰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鷹者也。
司徒也。爽鳩氏，鷹司冠也。鵲鳩氏，鷹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使
無滯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信。
魯昭公衛公孟縶，輕齊而奪之司冠與郵。音綱。初齊豹薦宗
魯於公孟為驂乘，豹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
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借我
名，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能利不能去
是，過也。今聞難去而逃，是僭也。不信子也。不信也。子行事乎？
昭公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孟公可也。及豹殺公孟，
宗魯琴張聞宗魯死，張孔子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豹
是受。不為利疚於面，以利故不去，是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
不蓋不義。以周事子，不犯非禮。是以二心事，是
十二月齊侯困於汴，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
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
十題是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吉游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沈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九符，澤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產，必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聞之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遇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相友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魯昭公二年秋晉韓宣子起卒魏獻子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十八年秋晉韓宣子起卒魏獻子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儉安為楊氏大夫魏子謂成鱣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舉十人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功故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魯昭公二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焉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有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鬼也乃竟夷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魯定公十年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公溝而合諸墓

魯定公六年魯師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鮑文子鮑謙齊侯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氏之寵愛而反欲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而囚之虎又以惹黨也逃奔宋遂奔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魯定公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地齊夾谷也夾谷也孔丘相也齊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兵上言以兩君合好而去而齊侯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怨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聞之將盟齊人加於戰書曰齊師



出竟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去聲從我者言自今既盟之後齊魯齊魯從之齊魯從之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旋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恭命者亦如之亦如此盟齊侯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盡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魯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五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音須樂頎三子皆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公山不狃叔孫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矣十一月公圍成不克

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哀公三年孔子在陳聞火聞魯廟曰其桓僖乎夏五月辛卯魯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丘女而不在死于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魯哀公六年秋七月楚子昭王在城父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宴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聞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沮一作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可以不一矣

魯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邾故國書而無不帥師伐我季孫季康謂其宰冉求曰冉求爲齊師在清也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君無用親出季孫叔孫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然問焉對曰小人慮材而量力而共者也退而蒐乘蒐子孟懿子洩帥左師顏羽御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焉

右季孫曰須也弱也。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破。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汪錡童子，言可無殤。冉有用才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冉有可無殤。

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嬖嬖有嬖嬖。孔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欲以已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嬖嬖，實於齊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疾出奔于宋，衛人立遺。疾之使室孔姑，即文子女也。使太疾出奔于宋，衛人立遺。文子之將攻太叔也，在宋奪其妻之先。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遂止之。止留文子，豈敢度也。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也。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問，卒也。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語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明年用田賦。

魯哀公十三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冬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伏在冬十月。今火猶西流，西流是九月。司歷過也。故是九月。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仲尼聞其形曰：麟也。然後取之。

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簡于舒州。孔丘三日齊，齊而請伐齊。三公子曰：「魯爲齊弱，義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將何道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魯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伯姬，生孔悝。太子蒯聵在戚與渾良夫。良夫孔氏之豎臣，孔文子如孔氏，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衆聞變，使告季子。季子將入，孔悝遇子羔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弗及。言政不踐其難。去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遁去。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難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悝以求立，雖殺必成。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使石乞孟



歷以戈擊子路斷縷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縷而死孔子聞
衛亂曰柴也來由也死矣。

衛亂公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哀誄也。之曰昊天不弔不愍
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哀誄也。之曰昊天不弔不愍
齊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紼余在疚。嗚呼哀哉
尼父。無自擇。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曰。自權
失則名。名失則信。失志爲辱。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
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兩君失之。

中卷穀梁傳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孔氏父字誼也。或
曰其不稱名蓋謂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註云孔十舊是宋人
孔父之玄孫。釋曰孔父嘉爲孔父六世祖。趙氏曰穀梁云蓋
爲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胡傳曰父者名
也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既
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經曰取郕大鼎于宋。傳曰郕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
以是爲宋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
也。註云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郕物從中國謂是大鼎
經曰齊侯逆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
之後何謂已重乎。

經曰夏五。傳曰孔子曰聰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徐
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
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註釋曰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
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疏云言孔子承
闕文之疑不止夏五一事故云皆也。

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鵲退飛。
過宋都。註云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穀梁曰石無

知故月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燭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手故五石六燭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經曰天王出居于鄭註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釋曰堯舜有巡狩之禮文武有省方之制故仲尼因襲王之守全天子之行是亦祖述憲章也。

經曰梁山崩晉之望也。傳曰梁山崩晉君召伯尊伯尊一云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輓之輦者曰所以輓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家氏曰穀梁且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于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疏釋曰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既輕故亦

喪明而已然此之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親大聖立言意在軌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卜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

經曰春宋災傳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李氏曰穀梁以為故宋也范甯以宋者孔子之先人非也左氏以為宋告故書也左氏得之。

傳曰庚子孔子生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戌朔庚子日孔子生范甯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

經曰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手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楚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懷惡而討雖死一作不服其斯之謂與張氏曰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



宜也。但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虜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經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頻谷。公至自頻谷。傳曰：離會不至，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頻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手。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也。孔於頻谷之會見之矣。疏曰：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胓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頻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鯁骨，是賢亞聖之義勇。

經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黃池之會，吳子進手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加冠於首，身即玄端，則衣冠其藉於成周以尊天

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東夷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專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以尊天王。吳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一作也。註云：不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

經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雉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雉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疏釋曰：孔子既言文武之道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意。中庸云：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亦不得制作。孔子雖懷聖德，而道不王，故有制作之志而不為也。注釋曰：凡聖人受命而必鳳鳥至，河出圖，洛出書，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故云。斯不王之明文矣。言獲麟者，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

孔聖全書中卷春秋公羊傳附註疏註解

何休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按閔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錄說題辭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爲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據魯史堪爲王者之法也故言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周史而言寶書者實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故名寶書也。

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十二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孔子皆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

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注疏曰公羊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解云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矣。

晉放其大夫解甲父于衛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騫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也注云服金革者以兵事使之也孔子善人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敢斥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子如猶奈也猶曰奈汝所不



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僥倖解云。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知委曲若政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強更之乎。

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將夏之徒。將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

夏。曾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雞犬委已者也。而桑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言。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鑽。賜之以死。再拜頓首。高子執簠食與四

臚。臚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寒。衆就。故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枉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由。故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其禮。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苗。以辟爲席。以蠶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已無有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百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注疏云。郕。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率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承長數叛者。坐邑有戚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亦可不察哉知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

齊人來歸運譴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譴陰田孔子行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孔子仕魯政事行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解云春秋說云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下慧東出泰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新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待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扶杖面涕絕袍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揆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欲求不惑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意亦有樂乎此也。

定公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姦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尸尸諸朝三月政化大行李孫重之復不違三月。

注疏云定公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歸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

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故去冬字冬陰臣之象也夫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其月則可三年乃有以成之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失冬字何傷之有。一注疏云孔子曰皇象元道運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注疏云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昏也。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

齊人來歸運諸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諸龜。陰田。孔子行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孔子士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解云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執狩之新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學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解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為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新獲麟。知為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為來哉。以恠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非其本心。

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新采者。獲麟。知為其中何者。麟者木精。新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新采者所執。因守獲之者。從東方正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劉。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螽蟴冬。蟬金精。蟬。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疆。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膏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深憫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其卯金刀。從東王于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

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一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何傷。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

証解云。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將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証。

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

解云。君子謂孔子。曷爲今日始爲春秋乎。嫌其晚於諸典之後。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

獲麟之後。天下血書。曾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禮下。事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目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解法之狀。孔子仰惟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孔聖全書左丘明國語中卷卷之

魯語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蜺。水之怪曰。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公父甫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歡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生。心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也。采織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也。習也。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陳旅牧相宣序也。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案奉梓如之。案威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治也。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齋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



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五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去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音闔^門也。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

不具，不繹，繹不盡，飯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

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音瘠^色，無^音洵^旬，無^音涕^音，無^音慟^音，無^音憂^音，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諱，是

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也，而莫^音慕^音。文伯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有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

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教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

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

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今孔子}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之國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楮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

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適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

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楮矢也。曰：肅慎氏之弓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有者分也。

同姓以珍玉展^重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

之，金櫝如之。^{如之，如孔}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

不，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平也。其遠通賦里^{商賈所}也，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

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

矣。昔欲犯法，則荷而賦，又何訪焉？^{且也}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澗之

爲大也。

中卷

戰國策

應侯曰：君子殺身以成名。秦澤曰：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此段見聖賢不待後身而後成名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之，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有問目出者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臣其人乎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罷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是以不哭也。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

孔聖書晏子春秋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間其鄉，所睹於里者無間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後歲，業不已，陳饌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後，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諫，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政。齊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而



爲爵。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頤太師曰：「我爲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奔，吾欲弑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惟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援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執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揜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讎之是無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太非禮，是以曰將毀。」

仲尼曰：「鐘大壓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景公之嬖妻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席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深沐浴飲食，問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歿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適害者遠，謗謏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謗謏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妻嬰子豎刀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妻之哀。」

且



之聖王。而私不傷行。發死不失。遂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廢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食。不以害生。養哭。泣。肅。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屍。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宿。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傷。屍。矣。而。不。收。謂。之。陳。屍。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傷。屍。此。之。謂。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後。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曉。曉。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實墜。下民者。最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問下

仲尼曰。靈公汗。晏子車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車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車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火。

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憚。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雜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上堂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人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者。禮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閭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屨衰斬。直經。而扶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魯子。

以開孔子。孔子曰：「晏子何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避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外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被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絃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違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客，不可以道發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文，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燕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贖其樂，繁飾邪術，以害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教，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

景公上路，發問哭聲曰：「吾君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嚮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美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千戚鐘鼓竿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繕工，故制樂不美於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而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禮煩事，勞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并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死，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於世，是非賢不肖維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殫事之教也。公易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涴，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誠，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廼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誘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蘇。」

若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齊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中卷文子文子與孔

蔡立辛鈺著

道原

孔子隱居，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無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雖今者新生之體，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其真知而不以曲，故持恆無心，可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自然

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薪，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於事求勝者，未之聞也。

孔聖全書卷之十七終

中卷孔子集語

易者第一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何篇。見先秦占
度。○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日舍重，魚見切。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搖尾於堂。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子而非士者也。』」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子貢第二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子。○荆有佞非者，得寶劍於干。干者，隊。反渡江中流，兩蛟俠繞其船，佞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佞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佞非之謂乎。』淮南。○夫子見禾之三變，潛然曰：『孤首丘而死，為飛反鄉，免走歸窟。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不忘本也。』」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七

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化和。並見過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已。殷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填○子曰。讀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子

孔子御第三

孔子出遊於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恠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邠者刈著薪而亡吾著。吾是以哀也。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著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吾著也。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忠故之謂也。韓詩外傳○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持盈第四

子曰。持盈之道。挹而損之。順之者。達之者。凶。此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所執贊而師見者。七人所還贊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見者。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音臣六人。載干戈以至封侯。異族十七人。而曰。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為天下愷。則以同族為異族。為寡也。韓詩外傳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饋音干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其美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率也。○劍雖利。不厲。不斲。至不足。故自憚而勉。不究。故盡思而孰。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曰。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兮其心。頽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變然變色曰。良玉度天。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溫良在其中。則眉映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子觀第五

子曰。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為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

乎。○顏淵問曰：「回願貧而如富，賤而如貴，無勇而威，與人交於終身無患，其可乎？」子曰：「善哉問也！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能遜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無失也。終身無患，擇言而後出也。」並計外傳

公父文伯第六

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許氏說文

孔子讀易，常編三絕，鐵槌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記又見田敬仲傳

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陽德而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螭居於鵠，騰蛇之神而殆於邱；且竹外有節理，中空虛，松柏為有木長，而守門閤，日展不全，而有空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史記

六藝第七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補子曰：「通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依賢第八

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貴而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

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子曰：「士有五有執事：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事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凌物；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官，而反以嬖女後欲。此五者，所謂喪其美質者也。」韓外傳

漆雕氏第九

楚昭王第十

介子推年十五為荆相，仲尼問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

子出衛第十一

子出衛，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貢曰：「公魯孔丘與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冢，從前視之，參差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有弱脊，循循圓得之，轉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曰：「吁！子卿曰：『子何患焉？』」子貢曰：「吾面而不忍，讓家而不藉，歲平若喪家之狗。子卿患焉？」子貢以告，子無辭，而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歟？」既而樽布器而祭，願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德



凌朝暴暴有姓。縱心莫之紀綱。是故以丘為欲嘗之者也。丘何敢乎哉。韓詩外傳

顏叔子第十二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伊寡婦之利。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繁露

齊侯問第十三

子曰：木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滌，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蓄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子曰：夏道不亡，而德不作，商德不亡，而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

文王第十四

齊桓公第十五

齊桓公出獵，逐鹿於谷中，見老人而問之曰：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曰：以臣故名之。公曰：視爾之狀，非庸人，何以爾名？對曰：臣故畜牝牛，而大耋之以買薪。少年曰：牛不能生焉，遂

持駒去。聞者以臣為愚，故谷以臣得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皋陶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愚公知治獄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子曰：讀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遠，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行之，故曰：非其時，恐不得終焉。

公索氏第十六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功，臣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高赫無功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危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子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子夏問第十七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黿之汙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楚伐陳第十八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漢并慎說文

孔子先第十九

孔子先世宋繆公之長子曰弗父何。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嘉。父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魯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於諸侯。禱於尼丘。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母不以告。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于五父之衢。有過而疑焉。因問之。得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屬說與何。忘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則里世載○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使人伐其樹去道。鄭與。○孔子既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鯢魚也。鯢大也。對水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及草木之者。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音。五音五

中卷蔣子萬機論

論曰。甘羅少回六歲。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於十。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中卷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相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謀其罪。弗合乎。魯侯曰。吾君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玼羞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丘重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同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相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相謀。而召孔丘焉。

中卷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重安子曰。今廷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廐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合官奉多力之書。曰數百。欲以獵戰也。憂隣國養家。必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中卷顧子曰。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朱之知也。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妾。事



儒藏

爾三樂。據榻懷王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又曰：或云：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聖人之陳迹，爾子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子可得無好乎？

中卷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鄒子曰：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巖巖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中卷金樓子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為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泛而觀耳。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賞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

中卷東觀漢記曰：蔡邕側界反，形骸力過人，常貫三百斤子馬，為太僕從，帝過孔子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白馬令李雲露布秘書上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譎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桓帝得奏震怒。

又曰：楊震字伯起，少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中卷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家墓而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又曰：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為良馬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中卷蔡隅子曰：或云：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為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為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十七終

校記

- ①經禮：當作「禮經」，見《春秋左傳序》。
- ②國：當作「因」，見右引書。
- ③「之」字當衍，見右引書。
- ④周：當作「用」，見右引書。
- ⑤仲君：當作「仲尼」，見右引書。
- ⑥子：當作「寧」。按，即孔寧，見《左傳·宣公九年》。
- ⑦「下」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 ⑧相：當作「子」，見《左傳·成公十七年》。
- ⑨救：當作「咎」，見右引書。
- ⑩「高」下脫「無」字，見右引書。
- ⑪「莖」下脫「父」字，見《左傳·襄公十年》。
- ⑫子：當作「力」，見右引書。
- ⑬「武」下脫「仲」字，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 ⑭「鄉」下脫「校」字，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 ⑮「覺」上當脫「有」字，見《左傳·昭公五年》。
- ⑯「學」下脫「禮」字，見《左傳·昭公七年》。
- ⑰「曰」上脫「仲尼」二字，見右引書。
- ⑱乎：當作「十」。
- ⑲「以」下當脫「爲」字，見《左傳·昭公十三年》。
- ⑳治：當作「制」，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 ㉑是是：當衍一「是」字。
- ㉒題：當作「題」，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 ㉓「爲」上脫「牟」字，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 ㉔卒：當作「辛」，見右引書。
- ㉕三子：當作「二子」，見《左傳·定公十二年》杜注。
- ㉖左：當作「右」，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 ㉗兩君：當作「君兩」，見《左傳·哀公十七年》。
- ㉘蠲：當作「鵠」或「鵠」。下二「蠲」同。
- ㉙「家」下脫「駒」字，見《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
- ㉚「弑」下脫「之」字，見右引書阮校。



③①言：當作「唁」，見右引書。

③②來：當作「未」，見右引書。

③③失：當作「先」，見右引書。

③④禮：當作「稱」，見右引書。

③⑤百：當作「板」，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③⑥揆：當作「撥」，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③⑦按：此頁與前頁文字全同，當爲重頁。

③⑧五：當作「上」，見《國語·魯語下》。

③⑨雪：當作「虐」，見《晏子·內篇諫下》。

④⑩弑：當作「試」，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④⑪傳：當作「儒」。下句同，見《晏子春秋·外篇》。

④⑫「且」字下當有脫文，凡缺四頁。

④⑬人：當作「夫」，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④⑭者：當作「兩」，見右引書。

④⑮何：當作「可」，見右引書。

④⑯「其」下當脫「對」字，見《晏子春秋·外篇》。

④⑰謂：當作「誦」，見《孔子集語·子貢第二》。

④⑱忠：當作「忘」，見《孔子集語·孔子御第三》。

④⑲「者」字下當脫「吉」字，見《孔子集語·持盈第四》。

④⑳曰：當作「同」，見右引書。

⑤①「詩」字上當脫「韓」字。

⑤②有：當作「賞」，見《孔子集語·公索氏第十六》。

⑤③尼：當作「厄」，見右引書。

⑤④忘：當作「忌」，見《孔子集語·孔子先第十九》。

⑤⑤此下原稿闕二頁。

⑤⑥朱：當作「未」。

⑤⑦賞：當作「罰」。

孔聖金書齊丘子中卷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靈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醢難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芝也。五常之精。聚之則一。亦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事。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歷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性情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湯然。殷湯之容。堂然。文王之容。巍然。武王之容。謬然。仲尼之容。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中卷劉子新論

北齊劉畫撰

鄙名

今野人畫見螭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螭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有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食。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栢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螭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知人

范蠡吹於大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未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

因顯

今雖知如樛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鑒也。

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猶



藥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
檀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侵
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塗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
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蹶。乃
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古而歸。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僞上孫叔敖相楚伐
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
夫也其儉僞下。與家語多異。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公問政
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
用。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蔡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選賢。齊景公築雍門
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用。楚論曰
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之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
也。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孔三代不同法所繇既殊路而之也
也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
以爲息兵務也。○按論語及韓子言葉公問政
以孔子答以此述律遂有二定公與二書異。
扶非之謂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遠已之奢淫

是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獎不有以節之而果一旦之
是割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爲之所而刑以從事是
而呼何張弓而視鳥也。其有濟乎而非敢持其說與天子
其哉小人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魯辨穽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
獸而火不及救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
下未徧火遂救矣。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之儒。自墨子之
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榮陵氏之墨。故孔墨之
後儒分爲三墨離爲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
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
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歡
後必無獸以詐愚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後。文公曰善。雍季以
舅犯之詐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後舅犯。群臣曰
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也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俳俳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使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馬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棄魯之心隣國振動人懷魯魯之意疆國驕君莫不恐懼奸臣佞人變行易慮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長上單於疆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立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之朝日月也非得神鑒之化擺雲霧精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闕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一作立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知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術者則無以制其綱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本行

慕格位而無德者富於財而無義之形賤而好德者尊貴而

有義者榮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饜二三子布糗緼袍不足以避寒憊僇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自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閭閻室之衆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頰仆歷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伸始追治失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求定六藝以垂典則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世利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位與富哉

思務

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道基

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大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邪俗正風俗通文雅

術事

制事者因其則。服樂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樂不必出
扁鵲之方。令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慎微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

中卷小荀子申監

漢荀悅 著

時事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
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皆
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以之者。秦
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
全無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
定。後進放彌以滋。曼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
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俗嫌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孟嘉。勇期賁育。聖云仲
尼。壽稱彭祖。物有倭僂。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
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
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

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燔
燔。在上者不受。歷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用。
典必有術。言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

或曰。辭遠而已矣。聖人以文其。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
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意厥
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中卷輔弼子

子胥善謀而具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此段見孔

子胥說

于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于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蠱也太宰弗復見也

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夫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孔子相衛弟子子車為獄吏則人足所則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車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更追不得夜半子車問明危曰皆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讎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頃則法令先後臣以

高故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學者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誦上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堯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政故君子曰樂者一足非一足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飲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所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

必有六一節草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疏之下是從上

雪下也一節受上丘以及如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與

大問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粟為長濟子路以其私秩粟為糲飯擊其器曰魯君有民子矣為乃食子路拂然怒撻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為糲為麥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而詳侯

所知也。夫豈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高臣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三年而政正。河濱之漁者。爭地。舜往漁焉。三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鬻苦。舜往陶焉。三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昔者文王侵孟克。克舉鄧。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也。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魯中。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道之言也。

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濟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慕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詹事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



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蓋乎字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昔仲尼觀欽器而重容器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誠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履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昔朝庭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梁澤之禁弛關市之征以惠民。

中卷亢倉子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幾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其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動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神明光於四海

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其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是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惡則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慶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脩則德容發輝於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

之所致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國何國哉。

中卷無能子

老君說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脩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久文而縟之。以繁天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芬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其陳。樂其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宋衛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

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無形於中。淪淪無情於香。冥不知所憂。故偶諸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衣弊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中卷關尹子

關尹名喜 道家

二極篇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中卷公孫龍子

趙人公孫龍 名家

龍聞楚王張繁請之。言戰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而獲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遑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者。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注云。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遑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泉。



儒藏

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

中卷鹿門子隱書

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鍊，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祖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地豕，民爲淫惑。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奮乘龍，周穆醢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懸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陵也。亂者不在於推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有其道也，豈多岐哉？○聖人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顏子也。

子輅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以有藝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門之徒耻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驚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賜貨者，仲尼之駕駘也。死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人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尹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中卷李元綱厚德錄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多室，寒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其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拔刃稍頽曰：「以公德量過人，故求議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傳其事曰：「願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此段見祀孔子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

校記

①龍有蛇：當作「蛇有龍」，見《劉子·命相》。

②此：當作「龍」，見右引書。

③「魯公孔」以下當接後第三頁上欄右一行「子歷階」一則。本書錯簡。

④古：當作「鼓」，見《韓非子》卷一二。

⑤「此非君」當與此下第五頁上欄右一行「所知也」以下文字相接。本書錯簡。

⑥河：當作「門」，見陸賈《新語·辨惑》。

⑦「浮」下脫「雲」字，見《新語·慎微》。

⑧之形：當作「者刑」，見《新語·本行》。

⑨圍：當作「圉」。蓋形近而誤。

⑩「而諸侯」當與本書前三頁右一行「愛境內」以下文字相接。本書錯簡。

⑪怕：當作「惟」。

⑫「尼之智」至「之聽眩」：當爲衍文。

⑬不希：四庫本《亢倉子》作「布丕」。

⑭所闕一字當爲「乎」，見右引書。

⑮閑：當作「閑」，見右引書。

⑯樂：當作「蔡」，見《無能子·老君說》。

⑰人：疑當作「又」。



孔聖全書孔叢子中卷卷之十八

嘉言

夫子適周見其弘言終退其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子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與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其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廢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成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紉織維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魀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

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厭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厭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厭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魀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天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魀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恭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安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軻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贊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蓋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考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

則可矣。至懼之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礼，丈夫三十而室，青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孔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冀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堯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與秦誓命之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誦。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災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觀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義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子曰：『所宗者六，皆繫祀之也。』理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禘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官，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星



也。幽、厲所以祭星也。秦、漢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勩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屬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雖食之，公而可也。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及廟數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倍公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膺膚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張問：書云：莫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親焉。子張曰：其礼何如？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天地之間，陰陽和合。

雨澤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右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靡黑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如親，是非得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公問。

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夔尹九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養官之長。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太。顏容。亘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矩而不哭。是不惑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內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視。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則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慮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辜。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親去就。尸利傷威。非人臣也。臣所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恩。其所在規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



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操不以爲積不合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厭形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視目之清靡
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
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衰息其
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
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
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
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
之賢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合實何稱乎是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
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
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
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故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
若我何○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手
路請以金積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
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罪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
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陽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
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方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
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而
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
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且之礼
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
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
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
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礼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燕燕見
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
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
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
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魯子曰嚮也夫子之於琴微
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
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魯子
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魯子對曰閔子夫
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
爲教古有札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札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繮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繮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繮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繮，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繮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繮如組，兩駉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別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服也。玉不教民，民墮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刑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與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上盜猶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

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而能速，止其源。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監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夫適爾既適，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偏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悻，弱而刑之，謂之尫。不赦過謂之逆，幸過以小罪謂之枉。一作：悻，猶傷也。夫過則宜有，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思其意，不思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

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
問

天子聞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添祖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思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能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具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凝神。」

生孰爲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

子上雖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子也。雖者請于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馬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辨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雖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所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視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項，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于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寄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子于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猶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縣子問子思曰：頽而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髡者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假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髮，非假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貴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髻背僂，不亦聖不仁，胥美鬚爲稱也。人之賢



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祖無貲，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莫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魯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訕，乃各時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度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王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儼今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之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姜季亦有似君之者，伋者之曰：道焉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藉，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靡里，作周易；祖君困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擇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言，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矣者，受二車馬，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以果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抗志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思先生之行，幸願恤之。子思曰：公子不耳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滅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公孫龍

且王以不敢闕為辱，必以敢闕為榮，是王之所貴，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當謂是非相與曲謬，雖十貴而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之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有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吳之應。又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履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枕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

儒脹

平原君問于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擗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平原君與子高飲。

強子高酒曰。昔有遺釐。堯舜千鍾。孔子百觔。子路嗑嗑尚飲。千檀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子七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蕪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士義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竊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堊。問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閼子文生於滌。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紮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宮他。見于順曰。他因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



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义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官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於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官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元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官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官他曰。唯先生知人。頭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居邱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目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雉。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官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壁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秋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親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喪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上人謗曰。廢表而弗接之。無戾。弗之接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謗曰。衣衣章甫。實獲義所。章甫衣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執節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

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間所宜亦答以其事也。○趙王問于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王承其緒，作二師，從古及今，戰德流遠，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答曰：若先祖父並尊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奉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顧，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之事，故孔附詰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問三皆不对。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人。今問子而不对，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欲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父。史云：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墨子雖欲誇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葬，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倍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樂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季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樂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管非食粥，居於倚廬，遂喪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鵝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田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視其終不樹于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室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屬，奉之自法也。若附惡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麴糵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平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子矣二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有桓大國之三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魯君若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諷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恃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娶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如墨子得貴之人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若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繁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殺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綏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於生事之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堅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

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監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勅情，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辭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上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夾妄不疑矣。

獨治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陳王曰：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若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醴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別禮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綰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一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後，夫弗犯吐言而辭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焉敢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綰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涇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繫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致也。請悉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綰曰：乃者趙韓共井，知氏趙言一之行賞，尤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至二十七年有城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言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日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揲寸指以測淵，膠大子而不而之，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人之法，吾



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吝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有猶然死國君乎予是以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妬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習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廢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外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連叢子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文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陪賜酒飲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脩先聖嗣世名學

蒙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幸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遺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但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昔大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隆福此乃陛下愛屋及鳥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非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遂還京師遂校書一觀其年十二月為館曹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乃駰之祖故曰衣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職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聖由規仲淵要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所聞然則作李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

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欲也。
○長孫尚書問李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
齊答曰德行遊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
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
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
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
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
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

中卷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

江都王問仲舒曰魯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蠶謀伐吳遂滅之
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魯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蔡
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舒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
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敢詐以
伐吳乎由此言之魯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白
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

問也。

春秋他教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
麥與禾也。

子曰固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固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子曰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穠伊寡婦之
利。○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安。

中卷子華子

子華子名木友自邾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虞翻志休云傾蓋
對語兩蓋相切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
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
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
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
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見孔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邂逅不遇於四國
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
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爲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
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四然仲尼天也其可遺物而
真與乎其可絕物而自管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
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
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



而數圍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則將從其後也。見虎會開

子華子曰：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處也。昔者吾友自郊，聞語於孔子，焉焉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曰：若主君之召也，孔子輟環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慢矣而爲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詞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也，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

孔聖全書孔叢子卷之

校記

- ①子：當作「仲」，見《孔叢子·嘉言第一》。
- ②備：當作「悖」，見《孔叢子·論書第二》。
- ③理：當作「埋」，見右引書。
- ④「而」下當脫「去」字，見《孔叢子·記義第三》。
- ⑤已已：當衍一「已」字，見右引書。
- ⑥積：當作「贖」，見右引書。
- ⑦宰：當作「辜」，見右引書。
- ⑧而：當作「所」，見右引書。
- ⑨添：當作「忝」，見《孔叢子·記問第五》。
- ⑩愛：當作「受」，見《孔叢子·雜訓第六》。
- ⑪寄：當作「客」，見《孔叢子·雜訓第六》。
- ⑫「不」字當爲衍文，見《孔叢子·居衛第七》。
- ⑬仁：當作「以」，見《孔叢子·居衛第七》。
- ⑭王：當作「秦」，見右引書。按，即《尚書·秦誓》。
- ⑮「之」下當脫「言」字，見右引書。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一八

⑯矣：當作「粟」，見《孔叢子·公儀第九》。

⑰色：當作「問」，見《孔叢子·儒服第十二》。

⑱七：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⑲之：當爲衍文，見孔鮒《詰墨》。

⑳父：當作「公」，見右引書。

㉑子：當作「了」，一：當作「陽」。并見右引書。

㉒理大國之三：右引書作「聖人國之患」。

㉓「不」下當脫「見」字，見右引書。

㉔人：右引書作「今」。

㉕隔：當作「隅」，見右引書。

㉖言一：當作「襄子」，見《孔叢子·答問第十九》。

㉗言：當作「十」，見右引書。

㉘子：當作「道」，見右引書。

㉙而之：當作「悟信」，見右引書。

㉚人之法：右引書作「告人曰」。疑是。

㉛遺：當作「貴」。參下文。

㉜職：當作「識」，見《孔叢子·連叢子》。

㉝五尺之門：當爲衍文，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

㉞四：當作「曰」，見《子華子·虎會問第四》。

孔聖全書莊子南華經中卷卷之十九

內篇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事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_{江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_鳥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而目將笑_管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水救火以水救火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楊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樂_{一作}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_紫其庸詎可乎回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斷乎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_推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天為徒其言雖教謫_則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_{側皆反}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_{明老}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使有回

也可謂虛乎。夫子曰：「晝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閭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姓沈名也。甚重齊諸梁。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謹，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魯食也，執粗而不減，費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可。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而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也。其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厭死而不擇者，氣息弗然。於是金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父，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秉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焉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儒藏

魯有元居者主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駟元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之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元者也，而王先王與其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魯有元者，居者主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駟元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之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元者也，而王先王與其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夫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誦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也。猶以學子爲賓賓也。彼且斷以淑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極，極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當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而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傅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一作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則一音，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所甲，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瓜剪，不穿

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橫挑音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化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尤以死爲決疣反胡亂憤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皇皇乎塵埃之外郭象注云塵埃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巳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其音畸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一作孰不知孰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共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爲鳥而屬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此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象注云。安於推移。而與化俱
去。故入於寂寥。而與天唯一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惟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外篇

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
曰。離堅白。若縣寓。字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
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獶袁狙七之便。自山林來。丘
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
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
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
已。忘已之人。是之謂人於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
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渰。若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
其名爲槲。音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留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
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
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
貢卑陬失色。頭頭九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
吾以夫子爲天下一人耳。謂孔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
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莫剛乎淳備哉。巧利機巧。必忘夫人之
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
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
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
孔子曰。彼假脩渾沌。純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象曰

天道

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連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眴。音眴眴音眴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

非其夢邪。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反也。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不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齮齕音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扶其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音緝妻子而去之走。彼如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弟兄。使道而可以

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迹。雖廢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途之虛。食於荀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荀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亦無所鑒。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然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弗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衢不寐矣。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其金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吻^音以濕。相濡以沫。^音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幾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音。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敗。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音。余始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也。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音。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音。智^音。七^音。於屬^音。屬^音。又^音。蠶之尾^音。應當作蠶。通俗文云。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吐乎。其無耻也。子貢笑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五帝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音。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

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五雁之相視于不運而風化。燕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鳥鵲滿如喻反。一傳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乃衛邑。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又作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猶許小者不可以懷。大綆反短者不可以汲。諳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倭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饗。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鱗。脩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居具。僂音。僂者承蜩條猶撥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身也。若猨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車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知



之戒者過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音流沫音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過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水如磨餅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然而然，命也。」列子黃帝篇相同。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鵠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列子作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殽。與惟同音也。列子三注。字皆作掘，字掘日侯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列子作重外者拙。內以上與列子同。

山水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人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

曰「意」，其爲鳥也，音秩秩疾音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列人卒不相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矜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于桑雝，音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國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持也。無所於前其愛益加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繫楸枝而歌必遇氏之風其有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其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音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適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雖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曰散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幾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吾一作與偕之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賢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智於鵲音鳥音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後諸人問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木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躡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

虞人以周為盜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也孔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觸吾穎遊於栗木而忘其栗林虞人以吾為戮為戮以見問吾所以不庭也

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今也又新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若瞠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附一作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物而動，日夜無間，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將何求乎？女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者乎？吾所以著也。已矣，夫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也。吾服女也甚矣，女服吾也亦甚矣。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熱，乃燥反。然似人非。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拙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水；主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皆爲

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懼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汧，燭也，无爲而才自然矣。聖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醯，中之微也。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顴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廖。音聊。諸大夫咸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園，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者，斂音斂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者，斂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泰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任斯意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禁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一作居素反，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將戒流淪而心滌雪，而精神搖搖擊而和，夫道窅然，丁然難言。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攝之不必

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也，音暗，暗者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而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郛，音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萬物不出焉，油然漙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已。生物哀之，人頹悲之，解其天災，音反，勅乃反。墮其天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若者，吾聞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



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亦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氏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難子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過。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

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節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叔孫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三尺言長也。彼謂二之謂不道之道。此謂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一作相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磨。一作大人之誠。

則陽

彭陽曰。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物之自然也。

孔子之楚。舍於蠆丘。山名。之漿。黃梁。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屋棟云平者。子路曰。是稷稷與也。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如是無水而沈也。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名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為倏人也。夫若人者。其於倏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仲尼問於太史大弢。吐刀反音綽。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盟會之事。謂之祭。其所

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毀曰：是因是也。言是靈，即是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博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惡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下趨，音促，下趨也。末，後耳。末，上謂頭前也。言視若管四海之端，然以管他人之事者，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也。故堯有九龍之命，舜有卷婁之族，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遠狗豈不惑然哉。不知其誰世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屢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幸而弗榮，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躋時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自宰路，名也。』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直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伯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剖反，龜七十二鑽，左端而無遺筴。初，革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能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一作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一作同大也，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被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累也。』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係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金三千鍾如鶴，小作觀，雀岐文，音，孟，庚，相過乎前也。』

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之需；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又音秋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兄者不以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作丘謂之父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音藜，藿，豆葉也。糝，飯也。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毀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吾於丘其幸乎？」孔子削音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反乙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首丘。」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即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食，居傳公時人。至孔子生時，以八十餘歲。若至子路之死時，則有一百五十歲矣。不得為友，是莊子之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反之石。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完宗，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祖先，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王世之才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王羞之，立請為先王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書為父兄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心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音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技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推脍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安作孝弟而徵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餗餗之膳。」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幕音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之，此上德也。音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也，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宗祖先。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多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紂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跖，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計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音杜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統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辟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晉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竹客，犬流豕操，歃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下，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騁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受命者，皆非適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振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者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灸，火入也。疾走，料音虎頭，編音虎，錄一作。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曰：「昔者桀紂費為天子，富有四海，今謂臧聚臧聚，聚之也。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矣。」

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苟，大道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凡入嬖，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獨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滿苟得又曰：『比干剖心，子胥抉腹，忠之禍也。』丘躬證父尾生溺，无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滿苟得之言，皆對子張言。孔子不見母，李氏云：『未詳。』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衽，揄，音延。袂，音介。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曰：『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上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治也。又問曰：『有上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夫，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挾音鐵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御音同。一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得咳音咳唾音吐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不敢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音經子之所以音經。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固枝不巧，貢職一作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樂，選人倫，以化百姓，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愬音也，莫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音譽詐僞以敗惡音也，人謂之隱，不擇善否兩容頡頏，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音掛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音去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悞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高，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音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臣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音港反南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
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
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
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章間，顏
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聖音，而後敢乘。子
路旁步浪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遷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倨傲音傲反之容。今漁父杖桴逆丘，而夫子曲要音要反屈折，言拜
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
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其一作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
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
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
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度物
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真幹國，其有謬音拙乎？曰：殆哉！
汲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文爲首，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子順與？

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音音不齒，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音非之行，正
之人音夜之離外刑者，金木誅一作訊之；離內刑者，陰陽失之。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
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音懷而
違者，有堅而縵音縵，有緩而鉞音鉞，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
觀其能，卒音卒然問焉而觀其志，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
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隳溺也。恒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若人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謬。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謬。音衣與。同。故。音。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謬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音。也。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往。而不暇。以瓦。音。也。樞者巧。反。音。也。以鈎。音。也。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音。也。本。作。內。

孔子觀於呂梁。在彭縣。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音。也。當。作。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說。

疑行歌。音。也。子。音。也。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也。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音。也。俱。入。與。音。也。汨。音。也。而。音。也。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陵中。見病癯者。承。音。也。蜩。音。也。猶。音。也。撥。音。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蟪。音。也。蛄。音。也。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無。錙。音。也。鏖。音。也。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蟪。音。也。蛄。音。也。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也。若。壓。音。也。枵。音。也。駒。音。也。斷。音。也。樹。音。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技。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知。荷。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癯。之。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音。也。同。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音。也。其。上。

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音。也。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循。音。也。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雖。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民曰四累。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

周穆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與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所謂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有廖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問顏回，紀之。此理亦屬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國相曰：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以無黃帝孔子，孰能辯之哉。覺夢不異，聖人之辯覺夢，其知其不異耳。況本無覺夢乎。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然有問曰：有是言，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力。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直樂其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樂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弦歌誦詩，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



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弟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子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能參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子之言，吾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與？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就者為聖。孔有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託言於絕遠耳。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知，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湯問

孔子東_{一作晨}遊，見兩小兒爭辯而闕問其政。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去人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曰：爾何以知？一兒曰：日初出大車如輪，一作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_{一作涼涼}，微涼也。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故不決。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

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魯。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且而進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列子此篇明萬物皆有命，智力無所施，蓋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此可見孔子之窮亦命爾。

說符

孔子自謂及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音傍，音傍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反，音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微言，密謀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其父為鄭人所殺，及晉伐鄭，子西子期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晉不速，夫子不應。白公笑，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

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遂歿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音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知言之所謂，遂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攻鮮也。勝之，取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也。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中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自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趙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勁，力也。拓，舉也。孔子力能舉門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首攻公輸般，班服而不肯以兵。般善為攻，守能却之，為般所服。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疆為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將復合其事，未寃，姑復問之。其子又復



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知襲晉。并國三十五。其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嫌。必賢。

王制篇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無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儒效篇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豫買定為高買也。必蚤正以待之者。言仲尼先正其身。以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各有親也。待物故從化如此。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各有親者。取多。子弟于分均有無之中。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孔子曰。知_音之知_如。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

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守少謂狂實恭已也。守多謂自任百事也。事煩則狂矣。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適人往與人也。窮其後來報。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其後來報。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咨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牣。黃金充牣。加之。以丹砂。即月也。重之以曾青。青銅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人猶莫之相。胡骨也。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詐。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大畧篇

子謂孔子。子家駒。名然。補君之過也。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至望其墳墓如也。墳填同。謂土如也。高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詳見家語。

宥坐篇

孔子觀於魯文公之廟。有欹器焉。至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見家語。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至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惴惴於



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若大夫語予曰爲國必

以孝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

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嬖令謹誅。

賊也。今有特斂也。無時禁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

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亮

教也故先王飭民以道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蒸之若不可

可廢不肖以辟殛之禁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

以刑見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臣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禪四 年俾民不迷 不其有來乎不重出

子子觀方身游之水子貴陷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善其施也。單下居方句曲公。善其里。以義其。允允音二。召音。

盡以道。苟決行之。其難矣。逸苦。辭。辭。一作。誓。言。決之。使。行。其。

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以勇。主量公平以法。量坑受水之處也。所

後過似法度。盜不求既以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言水之滿盈不

之禁而渚約微達以察渚約柔弱也言水雖至柔而浸淫以出

就鮮潔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必鮮潔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其萬折也必

三、

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鄙也嘗有殆也○切不能彊學老無以藝之○審取之

去其故鄉事君而遂卒天故人曾無舊章吾鄙之與小人處

者始之也

孔子曰如堦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朶

聖訓具然欲爲人師

孔子曰。邈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糲。擇也。第

子嘗有飢色予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

也。孔子曰：由，不戲言。魯女以賢適為公。自取三。

見則心乎。故以志者爲公用。不聞其妻不見則心乎。故以志者爲公用。

其昔以爲法以爲才。然必用牙。則前造牙。非開牙。法以設者爲
必用。則五子膏不離古。蘇東門卜半。夫遇不遇。道等也。齊不齊

少月。牙。但。齊。之。碑。如。爲。門。外。乎。夫。進。不。還。者。卑。也。豈。不。肯。

美可獨在也哉。夫芝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

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慧、不廢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

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榮

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

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

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

朝心生於菑。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失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北當作蓋皆德謂材木斷絕相繼也彼有說邪言近人過誤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訛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所以貴文也此章明夫

子道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至臣從君命至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至孝臣從君至忠至貞至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同家語者不重出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至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至何爲而無孝之名也見家語不重出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作禮邪至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練小祥也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沐也見家語不重出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濯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而不敢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貌禮記曰君子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不能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備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



而貴之哉。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病也。道之玉也。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輒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彰彰。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至則可以端身矣。見家語。則可以端身矣。有父不能孝則可以成行矣。有兄不能弟則可以睦族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思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與家語大異。

哀公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綢繆紳而櫛鬋者此其賢乎。孔子對曰必不然。夫端衣玄裳繞衽而棄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管履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不有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繫又曰五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

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以有率也雖不能備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德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感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不怨讀為財。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變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當作膠。和之貌。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歸言百姓淺見。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問曰寡人聞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讀為拘。而拘領者矣。句領統頸。其政好生而惡殺焉言雖冠衣袂朴而行仁政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

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公國之虛，則必有數雉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焉。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以上與家語大同小異，但家語合五儀為一章，而此別為一章。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紳，大帶也。委，屬也。章甫，殷冠也。委者，表明也。所委者，安也。所以安正容觀也。以表明大夫也。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明，然也。資衰，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善於貨財所耗也。長者不為市，竊其有者，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孔聖金湯子法言中卷卷之

學行篇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回習孔子者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煩淵矣。或人蹴爾曰：言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吾子篇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此見孔門不用賦。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入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故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狸別，其文萃也。言虎與豹，豹與狸，則豹變則虎，狸變則豹，馬如辨人，則君子矣。君子之聖人，亦聖人之徒矣。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進之，倚門牆則退之。惜乎，未成而轉為裳也。聖



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欲學聖人之正道而乃結斷斷補補莊則聖道未成而衆人無擇焉

修身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司馬光曰孔子以天事多矣然終不見用下不治為已任則其憂則徒勤且憂矣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仲尼定哀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

問神篇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於問耳神在所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其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問明篇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

勞也天病乎哉易曰天行健則天天樂天行不疲聖樂聖所以不

寡見篇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五百篇

或謂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後生湯上距禹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諸天地而參諸身乎夏后氏有

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同身雖天下不可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數衆人曰於祿殖數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身與道為二也詘則可以信則信隨時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損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



下之至德就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通之不用也。則戰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買。古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愆。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執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定則何爲去乎。曰。道既不可小。則不見用。乎。曰。愛日。受及時。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王。同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歷一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之益者倉廩也。取之故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重黎篇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君子篇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如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河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沲。或洽於海。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貢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率我子貢得其書。

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問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故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然後有倫。二氣推後。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於天。天之變不少也。五經支離。仲尼多愛。變萬事錯綜。無可無不可。聖人之多變。亦如天也。仲尼多愛。變義也。伯玉稱管仲爲仁。史魚爲直。子長多愛。愛奇也。史記敘事。其類甚多。不勝枚舉。

或曰。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殞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葬於魯城北。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生蓋庸以長生爲事。聖人不務長生。故不務耳。孔子之道。較且易。明白易見之義。

附註

楊子曰。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宋咸注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其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識。

孔聖全書王通中說中卷卷之

王通篇

子通謂薛收曰昔聖人也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收言載明得夫皆史職也與同體異故孔子分書記言分春秋記事分詩明得失子遊孔子之廟漢以後附國出而歌曰太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其少是乎子曰諒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愛罔極之恩言孔子生民之我者吾子汨彞倫乎疑人必於其倫孝逸再拜謝之

天地篇

子燕居董常賓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言克辟湯武而經制大倫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言道一以貫之是也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持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事君篇

文中子曰銅川府君之喪文中子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

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周公篇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禮樂篇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揚子問公見王通乎薛公曰卿人也金家是其家傳七世矣宋傳儒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阮逸曰為一世若孔子自魯父何至仲尼凡三百年而不遇明時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隱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明亂則太公仲尼隱於野

述史篇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四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行健君子自強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

魏相篇

子通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孔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言孔子

說我小子
敢哲舍哉。

立命篇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

問諸夫子王夫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

後及也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命而

後及也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

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

之置置義之具言孔子不以四經教經者待其具而後教

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

慢美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

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

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

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

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

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此章言孔庭先詩禮

得之矣而後次以四經之意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

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文中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

也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也逸詩云是蕭是藋則有豐年

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

求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注云三傳

以無仲尼則西山之儀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明星皓皓

華藻之力歟酒著天而後天下見之

十九卷終



校記

- | | |
|-------------------------|---------------------------|
| ①事：當作「爭」，見《莊子·人間世》。 | ①⑥禁：當作「奈」，見右引書。 |
| ②夫：當作「天」，見《莊子·德充符》。 | ①⑦萬：當作「莫」，見《莊子·知北游》。 |
| ③寡而：當作「寡人」，見右引書。 | ①⑧「宛」下當脫「乎」字，見右引書。 |
| ④「子」字下當脫「曰」字，見《莊子·大宗師》。 | ①⑨開：當作「問」，見右引書。 |
| ⑤巧：當作「功」，見《莊子·天地》。 | ①⑩能：當作「遺」，見《莊子·外物》。 |
| ⑥顏顏：當作「顏淵」，見《莊子·天運》。 | ①⑪先王：當作「先生」，見《莊子·盜跖》。下句同。 |
| ⑦取：當作「聚」，見右引書。 | ①⑫多：當作「冬」，見右引書。 |
| ⑧如：當作「知」，見右引書。 | ①⑬一：當作「而」，見《莊子·漁父》。 |
| ⑨甚：當作「其」，見右引書。 | ①⑭國枝：當作「工技」，見右引書。 |
| ⑩列：當作「外」，見《莊子·山木》。 | ①⑮謂：當作「請」，見《列子·周穆王》。 |
| ⑪如：當作「知」，見《莊子·田子方》。 | ①⑯廖：當作「瘳」，見右引書。 |
| ⑫人非：當作「非人」，見右引書。 | ①⑰遂：當作「逐」，見右引書。 |
| ⑬偃：當作「假」，見右引書。 | ①⑱問：當作「謂」，見右引書。 |
| ⑭夫夫：當作「大夫」，見右引書。 | ①⑲有：當作「子」，見《列子·仲尼》。 |
| ⑮者：當作「德」，見右引書。 | ①⑳政：當作「故」，見《列子·湯問》。 |
| | ㉑車如：當作「如車」，見右引書。 |



③②謂：當作「魏」，見《列子·說符》。

③③「言」下當有「乎」字，見右引書。

③④中：當作「終」，見右引書。

③⑤首：當作「守」，見右引書。

③⑥不不：當衍一「不」字。

③⑦先生：當作「先王」，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③⑧嫌：當作「謙」，見《荀子·仲尼篇》。

③⑨「故」字上當脫「遇」字，見《荀子·宥坐篇》。

④⑩羨：當作「美」，見右引書。

④⑪不能能：當作「曰不能」，見《荀子·子道篇》。

④⑫者：當作「若」，見右引書。

④⑬「其」下當脫「益」字，見《揚子法言·問神篇》。

④⑭「春」下當脫「秋」字，見右引書。

④⑮田：當作「曰」，見《揚子法言·五百篇》。

④⑯子：當作「父」，見《文中子·王道篇》。

孔聖金書劉向說苑中卷卷之二十

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也。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三乘。哀公曰。有三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吾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妙。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顓。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

誠至矣。○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戚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盛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豈不譽也。○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播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其猶土乎。○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

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困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欲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尙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夫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豈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通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裁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丁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

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乎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一作曾子嘗有爲不中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寔然而起進曰畏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曾參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稼穡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學近



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脩。不脩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稀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芴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綮。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豐牆墜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環必先矣。樹本淺。根壞不深。未必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

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嘏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節

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曾子衣弊衣以耕。景公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

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一作不敢受也。

背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餓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維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其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其崇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其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則隱於中。而幅於外。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靡露。死傷係廢。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適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金育。永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過故。瞻麟

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敷。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志。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讀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載驅周。爰咨謀之。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殖。冀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珪。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曾國之愛夫子矣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其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若不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飾財者聖人也。人受



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子路持觴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冠暴以仁園何必持觴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蜃蜃巨虛也食得其草必齧以遺蜃蜃巨虛蜃蜃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蜃以走蜃非性之愛蜃蜃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蜃也爲其得其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大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

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政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甯也不以道導之則吾難也。若何而毋畏。○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先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又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

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有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尊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母殺不辜，母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

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距諸侯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賢，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子曰：子貢問夫子時，哀公曰：先當依家語作魯君辭者。○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葉，學焉得習。



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需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需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敬可以親上。」○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得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善以自為，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誇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上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母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

何以察之？對曰：「善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千貨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季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執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蟬蜩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脩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尊賢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寤戚擊牛角而高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噓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



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知大體矣。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周公曰：「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摺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摺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馮應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

公曰：「吾聞之，其閭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年，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祝，還曰：「鄆丁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孔子聞之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乎？」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而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手哉？」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子路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嫌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也。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正諫

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

曹羈合禮。○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綰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諫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綰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綰。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隤爲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將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龍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譬父兄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敬慎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夫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重，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微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曰損，而終故益。○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

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亡。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尤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說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周，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其聞，天妖伺人。焚焚不滅，災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綣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



能傾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問也。禍累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然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管我。夫江河長百合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肯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者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慨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曰。黃口從大

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害。○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善說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劔而築於稅傳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虞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者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息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息亦獨能如之何乎。○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趙簡子問



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棄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渴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匡、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焉，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簡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是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一作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過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中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

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奉使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黯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權謀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魚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朝燔，齊景公出問曰：何朝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

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丘明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當夫者，吾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當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有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

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上乎。

至公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雖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至如孔子主雍，雖與寺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詳見孟子。○當依此作雍，雖雍乃姓也。○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二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時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淑其恩，故喟然歎曰：「如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其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孔子為

曾司寇聽欲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失然後君子退曾從某子云云平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微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開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王之法令而親則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欲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拙德不善為吏者拙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賞曰子羔當

指武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荊洋之

野兩軍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按戰構兵賜願著綈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上乎優優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叔牙止不同能而藏堯舜紂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鐵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優優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卻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級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孔子為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蝓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書則攻盜譽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

談叢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立之道幾於廢也。○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侯有知宰子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錫鄴錫之間百聚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

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諛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鑒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完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鼈鼈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鼈鼈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父而身親之况於人乎。○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聖人所與之難言信也。見家語。○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又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君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

以夫知者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邪。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而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仁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璣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於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

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仁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之和之。三終而甲罷。○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稱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櫛櫛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泮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盛飾。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此。孔子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貴於行者伐也。夫色省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



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殤、祿、憂、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持身。○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長久矣。○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未可行。

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請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鄉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吾聞君子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樹之，可謂知。

時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富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斂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斲斷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驟，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兩也。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潔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

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曹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從泉躍，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思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是瞻。樂山之謂矣。○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裘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



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傍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具伐越。陳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楮矢貫之。石矐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達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楮曰。肅慎氏貢楮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

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魯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聖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見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矣。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且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賁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



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飲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賞曰以侯子貢往句故重錄之。○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愛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之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也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

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閔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氣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儉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

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墮而入於斯。且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言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銅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歉然而悅，如受大年之饋。弟子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羹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人自取之。夫獲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一疾之於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衆，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此段雜言。

孔聖全書劉向新序中卷卷之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蓋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甈不苦甈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貊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但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氏奢後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兩郕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妹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

鮒思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鮒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幾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是足矣史鮒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且以父言對靈公蹶然易容稽顙失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鮒字子魚孔子所謂直哉史魚者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焉景之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鮮解其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宜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且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屈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儒藏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書。書者二人。使書
憲書教民。書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
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
子賤善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
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
斯美其德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消骨也。

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
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
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
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其流而樂之也。然明曰。蔑也
吾不信也。見家語。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
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
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
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
門。升自阼階。仰見榑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
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
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
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
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
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
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
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魯哀公問于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
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
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
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
絞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
者。未之有也。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
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
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陋陋屋。人莫不貴之。
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妻。慎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
闕宮。闕宮之子弟罔咎。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
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
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
是以哀也。孔子曰。噫。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
吾是以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
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
我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
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
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過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
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
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孔子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
矣。宣王曰。未有忍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
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驂駒騶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鑊之間。其疾
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

庶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
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鏷。使之與管彙決目出。其便未必
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
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
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
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奢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
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已食三世矣。
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
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
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
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
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
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從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
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
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



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節士

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餽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鋪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噫，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善謀

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以

飾說也，王慎勿予。

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孔聖全書墨子

韓愈讀墨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殘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賞觀昌黎氏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爲用。誠所謂鑰石亂金。碲硃混璧也。夫自孟子闢楊墨之後。崇正道者。莫若昌黎。尚脩墨於孔如此。他何責哉。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判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

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極爲之亂。非仁義之也。遊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脫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君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忘事。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索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管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閔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具。以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具。三年之內。齊兵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開決植。孔丘窮於陳。祭之閒。黎麥不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



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取以汚身。麋飽僞行。以自飾。干邪詐僞。孰大於此。孔丘與其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時天下坡乎。周公且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路輔。孔悝。子衛。陽。亂。子絳。佛。胖。以中牟叛。求黜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天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孔聖本書漢劉安淮南子中卷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首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免力。招城闢。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以一作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徹。臨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訟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紂爲象箸而箕子嘆。曾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柱官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

夫平公之不霸也。

夫絃歌鼓舞以爲樂、旌旋揖讓以脩禮、厚塋又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郎、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質、田漁皆讓長而莊白不有戲、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昔罕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當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勸誡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者、不爲川谷、越行踣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

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彊毅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瘞地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見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瘞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弑大臣、親近讒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下、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



之諫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令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天再寶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碑魏之地而擒於晉陽。車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二十卷終

校記

- ①未：當作「末」，見《說苑·建本》。
- ②若不：當作「不若」，見《說苑·貴德》。
- ③孝：當作「教」，見《說苑·政理》。
- ④遽：當作「遽」，見《說苑·奉使》。
- ⑤遂：當作「隧」，見《說苑·至公》。
- ⑥「刑」下當脫「子」字，見《說苑·至公》。
- ⑦但：當作「旦」，見劉向《新序·雜事第一》。
- ⑧之：當作「公」，見右引書。
- ⑨所闕一字當爲「子」，見四庫本《墨子》卷首。
- ⑩「之」下當有脫字。
- ⑪號：當作「褫」。按，褫，剥也。
- ⑫室：當作「至」，見《墨子·非儒下》。
- ⑬「乎」上當脫「亂」字，「陽」下當脫「虎」字，見右引書。

孔聖全書漢王充論衡上卷卷之三十一

逢遇篇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圯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命祿篇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

幸偶篇

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權衡折軛之患有接其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智必有開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相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其至言也

骨相篇

傳言黃帝龍顏頤頤頤戴午帝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偃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又曰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微亮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

偶會篇

顏淵死子曰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天祝子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此章言顏子子路之死適當孔子之命命之期也又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滅倉譏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譏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

率性篇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屑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本性篇

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告子之以湍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有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則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又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皇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此段言聖人自有種世族

物勢篇

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鴟之啄鵲鴈未必鷹鳩生於南方而鳩雀鵲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其闔門外有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今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瞻望倉卒安能致此

傳言孔子當泗水之葵、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儒者之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知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

福虛篇

楚惠王食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疾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者。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

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疾。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理。蛭出安得祐乎。此段見孔子雖聖。亦有疾病。非天之不祐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護盲人矣。使宋楚之軍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夫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閒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宋人父子



前偶自以風寒廢食、自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又用二白饋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鬼神之祐矣。

龍虎篇

孔子曰：龍食於濁、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

孔子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聖人胃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着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之言、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

酒乎、則受福祚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醺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醺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人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語增篇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千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卒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千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千七十國矣。

傳記言高子燕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夫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殆必有之、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

問孔篇

問曰：宰予晝寢之惡、小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太甚過也。春秋之義采毫末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末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對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

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自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雷擊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又云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所疑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由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

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昔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言禹裸身而入裸國衣服之制不通出則衣中國之衣也。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謂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發動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夫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以應或人則孔子佞人也。

孔子弟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紼之。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薄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信最重也。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大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欲不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冉子先富而後教。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佛肸召。子欲往。夫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曰。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

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程材篇

孔子見麟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外國有鳳麟。中國亦有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此段見來。雖聖如孔子亦不能免。宅中之曲折。賓客暫至。雖孔翟之材。不能分別。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少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

驅車殖穀。農夫之力也。猛勇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

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社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爲榮也。

別通篇

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此段見孔門講習五經。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

超衍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皆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諸詩誦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狀留篇

夫鳳凰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帝生於成哀之際。鳳凰集於隋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聖王遭見聖物。猶言命。

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

明零篇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案房星四東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孔子所謂離陰故雨也。出南則旱。孔子所謂離陽故不雨也。又曰。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背爲零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零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

春秋魯大雩。雩者。旱久不雨求雨之祭也。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必欲求之者。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而猶卜筮求祟。名醫和藥者。惻怛慙慙。冀有驗也。豈忍安坐以待絕乎。

遭虎篇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苟。吏不



羣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三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
廉不應姦更亦不應矣。

講瑞篇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
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
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
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
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
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
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
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君子貢尚不能知聖世
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之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

按儒者之論以鸞戴角者則謂之麒麟與鳳皇象合者則謂
之鳳皇故王充辯之曰鳳皇爲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
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聖爲獸之法象不同猶十二
聖之骨體不均孔子父子之相貌不相似也。

自然篇

宋人或刻木爲楮一作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
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

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逗留若宋人刻楮葉矣。
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
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
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有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也鴻筆之書蓋斯時也或說尚書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
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
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
上言武帝武帝遣更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
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
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佚以
爲符也。

論死篇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
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患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
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紀妖篇

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死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死而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授教於泗水之側乎。此段見孔子好教人。

言毒篇

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死人有知。與生人無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魯人將以璵璠歛。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忘也。愚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欲。姦人聞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愚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若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殯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也。曰。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而其意不分別者。蓋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

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倍死忘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

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

譏日篇

敬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孔子意密。春秋義微。知吉得以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

又曰。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譏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蘊菁蕢莖。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者。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辨崇篇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履禍。不在觸歲。犯月。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日時。誠有禍崇。孔子聖人。知同府也。何惜不言。何畏不說。

詰術篇

以名生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姓也。則以本所生。其立名也。則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其立字也。則展名取同義。字取同義。如名。予字予我之類。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孔子將死。遺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蕪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

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誠記所表。符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則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

紂作象箸。而箕子譏焉。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

孔子之見獸。名之曰往往。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往往。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往往。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圖像也。陰見默識。用思探祕。衆人聞畧。寡所意識。見聖賢之名。則謂之神爾。

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又曰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

知實篇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覽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以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子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撥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

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匡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刑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及門人後。兩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已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有門人從之。



學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弗問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迹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惠聞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往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耻為道不為己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璧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網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一氣交運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

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立不跪晏子跪門人恠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辭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使聖人遠視遠見洞聽前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也。

正統篇

說尚書者或以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晁錯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餘未燔夫詩書五經之名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

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
士七十人前為書。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
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
頌謂之面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
因此謂諸生之言好是古非今或亂黔首乃令官誅燒五經有
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是五經諸家之書
皆燔非獨詩書也。

賞曰此段見孔子之五經秦燔之時猶藏於博士之府特
不許藏於民間耳。可見五經皆存後世謂五經多非孔子時
所刪定者非也。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之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
斗矣故二十九。案書有有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
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故二十九篇獨有
法也。蓋俗儒之說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而有
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
法乎。

或說孔子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
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
四十二年足以立義。夫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
足則為篇矣安得有取法之說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下壽八十下壽七十孔
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亦
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之
說為是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
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且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
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
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猶尚書之有章也。章以首義年以紀事
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案周禮有六典今禮經不見六
典或時殷禮未絕而不與之禮不傳也。

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有數十百篇。漢興亡失至武帝
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三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本三十篇
分布亡失。

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山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
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真胡毋
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讀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
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穀
梁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達儒家而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作書在漢終其末者也。

對作篇

俗傳惑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自紀篇

可放效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孔失馬于野野人閑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雅歌于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不好堯舜之道五伯不肯觀孔子墨之籍季孟不肯讀。

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勝奇人。絲惡禹聖更頑舜神。伯牛有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

賞曰此段見孔子雖不出於細族孤門然其祖先亦有愚。

孔聖事蹟詩外傳中卷卷之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穀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加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丘止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渾渾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魚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然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絺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止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有絺絺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垂久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按洪邁詩外傳云此章謂孔子見其婦人甚矣。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

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刪伐陳、陳西門墮，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衆驍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

出見羽蓋龍旂，衆驍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高牆墮上激下，未必崩也。降兩輿，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拔也。飄風與雨暴墜，則拔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不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嘆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嘒其泣矣，何嗟及矣！」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尊。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騶如舞。」此之謂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于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于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于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開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饒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違子之所能得。比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鏹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饒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違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鏹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摯。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發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

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闖。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盛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滌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黷。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劬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味。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

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桑棗，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微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遣君夢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守內，三歲年豐政平，鄉同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教民以孝，殺一不義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服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

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勝言顧之，潛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請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舍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按孔子時，李桓子在位，即季孫斯也。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跡。孔子觀於周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蓋有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



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搃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一作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爵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搃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汶。其始出也。大足以濫觴。及其至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詳。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為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貴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鄒賈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故子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而病其主也。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王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王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孔子見客客去頽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願令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頽淵蹇然變色曰：良王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揜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揜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有暱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與仁義嚴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立政，疆劫弱，衆暴寡，有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旬留救之。

孔子學鼓瑟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

人矣，未得其類一也。一作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幾然一作感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慤慤之意者好脆，仁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堯帝學乎大皞，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伊尹，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寤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

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其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其尊樹木其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其闢。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學之謂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汝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為也。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餓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請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剝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



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騏驎鹽車、此非無形害也、莫知之也。使騏驎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大澤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過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過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蕪有南夷。當是之時，居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火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

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孔子問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上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使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淵曰：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

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
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
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蟪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
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
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
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
其能哉詩曰雨雪漙漙見覲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
聲有殆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
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之難狀釋色而待之
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之賢人也其習知音
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屬屋循梁微行造焉便弊厭目
曲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邪爲僻不亦宜
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越王勾踐使蘄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
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
出見蘄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蘄稽曰夫越亦周室
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鼃鰕魚鼃爲伍文
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
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削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

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
發倉庫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未也對曰實有能招
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慝蔽
失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
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
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魯司寇孔
子曰弗甫救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妄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
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
怍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
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
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一作子得無子貢曰臣賜何敢直
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
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
其然善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一本作賜何敢言尚慮不及耳一本

作景公曰善哉宜其然乎與此小異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盪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取道豈不遠矣不知進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設意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無其後懷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畏天之威于是保之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停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容晏子對曰微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大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大師對曰有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大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弁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大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為休乎曰賜欲休於事者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置承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國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閭棺兮乃止棺耳不知與時至易遂分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至何為而無孝之名也見家語不與出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車魚也。被楊柳似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問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與家語有。孔子曰：水之

精為土，老滿為華，願無怪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有刈藎薪而亡吾者，是以哭。」孔子曰：「刈藎薪而亡藎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藎薪，所悲者不致故也。」

孔聖全書呂覽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此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夫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漬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言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彊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



雖今偷可後將無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庸其一。知勝之所成。以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般。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秦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杜欒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此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孔子曰。汎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未嘗於邦子者。三千人。連徒七十人。又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三。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其脆而甘脆。未必愛也。文王嗜菽。蕭祖。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疆弱。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妻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食。晝寢。顏回索米。

得而饗之幾熱。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甕中飯而食之。選閒食熱。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甕中。一作是煤。入甕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註云。食煤。煙塵也。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其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涇涇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賤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也。法室。司寇也。一曰。潔浴之室。

季孫氏劫公室。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

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頃主以此持勝。故其禍及後世。秦吳越皆嘗勝矣。而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開。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強弱。

魯嬰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求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規化遠也。

季孫氏劫公室。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

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於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邊伯王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孔丘墨翟，晝日誦讀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子曰：鸞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鸞，鸞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鸞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鸞爵之智

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璆璠飲，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飲，登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階，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子○太行之不為險。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野人不聽者，見子貢雖是事不○一作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苗。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爾如獨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教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齊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孔子學於老聃，孟蘇莖請叔。魯惠公使宰讓請於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



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由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二氏謂孔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曾點曰。微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昔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專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則不為之受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子張嘗之鄰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舅也。人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卿也。學於子墨子。索廬參東方之鉅役也。學於禽滑釐。禽滑釐子一作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

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紂之問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尊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名矣。名重賢之也。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

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
鯢鮪五者皆蛟名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愛色。門人問之曰。
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愛色。敢問其故。樂正子
春曰。吾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
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宰子備矣。備當也。
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
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
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貢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
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有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
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昔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
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絃。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
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
樂。所樂非窮達也。達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失。

故許由虞乎。賴陽而共伯得乎。共伯。虞樂也。共國伯也。棄國
比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
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
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為乘之主。得一
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達。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
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至以此。寡人之所欲得。患益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墨也。
故曰。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
舉踵而頌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
皆得其和。其賢於孔墨也遠矣。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
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
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謗之曰。罷
夷而鞭投之。無及。鞭而廢棄。投之無那。孔子衣赭。繫索。投棄也。無
罪。尤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
之舉。大智之用。同難喻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
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曾衰
當民之誦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誦也。時二



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無能為也。雖此二人罪罰于民意亦可。今世皆稱簡公衰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老聃黃彘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閔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

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清非死生等古今也。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辭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搗其肘吏書云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其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搗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

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惜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義長義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厚意以為養孔子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祿其不知止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眾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郈成子為魯聘於齊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卿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泝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齊魯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歸三衆而歸。此者三故曰三衆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問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親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儒藏

孔子下得黃。孔子曰：「不言。」黃曰：「夫黃亦好失，何謂不言乎？」
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黃又何好乎？」黃色不純故孔子惡之。

晉人欲攻鄭，令叔鄒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思我，寒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鄒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
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不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雖柱而枯，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壞，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作為琬室，築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通達性通。

紂紂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閭閻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楚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下乘者。孔墨窮越皆布衣之士也，應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直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墨之弟子徒，苟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道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園，樑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不衣錦，今衣錦衣吹笙，因也。之國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遠，一作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未聞或云南子，蓋孔子因之以見釐公。

孔聖全書卷二一終

校記

- ①「食」下脫「寒」字，見《論衡·福虛篇》。
- ②濁：當作「清」，見《論衡·龍虛篇》。
- ③公山山：當衍一「山」字。
- ④按，此段文字載於《論衡·指瑞篇》，作《狀留篇》誤。
- ⑤不：當作「六」，見《論衡·正說篇》。
- ⑥此下原稿闕一頁。
- ⑦壞：當作「愧」，見《韓詩外傳》卷三。
- ⑧以：當作「其」，見右引書。
- ⑨蓋有爲：當作「此蓋爲」，見右引書。
- ⑩疆：當作「強」，見右引書。
- ⑪大：右引書作「不」。
- ⑫貴：當作「能」，見右引書。
- ⑬牀：當作「析」，見右引書。
- ⑭瑩：當作「瑩」，見右引書卷四。

- ⑮雖神龍化：當作「如神龍變化」，見右引書卷五。
- ⑯「一也」二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 ⑰「言」字當在「何」字下，見右引書卷七。
- ⑱有殆：當作「殆有」，見右引書。
- ⑲之難：當作「難之」，見右引書。
- ⑳色：當作「瑟」，見右引書。
- ㉑不知逝而行：右引書卷八作「不知事而行可乎」，當是。
- ㉒設意：當作「詐以」，見右引書。
- ㉓無其：當作「其無」，見右引書。
- ㉔是：當作「時」，見右引書。
- ㉕問：當作「問」，見右引書。
- ㉖不知與時至易遠兮：右引書作「不知其時之易遷兮」，當是。
- ㉗「學」上脫「言」字，見右引書。
- ㉘聞：當作「問」。

②敢：當作「忘」，見《韓詩外傳》卷九。

③「公」字下當脫「曰」字，見《呂氏春秋·先己》。

③于：當作「干」，見《呂氏春秋·遇合》。

③賤：當作「淺」，見《呂氏春秋·精遇》。

③本頁首行「其難」至十六行「棄劍」，文字與前頁重，當爲衍文。

③本頁首行「於是趕江」至四行「而爲天下」，文字與前頁重，當爲衍文。

③子：當作「門」，見《呂氏春秋·上德》。

③貢：當作「路」。按，即子路。

③開：當作「闕」，見《呂氏春秋·具備》。

③豪：當作「憂」，見《呂氏春秋·觀表》。

③壞：當作「環」，見《呂氏春秋·過理》。





劉歆字子歆，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四經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議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也國，應也聘，受經歷列國而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子夏六十四人，只孫仲尼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諸書遺戰國，遺夏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兵起三十三篇，陵夷至于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夫終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尚書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於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武帝之問人，或曰：建元之時，人始知禮於後，蓋書之則諸侯外，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然皆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畧曰：孝武皇帝末一云：孝文之世，博士會讀而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博士之今泰誓篇也。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平莖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也。考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左傳、逸禮也。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皆先進大儒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楊子雲解嘲

或七十說而不遇，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談間而封侯。虞卿為趙上卿。

班孟堅答賓戲

故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特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呂延濟曰：棲遑，憂時之不及濟也。席不暖，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故不黑也。

皇甫謐三都賦序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

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韻之。詩人之作，雖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楊子雲劇秦美新文云：「仲尼不遵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祐，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四德乃為神明所祐，兆民所託，所依託。

任修升為劉歆夫人王氏墓誌云：「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呂延濟注：「參差，參差也。孔樹，孔子也。毫末，毫末也。成拱，成拱也。」

班固字孟堅，典引。

先命玄聖。孔子也。春秋孔廣圖曰：「宏亮，宏亮也。洪業，表也。相助，相助也。祖宗，祖宗也。」

贊揚迪結。贊，同。古。向。曰。言。仲。尼。之。作。傳。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雖卑襲衡且密勿之輔，比茲也。孔子編小矣。

李康運命論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擇讓於規矩之內，問闇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劉良曰：「道之不行，雖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言休法顏冉也。子之道。李軌曰：「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辨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

神明而不能彌。廣綸理也。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貊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同。子陽受命於季氏，見辱。其不過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不得賓者焉。張銑曰：「子思，子思也。而時君不用，此理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呂向曰：「子夏道乃信之，蓋選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又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之為一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劉孝標辨命論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衰陵，天之世，焦金流石。九年。湯早七年。文公。周。趙。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糲。蘭。子。也。天。命。也。再耕歌其芳，昔。傷。有。惡。疾。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叔齊。



附文選注

李善曰。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樓
連之辟。呂向曰。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
不能免已之辱。○劉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
子產古之遺愛已。孔子但歎之。不泣也。云泣。

中唐文粹

請孟子學科書休皮曰

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
子矣。

請文公配享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
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不過乎公侯。至於
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
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
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

韓愈

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如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孔子不偏諱二名。如曰山梁。圖雉。齊發。爾私。不諱父兄名也。孔子不偏諱二名。如曰山梁。圖雉。齊發。爾私。不諱父兄名也。於公明賈。又曰宋不兄微。又曰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如爾桓公。非在斯是不偏諱父母名也。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曾子曰昔曰楊求。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類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文中子碑

化也不及於一國而破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需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者乎。

河中府新脩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
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犧氏甄才與文君人子天
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筭命官度方順紀顯
項秦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莫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
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後焉乎
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
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
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極帝叙王尊周首於儒
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
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又其
解曰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
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
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歷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頃洞
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
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義軒之道夫子

明之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此文見孔子有功於天地人物有功於五帝三王不特賢於堯舜也故錄之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經書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非聖人之書則緯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此篇見六經經家孔子當時未嘗名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元事子產於齊元事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爵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足下

歷幼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
思乃陷於此此篇見孔子之

注孫子序 杜牧

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還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子於戰學之乎性達
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
子者大聖燕談文武並用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
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
世以爲亂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
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
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
人豈不知兵乎此篇見孔子知
兵文武並用也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其略曰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
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
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
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過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過也
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
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鍾衰周道沮

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子貢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詩爲宗實也且去魯適衛子貢在於
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不
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故
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中卷宋文鑑

洛陽懷古賦 邵雍

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
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
文武之美序詩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
觀五伯詩

刻意尋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劒戟林中活公道實
財心裏歸雖曰餽年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
內歎息惟聞一仲尼

孔子騷 鮮于侁

曲阜今遺墟先師今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滄海濶兮不已窮天
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衆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
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賈之爲疑是紛紛其妄作兮悖道
違義而弗自知顧六義之折衷兮取捨縱橫而協於道後世苟
輕肆於冒臆兮必遽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



宏矩。獲厚地而戴高天。今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今春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今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今服文章而爲帶。列筵豆爲左右。今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爲酒。今錯環珞而爲榮。升堂而北而令。望見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今炯精神其來分。

詩區序 歐陽脩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此今詩之次第也。乃孔子所刪定者。

續詩法 劉敞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擊。老期稱道曰聃。續論有五十。此言其畧也。

君子能補過說 蘇軾

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鄭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僂子之賢。僂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後厲公華督之亂。無罪而絕于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齊人而畏其霸。以僂子之賢。而始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

東周矣。故曰。孟僂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僂子始。僂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僂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

答吳亢秀才書 歐陽脩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又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中卷皇明文衡

萬言書 葉居升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

孔子陞三都論 王康

常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於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率路焉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



為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之也。苟為不然。孔子繁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為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為三家謀。為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為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為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為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為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為輕也。當時三家為相。孔子不過攝公而已。非為相也。故云視相為輕。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邱書叔孫州仇。墮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

公者。三家以公義師師。誅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圖。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崔寔論

晉者。視孔子之書。見其子貢仲由之徒。曾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適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邪。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觀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若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

文訓

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經政事。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壤。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樞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

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之與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

潁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後之繼幾幾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雖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起爲何如哉。

謚法 誄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然則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卽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耳。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孔克

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况德充天地功施萬物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

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臣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銘

羅恢

羅尊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貴於聖人宜以有若者十哲位次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遂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

石經賦

并序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餘書禮樂以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弦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衆議楊賜馬日彈張馴端說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冊於石命工刻之立於太學門外時四方慕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爲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刊定九經於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爲之賦云。

樂作聖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遙遠兮咸歛喑而



不鳴呼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其知余哀恤兮閱萬
世其果果羸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
尚法律而為治悲祖龍之鮑腥兮仇亦湮而無炯亦幸存於卜
筮兮詩亦燬於堯絃春秋閤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蝨
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羸途債而劉王兮家六合而罕諡乃
偃華而為軒兮撥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逮武兮炳大明之當
中黜百家之有亂兮一道德而異同易科斗而為隸兮彼家畜
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既降而道晦
兮經緯滅而其收制申勸之或外兮衆咸失於校讐屬熹平之
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寧正俗儒之穿鑿兮傳中郎之博古辨魯
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堅珉魏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
鈞鍤童之屈強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
枯枿非醉草之欹斜兮非劍舞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祭列
宿之離離焉振翼以大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鸞鳥搜以乍飛兮
群鸞遊而腋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為態捷奔泉之渴
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埒於陸石兮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
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西
石鼓之首剝兮鄙漆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
無感堯湯之禪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乎悲雅變
而逮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謹

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
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内外兮亦網常之攸立夫
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費官而列肆兮盛後官之傾
圮奄豎黨以盤錯兮又孰恤乎杜稷九州裂而鳴時兮黎庶化
而為豺經雖鑄而何補兮政典遁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
繼漢而有作磐石之斷斷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四首其幾何
兮迅風摧而雨剝文斷缺而真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恐為沉
犀於獨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兮託良岳而
効奇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岵嶽之禹碑評曰已焉哉石經泐
兮刻藤山書連車分布萬國撫遺墨兮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
日。

金定孔子泣麟圖說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顏淵死夫子
哭之過哀而不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
聞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適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
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
以詔後世而高第弟子未達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
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
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
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

若以其爲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扶拭面泣涕霑襟哀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曾災以修經撥亂世反之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爲聖經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頭簪詔作而鳳凰儀是蓋欲以神道設教耳。若果以爲瑞應則當去網罟絕陷阱從容在園游泳在郊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爲。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蓋與慟顏回同一哀痛之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管君雍仲爲兖州府推官嘗得是圖於闕里好事者以示予因爲著其說。

宋濂霄露頌 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甲戌脩

傳有之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干其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爲可徵者乎。

趙汭菴書問對

問曰考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

及建元龜泰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力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

問刑 蘓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兜兇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治天下也。又曰孔子相魯所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武王誅紂 方希古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殺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即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繁易以辭失反復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拘執而失失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



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凡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痛而哭之。則命商之將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傳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取而信之。繆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祖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東坡祖黃生說

胡廣

中卷元文類

釋奠樂章

降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享福來并。初獻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神既寧上。有孚顒若。禮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其維則。初獻升階 同南呂宮 同安之曲。○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降 光華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雝。洋洋如在。黃幣 南呂宮 明安之曲。○圭衮尊崇。佩衿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泰。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曷斯文。繫神之佑。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惟神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若。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元國公位酌獻。○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之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方國公位酌獻。○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終獻 始洗宮 文安之曲。○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人。是饗是宜。於昭經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送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葢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家。億載萬年。國子學

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遠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為廟學基。二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刺哈孫奏刺罕大惧，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眾工，貴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八，加十馬。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廡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間有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輦釋奠，雅樂江南。後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祀庶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

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學峻陞，陳器服，聖師巍然如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二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為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咸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胃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往財，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群士嘉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路祀儒師，賁興群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許謨遠猶，罔不由賢。天錫聖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什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襄陽廟學碑 卷云

姚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率我子



黃有若子黃有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晚。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則賢堯舜者。蓋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此孝靈元與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民慶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踰而終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馬書寺。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冑。以扞大刑。違事祖豆。皇興既邈。壘南溟涯。顧為土中。襟帶安施。猶為名城。于漢之城。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奮文教。誕謔優優。于學須木。如獲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成繡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義士。挑達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間。闕里即居。行見接武。賓與成德。作之君師。實若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真定路宣聖廟碑

李本魯

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學亭侯恒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大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溯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乎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繼窪隆。天人之道至矣。適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五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師傾覆。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採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裂輯遺言。貫通析義。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照。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頤股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士知所嚮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通賦詩以慰鎮人士曰。太行之山。滹沱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沱之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上。恒山嶙嶙。滹水沄沄。夏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時雨。龍德出潛。萬方既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時雍。

於幾視彼侯甸。但鎮之矣。大舜周廟。先聖之宇。久未今。擬誰敢
予。倘有廟有庭。有戶有廟。肅其凝。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
恒嶽。惟士也。確順我先賢。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
不盲。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園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闕闕。天天
申申。如目之眇。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
是則。似人聚喜。端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敢爾。願望神京。稽首
奉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間有孔子廟。柱道而拜焉。詢其創
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
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
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
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
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
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
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
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
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
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人。斯
人之方也。孔子立人直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子臣民父父。

予。而不論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辭之力歟。於一飲食而報
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感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
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許崇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
漢。至孝武即位之年。年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子司馬
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又夫言行出處之。繫為世家。又為第
子傳。載其居里間對。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
是皆皆孔門弟子。孟子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上哉。然
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
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
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不為所通何
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叙發倫
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
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
微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為宰子。又曰孔子
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子優為之
號者。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言



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与者不經見。子入大廟
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礼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礼。已不知道德
仁義礼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昧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
孔子。况為其道乎哉。惟處伯玉寡過求能。為不悖於聖學。故与
之特深。至漢文翁闢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
賢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選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
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
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蓋大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
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佞倖自順。不可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可為俗。將說乞貨。不可為國。盛容飾
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移齊而先
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
敬報人嚴事上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倂。墨子欲
質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逸辯之不
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
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視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
眩於規矩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
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已之切致哉。故越有功

於德。而亦有是數者之限。况又其感未盡。法于今者耶。孔子卒
哀公諫之。子貢以為非礼。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王莽
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
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
謚節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
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越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
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在
明聖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
帝也。率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
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
也。斯越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仰宗元厚
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格。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
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
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
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
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雖知四子
已躋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血繇
藏。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舉

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進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存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問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蓋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其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蓋工病其為西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其也。是其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求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且追於稽古之事。畢私之臣。必有能集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盛。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命。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公。蒲公來。董括舟後。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表裕。特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

堂。以崇其南。始半壁淪汴注之。擬鼎頽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飄搖。固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桑捐金。創修。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其治。中書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開關都高某。副使王忱。金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實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澶州廟學記

姚燧

然嘗思夫子之道之三。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恩。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則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涉。隆國家必聚者。英俊老教育子。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用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澶千有餘里。南極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澶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澶去西南。為遠。不三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澶浦澶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澶於其時。為縣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

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漕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漕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漕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漕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漕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惟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悅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燾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鍾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王與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顏子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欤。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欤。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惟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俯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政歟而訖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身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顏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中卷朱喜經濟文衡

論易有大極之義

林曰聖人明言易有大極而公言易無大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

論無極太極之義

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物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於此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

再答先天後天之疑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是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

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意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川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

論至理與妙道之說不同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水釋而物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只毫髮之間。

一以貫之說

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

論春秋書正之義

周家紀年必有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列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夫救時及物之

意。意不舎。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舎之而裁。則雖非其所欲。謂舎之而猶無意於裁。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論心體本靜之說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實。舍則亡。死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也。亡也。入者。之時。亦無一定之處。惟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

論孟子言性之異

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

論天令人物之所同得

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又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

論操舍存亡之義

孔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的。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則非無。只是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夫子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節。即東節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

論仲尼為學之義

仲尼為學。舊來說得太高。許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言未墜於地。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



立言矣。又曰：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頌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

論聖人道體之義

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異其體故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聖門入道之功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答曰：不然。譬如與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類子何異？類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

論孔孟相傳之道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傳者何事？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

已。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者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持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特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正綱常，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間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

論孔孟言仁之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又曰：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

論釋氏異端之非

孔子言：伐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終

校記

- ①府：當作「甫」，見《文選》卷四五。
- ②修：當作「彥」，見《文選》卷五九。
- ③此下原稿有脫文。
- ④分：當作「歆」，見《宋文鑑》卷三〇。
- ⑤晉：當作「昔」，見《明文衡》卷一〇。
- ⑥「明」下脫「足」字，見右引書。
- ⑦之：當爲衍文，見《明文衡》卷二。
- ⑧「溪」下當脫「典」字，見右引書。
- ⑨亦：當作「易」，見右引書。
- ⑩此下原稿脫一頁。
- ⑪擊：當作「繫」，見《元文類》卷二。
- ⑫方：當作「鄒」，見右引書。
- ⑬文：當作「載」，見右引書。
- ⑭始：當作「姑」。按，即姑洗宮。
- ⑮人：當作「舉」，見《元史》卷六九《禮樂志》。

- ⑯二：當作「廿」，見《元文類》卷一九。
- ⑰所缺一字當作「從」，見右引書。
- ⑱庶：當作「廣」，見右引書。
- ⑲「二」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 ⑳踰：當作「媮」，見右引書。
- ㉑城：當作「域」，見右引書。
- ㉒庭：當作「廬」，見右引書。
- ㉓五：當作「王」，見《元文類》卷一九。按，即王安石。
- ㉔子：當作「君」，見《元文類》卷二八。
- ㉕於：當作「纔」，見右引書。
- ㉖許：當作「詳」，見《經濟文衡》後集卷一〇。
- ㉗門：當作「問」，見右引書。
- ㉘轉：當作「軻」，見《經濟文衡》後集卷一一。按，即孟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四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703

SS号=12315542

DX号=000007485990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